民國叢書

第一編

·76·

歷史·地理類

中國古代社會研究　郭沫若著

中國古代社會史　侯外廬著

古史甄微　蒙文通著

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　陳寅恪著

唐代政治史述論稿　陳寅恪著

上海書店

自序

對於未來社會的待望逼迫着我們不能不生出清算過往社會的要求。古人說：「前事不忘後事之師，」認清楚過往的來程也正好決定我們未來的去向。

*

只要是一個人體他的發展無論是紅黃黑白，大抵相同。

由人所組織成的社會也正是一樣。

中國人有一句口頭禪，說是「我們的國情不同。」這種民族的偏見差不多各個民族都有。

然而中國人不是神，也不是猴子，中國人所組織成的社會不應該有甚麼不同。

我們的要求就是要用人的觀點來觀察中國的社會，但這必要的條件是須要我們跳出一切成見的圈子。

*

中國的社會固定在封建制度之下已經二千多年，所有中國的社會史料，特別是關於封建制度以前

的古代，大抵爲孫來御用學者所湮沒，改造，曲解。

在封建思想之下訓練培植了二千多年的我們，我們的眼睛每人都成了近視。有的甚至患害了白內障，成了明盲。

已經盲了，自然無法挽回。還在近視的程度中，我們應該用近代的科學方法來及早療治。

已經在科學發明了的時代，你難道得了眼病，還是要去找尋窮鄉僻壤的巫覡？

已經是科學發明了的時代，你爲甚麼羞卻蔽在封建社會的思想的囚牢？

巫覡已經不是我們再去拜求的時候，就是在近代資本制度下新起的騙錢的醫生，我們也應該要聯結成一個拒療同盟。

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在中國的新學界上也支配了幾年，但那對於中國古代的實際情形，幾曾摸着了一些兒邊際？社會的來源既未認清，思想的發生自無從說起。所以我們對於他所「整理」過的一些過程，全都都有從新「批判」的必要。

我們的「批判」有異於他們的「整理」。

「整理」的究極目標是在「實事求是」，我們的「批判」精神是要在「實事之中求其所以是」。

「整理」的方法所能做到的是『知其然，』我們的『批判』精神是要『知其所以然。』

『整理』自是『批判』過程所必經的一步，然而它不能成為我們所應該局限的一步。

*

在中國的文化史上實際做了一番整理工夫的要算是以滿清遺臣自任的羅振玉，特別是在前兩年跳水死了的王國維。

王國維一生的學業結晶在他的觀堂集林和最近所出的名目實遠不如觀堂集林四字冠冕的海甯王忠愨公遺書。

那遺書的外觀雖然穿的是一件舊式的花衣補褂，然而所包含的卻多是近代的科學內容。

這兒正是一個矛盾。

這個矛盾正是使王國維先生不能不跳水而死的一個原因。

王先生頭腦是近代式的，感情是封建式的。兩個時代在他身上激起了一個劇烈的階級鬬爭，結果是封建社會把他的身體奪去了。

然而他遺留給我們的是他知感的產品，那好像一座崔巍的樓閣，在幾千年來的舊學的城壘上，燦然放出了一段異樣的光輝。

羅振玉的功勞即在爲我們提供出了無數的眞實的史料。他的殷[illegible]骨的蒐集，保藏，流傳，考釋，實是中國近三十年來文化史上所應該大書特書的一項事件。還有他關於金石器物，古籍佚書之搜羅頒佈，其內容之豐富，甄別之謹嚴，成績之浩瀚，方法之嶄新，在他的智力之外，我想怕也要有沒大的財力纔能辦到的。

大抵在目前欲論中國的古學，欲清算中國的古代社會，我們是不能不以羅王二家之業績爲其出發點了。

我們所要的是材料，不要別人已經穿舊了的衣裳；我們所有的是飛機，再不仰仗別人所依據的城壘。我們要跳出了「國學」的範圍，然後才能認清所謂國學的眞相。

清算中國的社會，這是前人所未做到的工夫。

清算中國的社會，這也不是外人的能力所容易辦到。

不是說研究中國的學問應該要由中國人一手包辦，事實是中國的史料，中國的文字，中國人的傳統生活，只有中國人自身才能更貼切的接近。

世界文化史的關於中國方面的紀載，正還是一片白紙。恩格爾斯的家族私產國家的起源上沒有一

何說到中國社會的範圍。

奴隸制研究的世界權威殷格林（Ingram）在他的奴隸制度與農奴制度的歷史的附錄中論到中國的奴隸制度的，不上二十行，而謂『中國古來無階級制度。』

外國學者對於東方情形不甚明瞭，那是情理中事。中國人的鼓睛暴眼的文字實在是比穿山甲比蝟毛還是要難於接近的逆鱗。外國學者的不談，那是他們的矜慎；談者只是依據舊有的史料，舊有的解釋，所以結果便只是與實際全不相符。

在這時中國人是應該自己起來，寫滿這半部世界文化史上的白頁。

外國學者已經替我們把路徑開闢了，我們接手過來，正好是事半功倍。

本書的性質可以說就是恩格爾斯的家族私有財產及國家的起源的續篇。研究的方法便是以他為嚮導，而於他所知道了的美洲的紅種人，歐洲的古代希臘羅馬之外，提供出來了他未曾提及一字的中國的古代。

恩格爾斯的著書中國近來已有翻譯，對於本書的了解上，乃至在『國故』的了解上，都是有莫大的幫助。

談『國故』的夫子們喲！你們除飽讀戴東原王念孫章學誠之外，也應該知道還有馬克斯恩格爾斯的著書，沒有辯證唯物論的觀念，連『國故』都不好讓你輕談。

然而現在卻是需要我們『談談國故』的時候。

我們把中國實際的社會清算出來，把中國的文化，中國的思想，加以嚴密的批判，讓你們看看中國的國情，中國的傳統，究竟是否兩樣！

對於未來社會的待望逼迫着我們不能不生出清算過往社會的要求。目前雖然是『風雨如晦』之時，然而也正是我們『雞鳴不已』的時候。

一九二九年，九月，二十日夜。

解題

一　本書所集各篇均非一時之作。導論的『中國社會之歷史的發展階段』是在去年的思想四期上發表過的。作時的目的原無心作爲本書之導論，以其性質相近，故收於此。

二　第三第四兩篇之詩書易研究，從去年九十月間到最近，在杜衍的化名之下叢東方雜誌連續的登載了出來，這是應該感謝的一件事。

三　以上三篇大率均是在我未十分研究甲骨文字及金文以前的作品，在發表當時很有一些分析錯誤或論證不充分的地方。錯誤處在本書中業已改削，論證不充分之處則別出案語以補足之，期以保存原有之狀態。

四　第一篇之『卜辭中的古代社會』亦非一時之作，其中所引用文字有前人著書所未經解釋者，幸見拙作甲骨文字研究一書。此爲避煩及便於印刷起見，概未重加解釋。

五　第二篇之『周金中的社會史觀』乃新近之作。這個命題本非本書中簡單之一篇所能了結，然以種種物質的關係不能久作勾留。

六、因作者生活的不自由，參考書籍的缺乏，及其他種種紙筆所難寫出的有形無形的艱難迫害，使本書的敍述每多草率粗疏的地方，作者自己亦不能夠為滿足。然而大概的規模路徑自信是沒有錯誤，希望更有時間更有自由的同志繼續作詳細的探求。

七、本書之出版全賴李一氓兄之督促斡旋，各種參考書籍的搜集也多靠他，我特別向他感謝。

一九二九年九月二十一日。

目次

第一章　社[redacted]發展之一般

人類社會的[redacted]以[redacted]的[redacted]為前提，這已[redacted]是成了人衆周知的事實了。

[redacted]人[redacted]的[redacted]卻[redacted]他[redacted]工具的[redacted]提。大抵在人[redacted]只知道利用石[redacted]或用青銅[redacted]的[redacted]候，[redacted]業[redacted]只能限於[redacted]畜，他[redacted]能加工[redacted]自[redacted]的力[redacted]只[redacted]有[redacted]一點。當[redacted]的社會[redacted]物般的[redacted]生活進[redacted]以[redacted]中心的氏[redacted]會。

[redacted]始[redacted]人民只[redacted]母而不知有父，這在歐洲[redacted]世[redacted]半期才發現了[redacted]學說。但在中國是已[redacted]老早有人[redacted]了。呂氏春秋的「恃君[redacted]」上說：「昔太古嘗無君矣，其民聚生群處，知母不知父，無[redacted]夫妻男女之別。」[redacted]以[redacted]中國[redacted]並不稀奇，並不[redacted]那樣可以使人[redacted]的。不過中國的古人只[redacted]有[redacted]生活的現象而沒有人[redacted]細地去研究過那[redacted]原始社會[redacted]各[redacted]構，在這兒我們仍然不能不多謝近代[redacted]者，[redacted]別是美[redacted]的[redacted]爾[redacted] (Morgan) [redacted]國的恩[redacted] (Engels) 了。

[redacted]費了[redacted]畢生的精力研[redacted]土人的生活而成古代社會（Ancient Society,1877）一書，[redacted]爾斯更[redacted]克思的遺[redacted]把[redacted]成[redacted]財產及國家之起源 (Der Ursprung der Fami-

lie, des Privateigentums und des Staats, 1884)。在恩[illegible]爾斯的[illegible]名上已經表得很明白的，[illegible]幾位先進[illegible]把古代社[illegible]的[illegible]——特別是由氏族社會轉移到[illegible]的變遷、已經剔發了出來。這兩部[illegible]在不久的將來一定有介紹到中國來的時候，我們只[illegible]在本文的前邊上有[illegible]個必[illegible]知道的準[illegible]識，把它[illegible]在下邊。

第一，婚姻[illegible]進化是由[illegible]而[illegible]血族結婚而亞血族結婚而成最後的一夫一婦。在氏族社[illegible]的初期是[illegible]的血[illegible]結婚。就是在同一[illegible]系之下的一切男女自然成為[illegible]偶。這種交媾的方式[illegible]過不知若干年[illegible]經驗，知道了[illegible]生不良的種子，[illegible]是才[illegible]漸的加以限制——含有[illegible]生學的意義的[illegible]制。起初大約以年齡為限，就是在儕輩[illegible]一[illegible]男女彼此配合，就是同胞的兄弟[illegible]自然成[illegible]混合的夫婦。更進便成了有名的亞血族[illegible]婚，這在穆爾剛和恩格[illegible]二氏的書中是[illegible]「彭那魯亞家庭」(Punaluan famil; Punaluafamilie)。這是穆爾剛氏的最大的一個發現。

[illegible]爾剛氏在[illegible]究[illegible]洲土人的家[illegible]制[illegible]的時候，他[illegible]現出他們有一種奇怪的遺習，便是父之兄弟與母之姊妹之子皆爲子，彼此[illegible]亦稱爲兄弟。父之[illegible]與母之兄弟之子則皆爲甥子，彼此間亦稱爲從兄弟姊妹。而[illegible]母之姊妹之夫，母亦夫視之；父之兄弟之妻，父亦妻[illegible]之。美洲土人的生活早爲[illegible]洲人所同化，[illegible][illegible]制度的遺留和實[illegible]家庭組[illegible]不符合，穆爾剛氏起初很苦於說明。後來在檀香山的土人中才實[illegible]

現了這種[illegible]際的[illegible]組織。便[illegible]香山的土人一直到十九世紀的前半都[illegible]行着異姓間的兄弟[illegible]婚，便是一切男子除開自己的同[illegible]之外是一切女子的公夫，而一[illegible]女子除開自己的同胞兄弟之外[illegible]一[illegible]男子的公妻。這[illegible]成了公夫公[illegible]的男女便不相[illegible]爲兄弟姊妹，而只[illegible]「[illegible]」這個現象一發現，那美洲土人[illegible]這個[illegible]迎刃[illegible]解了。穆爾剛氏[illegible]稱這樣的血[illegible]爲「[illegible]家族」因爲我們中[illegible]的爾雅上有「[illegible]」的文[illegible]便雙關二意[illegible]「亞血族羣婚」

這種亞血族羣婚一[illegible]現了後，實在是並不稀奇的現象，在現在的對[illegible]民族中很多還[illegible]行着，[illegible]人便是不很完全的一例，而且各文明族的祖先都是經過了這個階段來的，這個階段事實上是氏族社會[illegible]典型[illegible]婚姻。

第二，氏族社[illegible]是以母系爲中心的，在當時男子[illegible]講「三從」[illegible]是「在家從母，出嫁從妻，妻死從女。」當時[illegible]社會是沒有父子相承的[illegible]的，爲子的[illegible]要出嫁，所以不[illegible]承父。反是兄弟可以相承，因爲兄弟[illegible]還嗣出嫁。

第三，那種社會是沒有私有財產的，一族內的財[illegible]是共同享受，一族人都是相互扶持，但有一[illegible]求的組織[illegible]族內的共同事務。大抵一姓（Gens）有一姓人[illegible]評議會，由評議會共[illegible]出一個酋長以[illegible]一[illegible]的事務；[illegible]有[illegible]爭[illegible]更選出一[illegible]時的軍長。合[illegible]而爲一宗（Phratrie），宗又有評議會，由各

[redacted]的[redacted]單[redacted]成，[redacted]共[redacted]一宗中各姓[redacted]的事務。[redacted]而[redacted]一[redacted]（Stamm），[redacted]有族評議會，其組織成分完全相同。合數族而[redacted]一大同盟，盟有同盟大評議會，[redacted]獨之元首，而有二人平爲之軍長。——[redacted]組[redacted]是穆爾剛氏[redacted]伊[redacted]珂義（Ilocoi）人的研究[redacted]得[redacted]結果，這[redacted]巴[redacted]經過了[redacted]長久[redacted]的。

就這[redacted]在以石器[redacted]工具，以[redacted]爲[redacted]本位的氏族[redacted]會，[redacted]以母系[redacted]中心的[redacted]共產[redacted]會。

但這[redacted]可以[redacted]爲鐵器的[redacted]便完全[redacted]了。[redacted]鐵器的[redacted]明促進了[redacted]進化發展，母系中心的社會便不能不[redacted]爲父[redacted]中心的社會。

[redacted]業的[redacted]明都[redacted]男子[redacted]事體。男子由[redacted]明[redacted]業，[redacted]牧畜[redacted]耕中又發現出禾黍[redacted]麥[redacted]種植，[redacted]是必然的經過。照原始的習慣各人隨身的工具便是各人的私有，男子有漁獵用的弓矢，女子[redacted]家庭。到牧[redacted]很一[redacted]期以後，男子也相沿[redacted]六畜和五穀。這樣生[redacted]的力量愈見增加，女子的家[redacted]生[redacted]不[redacted]不降爲附庸，[redacted]女子也就由中心的地位一降而[redacted]位，這在[redacted]表[redacted]上便是男[redacted]顛，私有財產制的成立，奴隸的使用，[redacted]的劃分，帝王和國家的出現。這兒是文明的開始，[redacted]是入[redacted]取入[redacted]的[redacted]開始。

在國家初始成立的時候是純粹的一種奴隸制。奴隸的來源是甚麼便是被征服的異民族和同族中的落伍的弱者。那時候的階級可以說就只有貴族和奴隸的兩種。貴族是奴隸的所有者，奴隸是貴族的所有物。貴族是支配階級，榨取階級；奴隸是被支配階級，被榨取階級。這時候的氏族的成分可以說還是嚴密地保存着的，就是貴族階級至少是一氏一族。

但到國家統治愈見發達，農業愈見進展，而異民族的被同化者愈見加多，同族中的落伍者也愈增劇，血族的成分漸漸淡薄了下來。以前的貴族因久於養尊處優的習慣，日見與生產相離；而產業的生產權卻操縱在事實上是奴隸階級的手裏。這已經成了太阿倒持的形勢，到這兒便不能不來一個第二次的社會變革，便是貴族的倒潰，奴隸階級中的狡黠者的擡頭，這自然會成爲一種分拆的地方割據的形式。在農業上便有莊園制的產生，在工商業上便有行幫制的出現，在統治的反面上便成爲封建諸侯，於是奴隸制的社會又一變而爲封建制的社會。

封建制的社會和奴隸制的社會並沒有多麼大的懸殊；不過奴隸制還是氏族社會的孑遺，多少的含有血族的成分，而封建制則是多少地含有地域成分的奴隸制罷了。農業上與地主對立的農夫，行幫制下與幫主對立的徒弟，行政上與封建諸侯對立的臣庶，事實上只是變相的奴隸。

但自從蒸汽機關發明了以後，產業便進展到一種更新的階段；大規模的生產，大資本的集中，海外大

殖民地的發現等等——在封[redacted]的胎內生出它[redacted]不下的一[redacted]胎兒，於[redacted]社會上又[redacted]了一個第三[redacted]的革命。[redacted]漸崩潰了，在那封[redacted]會[redacted]中[redacted]發出近代資本制[redacted]的組織。[redacted]級的分化成[redacted]了資本[redacted]者尖銳的對立。

以往的社[redacted]的進[redacted]是這樣，一切的社會[redacted]決[redacted]有一[redacted]不[redacted]東西，[redacted]可以探來，[redacted]是一切科[redacted]豫言的根本。[redacted]也[redacted]地能夠豫言着社[redacted]來的進行。社會[redacted]要由最後的階級無產[redacted]克那資本[redacted]階級，同時也[redacted]超克了階[redacted]的對立，超克了自己的階級而[redacted]的一個共同組[redacted]明如[redacted]火的事[redacted]且事實上[redacted]在看着[redacted]現了。現在是[redacted]時代。[redacted]的生產力不[redacted]自[redacted]資[redacted]容，[redacted]經是長江[redacted]流[redacted]明為的時代了！

以上[redacted]社會[redacted]展一[redacted]略[redacted]了出來。這兒當然有許多[redacted]於圖式化[redacted]方，[redacted]大抵是[redacted]在一[redacted]新興科學的[redacted]的縮寫。我[redacted]個[redacted]回頭來看我們中國的[redacted]發展的程序罷。

第二章　殷代——中國歷史之開幕時期

我們中國的歷史[illegible]是沒有科學的敍述，一般的人多半[illegible]古代的神話傳說以爲正史，這是[illegible]大的錯誤，最大的不合理。

[illegible]中國的[illegible]史先要弄明白中國[illegible]真正的[illegible]史時代究竟是從那兒開幕。這[illegible]如不弄[illegible]楚，簡直等於是海中[illegible]月一[illegible]了。

我們中國的歷史起源於甚[illegible]候？尙書是開始於[illegible]虞，史記是開始於黃帝，但這些都是靠不着的。我們[illegible]近考古學的智識所[illegible]的結[illegible]是：

(一)中國的古物屬於有史[illegible]期的只出到商代，是石器，[illegible]器，青銅器，在[illegible]代的末年[illegible]還明明是金石並用的時期。

(二)商代已有文字（三十年[illegible]在河南安[illegible]縣有[illegible]甲骨板上[illegible]的貞卜文字出現）但那文字百分之八十以上是極[illegible]形[illegible]，而且[illegible]法的不一定，一字有至四五十種[illegible]的，於字的[illegible]成上或倒[illegible]書，或左或右，或正或反，[illegible]字合書，或一字析書。而文的[illegible]成上亦[illegible]行或直行，橫行亦或左[illegible]或

有讀，[redacted]直是五花八門。可以知道那[redacted]文字的產生還不甚久，文字還在形[redacted]的途中。

(三)商代的末年還是以牧畜為主[redacted]的生產，卜辭中用牲之[redacted]多至三百四百以上，即其[redacted]據。農業雖已發明，但所有的耕器還[redacted]器成[redacted]石器（[redacted]若摺著甲骨文字研究釋辰字下，）所以[redacted]業在當時是很幼稚的。

我們[redacted]根據着這三[redacted]結論，可以[redacted]言的是商代才是中國歷史的[redacted]正開幕[redacted]在商代[redacted]只是金石並用時代，[redacted]嗎在商代以前的社[redacted]只是石器[redacted]代的原[redacted]末開的野蠻社會，那[redacted]可[redacted]言的。

在商代[redacted]在文字[redacted]的[redacted]中，那嗎唐虞時代絕對做不出甚麼帝典皋陶謨禹貢，在黃帝時代更[redacted]對做不出甚麼內經素問以及已[redacted]消[redacted]的一切道書，更在以[redacted]的甚麼三墳五典八索九邱，那當查[redacted]一[redacted]話。

[redacted]，在[redacted]代[redacted]只還是牧畜盛行的時代，那[redacted]商代的社[redacted]必然[redacted]一[redacted]原始共產[redacted]的氏族社會，只要是[redacted]於新興科[redacted]稍稍受[redacted]訓練的人；立刻便可以[redacted]到[redacted]個暗示。

事實上竟是這樣：

(一)商代的王位是『兄終[redacted]及，[redacted]還是[redacted]來的歷史上已經[redacted]明文的。

(二)據殷虛書契的研究，[redacted]人尊崇先妣，常常專[redacted]先妣特祭。（自周以[redacted]不特祭，須附於祖。）

(三)殷虛[redacted]余所見在殷代末年都有多父多母的現象。

從這些事實上看來，商代不明明還是母系中心的社會，而且那時候的家庭不明明還是一種『彭那魯亞家[redacted]』嗎？

在商代[redacted]是這[redacted]的社會，那以前的社會[redacted]不言可知了，所以黃帝以來的五帝和三王祖先的誕生[redacted]『感天而生知有母而不知有父，』那正表明是一[redacted]合[redacted]變時代或者血族[redacted]的母系社會，特別有[redacted]味的是堯舜的[redacted]說。

『有虞氏尚陶，』『有虞氏瓦棺，』這是說當時[redacted]是土石[redacted]時代。

堯皇帝的兩個女兒同嫁給舜皇帝，舜皇帝和他的兄弟象卻又共妻這兩位姊妹。孟子上有象說的話，[redacted]二嫂使治朕[redacted]』這辭的天問[redacted]上竟直說是『眩弟[redacted]淫。』所以[redacted]象是娥皇女英的公夫，娥皇女英也[redacted]舜與象的公妻。他們或[redacted]正是互為『彭那魯亞。』

更進，堯皇帝不能傳位[redacted]丹朱，舜皇帝不[redacted]傳位給[redacted]均，禹也不能逕直傳位給啟[redacted]表明是父[redacted]沒有[redacted]立，父子還不能相承。

最後是那[redacted]的[redacted]了。堯舜禹都[redacted]由衆人公選出來的。我們[redacted]帝典中[redacted]些『四岳』『十二[redacted]』

九官二十二人在皇[redacted]面前你推選一個人，我[redacted]選一個人，在那兒很客[redacted]討論。那不是一[redacted]各姓的酋長軍長在開氏[redacted]議會，在[redacted]選[redacted]的酋長或軍長的[redacted]

又堯舜禹的傳說，都是二頭政長。在堯未退位以前是堯舜二頭，在堯退位以後是舜禹二頭。堯時又有帝摯爲對。均與西印度人之二[redacted]主相合。

（案）帝舜卽是殷人之先祖帝[redacted]，象封有庳與天問之有扈有[redacted]，故「眩弟並淫」[redacted]何敘由[redacted]之先世中。[redacted]見甲骨文字研究中『釋祖妣』篇。

（二九年九月十六日[redacted]誌）

這些正是古代[redacted]說上所保存着的一些氏族社會的影子。我們看，在商代以前的社會不明明還是氏族社會嗎？

由氏族社會[redacted]奴[redacted]國家的[redacted]關鍵，古人也是[redacted]到了的，用古代的[redacted]來便是『由帝而王。』古時[redacted]人以爲堯舜傳[redacted]夏禹傳子，是家天下的開始，所以貶稱帝號爲王。所以在夏禹以前都是帝，在夏禹以後便成了三王。但這帝王遞禪的時期也有更說得進一[redacted]的，據史記殷本紀的末尾說：

「周武王爲天子，其後世貶帝[redacted]號爲王。」

荀子的[redacted]兵篇上也[redacted]堯舜禹湯[redacted]「四帝，」[redacted]文王武王爲「二王」這可見古人把那第一次的[redacted]

會革命的時期也有着在殷周之[redacted]時[redacted]的。[redacted]見[redacted]據我們最近的研究可以[redacted]得[redacted]實物的佐證。[redacted]是由原始共產[redacted]奴隸制的[redacted]到殷周之際才真正的完成。

本[redacted]一種自然發生的社[redacted]革命，[redacted]久的一[redacted]期的，有殷一代[redacted]可以[redacted]一個變革的時期，所以[redacted]在奴[redacted]全[redacted]周代初年[redacted]氏族社會的孑遺，[redacted]於[redacted]以後的論證，我們爲行文[redacted]便起見，[redacted]且把它們[redacted]了罷。

總之，中國的歷史[redacted]在商代才開幕，商代的[redacted]以[redacted]本位，商代和商代以前都[redacted]原始共產社會。這是[redacted]在[redacted]裏[redacted]出的結論。

第三章　周代——鐵的出發時期——奴[redacted]制

周代姬姓的這一個氏族大約是[redacted]明農業最早的民族，我們看它以農神[redacted]『[redacted]』做自己的祖先便可以知道。它[redacted]己也有一[redacted]獨特[redacted]系統的，我們[redacted]上可以看出這的[redacted]且不[redacted]說，但到了太公，就是那瓜瓞篇上所說的『古公亶父，』這是文王的祖父，大約到這時候才成了周室的眞正的歷史時期。但那古公亶父原本是一位穴居野[redacted]的牧人，[redacted]跟着河流[redacted]上走[redacted]岐山之下才[redacted]給一位姜姓[redacted]女酋長，到這兒才[redacted]跡來。[redacted]們從[redacted]看來可以知道，[redacted]到古公[redacted]都還是氏族社會。而且還[redacted]系的，是周室本姓『姜，』自古公[redacted]以後不知不覺之間便改姓起『[redacted]』來，這[redacted]着周[redacted]的在那時[redacted]一[redacted]會的變革。古公以[redacted]成了一[redacted]男姓中心的社會了。

促進這個[redacted]革的原因當[redacted]業的發達，由古公[redacted]王季而文王，三代之間[redacted]轟轟烈[redacted]來，[redacted]連的[redacted]服了昆夷虞芮密阮共崇等[redacted]族，竟擴到『三分天下[redacted]二』[redacted]步，終於把殷也滅了。[redacted]業的這樣驟然[redacted]展又是甚麼原故呢？便是鐵[redacted]的[redacted]明」

中國的鐵器時代是有三個段落的：

第一次是[redacted]作耕器，

第二次是用作手工業[redacted]具，

第三次是[redacted]作武器，

[redacted]武[redacted]第三次進化是自西漢以後才完成的。[redacted]明本來很多，我[redacted]在[redacted]見只消引江淹的銅[redacted]的序文來就夠了。

「古者以銅[redacted]兵。春秋迄於戰國，戰國迄於秦時，攻爭紛亂，兵革互興，銅既不克給，故以鐵[redacted]之。[redacted]難，求鐵甚易，故[redacted]轉少，鐵兵轉多。二漢之世，[redacted]。」

這是很重要的一段文[redacted]且也是很正確的。鐵兵的發生是在春秋末年，發生在長江一帶的淮夷民族。北方的漢民族只用來做工具。[redacted]書上有管子的一句話：

「[redacted]以鑄劍戟，試[redacted]金以鑄[redacted]斤、[redacted]土。」

這所謂美金便是銅，所謂惡金便是鐵。管子的海王[redacted]上也說：

「今[redacted]之數曰：一女必有一鍼一刀，……[redacted]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銚，……行服連[redacted]者必有一斤一鋸一[redacted]。」

這至少是證明[redacted]的鐵已經用到手工業上了。管子本來不必是管仲自[redacted]的書，但那[redacted]得是齊

[redacted]國史。我們從那文字的古傳說，[redacted]無假託的必[redacted]上看來，大約它總不[redacted]人神[redacted]此，[redacted]錄[redacted]製[redacted]刀，[redacted]斤製[redacted]那[redacted]有[redacted]的冶金術的[redacted]步的，所以在鐵[redacted]到手工業之前，必有一個長時期的應用銑鐵或[redacted]毛鐵的[redacted]代。

周代的考工記上說：『攻金之工六：築，冶，鳧，栗，段，桃。』『段氏爲鎛器。』除這段氏以外其他的五氏所[redacted]的削，[redacted]矢，劍，鐘，升斗等[redacted]是青銅器，只有這段氏所做的鎛器——就是耕器——沒有說明是用甚[redacted]屬。關於段氏[redacted]那一節文[redacted]可惜又[redacted]了，我[redacted]然得不出一個堅決[redacted]結論，但從那『段』字可以引伸出『[redacted]』的意[redacted]看來，那所[redacted]的[redacted]一定是『鐵器。』

段字[redacted]文注曰『椎物也，』案此乃鍛之省。[redacted]鍛小冶也，』[redacted]明言冶鐵，但鐵以外之金屬則無[redacted]乎椎鍛。

又大雅的公劉[redacted]有『取厲取鍛，止基迺理』[redacted]兩句，厲是石器，鍛毛[redacted]石，[redacted]『石所以[redacted]』，則是鐵礦之意。這兒正表[redacted]石[redacted]器來大[redacted]土木開[redacted]土。公劉這[redacted]是周初的文字，所以我[redacted]可以斷言，在周初[redacted]時候[redacted]的[redacted]器是[redacted]了！

[redacted]有這鐵器的發現，所以在周初的時候，便急劇的把[redacted]達了起來，詩經上專門關於[redacted]的時便有豳風，豳雅，[redacted]頌，從牧畜社會的經[redacted]組[redacted]一[redacted]爲農業的[redacted]金時代。周室的乃至中國[redacted]所謂『文

明』『文物』[illegible]然的煥[illegible]來了。這[illegible]產[illegible]革命在比[illegible]地研究[illegible]書契和周詩周[illegible]人一見[illegible]可以[illegible]覺着那天淵的懸隔，在比[illegible]研究過周易[illegible]周詩周書的人也可以感覺它的差異。周[illegible]的年代較[illegible]早，那[illegible]面[illegible]到[illegible]業的[illegible]只有一句，其[illegible]多[illegible]牧[illegible]和帝王的畋[illegible]的享樂。

周代[illegible]那樣[illegible]的農業，[illegible]以[illegible]覺[illegible]至[illegible]了，而且完成了一個[illegible]的社會。那所完成了新的[illegible]度呢？我[illegible]在書經[illegible]而不可以看見他使用[illegible]的[illegible]大與土木，開[illegible]土地，供[illegible]呢？

周書的十八篇中（自牧誓至文侯之命的十八篇）有八篇便是專門對付殷人說的話（本文中所稱周書係[illegible]文的二十九篇。）[illegible]們看那周公罵殷人是『[illegible]』『戎殷』『庶殷』或者說『殷之[illegible]民，』而且把[illegible]些『[illegible]殷』[illegible]發來作洛邑，[illegible]厲的話去恫[illegible]他們，那不完全是表示着[illegible]被征服了的民[illegible]奴隸[illegible]嗎？

（案）左氏定四年傳言『分魯公以殷民六族，[illegible]徐[illegible]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與康叔以殷民七族陶氏[illegible]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此明言以殷人爲奴。此外錫臣僕民人之事於古金中甚多。詳見第二篇。

（二九年九月十六日補註）

本來[illegible]的[illegible]的[illegible]成是分成『君子』和『小人』的，『君子』又叫作『百姓，』便是[illegible]時[illegible]貴

[redacted]「小人」又叫作「[redacted]」「庶民」「黎民」「[redacted]黎，」[redacted]實際就是當時的奴隸。這些黎民庶[redacted]是和「庶民」一樣的來源，不過是早歸化了奴民。[redacted]們在平時做農夫百工，在戰時就當兵[redacted]夫，這在大雅和小雅[redacted]各詩中，敍述得最[redacted]明白並且如像：

「周餘黎民，靡有孑遺。」——雲漢

[redacted]有黎，具[redacted]以[redacted]。」——桑柔

我們從這些話上看來，可以知[redacted]時的奴隸是怎[redacted]受[redacted]待了。

一方面在族[redacted]使用着[redacted]又一方面便向四方八面的[redacted]民族進攻。周初的局[redacted]後人粉飾出來[redacted]然很[redacted]一[redacted]極[redacted]野蠻時代，但那[redacted]偽。我們由最可靠的信史——[redacted]經——可以考查得的，[redacted]到周宣王時，漢民族都只僅[redacted]居在黃河流[redacted]的中部，當[redacted]四方八[redacted]是比[redacted]的牧[redacted]或[redacted]民族。例如南方的長江[redacted]有荊蠻淮夷徐戎，西方的有犬戎，北方的[redacted]貊狄人，[redacted]狁，山東一[redacted]有所謂萊夷，嵎夷。所以[redacted]上還是[redacted]國的氏[redacted]社會的民族團[redacted]着的比較早進步了[redacted]一個奴隸[redacted]的社會。

所以我們在這一章的推論[redacted]面，所得出的[redacted]論是：中國的社會在西周的時候，剛好如古代[redacted]希臘羅馬一[redacted]是一[redacted]的奴[redacted]的國家。

第四章　周代以來至最近時代之概[redacted]

[redacted]制[redacted]的時期是在周穆王的時候，[redacted]在不[redacted]盡[redacted]敍述，但[redacted]周穆王末年也就[redacted]漸的衰[redacted]下來了。曾經上周穆王所做的呂刑，便設出了以錢贖[redacted]的制度，[redacted]換一句話說，就是奴隸的解放的[redacted]現。[redacted]在[redacted]一切的[redacted]士中，在使用傭兵士向四方征服中，[redacted]行製造私產的[redacted]會，所以奴隸也[redacted]庸到有錢來可以買贖刑戮，這[redacted]是[redacted]要的一個關鍵。[redacted]在經濟上巳經[redacted]的[redacted]放，[redacted]在政治[redacted]上仍然沒有[redacted]解放，這[redacted]要激起一[redacted]社會革命中的插話的政治革命。

這個革命便表現在周厲王的十二年，那時候首[redacted]起了暴動，庶民[redacted]來把厲王趕跑了，還圍着他的王宮，要[redacted]他的兒子宣王，是召公把自己的兒子拿出來[redacted]了死。周厲王跑了之後，一般的人去歡迎共伯和來做皇帝，他做了十四年的皇帝，[redacted]來終竟被復辟派的周召二公把他[redacted]了。

這次的革命我們可以說是中國有史後的第一次的平民暴動。在那當時的激烈的情形，我[redacted]來總不會是亞於法蘭西的巴黎[redacted]動，和蘇俄[redacted]十月革命的。雖[redacted]那只在[redacted]史上[redacted]着一個失敗了的插話式的

痕跡，但周室的乃至中國的[redacted]是[redacted]那時[redacted]式上[redacted]了。[redacted]那[redacted]起中國的[redacted]史上便起了一[redacted]很長久的變亂，[redacted]會[redacted]分配，政治的[redacted]都[redacted]了一個[redacted]的[redacted]更。[redacted]主人的周[redacted]完全失掉了他的宗主的權威。所以[redacted]在東周前後在詩經中可以看出報效的「[redacted]風」「[redacted]雅」的制作，那[redacted]是[redacted]明着[redacted]時[redacted]消蓋[redacted]變革社會關係的[redacted]搖，革命[redacted]物發。

那時[redacted]有「[redacted]人」階級發生了出來所[redacted]一擇三有[redacted]多歲」——只[redacted]有[redacted]的人便可以做三曹了；有[redacted]錯「如[redacted]三倍君子是識」——商[redacted]民的職業貴[redacted]的「君子」也[redacted]來了。[redacted]些[redacted]時文獻，[redacted]了當時的[redacted]革的機械。東周以後[redacted]們看[redacted]管仲起於奴隸，甯戚[redacted]於牧豎，百[redacted]乞丐，商人[redacted]弦高竟能干預軍國大事，不[redacted]上[redacted]明[redacted]世[redacted]廢除，白衣可以為卿相，[redacted]的。（[redacted]古[redacted]也有伊尹，傅說，姜太公等起[redacted]只是[redacted]說，伊尹是空桑中[redacted]出的神人，傅說[redacted]列星，[redacted]特[redacted]的是周[redacted]本姓[redacted]太公也[redacted]周室的一個文[redacted]的會見。）

[redacted]實上周室東[redacted]以後，中[redacted]的[redacted]才由奴隸轉入了真正的封[redacted]度。[redacted]那時[redacted]在[redacted]方面中國才有[redacted]主和農夫對立的莊園制的產生，工商業方面也才有師[redacted]和[redacted]弟對立[redacted]行[redacted]的出現。春秋的五伯，戰國的七雄，[redacted]那才是真正[redacted]諸侯。

[redacted]在秦[redacted]一了天下以後在名目上[redacted]封[redacted]爲[redacted]，其實中國的封[redacted]度一直[redacted]百年都是[redacted]的存在着的。

[redacted]們不要爲文字所拘泥了。[redacted]室在古時雖號[redacted]封建，但[redacted]上在[redacted]官有「[redacted]」「[redacted]」「縣」「[redacted]」之分，並不是全無郡[redacted]以後[redacted]就稱[redacted]縣制，但漢有諸王，[redacted]有藩鎮，明末有三藩，清初有[redacted]堯，就是一[redacted]的行[redacted]都號稱爲一[redacted]天子，」並不是就不是封建[redacted]度。我[redacted]到了現在假使[redacted]的封[redacted]社會在秦[redacted]了的話，那簡直是不可救[redacted]的錯[redacted]

由奴隸[redacted]成封[redacted]的這個變革，中國的古人也[redacted]早[redacted]着的。那用古代[redacted]語來表示時便是「[redacted]王而伯。」這[redacted]轉機是在東[redacted]從那時[redacted]一直[redacted]百年，中[redacted]儘管在改[redacted]代，但是生產的方法沒[redacted]生[redacted]革，所以社[redacted]組織[redacted]是舊[redacted]依然，沉[redacted]了差不多將近二千年[redacted]光景。

朝代的改朝換代可以說本來都是奴隸的抗爭，特別[redacted]的不是秦朝的滅亡嗎？[redacted]進不[redacted]是中國[redacted]會史上完成了[redacted]帳的元勳，他把天下統一了，[redacted]天下[redacted]兵器都沒收了來做了十二個巨大[redacted]銅人。[redacted]以[redacted]天下可以[redacted]無事，[redacted]江山可以至千世[redacted]世而爲君，[redacted]而那料得他[redacted]不過的才是鋤頭？

[redacted]當時的兵器[redacted]是銅做的，而耕[redacted]的鋤頭之類卻是[redacted]器，[redacted]在上面已[redacted]陳[redacted]廣[redacted]的鋤

頭舉事，這是等於以[redacted]器去征[redacted]器時代的秦兵。所以一[redacted]民[redacted]徒浪子[redacted]很，[redacted]竟把[redacted]大兵大勝克[redacted]了，這不是很有趣味的一個插話嗎？

不過革命一次便受[redacted]騙一次，[redacted]革命一成功，[redacted]立刻又[redacted]成一[redacted]新的支配階級，所以儘管一[redacted]二十四史[redacted]流血革命的慘史，[redacted]而封建[redacted]的[redacted]組織和政[redacted]組織，依然無恙。

重要的原因是甚麼？

一句話歸總是[redacted]汽[redacted]的發[redacted]

然而發現了蒸汽機關的『洋鬼子』終竟跑來了。儘管是怎樣堅固的萬里長城受不着資本主義的大炮[redacted]轟擊。[redacted]千年扉定了的社[redacted]又[redacted]了[redacted]覆的動搖，被人視[redacted]『[redacted]』的老大帝[redacted]成[redacted]被萬人[redacted]的肥豬。首先[redacted]資本勢力接近的南方，也[redacted]不能不早受傳染，在一八五二年公然有打[redacted]天父天兄[redacted]的代表市民意識[redacted]革命出現了。

一八五二年的[redacted]命。那使馬克思先生高興着在中國的[redacted]里長[redacted]上已經打着：

『中華民[redacted]

自由，平等，博愛。』

的招牌的。那[redacted]更歸了失敗，但一九一一年[redacted]革命，[redacted]是由南方的市民階級所[redacted]的革命，終[redacted]

把中華民國的招牌打出來了。黃色的大龍旗不能不變成五條顏色的外國式的旗幟，皇帝[illegible]爲了大總統，[illegible]院衆議院也成立了起來，數千年的老大帝國公然也就一躍而爲最新式的民主立憲[illegible]國家。雖然那以後還不免有好幾次的劇烈的動搖，然而資本制[illegible]命的[illegible]式總算是具備了。

中國的市民[illegible]算也[illegible]到了這步『由伯而大一統』的田地，但可惜世界資本主義的發展已經達到了最後的階段，它老早已[illegible]把那國家的形式打[illegible]成[illegible]際的形式，把地方的形式打破成世界[illegible]形式；從前的一國一地方[illegible]然發生[illegible]社會革命打破成最後階段的世界革命的形式了。所以中國的市民階級儘管是怎樣追趕，但資本帝國主義等不及他們把自己的產業扶植起來，已經[illegible]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國民化成了一個全無產[illegible]了。

電氣是已經早傳到了中國來的，[illegible]由大一統而[illegible]』的革命不[illegible]早就在醞釀之中了嗎？

第五章 中國社會之概覽

好了，我好像坐[redacted]的一[redacted]把中[redacted]三千年[redacted]史展[redacted]了一次，我的結論可以歸納成下面的一[redacted]

表式：

中國社[redacted]的歷史[redacted]達[redacted]

(時代)	(社[redacted]形態)	(組織[redacted]分)	(階級性)
(一) 西周以前	原始共[redacted]	氏族社會	無[redacted]級
(二) 西周[redacted]代	奴[redacted]	王侯百姓(貴族) 庶民(臣僕)	身分的[redacted]
(三) 春秋以後	封[redacted]制	官僚——人民 地主——農夫 [redacted]——徒弟	身分的[redacted]
(四) 最近[redacted]年	[redacted]本制	帝國主義——弱小民族 資本家——無產者	最後形態的階級對立

所以中國的社會也算經過了三次的社會革命，和這三次的社會革命相應的也就有三次的文化革命的時期：我現在就只提出一個表示，也簡單的列表在下邊罷。

中國社會的革命

	(性　質)	(時　代)	(文化的反映)
第一次	奴隸制的革命	殷周之際	卜辭及金文
第二次	封建制的革命	[illegible]之際	[illegible]
第三次	資本制的革命	滿清末年	科學的輸入

（十七年十月二十八日）

〔後記〕以石器，銅器，鐵器劃分時代，作爲先史考古學上的文化的三期，以一八三二年創道於丹麥的學者通木森氏（C.J. Thomsen）但這和古代社會發展不一定相符合。唯蒸氣機與原子能的發現確是劃分時代的標石。文中「蒸氣機」應改爲原子能，方符實際。

在中國，鐵的出現當在春秋年代，當以鐵器作爲促進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轉變的媒介。

殷代與西周在生產方式與文化水準上並無多大區別。殷代確已使用[illegible]衆人[illegible]作大規模之[illegible]耕。原始公社的破壞當在殷代以前。

中國目前仍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狀態當中，這一落後的危險，頗有類於原始人之與封建人，文化水準快要[illegible]

序論　卜辭出土之歷史

一八九八年與九年之交，就是庚子八國[illegible]入京的頭一年，中國的近代史上發生了一件[illegible]大事體——便是在河南省安陽縣西北五里的小屯，農民在[illegible]河畔[illegible]的時候，在[illegible]七層中[illegible]了[illegible]龜甲獸骨的破片。骨片上多刻有[illegible]原始的文字。文字的[illegible]是三四千年前殷代的王室占卜的紀錄。

這件至可珍貴的古物的[illegible]還[illegible]出於偶然；在其前[illegible]已屢有發現而不為人所注意，但[illegible]庚子前一二年的那一次才為人所注意了。注[illegible]的是山東[illegible]一位姓范的骨董[illegible]人（羅振玉云「龜甲獸骨濰縣范[illegible]估人[illegible]之亡友劉君[illegible]所[illegible]出，[illegible]嘗得之湯陰予訪之數年[illegible]知實出洹濱。」—見五十日夢[illegible]）[illegible]位商人[illegible]以[illegible]奇貨可居，[illegible]往北京市[illegible]初似亦不甚為人所注意，後來才[illegible]時的[illegible]福山王[illegible]榮所購買，王氏之[illegible]已[illegible]千片以上，庚子之變王氏死[illegible]他的所藏盡為丹徒劉鶚（鐵雲）所有。劉氏之蒐集不久也到了三四千片以上。

一九〇二年上虞[illegible]振玉在劉氏處始[illegible]骨，[illegible]劉氏選拓其千[illegible]片石印為[illegible]一書以[illegible]於世。這是甲骨文字[illegible]之始，也是[illegible]氏與甲骨文字發生[illegible]係的濫觴。

羅氏自一九〇六年也就開始[illegible]集，[illegible]初僅由商人手中間接購買，[illegible]後於一九〇九年，由范某口中[illegible]知[illegible]骨之出土處[illegible]安陽小屯，又才[illegible]後[illegible]其弟振常[illegible]採掘。（[illegible]虛古器[illegible]序）在一九一一年前後，他的[illegible]集[illegible]至兩三[illegible]片以上。

羅氏[illegible]富，而於文字之[illegible]廣流布亦不遺餘力。其[illegible]所拓[illegible]行世之書[illegible]下列數種：

一 [illegible]書契前編八卷 一九一三年

二 [illegible]書契[illegible]一卷 一九一四年

三 [illegible]藏龜之餘一卷 一九一五年

四 [illegible]書契後編二卷 一九一六年

[illegible]些書都[illegible]甲骨文字最必要的典籍。菁[illegible]一種乃[illegible]片影印，無[illegible]甲骨[illegible]的人亦可以[illegible]見[illegible]形，[illegible]三[illegible]片影印，書之精良，爲中國[illegible]典籍所未有。

[illegible]在中[illegible]世考古[illegible]一位先驅者，他的蒐[illegible]來骨董家[illegible]習尚稍有區別，他不[illegible]蒐[illegible]文字的骨片，[illegible]注[illegible]去蒐集與骨片同時出土的各樣器物，在一九一六年他還[illegible]自到安陽小屯去探訪過一次。這[illegible]心，這種識見，[illegible]以說[illegible]考古家所未有。羅氏去訪問小屯時的情形，在他著的五十日[illegible]錄（[illegible]刊之一）中有一段日記，我現在把它鈔錄在下面：

「（三月）三十日（案乃陰曆）已刻携[illegible]侄，寓人和[illegible]進餐。[illegible]車至小屯，其地在郡城之西北五里，東西北三[illegible]水環[illegible]府志以此為河亶甲城。宋人考古圖載銅器之出於河亶甲城者不少，殆即此處。近十餘年間龜甲獸骨悉出於此。詢之土人，出甲[illegible]之地約四十餘畝。因往履其地，則甲骨之[illegible]字者田中[illegible]是。拾得古獸骨一，甲骨[illegible]其地[illegible]及[illegible]掘人[illegible]以刈[illegible]其穴[illegible]有二丈許，掘後即填之，[illegible]焉。所出之物，骨甲以外[illegible]至多，與骨甲等，往歲所未知也。古獸[illegible]亦至多，其角非今世所有。……[illegible]於此[illegible]石器三，與[illegible]育考工所實形狀頗不[illegible]「大[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形[illegible]。』今[illegible]與[illegible]頗似，[illegible]不同。郭注云似犁[illegible]是舊說，乃殷制，與考工[illegible]，與考工所[illegible]則[illegible]狀者[illegible]（[illegible]案三器[illegible]片[illegible]虛古器物[illegible]錄中，日本石[illegible]士以為乃石[illegible]刀，[illegible]當即石[illegible]，非必古[illegible]也。）……[illegible]得又有骨鏃，有[illegible]匕，骨匕，有[illegible]骨簡，有石刀石斧。其又坐之[illegible]牙，有[illegible]。今求之亦罕見。然[illegible]一，其材以[illegible]為之，[illegible]與古玉[illegible]同，惜已[illegible]矣，為往昔所未見。[illegible]此奇品，此行為不虛矣。予久欲[illegible]殷[illegible]物[illegible]今又得此。歸後當努力成之。』

[illegible]甲骨文字[illegible]究上[illegible]的文字，[illegible]同時出土的古器物，只是石器骨器[illegible]（右器物圖錄中有一[illegible]斷耳，）而決無鐵器的存在。這正證明殷代當年還是金石並用時代，離石器時代並不甚遠。本來羅氏所記者不[illegible]枝大[illegible]觀察，[illegible]來如有[illegible]體能於小[illegible]舉行科學的大規模的掘發，則古[illegible]之出土必且[illegible]而可信賴，而[illegible]層之[illegible]究，人體之[illegible]究，如有宮趾或墓趾存在時則古代[illegible]之研究，與[illegible]葬[illegible]之研[illegible]必更[illegible]於學術[illegible]記述，[illegible]而這[illegible]件在中國一時恐怕還不[illegible]到

來，我們目前也[redacted]只好把羅氏的介[redacted]來[redacted]唯一的根據了。

羅氏日記中於同日之後，附有[redacted]雲[redacted]傳一段，[redacted]云『予之知有殷虛文字實因丹徒劉君鐵雲，[redacted]振奇人也，[redacted]新[redacted]以死。』此人精於數學，曾從[redacted]治河事[redacted]後[redacted]主張修[redacted]津鎮鐵路，又與當時山西巡撫[redacted]借外債[redacted]山西[redacted]礦，[redacted]人[redacted]漢奸。

『庚子之亂，剛毅奏君通洋，請明正典刑，以在滬上幸免。……[redacted]軍入都城，兩宮西幸，都人[redacted]道[redacted]望，[redacted]乃挾貲入國門，委[redacted]卸。道太倉爲俄軍所[redacted]人不食米，君請於[redacted]以[redacted]得之，[redacted]民賴以安。……而數年後，前臣某（？）乃以私售倉粟罪君，致[redacted]死矣。』

此事可以[redacted]影射出甲[redacted]出土時的中國[redacted]情形。[redacted]位甲骨的蒐藏[redacted]死之後，他所有的甲骨也和[redacted]主人[redacted]一樣向世間飛散。有一[redacted]分爲上海哈同所得，後來王國[redacted]印了[redacted]堂所[redacted]殷虛文字一[redacted]（一九一七）。此書[redacted]者的名義[redacted]稱某所[redacted]然據王國維全集觀堂別集中『[redacted]所藏[redacted]文字跋，』王氏自云『丙辰（一九一七）冬[redacted]所[redacted]一部歸英人哈同君，余爲編次考釋之。』

又其一[redacted]則流入日本，[redacted]林泰輔博士[redacted]家所[redacted]於一九一七年亦編印[redacted]甲骨文字二卷。博士死後其所藏之五百片現歸東洋文庫。

最近丹徒葉玉森[redacted]印[redacted]藏龜拾遺一卷（一九二八年）行世。據其序云『今年（乙丑）[redacted]

先生（[redacted]）所藏，[redacted]不能保，……[redacted]其千三百版。乃[redacted]及[redacted]之[redacted]未著者選[redacted]二百四十[redacted]。」

以上大抵乃甲骨之出土，蒐藏，流布之歷史。羅氏於遊小[redacted]以[redacted]編[redacted]其所蒐[redacted]之殷虛遺[redacted]古器物[redacted]一[redacted]附[redacted]一[redacted]（一九一六年）（[redacted]印，）為器共五十五[redacted]內容大抵如上日記中所述。此為[redacted]究甲骨者所不可不[redacted]之書，中國人[redacted]究古物嗜談文字而不知考古，[redacted]今人之研究甲骨[redacted]亦忽視此書，甚可怪異。

最初[redacted]現甲骨的[redacted]是[redacted]的商人，又因[redacted]甲骨出土[redacted]不久即遭庚子之變，我們可以[redacted]想[redacted]到的是這商人在北京的生意做不通，所以甲骨有一部分[redacted]了濰縣。[redacted]縣的牧師有高林（Samuel Couliug）查[redacted]芳(F. H. Chalfant)兩人[redacted]得了這一部分，這一部分現在[redacted]是保存在下列[redacted]地方：

Carnegie Musum, Pittsburgh;

Royal Scottish Museum, Edingburgh;

British Museum;

The Field Museum, Chicago, etc

(據 "Royal Asiatic Journal" XLV. 65 "Oracle-bones from Honan" by S. Couling.)

這大[redacted]就是[redacted]美人[redacted]甲骨發[redacted]保的開始。[redacted]林自己在河南所出之奇骨("Oracle-bones fom Honan")一文中說，他[redacted]到中國來[redacted]門採[redacted]過[redacted]骨及其[redacted]的[redacted]三次，採[redacted]去卻分賣給各地[redacted]博物館。[redacted]余[redacted]見該文中所插入[redacted]所有骨片玉[redacted]刻有甲骨文字者均保佑人所仿刻。羅振玉在古[redacted]的附說上說"[redacted]所出骨[redacted]頗不少，土人得之往往仿[redacted]甲文字刻畫其上，以紿歐美人之訪古中州者。"[redacted]全[redacted]實。

歐美人[redacted]甲[redacted]藏家中[redacted]有荷普[redacted]斯(L. C. Hopkins)[redacted]義士子宜(James Mellon Menzies自稱之[redacted]名。)[redacted]金斯的蒐[redacted]大約多[redacted]高林替他幫忙，我[redacted]見[redacted]的一篇文章骨上所彫之一首葬歌與一家系圖("A Funeral Elegy and a Family Tree inscribed on·Bone" – J. R. A. S. Oct. 1932)[redacted]所根據的材料完全[redacted]刻。

[redacted]士是駐在彰德[redacted]的牧師，[redacted]殷虛卜辭("Oracle Records from the Waste of Yin"1917)

的序上說，他在甲寅年（一九一四年）[redacted]奉天正在栽種棉花的[redacted]心之間[redacted]去[redacted]兩村屯。無心[redacted]間又由小屯的居民買到『[redacted]骨』（"Dragon Bones"），便是有文字的甲[redacted]了。此人頗以[redacted]現殷墟之[redacted]一人自負，高林亦頗以甲骨之發[redacted]自居，然[redacted]上小屯之[redacted]以[redacted]『洹水[redacted]之[redacted]』（[redacted]本紀）是羅振玉氏，而甲骨之第一[redacted]者則當[redacted]濰縣之范商，更[redacted]小屯的[redacted]民。[redacted]二之爭，殊覺是無聊的意氣。明義士[redacted]駐地大約[redacted]和小屯接[redacted]係，[redacted]的蒐集[redacted]有五六千片，[redacted]所[redacted]殷墟卜辭著錄，那兒已有二千三百六十九片，[redacted]文字[redacted]內[redacted]之，大畢可靠。但可[redacted]書是出於[redacted]而[redacted]拓印。

偽片之傳[redacted]者在中國則[redacted]天津王襄的[redacted]文一書（一九一[redacted]年，）[redacted]於片片可疑，在未見其原品之前，作者實不敢妄事徵引。

甲骨[redacted]出土後，其蒐[redacted]存[redacted]之功，羅氏當居第一，而[redacted]之功亦深[redacted]氏。羅氏於一九一〇年有殷商貞卜文字考一卷，此書僅屬椎輪。一九一五年有殷[redacted]契考[redacted]一卷（後增訂本改為三卷，）則使[redacted]骨文字之學[redacted]然成一巨觀。談甲骨者[redacted]不能不權輿於此，即[redacted]中國古[redacted]亦不能不[redacted]輿於此。

與羅氏雁行者[redacted]王國維。王氏於一九一七年有戩壽堂所藏殷虛文字[redacted]釋一卷；[redacted]一九二二年

[illegible]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一卷，又續考一卷，（觀堂集[illegible]卷九史林一，今收入全集[illegible]一[illegible]）又[illegible]度論（集林[illegible]十。）[illegible]於卜[illegible]綜合比較的[illegible]之始。卜[illegible]的[illegible]代性[illegible]定，殷代之史[illegible]亦得以確定，大約中國的歷史[illegible]是由殷代開幕了。

王氏之[illegible]即[illegible]甲骨文字之[illegible]究[illegible]根幹，[illegible]上[illegible]列四種之外，其[illegible]說禮徵[illegible]邑[illegible]文字之寫作[illegible]求全集中。謂中國之[illegible]自甲骨之出而另闢一[illegible]元，自有羅王二氏考釋甲骨之叢而另闢一[illegible]元，[illegible]通論。言『[illegible]故，』言『[illegible]』而不知甲骨文字之[illegible]者，盲人[illegible]者之[illegible]已。

[illegible]之類編，[illegible]氏弟子有[illegible]詐[illegible]一九二三年著有[illegible]文字類[illegible]十四卷，[illegible]文字之[illegible]依說文[illegible]部[illegible]列出之，[illegible]按各[illegible]形，一字有至四十五[illegible]者（如羊字，）最便於初[illegible]者之檢閱。且[illegible]書者，[illegible]求[illegible]甲骨及其[illegible]書，[illegible]即可[illegible]一觀念，[illegible]是[illegible]時代中國文字尚在創造[illegible]途中。文字[illegible]的[illegible]，依許氏『[illegible]形聲之文，形[illegible]相[illegible]之字』而言，則甲[illegible]文字過半以上為文而[illegible]為字；其已[illegible]字者亦繁[illegible]反正屈[illegible]合上下左右全無一定。此與由羅氏所[illegible]之古[illegible]來的[illegible]代為金石併[illegible]時代之[illegible]論，[illegible]契合。大抵[illegible]文字之單字約在兩千左右，[illegible]類編[illegible]云『都凡七百八十九字，[illegible]編字數略同。』

殷虛書契待問[illegible]一卷亦為[illegible]氏所集，成於一九一六年，全係骨文中之未可識者。其中之字後經諸家

考定者，已入類編，[redacted]氏[redacted]其師之意又[redacted]十二卷，附於[redacted]此亦考釋文字[redacted]之一良好的索引[redacted]

（惜所採集[redacted]未甚完備。）

大抵甲骨文字之學以羅王二氏為二大宗師。在羅王之前瑞安孫詒讓有契文舉例一卷，[redacted]成於一九〇四年，未行於世。一九一三年王國維始於上海[redacted]見其原稿，今收入羅[redacted]所刊行之吉石庵叢書第三集中。孫氏[redacted]大家，[redacted]所發實[redacted]微末。羅王之外有天津王[redacted]丹徒葉玉[redacted]諸人，亦[redacted]隨波[redacted]無甚創獲。王國[redacted]『[redacted]文字之學自孫比部（即孫詒[redacted]）而羅參事（即羅振玉）而余（王氏自稱）所[redacted]不過十之二三，而文字之外若人[redacted]若地理[redacted]禮制，有待於考究者尤多。』（見類編卷首序）[redacted]不免稍稍出於搖撼，然也是此[redacted]的實在情形。

以上乃甲骨出土以後一般的研究情形，甲骨的研究[redacted]後恐亦未有涯涘。中國的學者，特別是[redacted]究古文字一[redacted]的人[redacted]，[redacted]少[redacted]的教養，所以[redacted]絕好的史料，止是將[redacted]地[redacted]擇出好事家的[redacted]味，而不能有系[redacted]科學的把握。羅王二氏其傑出者，然如『山川效靈』、『天啓其衷』的[redacted]時不[redacted]露於[redacted]端。在這種封建觀念之下所[redacted]出來的成品，自然是[redacted]足的。

我們[redacted]在[redacted]一[redacted]的來研究甲骨，一[redacted]的來研究卜辭，但[redacted]們的[redacted]標卻[redacted]稍有[redacted]別。我們是[redacted]從古

物中去觀察古代的[redacted]的情形，以[redacted]人的[redacted]的[redacted]——[redacted]粉飾。本篇之述作其主[redacted]在於此。得見甲骨文字以後，古代社會之真情[redacted]燦然如在目前。得見甲骨文字以後，詩書易中的各[redacted]社[redacted][redacted]識才[redacted]到了它們的泉[redacted]其[redacted]人之所粉[redacted]或[redacted]托者，皆如撥[redacted]而見[redacted]天。我認定古物學的研究在[redacted]也是必要的一[redacted]程，所以我現在[redacted]所已拓印之卜辭，以[redacted]的[redacted]界[redacted]中[redacted]社會[redacted]古代。

第一章　社會基礎的生產狀況

[redacted]的生產力是一[redacted]社會現象的基礎。這已[redacted]了社會[redacted]上一般的公[redacted]了。

[redacted]研究商代的社會，第一步當然要研究商代的產業。

商代的產業狀況由[redacted]有的史料可以得到一個大略的概念，[redacted]如：

(一)史記[redacted]本紀言商之先人『自契至湯八遷[redacted]自湯至盤庚又遷徙過五次。

(二)商書盤庚係盤庚遷殷時的訓告，那裏也說：『茲猶不常寧，不常厥邑，於今五遷。』

(三)盤庚以後在殷本紀中尚屢見遷移，然張守節正義引舊本竹書紀年云『自盤庚徙殷至紂之滅七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即見殷本紀）卜辭中殷室帝王之名盤庚以後僅末二世帝乙與受辛未見，當以紀年爲是。

[redacted]現象在前人是忽略了的，但這正[redacted]牧民族所必有的現象。

由這些史料來[redacted]，大抵商民族在盤庚以前[redacted]是遷移無定的遊牧民族，到盤庚時才漸漸有定住的傾向。商書[redacted]庚上開始便有一句話；

「盤庚[redacted]殷民不適有居，率[redacted]戚出矢言。」

這正[redacted]白[redacted]示[redacted]時代性，因為一方面表[redacted]遊牧民[redacted]的[redacted]另一方面也表示着人民已有了定住[redacted]傾向。定住傾向的[redacted]生當在[redacted]的末期，有[redacted]種[redacted]生[redacted]候。在[redacted]庚[redacted]時初步[redacted]是必[redacted]有的。[redacted]中也有像下面[redacted]於農業方面的話：

「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

「[redacted]自安，不昏作勞，不服田畝，[redacted]其罔有黍稷。」

[redacted]是[redacted]語，與[redacted]的農業[redacted]像已[redacted]的[redacted]一樣，但[redacted]些文字是不[redacted]於信賴的。大抵盤庚裏面只多少有一些史影，大部分是後世史家或孔門所潤色出來的東西。不僅盤庚這篇是[redacted]樣，凡商[redacted]以前[redacted]帝典，[redacted]謨，禹貢[redacted]是孔門做[redacted]史小說。在商代以[redacted]既[redacted]不[redacted]完[redacted]文字，這由卜辭的發現已成為一[redacted]鐵[redacted]了。

由舊史料中所[redacted]的約略的推測，商代自中葉以後已由牧畜時代漸[redacted]入[redacted]時代，在新史料[redacted]面[redacted]可以得到無數的證明。我們現在分作漁獵，牧畜，農業，工藝，商賈五項，先作一個一[redacted]的分析。

[redacted]一節　漁　獵

卜辭中記載田[illegible]的事[illegible]極多。羅氏卜辭一千一百六十九條，分作[illegible]祀，卜告，卜享，出入，漁獵，征伐，卜年，風雨，[illegible]卜[illegible]九項。除五百三十八條的宗[illegible]佔最大多數外，一百九十七[illegible]的漁獵佔次多數。這[illegible]可以知道[illegible]的一個大[illegible]的情形。但[illegible]樣的[illegible]目[illegible]使人發生一[illegible]的判斷：[illegible]代[illegible]社會是一[illegible]漁獵時代的宗教迷信的社會。[illegible]斷[illegible]先加以防禦。

羅釋的[illegible]本方針乃是『[illegible]其文之完具可讀者，[illegible]缺不可屬讀者不[illegible]入焉。』（考釋卜辭[illegible]六）所以他所考釋出的[illegible]不[illegible]作爲[illegible]計上的根據，不[illegible]宜上我們[illegible]他所考釋出的[illegible]也可以得到問題的答案。

第一，一百九十七條的漁[illegible]中有一百八十六[illegible]是田獵，十一條是漁。在這一百八十六[illegible]的田[illegible]當中每次差不多都[illegible]明了『王；』而且當王[illegible]出[illegible]時[illegible]每[illegible]着『[illegible]』[illegible]字樣。田獵[illegible]已在用車馬，這是可斷言的。

第二，[illegible]所[illegible]的數目於卜辭中[illegible]載，[illegible]獲[illegible]到了百匹以上的，就我所見僅得下[illegible]數條。

（一）『丙戌卜丁亥王阱·麑，（二字合書）擒允擒三百又四十八。』（後下 41,12）

（二）『壬申卜×貞圃擒麋，丙子阱麑，（二字合書）允擒二百又九，一×。』（前 IV4.2）

（三）『獲麑二百。』（餘 12.3）

(四)「([illegible])田榛(往來亡)災,茲御××二百五十×,雉二。」(前 II.30.4)

(五)「丁卯(卜貞王)狩正×[illegible]鹿二百六十二,百十三豕,十兔,二×」(後下 1.4)

(六)「××王卜貞田[illegible]往(來亡災)王稽曰吉,茲[illegible](獲)[illegible]百四十二兔二。」(前 II.33.2)

上了百數的就只有這六項,此外有「狩[illegible]五十又六」(前 IV.8.1),「[illegible]狼四十一」(見前),「獲狼廿五」(前 II, 34.6)的紀錄,其餘的便僅在十匹上下了。

第三,被獵的獸類,無論是被獲的次數乃至每次被獲的匹數,都以鹿[illegible]位。一百八十六條的[illegible]獵中,各種[illegible]的獸類,每類被[illegible]次[illegible]以及[illegible]獲匹數的[illegible]高紀錄,有如下表:

獲[illegible]物	次數	[illegible]錄
鹿	二四	三八[illegible]
狼	一一	四一匹
羊	八	(無[illegible]錄)
馬	六	六匹
豕	三	一一三匹
兔	二	一〇匹
雉	二	六匹

雉兔是原[redacted]人[redacted]獲的，而在這裏[redacted]佔少數。虎豹是原始時代[redacted]應多有的，而卜辭中少見（後下5[redacted]12片有『獲虎』二字，又遺6[redacted]13片云『甲申王其畢虎，』此二[redacted]釋未收。）有幾[redacted]一例（[redacted]一百八十六條中亦未收，但[redacted]王二氏已早言及：

『今夕其雨，獲象。』（前 IV 31.3）（夕字[redacted]人釋月，非。）

這是[redacted]重要的一[redacted]紀錄，這證明三四千年前的黃河[redacted]域，居然還有象的存在。

第四，[redacted]用的工具有弓矢犬馬[redacted]陷穽。這從下面一些文字可以得[redacted]實證。

射　御　狩(獸)

畢　網　阱

由射字可以看出弓矢的使用。[redacted]網空三字在字[redacted]上已經鮮明。從網之字[redacted]兔[redacted]之冤，[redacted]網下畫一小兔；有豕網之罼，在網下畫一豕；有鹿網之罪，在[redacted]下畫一鹿頭。這些字本來看不出它的時代性，但如狩御二字，則鮮明地表[redacted]着它們的時代。在[redacted]字中可以[redacted]出馬[redacted]用，而且御字第四形還有服象的痕跡。[redacted]古本作獸，可以看[redacted]獵犬[redacted]使用。[redacted]些[redacted]是[redacted]明以[redacted]文字。

第五，[redacted]釋誤於[redacted]的一[redacted]列[redacted]了十一[redacted]但這十一[redacted]如下[redacted]六條[redacted]確是錯誤：

(一)「貞乎子賓又于祖乙」（前V.44.4）

(二)「[redacted]×[redacted]貞乎子賓祖乙」（[redacted]未知所出）

(三)「×乎漁又于父乙」（[redacted] 1.28.2）

(四)「丁亥卜貞子[redacted]×」（前V.44.2）

(五)[redacted]乎子[redacted]」（前VII.15.3）

(六)「御子漁亡其從」（後上27.2）

子漁是人名，除這六[redacted]外卜辭中[redacted]有所見，如下：

「貞宣子[redacted]登于大示。」（後上28.11）

「×貞子漁有×于娥，酒。」（續 28.4）

「壬申卜賓貞乎子漁[redacted]于××。」（續 184.1）（續 43.8）

『[redacted]御子漁于××。』（[redacted] 124.2）

『子漁有從。』（[redacted] V.44.3）（戩 45.9）

古[redacted]文中呼字多作乎，此[redacted]『貞乎子[redacted]』即『貞呼子漁，』卜辭乎字用作[redacted]例亦[redacted]見不鮮，如

『乎多臣[redacted]吾方。』（前 VI.31.3）

『壬戌貞乎子伐又于[redacted]犬。』（餘 4.1）

[redacted]呼字，此第二[redacted]子伐亦即人名，與上『[redacted]乎子漁』同例，又有『[redacted]御子[redacted]』[redacted]例者有下二例：

『丁巳卜賓御子伐于父乙，貞[redacted]伐于兄丁。』（[redacted] 254.2）（後上 22.6）

此外人名子某者，[redacted]甲屢見不鮮。

[redacted]的十一[redacted]中除去六條只剩下下[redacted]的五條：

(一)『辛卯卜貞今夕（亡）囚，十月，（在）漁。』（前 V.45.2）

(二)『貞弗其[redacted]。九月在漁』（續 VI.34.4）

(三)『癸未卜丁賓漁。』（前 IV.56.1）

(四)『貞其[redacted]在圃漁。』（後上 31.2）

(五)『在圃漁，十一月。』（後上 31.1）

此外[redacted]所[redacted]入[redacted]還有二[redacted]

（六）「貞衆有從九月魚。」（前 V.45.5）

（七）「王漁。」（前 VI.50.7）

統計所[illegible]於魚的紀錄連殘缺者一並計算亦不過十二三例，這已[illegible]可以[illegible]在當時確已不祇爲主要的生產手段了。

由上五項的分析，我們可以得出下面[illegible]結論：

一、當時的漁獵確已成爲遊[illegible]的行事，即是[illegible]時的生產狀況確已超過了[illegible]代。

二、獲獸至百以上者僅僅六七次，其它均在十匹上下。由此可以窺知當時畋獵有大小規模的[illegible]大規模的畋獵如周代的春蒐[illegible]苗[illegible]獮冬狩，在卜辭中雖無明文，但在[illegible]代應[illegible]有的。

三、獲獸多狐鹿，且有野馬野羊野豕野象，這可見三四千年前的黃河流域的中部，還[illegible]多未[illegible]的地方；舊史[illegible]中如孟子「周公相[illegible]王誅紂……[illegible]五十，驅虎豹[illegible]而遠之，天下大悅，」又史[illegible]本紀「維天不饗殷，……麋鹿在牧，飛[illegible]野，」[illegible]可知也是[illegible]實在情形。

第二節 [illegible]

和田[illegible]成反比例的是卜辭中[illegible]少專爲牧畜貞卜的事項。[illegible]稱僅列出「芻牧」四條，附在六十一[illegible]的「征伐」之後因爲都是往芻或來牧之類戰爭關[illegible]的原因。此外余曾[illegible]卜[illegible]下列幾[illegible]不全的文例。

「[illegible]子卜貞牧×羊。祉于丁×用，[illegible]。」（後下 12.13）

[illegible]×寅卜賓[illegible]芻冊（下缺。）」（仝 12.14）

「辛巳王貞[illegible]×燕××。」（仝 12.15）

「卜貞從牧，六月。」（甲 1.26.1）

「辛酉告，其[illegible]。」（[illegible] 6.1）

「貞于[illegible]。大芻。」（[illegible] IV.35.1）

「卯卜王牧。」（[illegible] VI.23.5）

「來[illegible]砂于西示。」（前 VII.32.4）

[illegible]告芻，芻十一月。」（[illegible] 36.14）

比較上[illegible]可以[illegible]會的就只有這幾條。假[illegible]從[illegible]字的[illegible]少來作判斷，好像[illegible]時[illegible]畜還不甚發達的一樣，但這卻是大錯。當時牧[illegible]發達的[illegible]具有可以令人驚愕的地方。從文字上來說，後人所有[illegible]馬牛羊雞犬豕[illegible]六畜在當時都已經成爲了家畜，而在這六[illegible]普通的[illegible]之外[illegible]有給人所沒有的象。

商代[redacted]由上文「[redacted]」一例已得到證明，商人[redacted]上文御字[redacted]第四字更明白地可以看出。[redacted]氏春[redacted]古樂篇「商人有[redacted]象，爲虐於東夷，周公乃以[redacted]逐之，至於江南。」這項舊的史料在新的史料裏面又[redacted]到一[redacted]證了（王氏說。）服象[redacted]的事情在中國是幾時消滅了的，可惜無[redacted]考。[redacted]至江南的[redacted]看[redacted]的[redacted]是更往南方去了，目今印度緬甸猶有[redacted]習俗，這在中印兩[redacted]古代文化的交通上[redacted]的一個樞紐。

服象的[redacted]上御字之外還[redacted]一[redacted]有[redacted]的「爲」字。[redacted]釋「爲字，古金文及石鼓文並作𤔔，從爪從象。……意古者[redacted]以助勞，其事或偶在[redacted]牛乘馬以前，」（[redacted] III.9）這可以說是[redacted]的一[redacted]現。故卜辭中有下列諸字[redacted]氏即釋[redacted]「爲」還更表現得十分[redacted]白。

（前V.30）

（後下.10）

六畜乃至七[redacted]已存在，其[redacted]用也[redacted]繁夥。例如服御田獵，如上舉諸字已可看出有用[redacted]用象用犬的痕[redacted]。

用作食[redacted]看有[redacted]（從羊）豚（從豕）雉（從隹，隹者禽也）諸字可以證明。

服御食用而外，六畜用途的繁[redacted]令人驚[redacted]便是用作犧牲。羅釋卜祭的五百三十八[redacted]差不多每

[illegible]發[illegible][illegible]牲的紀錄。胡氏對於此[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究比較詳細，我們先[illegible]他的成績[illegible]在下邊，不足的[illegible]方在後再[illegible][illegible]充，

（一） 用牲[illegible]種類

「其[illegible][illegible]曰大牢，或[illegible]小牢，或牛[illegible]羊，[illegible]豕[illegible]犬，[illegible]中又曰牡曰牝，曰牂曰犙。」

（二） [illegible]牲的[illegible]目

「其用牲[illegible]數或一或二，或三或五，或六或九，或十[illegible]十五，[illegible]二十或三十，或三十三，或三十七，[illegible][illegible]十，而止于百。」

（三） 用牲的方法

「其用牲之法曰燎曰埋，曰沉，曰卯，曰俎。[illegible]時或僅用燎，或[illegible]用埋，或僅用沉；[illegible]僅用卯，或兼用[illegible]與埋，[illegible][illegible]用與沉，或[illegible]用[illegible][illegible]卯，[illegible][illegible]用燎與俎，或兼用埋與[illegible][illegible]卯，或兼用卯與沉。」

（[illegible][illegible]下80—83）

[illegible]這[illegible]說[illegible]是一[illegible][illegible]人的[illegible][illegible]了六畜中的牛羊犬[illegible][illegible]用作犧牲，其它的馬與雞羅氏[illegible]不[illegible]列舉，但在卜辭中也有用[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跡。[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第一片（前 1. 19. 6）上載有下列二辭：

a. 「兼用。」

b. 「癸巳卜貞祖甲丁其牢茲用。」

下編[illegible]聲齊齊的繇畫十馬，上五下五。這十[illegible][illegible]然便是馬牲。祭牲用馬在春秋時的宋人都還有此遺習。左氏襄九年傳：「[illegible]宋災，……祝宗[illegible][illegible]於四墉，祀盤庚於西門之外。」

用雞的痕跡在[illegible]字中可以[illegible]出，彝字在古金文及卜辭均作二手[illegible][illegible]的形式。雞在六畜中應是最先爲人所畜用之物，故祭器通用的彝字竟爲雞所專用，也就是最初用的犧牲[illegible][illegible]的[illegible]現。

用牲之[illegible]羅氏也有遺漏：

一　有用四者：

「辛巳卜貞埋三犬，寮五犬五豕，卯四牛，一月。」（前 VI.3.3）

「（[illegible]）貞寮四羊四豕，卯四牛四（缺。）」（獻 25.3）

二　有用七者：

「貞來×宗執七牛。」（[illegible] 24.12）

「又于甲七牡。」（拾遺 1.4）

三　有用八者：

「又于祖辛八宰。」（甲 1.12.17）

四　有用五十者：

「五十犬　五十羊　五十[illegible]
三十犬　三十羊　三十豚
二十犬　二十羊　二十豚
十五犬　十五羊　十五豚」

（前 III,23.6）

「貞燎牛五十。」（[illegible] I.29.1）

（此四「五十」字融氏[illegible]作十五，非。詳甲骨文字研究釋五十篇。）

五　有用三百四百者：

「[illegible]貞塱御牛三百。」（前 IV.8.4）

「丁亥卜□貞，昔日乙酉，[illegible]（于）大丁，大甲，祖乙，百鬯，百羊，卯三百×。」（後上。28.3）

（凡卜辭用卯字例與于牛羊，此例已有百羊，「放卯三百」下[illegible]缺一字必係牢或牛。百羊[illegible]三百牛相合，則[illegible]四百。）

由上的分析，六畜均用作犧牲，且一次[illegible]有[illegible]到三百四百的時候，還不[illegible]的時代[illegible]辦到。[illegible]百牛的紀錄，[illegible]來的文獻中僅見一例：

[redacted]德公用三百牢於[redacted]時，作伏祠。」（史記秦本紀及[redacted]記志上。）

[redacted]已宴[redacted]是很少見的一例了，而在卜辭中[redacted]不[redacted]一次。故卽由此[redacted]性一[redacted]竟[redacted]用，已可[redacted]代是[redacted]的[redacted]代。

商代是牧畜最[redacted]時代，舊史料中所[redacted]一[redacted]見史料，在[redacted]見可[redacted]得[redacted]了古物上的證明。但還見有一[redacted]疑團，在本章[redacted]卽已[redacted]及過的，便[redacted]在這[redacted]時牧畜時代為甚[redacted]牧貞卜的紀[redacted]卻[redacted]少見？

我對於這個問題有兩個解答。

[redacted]一，卜辭中卜年卜[redacted]的[redacted]很多，卜風雨者多至不可勝[redacted]卜年[redacted]有昔[redacted]是「卜[redacted]年，」[redacted]然是[redacted]於[redacted]種[redacted]一方面的事情，但亦有單言卜年者；[redacted]

「貞于王[redacted]求年。」（後上1.1）

「壬申貞求年于[redacted]。」（後上22.4）

「貞求年于岳。」（[redacted]1.50.1）

「癸丑卜×貞求年于大甲十牢，祖乙十牢。」（後上72.6）

「[redacted]申貞求年于妣乙。」（後上22.3）

[redacted]些[redacted]一[redacted]大有關係，[redacted]牧也應[redacted]年。[redacted]小雅無羊篇，那專咏的是牧人生活，[redacted]末章[redacted]有「[redacted]維魚矣，[redacted]維豐年」的話。[redacted]和[redacted]畜大有關係，那是可[redacted]須乎餘[redacted]了。

第二，[redacted]時牧畜已有[redacted]奴[redacted]任的痕跡。例如[redacted]之[redacted]第二頁有下列一片（藏33.14同出：）

（a）「戊戌卜大占奴。」

（b）「癸巳卜令牧坐。」

坐字原文[redacted]二人相向而坐，張口而言，應[redacted]坐[redacted]坐獄之坐。二事相隔僅六日，且同在一片，一條言「牧」，一條言「奴」，二者應係同樣的性質。牧在春秋成為最下等的奴隸，所謂「天有十日，人有十等。……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阜，阜臣輿，輿臣[redacted]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馬有圉，牛有牧。」（[redacted]七年，楚無宇語。）在殷代[redacted]不必如此過甚，但用奴民[redacted]存在的可[redacted]性的。

牧畜用奴隸經營，則支配者少為牧畜貞卜的理由便可以迎刃[redacted]了。

以上二說，[redacted]均可適用。結[redacted]是：殷代[redacted]地是牧畜[redacted]時[redacted]

牧畜[redacted]見蕃盛，則牧畜的芻料必然成[redacted]問[redacted]這是使農業[redacted]的主[redacted]的契機。大抵在牧畜最初[redacted]明的時候，牧畜的芻料只仰[redacted]於自然生的野草，所以當時的人民是逐水草而居，古代民族的發展多是隨着河流而下。但到牧畜太多，自然生[redacted]野草會到了不能敷給的[redacted]候，而屢屢[redacted]亦不勝其煩，[redacted]的牧人必漸漸有芻秣的[redacted]植。所以在中國的文字上[redacted]初的田字不是[redacted]來的禾黍[redacted]的田，而是供芻牧狩獵[redacted]田。這在卜辭中很可[redacted]到不少的證據。

「土方牧我田十人。」（[redacted] 6）

「苦方亦牧我西鄙田。」（仝 2）

「苦方牧我示㪫田七人五。」（仝上）

田中栽的是芻秣，[redacted]蓬蓬因而可以[redacted]致不少的禽獸，[redacted]最宜於狩獵，[redacted]縣繼了[redacted]是不[redacted]要的，故卽於田中行獵，[redacted]而行獵的[redacted]也就[redacted]爲田。卜辭中[redacted]「田于某地」之例多至不可[redacted]前面已出一二例，茲再[redacted]二三事以示例：

「壬子卜貞王田于斿，往來亡災，玆御。[redacted]鹿十一。」（前 II.26.7）

「戊申卜貞王田雞（地名）往來亡災，王稽曰吉，玆御，獲狐二。[redacted]」（前 II.28.7）

「壬申卜貞王田[redacted]來亡災，王稽曰吉。[redacted]十三。」（前 II.42.3）

像這些都可以表明[illegible]字的古義，就[illegible]最古的田是[illegible]林[illegible]田，也[illegible]是[illegible]早的[illegible]以牧[illegible]爲對[illegible]秝。

爲秝的種[illegible]已發明。由天然的[illegible]實本有可以充[illegible]的[illegible]或其[illegible]偶[illegible]的機會，必[illegible]地[illegible]現以人[illegible]的禾黍。於是而[illegible]正的[illegible]業[illegible]逐漸出[illegible]

以上是農業[illegible]現[illegible]有的經過。

卜辭中[illegible]上舉已有以牧畜[illegible]的[illegible]兩種植之外，以人爲對象[illegible]禾黍[illegible]也已[illegible]發現了。

[illegible]植一方面來說，於文字上有圃，有囿，有果，有樹，有桑，有栗，和種植相關[illegible]的工藝品則有絲有帛，大約養蠶的方法在[illegible]時是已經[illegible]明了的。

從耕稼一方面來說，則有田，有疇，有禾，有嗇，有黍，有粟，有來，有麥。和耕稼相關連的工藝品[illegible]有酒有鬯。酒鬯多用於祭祀，祭鬯之數有[illegible]至一百卣之例，（鬯據後來[illegible]字[illegible]酒的一種，卜辭每言鬯若干卣。[illegible]其形象大約是一[illegible]糯米酒的光景，字中的小點便是表明釀中的酒糟。）

禾黍的[illegible]在[illegible]時已很見重視，有不少的『卜受黍年』的紀錄，如

『庚申卜貞我[illegible]黍年三月。』（前 VI.30.3）

「乙未卜貞黍在龍囿，春受有年二月。」（前 VI.53）

「己[redacted]卜貞年有正。」（前 VI.40.1）

「戊戌貞[redacted]黍年。」（仝上 [redacted]）

其卜[redacted]也有[redacted]門[redacted]明是爲禾[redacted]而卜的，但是[redacted]少。

「庚午卜貞禾有及雨，三月。」（前 III.29.3）

「貞今其雨不佳黍。」（後下 7.2）

大抵[redacted]的禾[redacted]還發明未久，故[redacted]支配者所[redacted]重，就如周[redacted]天子[redacted]親耕，「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一樣，殷室的帝王也有「觀黍」的紀錄，「省田」的紀錄。

「觀黍。」（前 VI.30.4）

「丙辰卜永貞乎（呼）省田。」（前 V.28.1）

[redacted]樣[redacted]的[redacted]本[redacted]不出多[redacted]重要的意義，但[redacted]時的農[redacted]生產和支配者[redacted]近，這是[redacted]可以看[redacted]的。

[redacted]尚未發達，此外還有一重要的證據，[redacted]是[redacted]的耕具還是石器。此[redacted]於實物之外（如器[redacted]錄中之三石[redacted]是犂頭。）於文字上亦可得到證明。此字[redacted]字所從之辰字，查辰乃[redacted]（說詳[redacted]甲骨

文字研究釋支干篇辰[illegible]下。）卜辭中辰字[illegible]體頗多，然其[illegible][illegible]用[illegible]爲冂或冈，農字所從者亦均是此形。ア部石字，卜[illegible][illegible]字作[illegible]从此作，[illegible]形，乃[illegible][illegible]也。（王氏有此說，見[illegible]釋十八[illegible]）[illegible]爲石器，故知辰亦必石器。殷代文字還[illegible][illegible]的[illegible]乎，其[illegible][illegible]文所象之[illegible]必爲當時所實有。辰既[illegible]石器之形，則當[illegible]耕具猶用石刀，殊可斷[illegible]。

以石[illegible]耕器之[illegible]乃世界各[illegible][illegible]民[illegible]所共有，近年於[illegible][illegible]北[illegible]已有石犁出土，其見於文[illegible]者：

(一)「南方滕州以青石爲刀劍如銅鐵，[illegible]人[illegible]以石[illegible]刀，長尺[illegible][illegible]（本[illegible][illegible]目）

(二)「琉求[illegible]厥田良沃，先以火燒而水灌，持一[illegible]以石爲刃，長尺[illegible][illegible]闊數寸。[illegible]（北史[illegible][illegible]傳）

余疑古代王公侯伯所[illegible]的圭[illegible][illegible]即耕[illegible]的[illegible][illegible]周代耕器稱錢而泉布則多作[illegible][illegible]形。揆其意殆以[illegible]衣食貨[illegible]之源，[illegible]貨[illegible]即效其形。及秦廢泉[illegible]行[illegible]錢字便由[illegible]器之名完全[illegible][illegible]爲[illegible]幣之名。我想圭字亦當同樣。古者天子親耕，在[illegible]不重農之[illegible]上所執[illegible]符亦必仿效[illegible]具，待石器早廢，圭字便和[illegible]字一[illegible]全失掉了它的本義。

在以石[illegible][illegible]器的殷代的[illegible]業[illegible][illegible]還不[illegible]發達。這由上節漁[illegible]一項所[illegible]引出[illegible]最[illegible]的一[illegible]結論也可以[illegible]到一個旁證。[illegible]是[illegible]時的野[illegible][illegible]很多，黃河流[illegible]的中部[illegible]很多未經[illegible]闢的荒土。

[illegible]四節 工[illegible]

工藝[illegible]很重要的一個問題，它是社會的基礎的[illegible]礎。因[illegible]它是生產[illegible]力的測量器，一切物質的生產力量是它的函數。

商代的工藝已[illegible]展到了相當的程[illegible]了，單從卜辭中許多宮室器用的文字已可以得到一[illegible]證明。[illegible]在[illegible]宜上權且分為六[illegible]，把那[illegible]要[illegible]物[illegible]示在下邊罷。

（一）食器　鼎鬲[illegible]𣪘盤[illegible]壺爵

（二）土木　宮[illegible]宅家牢囿舟車

（三）[illegible]織　[illegible]帛衣桑巾幕旂旗

（四）兵器　弓矢彈箙戈鉞函[illegible]

就這些文字上面已很可看出當時手工技術[illegible]。特別是食[illegible]一項，那已[illegible]過了粗製的土器和石器的時代，而進展到青銅器的時代了。商代所遺留下來的彝[illegible]便是這[illegible]青銅製的食器。殷文存中所收[illegible]彝器的銘文在七百種以上，[illegible]目當然不可盡信因為其中有些是周器的羼入，也有是器蓋不分，

一器析而為兩器的，但大[redacted]足以[redacted]見當時的[redacted]已很[redacted]達。今[redacted]其[redacted]與件[redacted]表[redacted]如下：

(一)爵……二三六　(二)卣……一三二　(三)尊……六九　(四)彝……四九　(五)觶……四七

(六)鼎……四一　(七)簋……三三　(八)觚……二八　(九)盉……一七　(十)角……一五

(十一)斝……一〇　(十二)敦……八　(十三)匜……七　(十四)壺……五　(十五)鬲……五

(十六)罍……四　(十七)[redacted]……三　(十八)盤……三　(十九)觥……二　(二十)豆……一

[redacted]器皿只要有一[redacted]即足以[redacted]殷代[redacted]已有青銅器，更何[redacted]有這[redacted]呢？商代的彝[redacted]其形式[redacted]文字均[redacted]巧，因而近世學者，特別是[redacted]人，[redacted]懷疑於它的[redacted]史性，很多想[redacted]它們[redacted]成周代或[redacted]期的作品，但自有卜[redacted]出土以後，這個問題可以說完全決定了。

一方面有[redacted]雖已[redacted]達，而另一方面[redacted]石[redacted]骨器尚盛見使用，殷[redacted]古[redacted]圖錄中之各[redacted]石骨器[redacted]證。而[redacted]尤可注意[redacted]虛中[redacted]器出現。

由此種種證據，可斷[redacted]作一結論，[redacted]是殷虛時代還是考古學上[redacted]說的「金石併用時代」(Eneo-lithic Age)。

第五節　貿易

[redacted]的發[redacted]在[redacted]會向牧畜社會[redacted]的時期，牧畜發明之後，生產與[redacted]的狀態發生出差異，由是[redacted]民[redacted]牧畜民[redacted]發生出[redacted]一次的交易行為以互[redacted]滿足。這[redacted]原始的交易起初自[redacted]物對[redacted]交易，後[redacted]生出等價物的貨幣來。

這種學理上[redacted]在中國的古代史上可以說是得着了實物的[redacted]明。中國的[redacted]多從貝，這[redacted]然是由[redacted]民族提供出來[redacted]東西，而物品字[redacted]從牛，物件[redacted]供[redacted]可知是牧畜民族。

商代由前列各項[redacted]分析已[redacted]是牧畜最盛時代，而且[redacted]植已逐漸發[redacted]了，在這樣的社會中當[redacted]早有商行為的存在。此事由貝之存在即可得其[redacted]明。

貝字於卜辭屢見，如曰：

「[redacted]申卜×貞大有其囚貝。」（[redacted] V.10.4）

「貞土方×貝。」（同上 2）

貝好[redacted]是由敵人得來。此外從貝之字如實如賸如貯如得（卜辭從貝，）均由貝[redacted]所孳乳，由貝所制之[redacted]有朋，朋乃古人之頸[redacted]字於骨文金文均作拜[redacted]拜，而骨文更作亚或亚。即肖頸[redacted]之形。（詳[redacted]甲骨文字研究釋[redacted]篇。）

古金中[redacted]多[redacted]貝[redacted]之事。其疑是餘彝者（至遲[redacted]在周初）有如下[redacted]例：

(一)中鼎「[illegible]中[illegible]三[illegible]用[illegible]寶鼎。」(殷文存上[illegible]7.5)

(二)[illegible]×鼎「丁[illegible]王令宜子[illegible]西方于省，惟反，王[illegible]伐×貝一朋，用作父乙鼎。」(仝上8.3—[illegible] VI.5 又 XII.2 [illegible]銘簡，云是「泰山[illegible]藏器。」)

(三)[illegible]「[illegible]曰[illegible]小臣貝三朋，臣三[illegible]對[illegible]休，用作父丁[illegible]彝。」([illegible] XIII.8)

(四)[illegible]角「[illegible]中王在[illegible]王格，[illegible]錫貝五朋，用作父丁[illegible]在六月隹王廿祀翌又五。」(殷文存上 3.6)

(五)[illegible]「[illegible]王錫邑貝十朋，用[illegible]癸尊彝。隹王六祀肜日，在四月。」([illegible] V.32)

錫貝之數以十朋[illegible]多，十朋以上[illegible]未見。入周以[illegible]則[illegible]朋之[illegible]每[illegible]二十(效卣，[illegible]鼎)三十([illegible]鼎，[illegible]鼎，)五十(效卣。)卜辭就巳[illegible]者已近萬片，[illegible]錫朋之[illegible]僅[illegible]一見：

「[illegible]戌×貞[illegible]女之[illegible]」(後下 8.5)

(卑貨朋當即一朋之[illegible]。)

由上可[illegible]貝朋在初[illegible]少，[illegible]以用作[illegible]入[illegible]始化爲一般之[illegible]位。其[illegible]當在[illegible]周之間。

貝之實物於殷虛中已有發現，古[illegible]物[illegible]錄中[illegible]貝一，石貝一，[illegible]氏附有[illegible]一[illegible]重要，今[illegible]之如次：

「前人古泉[illegible]所[illegible]予[illegible]定[illegible]銅[illegible]之貝，然[illegible]往[illegible]於磁州得銅製之[illegible]文字，[illegible]貝形。已又於[illegible]州[illegible]骨製之貝，染以[illegible]色[illegible]色，狀[illegible]不異，而有[illegible]穿或一穿，以便[illegible]得真貝，並平其[illegible]

貝狀黑骨。此所圖之貝均出殷墟，一[redacted]貝，[redacted]常[redacted]類[redacted]，一[redacted]人法之[redacted]狀[redacted]骨貝同[redacted]路[redacted]首[redacted]之穿在中間，此在兩端也。合觀先[redacted]所得，始知[redacted]用天生之貝，[redacted]以其[redacted]難得，故以[redacted]製之。又後則以骨，又後則[redacted]以銅。世之[redacted]者又[redacted]中之尤[redacted]也。[redacted]有文字者，驗其書體乃[redacted]周時[redacted]世之骨貝殆在商周之間矣。」

這是一[redacted]要的文字，爲[redacted]中國古代社會史者經濟史者所不可不知。大[redacted]貝朋用[redacted]行貨幣之[redacted]於殷人，其貝形由[redacted]及我所見之[redacted]物（日本東京博物館有眞貝石貝銅貝諸事陳列）[redacted]察，[redacted]傳貝，即學名所[redacted]貝（Cypraea moneta）者，此決非黃河[redacted]中部所能產。雖其初必有用[redacted]類[redacted]之一階段，然[redacted]則必出於濱海民[redacted]之交易或[redacted]掠。

故此可作一[redacted]論：便是中國古代的[redacted]行爲必始於商人。

[redacted]八節　總論

由上各殷的分析，可知：

（一）商代是金石並用的時代。

(二)[redacted]業狀況已[redacted]過了[redacted]期，而進[redacted]到牧畜的[redacted]

(三)[redacted]已[redacted]發現，但尚未十分發達。

(四)在產業界的一隅已經有[redacted]行爲的存在，然其事尚在[redacted]物交易，與[redacted]幣交易之推移中。

以上[redacted]再總結一句，便是商代的產業是由牧畜進[redacted]到農業[redacted]期。

【後案】第四十五頁所引「在漁」及「在圃漁」各二例，依文[redacted]是地名。「[redacted]」以音類推之，當卽後世之鄙衞。

卜辭中前人所釋「奴」字均不確，實爲嬰字之省，假爲嘉。第五十三頁第五行日例亦卽嘉字。但殷代已入奴隸[redacted]代，[redacted]疑問，耕種已用「[redacted]人」，實卽從[redacted]的生[redacted]奴[redacted]

（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五日）

第二章　上層建築的社會組織

[redacted]子

由本篇第一章的分析，般虛時代是由牧畜[redacted]展來的時期，主要的生產[redacted]進[redacted]牧畜，但是產[redacted]的新[redacted]生產手段已經發現了。所以在[redacted]光[redacted]好是一[redacted]社會變革[redacted]時期。社會的[redacted]巳[redacted]在動搖，上層[redacted]的社[redacted]也呈出一[redacted]時代[redacted]現象。

大抵人[redacted]時候，只能[redacted]單的工[redacted]取[redacted]以[redacted]生，[redacted]是只能[redacted]一[redacted]聚生活，[redacted]禽獸相差不遠。當[redacted]性的生[redacted]不[redacted]既也完全是一[redacted]雜[redacted]是一切男女都是[redacted]的夫婦，呂氏春秋「[redacted]」上有[redacted]句很重[redacted]的[redacted]先[redacted]救了[redacted]。

「昔太古[redacted]矣，其民聚生羣處，知母不知父，無親戚兄[redacted]夫妻[redacted]女之別，無上下[redacted]幼之道，無[redacted]退揖讓之禮，無衣[redacted]宮[redacted]之[redacted]無[redacted]舟[redacted]郭[redacted]阻之備。」

這種[redacted]聚生[redacted]化，[redacted]「知母不知父」[redacted]係，[redacted]便成爲母系中心的社會，便是由從

前的散漫的[illegible]幾成爲[illegible]的團體。這便[illegible]人[illegible]的[illegible]的雛形。在[illegible]團體的初[illegible]婚姻也應[illegible]是很雜亂的，換句話說便是純[illegible]的血族雜[illegible]。這種[illegible]當然要獲得不良的結果，[illegible]種起見，必[illegible]本血族[illegible]中漸漸[illegible]以[illegible]，[illegible]的[illegible]而至於亞血[illegible]羣婚的一步。

亞血[illegible]結婚，有名的[illegible]那魯亞[illegible](Punalua family)，[illegible]美[illegible]近代[illegible]學者摩爾剛氏(Lewis H. Morgan)[illegible]見的。摩氏費了[illegible]半生的精力研究[illegible]洲土人，特別[illegible] Iroqoi 人的生活，[illegible]他發現了兩個[illegible]要的原始社[illegible]的形態，一[illegible]這「[illegible]那[illegible]家庭」，一[illegible]便[illegible]氏[illegible]社會的雛模

美洲土人[illegible]族中[illegible]一[illegible]制度，便是由男性[illegible]兄弟之子[illegible]子，姊妹之子皆爲甥子；由女性而言[illegible]反是。又由男[illegible]而言凡兄弟之妻[illegible]妻，由女[illegible]而言則[illegible]之夫皆爲夫。這種[illegible]實際生[illegible]不符；因爲巳[illegible]白種人同化。但此[illegible]一夫一婦制的觀點則[illegible]難說明。繼後摩[illegible]剛氏在[illegible]山的土人中[illegible]現了[illegible]生活。檀香山的土人[illegible]世[illegible]上半[illegible]還有一[illegible]習慣，便是女性[illegible]同[illegible]兄弟之外是一切男性之公[illegible]，[illegible]男性除[illegible]姊妹之外是一[illegible]女性之公夫。[illegible]了公夫公妻之男女[illegible]使不[illegible]爲兄弟[illegible]妹，而[illegible]稱爲「[illegible]那[illegible]亞」(Punalua)。[illegible]因爲這樣，摩爾剛氏便名這種[illegible]姻[illegible]亞家庭。實際就是一種亞血[illegible]更[illegible]一句話說便是兄弟共多妻，[illegible]妹共多夫。自此習俗發現之後，美洲土人的遺[illegible]便[illegible]而[illegible]一切未[illegible]化民族的實際生[illegible]以及一切文明民族的原始時代大[illegible]有遺

一[illegible]現象。

[illegible]現象便是氏族社[illegible]的出發點。在[illegible]形式上是多父[illegible]母，但[illegible]事實上[illegible]母而不知父，所以氏族社[illegible]的初期依然是[illegible]系中心。各個氏族都有一個共同的宗母。

Ilocoi 人的生活[illegible]氏族社[illegible]的典型，[illegible]氏的[illegible]——[illegible]是爲 Ilocoi 人中的 Seneca 族的[illegible]究——那兒有幾[illegible]的特徵。

Seneca 族有八姓(Gens)曰狼氏，曰熊氏，曰龜氏，曰海[illegible]氏，曰鹿氏，曰[illegible]氏，曰蒼[illegible]氏，曰鷹氏。

(一)各氏有會[illegible]時性[illegible]軍侯，由一氏人[illegible]舉，擇[illegible]侯可選異姓。會長之子不[illegible]繼任爲會長，因[illegible]會，男子應[illegible]於他族。但會長之兄弟，[illegible]姊[illegible]之子[illegible]任，而且時常被選。選舉時男女都有投票權。但其選舉應由其他七姓之公[illegible]後[illegible]選舉者由全 Ilocoi 人同盟之共同評議[illegible]任命。氏長之權是[illegible]的[illegible]長的性質，[illegible]任何強制的手段。在職務上他是 Seneca [illegible]議會及 Ilocoi 人同盟的共同評議會[illegible]員。軍侯只是在出征的時候，多少有點命令的權柄。

(二)一姓人得以[illegible]罷免會長及軍侯。罷免時也由男女全[illegible]出席。被罷免者便復歸爲庶人。[illegible]評議員也有罷免氏長與[illegible]之權，有時且可以不[illegible]人的同意。

(三)同姓嚴禁結婚。

（四）死者的財產[redacted]於同姓人所有：Ilocoi 人所能遺留的財產本來有限，死後即由氏內的近親分有。男子死時其同胞之兄弟[redacted]妹及母之兄弟分有之，女子死時其由子女及同胞姊妹分有，同胞的兄弟不能[redacted]加。正因爲[redacted]樣，所以夫[redacted]不能相續，父子不能[redacted]。

（五）同姓人有相互扶持，相互保衛，及對於外[redacted]共同復仇之義務。[redacted]以個人能得同姓[redacted]絕[redacted]障。如有殺人事件，同[redacted]人[redacted]姓人所殺，即有血的復讎的行動。[redacted]初可以調解。兇手[redacted]同姓[redacted]開會，向死者的同姓評[redacted]謝罪[redacted]賠償，大概便可以了結。如不能了[redacted]時，死者的同[redacted]任命一人以上的[redacted]仇者去向兇手窮追，有殺[redacted]他的義務。報復後，復仇[redacted]無罪。

（六）每姓在其全族中得專用一定的或一[redacted]系統的氏姓。個人的名稱即以其氏[redacted]爲姓。有此氏姓即有此氏[redacted]

（七）同姓人[redacted]族外人[redacted]子，[redacted]其全族。

（八）同姓人有共同的墓地，共同的祀典。

（九）同姓人有評議會爲一切成年男女[redacted]員的民主的集合，各人[redacted]同等之表決權。由此評[redacted]舉及[redacted]免[redacted]與軍侯，議決血[redacted]復仇及以族外人[redacted]子等事項。氏評議會是一姓的主權所在。

[redacted]是 Ilocoi 人的氏族[redacted]會的[redacted]樣，隨着進化的[redacted]同在紅色人種中也有多少[redacted]上的不

們，有的是[redacted]經[redacted]形成父系，有的更已經把這[redacted]組[redacted]屬渠了。

由[redacted]確[redacted]累上去，大[redacted]合[redacted]一宗（Phratrie），合數宗而爲一族（Stamm），合數[redacted]族[redacted]一大同盟。各個階段的組[redacted]大抵和氏族的基本組織相同。各[redacted]段都[redacted]評議會，其會員由下階段的會長與軍長組織，在[redacted]集[redacted]聚集之前開會。凡 Iroquoi 人均有[redacted]表決[redacted]在[redacted]會。[redacted]高的同盟中無[redacted]盟長但有完全平[redacted]個軍長。有時亦或合二三族[redacted]當一[redacted]會長，權[redacted]甚微，大抵由會[redacted]一人充任。在[redacted]會召集之前爲事件進行的[redacted]活起見，[redacted]有獨行處理之權。這[redacted]的組織也[redacted]來的國[redacted]的[redacted]礎。但在 Iroquoi 人[redacted]未[redacted]國家形[redacted]的[redacted]白種人吞併了。

以上[redacted]所說[redacted]社[redacted]的[redacted]展和[redacted]社[redacted]的大概情形，[redacted]於穆氏原著古[redacted]會（Ancient Sociaty 一八七七年）一書，本文[redacted]氏的家族私[redacted]家的[redacted]源（Der Ursprung der Familie des Privateigentums und des Staats 一八八四年）[redacted]的恩格爾斯[redacted]書是根據穆爾甘的[redacted]及馬[redacted]的[redacted]在[redacted]的[redacted]的觀[redacted]之下[redacted]起來的，所以[redacted]上可[redacted]是穆[redacted]究[redacted]者。本文[redacted]據了它，也[redacted]這[redacted]原故。

第一節 [redacted]族[redacted]的[redacted]

[redacted]會[redacted]展的一般[redacted]已[redacted]明[redacted]們可以[redacted]到中國的古代社[redacted]上來，中國的古代史事[redacted]上是從殷代開幕，是只[redacted]從殷代開幕。殷代以前的各種傳說，有加以覆核的必要。[redacted]我所見中國的[redacted]大抵可分兩[redacted]一[redacted]人[redacted]的[redacted]說，一[redacted]是自[redacted]生[redacted]

人為[redacted]傳[redacted]古，天地人三皇，有[redacted]氏，燧人氏，[redacted]羲氏，共工氏，神農氏等，那[redacted]遠古[redacted]傳說[redacted]就[redacted]為是周秦之[redacted]的[redacted]們[redacted]議的一種考古[redacted]般的推察，而且是很合[redacted]的(一)一[redacted]。便是在宇宙開[redacted]前只有[redacted]沌，[redacted]後才有天，[redacted]後才有地，[redacted]也才有人。有了人之後[redacted]初只[redacted]和[redacted]一樣穴居野處，稍微進步了一點纔[redacted]爲巢式[redacted]居。更稍[redacted]步一點才有火的發明，才[redacted]毛[redacted]血[redacted]生活。伏羲氏[redacted]字面上便表示[redacted]的發明，共工便[redacted]表示着各[redacted]作的出現，[redacted]的發明。這[redacted]十二分[redacted]的二[redacted]有科[redacted]性的推察，[redacted]是那[redacted]說[redacted]先全是人造的證明。

黃帝[redacted]的[redacted]說，那[redacted]不同，那見有一部分[redacted]然發生，有一部分依然[redacted]人造。例如五帝和三王[redacted]生都[redacted]天而生，[redacted]母而不知有父，那[redacted]是自[redacted]生的現象，那[redacted]射[redacted]一[redacted]變時代或[redacted]婚時代的影子。又如五帝三王[redacted]一家，都[redacted]黃帝的子孫，那[redacted]全[redacted]人為。那是在中國就一的前後

（郎瀛案[illegible]段）爲消除各種氏[illegible]的[illegible]見所生出的大一[illegible]的要求。

黃帝之名始見於山海經，如云「黃帝生駱明，駱明生白馬，白馬是爲鯀」。（海內經）大約夏民[illegible]傳[illegible]是，以[illegible]帝爲其祖先。又「黃帝生苗龍，苗龍生融吾，[illegible]生弄明，弄明生[illegible]犬，白犬有牝牡，是爲犬戎」。（大荒[illegible]經）犬戎即後世之匈奴，是匈奴與夏民族同祖。史記匈奴列傳謂「匈奴其祖夏后[illegible]之苗裔也，」大約也就是根據的[illegible]項[illegible]的[illegible]了。

殷周人之祖先爲山海經中之帝俊。帝俊即帝嚳，亦即卜[illegible]中之高[illegible]已由王國維[illegible]明（[illegible]殷先公先王考及[illegible]考。）[illegible]俊在山[illegible]中爲至上神之「帝，」[illegible]黃帝並無血[illegible]的關係。

[illegible]注山海經則云帝俊即帝舜。案此亦非無故。山海[illegible]中言帝俊[illegible]凡十五處：

（一）帝俊生中容。

（二）帝俊生晏龍。

（三）帝俊生帝鴻。

（四）帝俊生黑齒。

（五）有神名曰奢比尸惟帝俊下友。

（以上見大荒東經。）

（六）帝俊妻娥皇，生此三身之國，姚姓。

(七)帝俊生[redacted]。

(八)羲和者，[redacted]之妻生十日。

(以上見大荒南[redacted])

(九)[redacted]生后稷。

(十)帝俊妻常羲生月十又二。

(以上見大荒西經。)

(十一)[redacted]林大可為舟，

(以上見大荒北經。)

(十二)[redacted]生禺號。

(十三)[redacted]弓素矰。

(十四)帝俊生晏龍，晏龍是為琴瑟。

(十五)帝俊[redacted]子八人，實始為[redacted]

(以上[redacted]內經。)

[redacted]之當帝嚳者，[redacted]生后[redacted]（案郭[redacted]此獨云「[redacted]宜為帝嚳，嚳第二妃生后稷，」）[redacted]又帝俊之子中容季[redacted]左氏傳之仲熊季貍，所[redacted]高辛氏之才子也。有子八人，又左氏傳[redacted]辛氏有才子八人也。[redacted]曰常羲，又帝王世紀所云帝嚳次妃娵訾氏女曰常[redacted]，生[redacted]者也。曰羲和，曰娥皇，皆常羲一語之變。」（先

公先王考）

[redacted]之爲帝舜者，以[redacted]娥皇及[redacted]和與常羲。[redacted]和常羲因一語之[redacted]實一[redacted]化爲二事，一人化爲二人。其[redacted]一人之娥皇者則女媧傳說，其爲[redacted]帝[redacted]二女者則二女傳[redacted][redacted]『[redacted]二女於潙汭，嬪於虞』列女傳云『二女長曰娥皇，次曰女英。』大戴[redacted]五帝[redacted]云『依於倪皇，』又帝繫云『帝舜娶於帝堯之子謂之女匽氏，』係本作女瑩，古今人表作罃。[redacted]倪皇自即帝俊所娶之娥[redacted]；女[redacted]女英，女瑩或罃乃女英之音變，女英女匽當即常[redacted]常儀之音變，古音英常同在[redacted]部，而[redacted]羲[redacted]歌元陰[redacted]對轉，是則帝俊與帝舜[redacted]爲一人。

知帝[redacted]爲帝嚳又知帝俊爲帝舜，則帝舜實即帝嚳。故[redacted]祭法『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而魯語則云『殷人[redacted]而[redacted]契』。

又楚辭天問[redacted]舜事於夏[redacted]之後，於殷先公先王之前，曰：

『[redacted]在家父何以鰥？[redacted]不[redacted]告二女何親？[redacted]在初何所意焉？[redacted]十成[redacted]所極焉？登立爲帝，孰道尙之？女媧有體，孰制匠之？舜服厥弟，終然爲[redacted]何肆犬豕而厥身不危敗？』

於二女之下復言璜臺，璜臺則當是簡狄事。離騷云『望瑤[redacted]之偃蹇兮見有娀之佚女。』言簡狄之下復言女媧，而均[redacted]舜事。蓋[redacted]混淆不分，有時爲二人，有時爲一人，故此一並敍述而實問。

[illegible]又[illegible]殷之先公先王[illegible]下文於上甲微之次，[illegible]之[illegible]炎[illegible]象事四句：

「眩弟[illegible]淫，危害[illegible]兄，[illegible]化以作詐，而後[illegible]逢長？」

王逸[illegible]句以此為象事，而王國[illegible]之，以為所敍「當亦[illegible]上甲事，[illegible]有間，不敢妄為之說。」[illegible]知舜[illegible]帝嚳，則[illegible]於此正得其當。且此言「[illegible]逢長，」[illegible]承上有[illegible]若有易而言。有[illegible]即有易，王氏已[illegible]之，有[illegible]殷人為仇，至上甲微之世[illegible]滅之，有扈殆象之後嗣，[illegible]象所封之「有庳，」（見孟子。）古[illegible]（古輕脣[illegible]脣音無別，）而庳[illegible]（古音同在支部，）[illegible]庳字[illegible]有扈易二音，其[illegible]必較[illegible]易二字為直捷。

由上可知五[illegible]三王之本[illegible]及五帝三王均[illegible]帝子孫之傳[illegible]乃後人所改造。其在殷人則只知有上帝＝帝俊＝[illegible]舜＝帝嚳＝高祖夒而已。更約言之，則知有高祖夒一人而已。由高祖夒一人乃化[illegible]為[illegible]俊帝舜帝[illegible]之三人。

羲和常[illegible]女英之[illegible]於卜辭中亦略有痕[illegible]可尋。卜辭有下列二人名：

「貞子漁有[illegible]于娥酒。」（鐵 234）

「貞有大于娥，卯[illegible]。」（前 IV.32.2）

「[illegible]×卯卜[illegible]求年娥于[illegible]乙。」（林 I.21.14）

（于猶[redacted]也。『求年娥于妣乙』猶言求年於娥與妣乙。）

娥字除固有名詞之外古無[redacted]用，許氏說文云『娥帝堯之女，舜妻，[redacted]字也。』故此名娥之女性（字上從我下從女）當即娥皇，亦即羲和。

[redacted]已未宜于義羊三卯十牛中。』（前 VI.2.3）

[redacted]已未宜（于）義羊（牧）人卯十牛左。』（同上 2）

此人名奇字，王氏疑峨，羅氏謂[redacted]京。（見商[redacted]待問編）余謂此乃義京二字之合[redacted]人名合書乃卜辭通例。義京由音而言[redacted]當即[redacted]若常儀（古[redacted]儀均讀我音同在歌部，京常同在陽部。）

這些雖僅二三例不能有更詳細之論證，然人名如此巧合實屬異事。大抵山海經及天問篇中之傳說人物，如帝俊，[redacted]王子亥，天問篇『[redacted]秉季德』之該（即王亥）[redacted]王恆上甲微等均見於卜辭（見先公先王考，）則羲和常羲亦所應有。

由上可知帝嚳之二妃姜嫄簡狄亦當即娥皇女英之變。姜嫄生后稷之傳說爲助祭郊媒，簡狄生契之[redacted]說亦爲助郊媒。知帝嚳高辛氏即帝舜，則姜嫄簡狄亦必即[redacted]常羲。神話傳說中人物，一人化爲二人以上，一事化爲二事以上，乃古今中外常有之事。（如羲和在帝典中即化爲羲氏和氏司星曆之二官。）帝[redacted]之本字[redacted]爲卜辭中之『高祖夒，』[redacted]嫄[redacted]狄，或娥皇女英，[redacted]常羲，其初字則當[redacted]卜辭中之『[redacted]』與

「羲京。」

嚳→帝俊
[redacted]+姜嫄 簡狄 →[redacted]→娥
帝舜+娥皇 女英 →常羲→羲京

要之(一)五帝三王同出於黃帝之說爲周秦[redacted]的[redacted]者所故造，(二)五帝古無傳承之跡，其發生屆孫父子之關[redacted]者當在五行生[redacted]說發生以後後人[redacted]五帝[redacted]亦無定說，如張守節史記正[redacted]（「五帝本[redacted]第一」注）云「太史公[redacted]世本大[redacted]以[redacted]顓頊帝[redacted]堯虞舜爲五帝，譙[redacted]應劭宋均皆同，而孔安國[redacted]書序，皇甫謐帝王世紀，孫氏注世本，並以伏[redacted]神農黃帝[redacted]三皇，少昊[redacted]顓頊高辛唐堯虞舜爲五帝。」（案少昊金天氏帝摯，其[redacted]當即是契，古[redacted]之母常[redacted]，契之母簡狄，實係一人。）（三）帝[redacted]與帝舜實爲一人。（唐堯之名亦屬疑問，卜[redacted]成湯[redacted]「唐。」金文齊侯鎛亦書「虩虩成唐，」疑唐堯卽成唐之變。）(四)二女傳說古本有之，後世或合而[redacted]一人如女媧女娃女岐，或分裂之而不相屬則如簡狄[redacted]嫄。

故中[redacted]有史以前之[redacted]可信者如帝王誕生之知有母而不知有父，而且均係野合，這是表[redacted]社會的初期是男女雜交或血族羣婚。遞降如二女[redacted]則是表明社會已[redacted]到亞血族羣[redacted]的階段。娥皇女[redacted]爲姊妹而以[redacted]爲公夫。[redacted]象爲兄弟[redacted]兄弟「並淫。」這正表明[redacted]皇女英互爲彭那魯亞，舜與象亦互[redacted]彭那[redacted]。

[illegible]彭[illegible]業族的亞血親羣婚制，自[illegible]女而言[illegible]多[illegible]夫，自子女而言則爲多父多母，[illegible]卜辭中則[illegible]多父多母之徵跡。

一　多母

(一)「祖乙之配曰妣己（前1.24.1見後上2.8[illegible]）又曰妣庚（後上2.8三見）

(二)「祖丁之配曰妣己（前1.14同34後上3）又曰妣癸（[illegible]3.1見）

(三)「武丁之配曰妣辛（前1.17同37後上4）又曰妣癸（前1.17.4與妣辛兩見於一片；後上4.6；同10）又曰[illegible]戊（後上4.8。）」

[illegible]曰『帝帝皆一配，祖乙祖丁武丁三配者，猶少康之有二姚歟？抑先死而後繼歟？不可知矣。』一案實[illegible]或多母之現象，即少康之有二姚亦多妻[illegible]之一例證。單[illegible]多妻多母，此乃[illegible]事，因此習即今人亦有存者。而在卜辭中[illegible]有多父

二　多父

(一)「戊子卜庚（[illegible]）子[illegible]父甸。」（前1.46.4）

(二)「貞帝（歸）多父。」（林1.12.18）

(三)「[illegible]午卜×貞告于三父。」（林1.5.5）

此[illegible]多父三父，亦[illegible]一片中列[illegible]三父二父之名者：

（四）「父甲一牡。父庚一牡，父辛一牡。」（後上25.9）

（五）「貞又于父[redacted]又于父辛。」（後7.1）

此父甲父庚父辛一片，[redacted]王二氏以[redacted]陽甲[redacted]庚小辛，辭當爲武丁所卜，因三人均爲武丁諸父，[redacted]父。[redacted]與上多妣相參合，實[redacted]亞[redacted]族羣婚多夫[redacted]妻[redacted]入伯[redacted]父[redacted]此現[redacted]之子遺。與 Iroqoi 人之遺俗同；[redacted]人習以爲[redacted]不[redacted]異[redacted]已。

近年[redacted]定南鄉有三[redacted]勾刀出土（現歸羅氏所有）其一刀[redacted]祖名爲「大祖日己，祖日丁，祖日乙，祖日庚，祖日丁，祖日己，祖日己；」一刀[redacted]兄名曰「大兄日乙，兄日戊，兄日壬，兄日癸，兄日[redacted]兄日丙；」一刀則列銘父名曰「[redacted]乙，大父日癸，大父日癸，仲父日癸，父日癸，父日辛，父日己。」三刀影片具見羅氏所出夢[redacted]吉金[redacted]中卷（周金文[redacted]亦有拓影，）今錄其父刀一具摹錄[redacted]下；

此「大父」王[redacted]郎[redacted]釋讀之「世父，」古世大字通用。此除二大父一仲父之外亦尚有日癸日辛日己三父。觀此則商代末年實[redacted]猶有亞血[redacted]存在。卜辭中有此[redacted]跡，實物上又有[redacted]證明，則此[redacted]論[redacted]森寒無可移易。

[redacted] 夢郼[redacted]堂 卷三（原大之½）

（案）此習於[illegible]國時代[illegible]有遺存。[illegible]氾[illegible]云「蒼梧繞娶妻而美以[illegible]兄，」注云「孔子時人。」又「[illegible]卿妻[illegible]五人鄭，而相親。」

二 [illegible]中心

殷代猶[illegible]存其先世[illegible]象亞血[illegible]婚之遺習，故卜辭中[illegible]多母權中心之[illegible]跡。其證據如下：

（一）殷之先[illegible]特[illegible]（王氏所發現詳見殷禮徵文）

此於卜祭之例多至不可勝舉，其數比祭先公先王者尤多。王氏曰：「[illegible]有尊[illegible]與禮[illegible]所說周[illegible]大異。」又周制「妣合祀於祖，惟[illegible]祭[illegible]始有特祭。……祔男子於祖則祭其祖；祔女子與孫婦於妣則[illegible]其皇祖[illegible]皇[illegible]妣。……妣於升[illegible]其孫女及孫婦時始有[illegible]祭。此外別無特祭之文。商則[illegible]無不特祭，與先公先王同。」

（二）帝王稱「毓」

[illegible]后字。甲骨文皆有[illegible]子之形，子[illegible]倒子形，在母下或人下，而有水液之點滴；[illegible]毓字亦猶可見其遺痕。王氏說：「毓從每即母字，從㐬即倒子，……故產子爲此字之本誼。」卜辭有「後祖乙，」後亦用此字。王氏云「象倒子在人後故引伸[illegible]先後之後。」又屢言「多毓」或「五毓」則爲「多后」或「五后。」王

氏於此義則本說文「[redacted]也」之訓，以爲此乃先後之後之引伸。[redacted]不[redacted]僅后字古無[redacted]君之義，皆[redacted]庚[redacted]稱「我前后，」[redacted]「我古后，」「我先神后，」「高后，」「先后」；詩商頌[redacted]云「商之先后，」均非所[redacted]體君。又詩[redacted]武以太王王季文王[redacted]「三后，」書呂刑以伯夷禹稷爲「三后，」乃均所[redacted]成務之主。故許氏繼體君之[redacted]其朔。余謂字乃母權時代之孑遺，母權時代宗長爲王母，故以母之[redacted]之生育以尊稱之。字在古當[redacted]后，父權逐[redacted]立，[redacted]此字遂[redacted]先後之後。其[redacted]育而固定爲繼，則當係後來之音變。[redacted]卜辭於今王稱爲王，僅於先王[redacted]爲「毓，」則女酋長之事似已退下了[redacted]政治之舞臺。而[redacted]臣則當亦不甚遠。

（案）漢書律曆志載劉歆批評張壽王說[redacted]云「壽王及待詔李信治黃帝調曆課皆[redacted]……壽王又移帝王錄。舜[redacted]年歲不合人年。壽王言化益爲天子代禹（師古曰化益即伯益。）驪山氏女亦爲天子，在殷周間。皆不合經術。壽王據乃太史官殷曆也。……」案此張壽王所[redacted]之歷史，在劉歆眼中雖「不合經術」[redacted]由余所[redacted]則其事均在[redacted]之中。所謂「移帝王錄，」[redacted]壽王所[redacted]之[redacted]系統，與劉歆所根據之三皇五帝之說不合。所謂「[redacted]不合人年，」則舜禹本非人而是神，[redacted]神半獸之怪物。（因舜即夒即猴子，夏禹後化[redacted]熊。）化益天[redacted]亦稱后益古本竹書紀年亦言：「益干啓位，[redacted]殺之。」（[redacted]東[redacted]）[redacted]驪山氏女爲天子在[redacted]當[redacted]。驪山氏古[redacted]姓，此所[redacted]周[redacted]。[redacted]大雅綿篇「爰及姜女，聿來胥宇，」[redacted]周於太王之時[redacted]是女酋長制。此事固在殷周之間。

（三）兄終弟及：

殷代帝王承繼多兄[illegible]及，[illegible]歷來史家所已[illegible]之[illegible]。王氏先公先王考之後附有殷代世[illegible]同[illegible]，今摘[illegible]如下，而略損益之：

帝名	與先世之關係			
	殷本紀	三代世表	古今人表	卜辭王氏考
湯	主癸子	同	[illegible]	（一世）
大丁	子	同	同	湯子（二世）
外丙	弟	同	同	
中壬	弟	同	同	
大甲	大丁子	同	[illegible]	大丁子（三世）
沃丁	子	同	同	
大庚	弟	同	同	大甲子（四世）
小甲	子	弟	子	
雍己	弟	同	同	
大戊	弟	同	同	大庚子（五世）

中丁	子	同	弟	大戊子（六世）
外壬	弟	同	同	
河亶甲	弟	同	同	
祖乙	子	同	同	中丁子（七世）
祖辛	子	同	同	祖乙子（八世）
沃甲	弟	同	同	
祖丁	祖辛子	同	同	祖辛子（九世）
南庚	沃甲子	同	同	
陽甲	祖丁子	同	同	祖丁子（十世）
盤庚	弟	同	同	陽甲子（十世）
小辛	弟	同	同	盤庚弟（十世）
小乙	弟	同	同	小乙弟（十世）
武丁	子	同	同	小乙子（十一世）
祖庚	子	同	同	武丁子（十二世）
祖甲	弟	同	同	祖庚弟（十二世）

廩辛	[illegible]	同	同	
康丁	[illegible]	同	同	祖甲子（十三世）
武乙	子	同	同	康丁子（十四世）
文丁	子	同	同	
帝乙	同	同	同	
帝辛	同	同	同	

然此表[redacted]不可盡信：（一）[redacted]盤庚遷殷[redacted]紂之滅，古竹書既言[redacted]七百七十三年，此表自盤庚至紂僅八世十二帝，每帝在位年限，平均當在六十年以上，此不近情理。（二）卜[redacted]中有多數人名疑於帝王者。如祖丙祖戊中己[redacted]壬小丁小癸下乙王矢等，[redacted]均爲[redacted]所無。（三）盤庚以後之世[redacted]年限既有可疑，則[redacted]庚以前之世系年限更不敢遽信。

惟此表有一重要之指示，則殷代之兄終弟及[redacted]爲歷來史家所承認，而於卜辭亦得到了實物上之證明。三十一帝十七世而直接傳子者僅十一二三，兄弟相及者在過半數以上。前人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案此[redacted]卽氏族社會所必有的現象。所[redacted]父子亦不必便是眞實的父子，諸父固可稱父，妻父亦可稱父，凡母

之夫均可稱父。書無逸周公稱道殷之帝王，曰：「其在高宗時舊勞於外，爰暨小人，」曰：「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為小人。」古時的小人就是庶民，如今人所謂「小百姓，」與貴族的「君子」是成對待的；則可知其宗（武丁）祖甲（以次第而言當為帝甲，因與「帝甲淫亂」之說不相合。前人以為太甲。）都是外族入贅。其它的帝王也就可以類推。

三　氏族會議及聯合行動

以上四項（一）亞血族羣婚，（二）先妣特祭，（三）帝王稱「毓，」（四）兄終弟及，均係以母系為中心的氏族社會之現象或其孑遺。此外氏族評議會之民主的政治組織，評議會此在卜辭中無可徵考，然於古文獻中則猶有痕跡可尋，如盤庚篇中便包含有這種史實的殘影。

（一）「盤庚遷于殷，民不適有居。率籲衆戚出矢言……王命衆悉至于庭。」——（盤庚上）

（二）「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乃話民之弗率，誕告用亶。其有衆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中）

（三）「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綏爰有衆。曰……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盤庚下）

看這民衆都聚集在王庭，一族的元首向大衆表示意見，這正是評議會的現象。這個現象恰好可用周禮的外朝之制來證明。

「小司[illegible]掌外朝之[illegible]以致[illegible]而詢焉。一曰詢[illegible]危，二曰詢[illegible]遷，三曰詢立君。其[illegible]王南鄉，三公及[illegible]百[illegible]羣[illegible]西[illegible]羣吏東[illegible]。小司寇[illegible]以[illegible]而[illegible]謀。」——[illegible]官）

「[illegible]士掌建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illegible]士在其後。右九棘，公[illegible]伯子男位焉，[illegible]吏在其後。[illegible]三槐，三公位焉，州[illegible]在其後。」——（同上）

[illegible]大約[illegible]之中的文獻，在[illegible]之中[illegible]有[illegible]存之詳[illegible]會制，在殷代[illegible]存在，[illegible]卜辭通簡，實不[illegible]尋出積極的[illegible]明。

[illegible]聯帶行[illegible]卜辭中[illegible]出征之事，例如：

（一）「（上缺）[illegible]王[illegible]宙貝[illegible]事」（前 VII.38.2）

（二）「貞令多子族從犬侯寇周[illegible]王事。[illegible]（此片由一片折而為二[illegible]見甲骨文字研究釋寇[illegible]）

（三）「貞令多子族[illegible]犬[illegible]寇周[illegible]王事」（[illegible] VI.51.7）

（[illegible]）「癸未令旃族寇周，[illegible]王事。」（前 V.37.4）

於卜辭之外，則殷人[illegible]所滅之後，[illegible]氏[illegible]淪化為奴隸。左氏定四年傳有下列一[illegible]文獻：

「[illegible]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illegible]明德[illegible]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於周為睦，分魯公以大路大[illegible]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虛。分康叔以大路少帛[illegible]大呂，殷民七[illegible]氏，[illegible]氏，樊[illegible]，[illegible]氏，[illegible]氏，[illegible]氏，終葵氏……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

大抵[redacted]人乃爲一大同盟，其中不[redacted]一族。由上項文獻已知有十三[redacted]存在，此外如史記殷本紀：

「[redacted]爲子姓，其[redacted]分封，以[redacted]姓，有殷氏，[redacted]氏，宋氏，空桐氏，稚氏，北殷氏，目夷氏。」

司馬貞[redacted]以爲北殷氏「[redacted]本作[redacted]氏，又有時氏，蕭氏，黎氏，然北殷氏蓋秦[redacted]公所伐亳王，湯之後也。」

[redacted]紀「[redacted]公二年[redacted]兵[redacted]社。三年與[redacted]戰，亳王奔戎。遂[redacted]社。」——索隱云「亳王蓋成湯胤，[redacted]曰蕩社。」

由史記與世本合又可得十氏。[redacted]氏[redacted]錫於魯者同。[redacted]氏[redacted]饑氏，商書「西[redacted]」史記作「飢」，[redacted]卽此氏。合計可得二十一氏。

條 徐 [redacted] 索 長勺 尾勺 陶 施 繁 錡 樊 饑（[redacted]）

終葵 殷 來 宋 [redacted] [redacted] [redacted]殷（[illegible]） 目夷 時

卜辭所謂「多子族」大約卽包合各[redacted]子姓之族而言。族名每多[redacted]地名相合，卜辭中地名甚多，然與此二十一氏相合者少見。殷[redacted]卽是「衣」王國維謂「殷本月聲，讀與衣同，故康誥「殪戎殷」中庸作「壹戎衣。」鄭注「齊人[redacted]聲如衣。」呂氏春秋愼大覽「[redacted]如夏，」高注[redacted]衣，今兗州人[redacted]殷氏皆[redacted]衣。宋[redacted]「商」之稱。卜[redacted]中有商有衣而無殷字。徐疑卽徐夷，金文作郐。卜辭中有地名[redacted]「余」者或卽

其初地。

要之殷人之社會尙爲氏族組織，有事則[illegible]出征，國亡則舉族化爲奴隸。

然而此種[illegible]在卜辭中已有崩潰之[illegible]跡，今請分述[illegible]下。

第二節 [illegible]族社會的崩潰

一 [illegible]有財產的發生

氏族社會[illegible]根本精神是氏[illegible]帶的公產制，[illegible]在中[illegible]的古代學者早[illegible]明瞭了的。[illegible]運篇上有幾何孔子所[illegible]的話——禮記本來是漢儒[illegible]集，[illegible]者究竟是否孔子雖[illegible]是一[illegible]問題，但本文的眼[illegible]不重在言說的人，是[illegible]在言說的本身。所以這下面的幾何話卽使是[illegible]的言[illegible]也很值[illegible]引。

「大道之行也天下[illegible]公，選[illegible]與能，講[illegible]修[illegible]，故人不獨親其[illegible]，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illegible]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illegible]其棄於地也，不必[illegible]於己，力[illegible]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是故[illegible]閉而不興，盜竊[illegible]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illegible]大[illegible]」

這幾句話中[illegible]一二點是後人的臆說，[illegible]「矜寡孤獨[illegible]是後來的現象，[illegible]男有分、女有歸」也[illegible]掉

轉來說，因爲當時是女子承家，男子出嫁。但[redacted]掉這一二點的[redacted]說外，大[redacted]上還破了原始共產社會[redacted]秘密。所謂『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的現象，其實也就是[redacted]多子多的彭那魯亞的家庭。

在這[redacted]社會裏面一切都是有聯[redacted]性，一個社[redacted]切了[redacted]的[redacted]現在的一個家庭。每個家庭都[redacted]『各盡所[redacted]各取[redacted]』的小規模的大同社會，這兒不容許[redacted]人[redacted]私房的現象。但如普通的家庭在產業漸漸發展的途中，便有積屬私房的現象發生，終至於公開的容許私有（分爨，）[redacted]始氏族社會[redacted]就因[redacted]結果，終不能不容許財產的私有了。

殷代，大約[redacted]在它的末年，已經有私有財[redacted]成立，如本論第一章中論[redacted]行爲的一項所舉出的各[redacted]錫貝的[redacted]事，便是這項重大事[redacted]的證明。那時的王侯雖然以極少數的貨貝[redacted]物賜予其臣下，但[redacted]明族的公有[redacted]然成[redacted]了王的私有，而臣庶也能有私有物的公[redacted]權利。王的這種賞賜[redacted]本是社會的反映，可知[redacted]的社會已漸漸的在脫出氏族制的藩籬。

『庚戌×貞錫多女有貝朋』（後下8.5）

[redacted]的紀錄在卜辭中[redacted]一見。

朋上不冠以[redacted]目當[redacted]一朋，卜辭之已[redacted]錄者[redacted]余所見已[redacted]及萬片，而[redacted]貝之事僅此一見。可見品[redacted]私有之權雖已出現而爲事未久。

又卜辭中無掠奪[illegible]類之文字，有寇字則限於族與族間之行爲，如周易「不利爲寇利禦寇」例，且每自稱爲寇。（見前舉「寇周」諸例。）

然無幾何[illegible]商書之微子篇便有下列數語：

「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小民方興，相爲敵讎。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牷牲。」（末句史記宋微子世家引作「今殷民乃陋淫神祇之祀。」）

此文可信與否實屬疑問，惟「中國政治與文化之變革莫劇於殷周之際，」（王國維於殷周制度論中已早有揭發。惟王氏於社會[illegible]尚未有涉歷，知其然而未知其所以然，遂[illegible]稱「周公之聖[illegible]周之所以王」。此亦時代限人[illegible]，[illegible]之一[illegible]例。[illegible]周之[illegible]部所謂「突變」之時期，如水然，水由攝氏[illegible]至九十九[illegible]漸變，[illegible]變化之迹不[illegible]著，至[illegible]突[illegible]而[illegible]。

二 [illegible]的萌芽

個人[illegible]的行爲在卜辭中雖不可見，[illegible]族與族間的掠奪行爲則異常[illegible]烈。卜[illegible]征伐貞卜的事項極多，羅氏所考[illegible]已有六十[illegible]條，王氏「[illegible]稱」亦有二十餘條，此外殘缺不備及[illegible]見於諸家著[illegible]不止此數。

從這多[redacted]的征伐事項中，可以抽繹出下列[redacted]知見：

(一)殷民族的敵人

殷民族的[redacted]在[redacted]在河南的黃河[redacted]域一帶，其四圍[redacted]人[redacted]土方，舌方，狗方，井方，洗方，人方，馬方，羊方，直方，林方，二封方，三封方，盂方，下勹，[redacted]方，等族。就中土方[redacted]舌方二[redacted]與殷人所發生之關[redacted]多，[redacted]爭也最[redacted]最劇烈。均[redacted]在殷之西北[redacted]狁之二族。

(二)參加戰爭之人數

人數[redacted]多有上五千者，其次爲三千，其餘多不言人數。

(一)『丁[redacted]卜×貞今[redacted]王収人五千[redacted]土方，受有祐。三月。』(後上31.5)

(二)『丁酉卜×貞今春王×人五千××方』(後下1.2)

(三)『貞今春王伐卯方，登人五千乎(戰)。』(前VII.18.4)

(四)『庚子卜賓貞勿登人三千乎舌方弗受有祐。』(前VI.2.3)

(五)『(上缺)人三千乎伐舌方受×[redacted]』(後上17)

(六)『(上缺)登人三千乎戰』(前VI.38.4)

(七)『丁酉卜×貞勿登人三千(下缺)』(鐵258.1)

五千三千爲數似甚微末，然卜辭[redacted]人有一次至三千以上者：

『八日辛亥允戈伐二千六百五十六人』（後下最末一片）

此所伐者當係俘虜。俘虜一次可殺至二千六百以上，則戰征之[illegible]烈殊可想見。[illegible]加[illegible]爭之人數也當不止三千五千。史記周本紀[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戰『帝紂聞武王來，亦發兵七十[illegible]人距武王，』[illegible]此雖不免誇[illegible]，然亦有說。蓋當[illegible]乃[illegible]族之行動，猶言動員全殷人以[illegible]武王爲敵。詩大雅大明[illegible]『殷商之旅其[illegible]如林，』此亦言其多。古人之[illegible]林[illegible]人[illegible]於[illegible]字之觀[illegible]尤有不同。

(三)俘[illegible]用途

[illegible]於[illegible]之外卜辭中多有[illegible]犧牲之紀錄。今[illegible]舉二事以示例：

『甲寅卜貞三卜用血三羊，[illegible]伐廿，鬯卅，牢卅，𠬝二[illegible]于妣庚。[illegible]（前 VII.12.6）

『癸未卜[illegible]妣庚[illegible]廿，鬯廿，卅牢，𠬝三三×』（[illegible] IV.8.2）

此[illegible]『𠬝二』『𠬝三』之𠬝字（在原文爲以手[illegible]人之形）[illegible]古孚字（古金中俘字[illegible]作孚，從爪子，）服字[illegible]此。[illegible]與牢鬯之[illegible]同列，自[illegible]人牲無疑。（又『伐廿』[illegible]此外『伐若干人』之伐，[illegible]氏以[illegible]『當是武舞，猶左氏言萬者二人。』案此說是也。山海經海外[illegible]經『大樂之野，夏后啓於此[illegible]九伐』郎其證。九伐郭注以爲馬名，非是。）

[illegible]除[illegible]牲之外，卜辭已有奚奴臣[illegible]等字。奚奴之從俘[illegible]來於字形已顯著，今將俘奚奴三字之

字形揭示如下，一[redacted]可了然。

(四)奴隸[redacted]途

奴僕臣妾等字既已存在，可見當時[redacted]已有階級存在。其奴[redacted]用途亦約略可以考見。

其一，用作服御。此於[redacted]字之字形表現[redacted]分明。骨文僕字作象人形，頭上[redacted]辛，辛[redacted]天[redacted]也。[redacted]形不[redacted]表示，故以施[redacted]之刑具以表示之。辛即古之[redacted]（[redacted]見甲骨文字研究釋支干之辛字下）。人[redacted]有黥，[redacted]有尾，手中所奉者爲糞除之物（箕中盛[redacted]垢形），可知[redacted]即古人所用以司[redacted]帚之賤役。

其二，[redacted]於[redacted]耕作

用於牧畜[redacted]本[redacted]第一章中曾舉「戊戌卜大占奴，癸巳卜令牧坐」一事。牧與奴同列於一片，則[redacted]如左氏傳「馬有圉，牛有牧」（昭七年）之牧。

用於耕作[redacted]由下列一[redacted]可以[redacted]察。

「貞重小臣令衆[redacted]一月。」（前 VI.30.2）

小臣即是[redacted]此爲小臣所命令之衆亦爲奴[redacted]無疑。

I. II. III.

其三，[redacted]軍警

[redacted]似巳有常[redacted]警之當僅。如[redacted]見之佳字（或從女）卽後之[redacted]字，似[redacted]境上四方之戍卒。如曰[redacted]有來佳自西」「有來佳自北」（[redacted]菁華）又[redacted]三日丙申允有來佳自東」（前 VI.[redacted]2）「貞其自南有佳」（[redacted] 115.3）「有來佳自南。」是東[redacted]南北[redacted]有佳，而來報者則爲邏理殺伐之事。佳卽警字，由後[redacted]以推之，則殷人巳用奴[redacted]爲戍卒。

又有臣字。臣亦[redacted]隸之古稱。左氏僖十七年傳「男爲人臣，女爲人妾，」卜辭言臣者有下[redacted]諸例：

「乎（呼）[redacted]臣伐苦方。」（前 I.31.3）

「貞乎多臣（伐）苦。」（前 12.10）

「貞勿乎多臣伐苦方，弗（受有右。）」[redacted]（甲 II.27.7）

此以「多臣」從事[redacted]，亦用奴隸爲軍警之一例。

[redacted]隸爲軍[redacted]事，希[redacted]馬的古代有之，今人亦猶是，如英國人之用印度人爲巡捕，法國人之用安南人爲[redacted]捕。中國俗諺有「好鐵不打釘，好兒不當兵」之語，[redacted]卽此古代[redacted]之遺意。

（五）奴隸的私有

在氏[redacted]晉之末期亦不能無奴隸，然其[redacted]與他種生產品物相同，必爲族所公有。待他[redacted]生產品物

已可成爲私有，則奴隸亦可成私有。奴[redacted]私有乃周代[redacted]之制度，周[redacted]中[redacted]人民臣僕之例至多，[redacted]於[redacted]彝中則少見。前舉陽亥彝有「休（賜）臣三家」語，惟此是否殷器，[redacted]斷言。旂鼎有「公[redacted]侯」語，大[redacted]因其中[redacted]「作文父日乙[redacted]彝」語之故，羅氏收入[redacted]文存，然其銘首[redacted]「唯八月[redacted]吉，辰在乙卯，」初吉乃[redacted]（王國維說，見生[redacted]死霸考，）則此器[redacted]是[redacted]初之[redacted]作。

卜辭亦[redacted]錫臣僕之紀錄。上舉「貞錫多女有貝朋」一例，「多女」不[redacted]爲[redacted]之人，抑所錫之物，如[redacted]「多女」與「貝朋」爲同例，[redacted]以人[redacted]之事便[redacted]此一見。

此外有如下列二語：

「子漁之（有）從。」（前V.44.3）

「貞子漁亡其從。」（後上27.2）

子漁係人名，已見前。此二[redacted]字不知是否即[redacted]奴[redacted]，如此作[redacted]則，則殷代當時奴[redacted]已可私有。然辭語太簡，實不敢斷定。

要之奴隸即[redacted]已有私[redacted]之事，在殷代[redacted]可[redacted]見其萌芽，如周人[redacted]之[redacted]時[redacted]確立。故殷代當爲[redacted]時，商書微子篇中有云「今殷其淪喪，我[redacted]臣[redacted]」這是怕[redacted]亡之後會[redacted]遭羈獄，欲求[redacted]隸而不可得。[redacted]種觀念和宗周以來的[redacted]人僕大不相同。小雅正月[redacted]曰「民之無[redacted]其臣僕。」同一是

怕亡[redacted]之爭，[redacted]此則直接怕當奴隸。這正表現着時代的遞嬗。

本章的[redacted]

由上各項之分析考核，可知殷代已[redacted]氏族社[redacted]之末期，一方[redacted]氏族[redacted]尚饒有存在，[redacted]另一方面則[redacted]制度已逐漸抬頭。

此事如[redacted]代作比[redacted]究，則更明[redacted]而顯著。王[redacted]氏之殷[redacted]論亦有見於此，其總綱曰：「周人[redacted]之大異於[redacted]者：一曰立子立嫡之制，由是而生宗法及喪服之制，並[redacted]是而有封建子弟之制，君天子臣[redacted]之制。二[redacted]之制。三曰同姓不婚之制。」[redacted]大抵近是。然此乃時[redacted]即[redacted]濟狀況已[redacted]到另一段階，[redacted]不能不有新興之制[redacted]漸出現。[redacted]理非一人一時之所[redacted]爲，於[redacted]實非一人一時之[redacted]能就。即如周公本人在初[redacted]實踐兄終弟及之制，於武王[redacted]後，[redacted]踐阼而[redacted]天子。[redacted]因管蔡的反對，以至兄[redacted]交爭以兵戎相見，[redacted]之武庚乃乘[redacted]而[redacted]叛亂。管蔡乃傳子傳嫡制之前驅，武庚乃[redacted]叛[redacted]的首出者，周公乃一[redacted]時[redacted]之時代兒而已。周公在位七年之[redacted]，[redacted]成王[redacted]立，與召公之君奭亦不[redacted]容，[redacted]金[redacted]君[redacted]錯簡，[redacted]時時事瞭如指掌。

同姓不[illegible]之制亦非始於周初。[illegible]有仲春通淫之習，地官媒氏掌萬民之判，「中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這猶是[illegible]交時代之孑遺，女子欲求貞[illegible]者公[illegible]須加以禁止。此[illegible]於春秋時代猶有留存，如鄘風之「[illegible]中」一人而御孟姜孟弋孟[illegible]三女，鄭風之「溱洧」男女殷盈[illegible]而[illegible]詠者均即此[illegible]子[illegible]言「[illegible]之有祖[illegible]齊之社稷，宋之桑林（鄘風之桑中即此）楚之有雲夢（宋玉高唐[illegible]女二[illegible]此事）也，此男女之所屬而觀也。」亦即此[illegible]合之遺[illegible]（[illegible]甲骨文字研究釋[illegible]篇）。故「[illegible]社」在春秋為非禮（莊二十三年三傳）。宋公享晉[illegible]於楚丘，[illegible]以桑林而荀[illegible]（左氏[illegible]十年傳）

野合之習猶有孑遺，[illegible]男女有同[illegible]者自在意中。左氏昭元年傳，子產對叔向[illegible]侯之疾，曰「男女辨姓禮之大司也，今君內實有四姬焉。」一國之[illegible]侯且猶是，其他一般之風習更不言可知。此同姓不婚之[illegible]決不始於[illegible]初之鐵證。

古人之廟亦大[illegible]秘密。廟實即古人於神前[illegible]婚之所。[illegible]後有禖以備男女之燕私。詩之「斯干」「楚茨」[illegible]者均是此事。月令仲春之月有下列二[illegible]

（一）「是月也，玄鳥至。至之日以大牢祠於高禖，天子親往，后妃帥九[illegible]御。乃[illegible]子所御，帶[illegible]弓[illegible]以弓矢於高禖之前。」

（二）「是月也，耕者少舍。乃修闔扇。寢廟畢備。毋作大事以妨農事。」

此與仲[illegible]淫之[illegible]恰相印證。所謂「祠高禖[illegible]」係同類事，此時卽天子后妃亦須[illegible]加。所謂「[illegible]事」[illegible]男女間的大事。後人狃於後世之文[illegible]俗而每欲[illegible]古人諱，然古人固自以爲國家之大禮大典，不[illegible]諱，如[illegible]而不率令者反有[illegible]分。[illegible]可見社[illegible]化之一斑了。

要之殷周禮制固大有不同，然禮制非一朝一夕一手一足之所成則殊可斷論。大抵所謂禮儀三百威儀三千[illegible]於成周一代而集成於周末之[illegible]家。

（附白一）

本文原擬分爲三篇，第三[illegible]當時之精神文化，此命[illegible]所[illegible]當爲文字，[illegible]術，宗教，[illegible]等，但文字一項顧氏類纂之作卽此叢個之工作。大抵當時文字尙未[illegible]原始之領域。(一)[illegible]形文字在百分之八十以上，(二)每字之結構無[illegible]例，一字之[illegible]法有至[illegible]十種以上。(三)字多合書，如人名，地名，月份，數字等。(四)亦有析書之例，如[illegible]字[illegible]字等。凡此均可於類纂中求之。由此可得之結論則殷代文字尙在創[illegible]之途中，與其生活狀[illegible]及[illegible]會情形，恰相適合。

[illegible]術十分幼稚，亦因卜辭過於單簡，無多可論。其見於卜辭者[illegible]有伐舞用於祭祀，樂[illegible]則有鼓有[illegible]有龠有小[illegible]之和有大[illegible]之[illegible]（詳見甲骨文字研究釋和言篇）亦[illegible]用於宗祀。大抵[illegible]和言篇中已言及之。

宗教[illegible]有可觀，因卜辭本身卽宗教之資料。凡言原始宗教或宗教之起源者不可不讀卜辭。大[illegible]宗[illegible]起源於生殖[illegible]拜，其事於[illegible]文中大有啓示。如祖先[illegible]之祖妣字，實[illegible]牡牝[illegible]之象[illegible]（骨文祖字作且，妣字作匕）一切神

[redacted]均釋「示」，「示字丁作或丌，實卽生殖器之[redacted]。又如上[redacted]之帝本象花蒂之形，其實[redacted]重在生殖。凡此等詳細論證可於甲[redacted]文字研究中「釋祖妣篇」以求之。[redacted]此有[redacted]中論者則原人[redacted]之宇宙實爲一[redacted]不可[redacted]之宇宙，森羅萬事萬物[redacted]觀其[redacted]必卜，而每卜必仰之於[redacted]甲獸骨[redacted]可得其彷彿。然卜[redacted]之社[redacted]已有[redacted]生，故卜辭中之神[redacted]亦已有「上帝」出現。卜辭言帝之[redacted]有而罕見帝之[redacted]實無可[redacted]則帝卽帝[redacted]卽殷人之祖先[redacted]，則上[redacted]自爲人[redacted]神無疑。且上[redacted]必卽[redacted]先[redacted]之延長，亦必[redacted]殖[redacted]之擴大。

[redacted]甲骨文字研究「釋五十」「釋支干」二[redacted]言之甚詳。惟有一可注意之事，則卜辭中稱爲之十二辰文字與古代巴比侖十二[redacted]之星象恰相暗合。此[redacted]過於[redacted]辰與當時之社會不相應，足[redacted]其爲外來。[redacted]此於數千年成爲[redacted]之十二辰始獲[redacted]其究[redacted]之說明，中西文化於上古[redacted]已有交流之[redacted]文獻上亦[redacted]得其左證。大抵殷民族之祖先殆[redacted]源於新[redacted]一帶，於殷商之世始遷[redacted]東來。[redacted]文化之交通則當在東來以後。

以上諸事大抵於甲骨文字[redacted]究中已[redacted]證之，今不復贅。

（附白二）

本文自去歲九十月間起稿迄今兩及一年，中間[redacted]於人事，[redacted]全[redacted]者亦四五次，故文[redacted]每多不[redacted]之[redacted]又因印[redacted]之[redacted]係凡原文原字均不[redacted]過於徵引，讀者如有不明之處，可於篇後所列[redacted]之[redacted]書以求之。[redacted]之甲骨文字研究[redacted]此自是[redacted]

一九二九年九月二十日晚[redacted]

本[redacted]所引用各[redacted]研究材料之略符：

一、鐵……鐵[redacted]分卷

二　前……[redacted]

三　後……殷虛書契後編上下二卷

四　菁……殷虛書契菁華一卷

五　戩……戩壽堂所藏殷虛文字一卷

六　餘……鐵雲藏龜之餘一卷

七　遺……鐵雲藏龜拾遺一卷

八　林……林泰輔編龜甲獸骨文字二卷

九　明……明義士編殷虛卜辭一冊

[redacted]之參考書籍：

一　增訂殷虛書契考釋三卷

二　[redacted]堂所藏殷[redacted]文字考釋一卷

三　[redacted]王忠愨公（國維）遺書全集

四　[redacted]虛文字類編十四卷

五　殷[redacted]古[redacted]圖[redacted]一卷附說一卷

六　殷文存上下二卷（[redacted]振玉編）

序說

由辭[redacted]的[redacted]究，我發覺了中國的殷代還是氏[redacted]社會。這由卜辭的研究已得到[redacted]極的證明。周代[redacted]以為是封[redacted]度，[redacted]社[redacted]的程序不合，因在氏族[redacted]崩潰以後，必尚有一個奴[redacted]制[redacted]的階段，即國家生成的階段，然後才能[redacted]到封建[redacted]會。[redacted]我所見周代的上半期正是奴隸制度。學[redacted]拙於儒家[redacted]古[redacted]的各[redacted]的歷史，[redacted]的傳說，以及數千年來[redacted]的[redacted]統觀念，大以此說為不然。

固定了幾千年的傳統，一旦要作翻案本來是不很容易的事情。加以我的研究也尚未周到，以易詩書[redacted]究資料大[redacted]題易詩[redacted]可證明其為古書，然已傳世數千年，正不知已經多少變易；而幾千年的傳世注疏[redacted]汗牛[redacted]棟。要排除或甄別[redacted]絕不容易。大家的腦中[redacted]已有先入之見，紅者見紅，白[redacted]白，孤軍獨往[redacted]免要受以五經為我注脚之譏彈。

真實的要闡明中[redacted]的古代社會還須要大[redacted]作地下[redacted]。就是[redacted]使一[redacted]考古[redacted]力量，才[redacted]到最[redacted]的[redacted]見。這事在目前當然[redacted]俟河清之無日。然在目前有一件不可缺少的事情[redacted]歷代已出土的殷[redacted]彝[redacted]

自漢以來歷代[redacted]出土的殷周彝器，自鐘鑄勾[redacted]鼎鬲甗豆，敦彝簠簋，[redacted]爵斝，角觶盃觚，壺瓶卣瓻，匜[redacted]盂鑑，戈戟矛[redacted]斧劍勾兵之[redacted]即存世而有文字者，[redacted]數亦在二三千[redacted]以上（讀者可[redacted]王國維所[redacted]金文著[redacted]一覽即可明[redacted]）但此等古[redacted]來只委之於[redacted]玩，其傑出者亦僅拘拘於文字[redacted]之[redacted]集而已。

[redacted]這些古[redacted]正是目[redacted]研究中國古代史[redacted]絕好[redacted]料，特別[redacted]那銘文，那所[redacted]的[redacted]的社會的史實。還兒沒有經過[redacted]人[redacted]故，也還沒有[redacted]麼牽強附會的疏注的麻煩。我們可以[redacted]刀[redacted]入地便[redacted]當一[redacted]會的真實相，而且還可以[redacted]以[redacted]的舊史料一多半都是[redacted]偽。[redacted]這些青銅器來說出它們[redacted]的生[redacted]代。

第一章　周代是青銅器時代

一部工藝史便是人類社會進化的軌跡。人類進化史的初期由石[redacted]代而金石並用[redacted]代[redacted]青[redacted]器時代而[redacted]時代，這已經是既明的事[redacted]殷代是金石並用時代，在卜辭的研究裏面業已敍述，我們現在可以用更[redacted]決的[redacted]度[redacted]定周代是青銅器時代。

這個[redacted]案的根據便是存世的二三千具以上的周金。日常應用的食器多是青銅[redacted]成，而[redacted]別可注意的是兵器。存世的銅兵，其時代可以斷言的，上則在商代已有勾刀，下則有秦初呂不韋丞相的「詔事戈。」[redacted]時代[redacted]銅兵，[redacted]數正不[redacted]計數。以銅[redacted]兵器正是青[redacted]時代的特色，這把中國[redacted]青銅[redacted]時代表示得異常鮮明。便是它的期界：上起殷末，下逮[redacted]。有[redacted]一代正是青銅器時代的極盛期。

[redacted]是[redacted]歷史的人所不可[redacted]的觀點。[redacted]這時代的當中當然不能說沒有[redacted]器的使用，[redacted]的使用是[redacted]有支配舞一[redacted]製。

第二章　周金中的奴隸制度

周金中[redacted]臣[redacted]的紀[redacted]多，人民亦[redacted]以錫予。

（大盂鼎）「[redacted]邦[redacted]（司）[redacted]，人鬲（[redacted]）[redacted]有十夫」的民獻）自[redacted]于庶人六百又五十又九夫……錫夷[redacted]王臣十又三伯，人鬲千又五十夫。」

（[redacted]鼎）「[redacted]史（使）小臣[redacted]汝井（邢）遷（古長字讀爲長幼之長）[redacted]人[redacted]（[redacted]字[redacted]甲骨文字新宄）[redacted]汝井人奔于[redacted]。」

（令鼎）「王曰令[redacted]，乃克至，余其舍（施舍）汝臣十家。」

（矢令[redacted]）「作冊矢令[redacted]宜于王[redacted]，[redacted]令貝十朋，臣十家。」（新出）

（井侯[redacted]）「[redacted]錫[redacted]臣二百家。」（[redacted]西清[redacted]卷八第三十三葉）

（齊侯[redacted]）「[redacted]汝[redacted]都[redacted]×，其縣三百，余命汝[redacted]（余）[redacted]邑，造國徒四千爲汝敵寮……[redacted]汝車馬戎兵[redacted]僕三百又五十家，汝以[redacted]戎作。」（[redacted]氏[redacted]）

（子[redacted]）「[redacted]戈成[redacted]邦，侯氏錫之邑二百又九十又九邑，與[redacted]（?）之民人都[redacted]。」

（周公[redacted]）「錫臣三品：州人、[redacted]人、[redacted]人。」（[redacted] Eumorfopoulos 集古錄）

（不[redacted]）「伯氏曰不[redacted]，汝小子[redacted]於戎工，[redacted]汝弓一矢束，臣五家，田十田。」

（陽亥彝）「[redacted]亥曰遣叔休於小臣貝三朋，臣三家。」

（縣妃彝）「[redacted]汝婦七。」

（克鼎）「大師錫白克僕卅夫。」

（凡本文所引諸器，其未特標出[redacted]者，具見[redacted]金文存。）

由以上十二器可知所[redacted]「庶人」或「人民」與臣僕器[redacted]了無分別。「庶人」[redacted]奴隸。奴[redacted]之賜予以家數計，可知奴隸是家傳世襲。詩經上[redacted]的，「[redacted]子萬年，景命有僕。其[redacted]維何，釐爾士女。釐[redacted]士女，[redacted]以孫子。」可知所謂「僕」字正是奴隸的本字，用不[redacted]古經學家破字去解釋了。

[redacted]之來，如周公敎克鼎之類都[redacted]詳明的表示着[redacted]是俘虜。奴有奴[redacted]克[redacted]錫汝[redacted]人籍」，所道的便是這[redacted]從可知左傳上有件[redacted]正[redacted]當時的[redacted]在[redacted]形。

「初，斐豹隸也，著於丹[redacted]氏之力臣曰督戎，國人懼之。斐豹謂宣子曰：苟焚丹書，我殺督戎。宣子[redacted]曰：而（[redacted]）[redacted]之，所不請於君焚丹書者有[redacted]日。乃出豹而[redacted]之。督戎從之。[redacted]而待之。督戎踰入，豹自後擊而[redacted]之。」（襄公廿三年）

這兒的「丹書」自然[redacted]是奴籍，所謂「焚丹書」自然[redacted]是解脫奴[redacted]這是我們研究歷史的人所最當注意的事。

奴[redacted]以賞賜，其意如後人之食祿。

（[redacted]鼎）「令汝官[redacted]成周。償廿家。」（意即食邑二十家）

（師[illegible]）「命師酉嗣乃[illegible]嗣官邑人，虎臣，西門夷，熊夷，秦夷，京×夷。」

奴隸可以買賣。

（曶鼎）「賣（贖）[illegible]五夫用百寽（鋝）……受茲五夫曰×，曰恆，曰𦝨，曰×，曰眚。」

（散夫敦）「王命君夫[illegible]償（贖）求乃友。」

奴隸可以抵償。

（曶鼎）「昔饉歲，匡[illegible]及臣廿夫[illegible]禾十秭，以匡季告東宮，迺曰「求乃人！乃弗得，汝匡罰大！」匡廼稽首于曶，用五田；用衆一夫曰益；用臣曰𢓜，曰朏，曰奠，曰「[illegible]茲四夫稽首。」……東宮迺曰「[illegible]（償）曶禾十秭，遺十秭為廿秭，[illegible]弗[illegible]則倍卅秭。」迺或[illegible]曶用田二，又臣（一）×，凡用[illegible]田七田，人五夫曶即（抑）匡卅秭。」

銘文有[illegible]蝕不明之處，其意似因匡人寇曶禾十秭，曶控匡季於東宮，求[illegible]季賠償。匡季先以五田不足，又益以二田；先以四夫不足，又益以一臣，凡賠償於曶之田七田，奴隸共五人以此[illegible]少罰[illegible]三十秭。

臣與[illegible]稍有區別與盂鼎同，衆當即盂鼎之庶人，庶人較臣稍賤，此由盂鼎之臣[illegible]伯，人鬲夫，[illegible]可[illegible]明。

由上可知周代的奴隸，正是一種主要的財產！

第三章　周金中無井田制的痕跡

井田[redacted]是中國古代史上一個最大的疑問。其見於古代文[redacted]古的要算是周禮。然而周禮便[redacted]有[redacted]書。如像詩[redacted]『中田有廬，疆埸有瓜』[redacted]『雨我公田，遂及[redacted]私，』[redacted]外[redacted]及孟子雖然作爲古代有井田[redacted]證據，但亦是[redacted]有色眼鏡的觀察。此外如春秋三[redacted]王制等[redacted]都[redacted]後來的文獻，而所說[redacted]周官亦互有出入。儒家以外如管子司馬法[redacted]亦有[redacted]似的都鄙連里制，然其[redacted]亦各不相同。

[redacted]所謂『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redacted]公田，百家皆私百畝。』（孟子滕文公上）[redacted]辦法，[redacted]際是不可能的。不可能[redacted]理由可以不用縷述，最好是拿事[redacted]來證明，便是在周金中有不少的錫土田或者以土田爲[redacted]的紀錄，我們在這裏面卻尋不出有井[redacted]制的[redacted]跡。

〔克鼎〕『錫汝田於埜，錫汝田於渒，錫汝井家（邢家）劓田于峻山，以（與）厥臣妾，錫汝田于康，錫汝田于匽，錫汝田于[redacted]原，錫汝田于寒山，[redacted]汝史小臣靁龠鼓鐘，錫汝井[redacted]劓人耤，錫汝井人奔於量。』

土田與臣僕人民共爲[redacted]予之品物，是[redacted]代已經[redacted]行了土地的分割。這[redacted]井田[redacted]是根本的不相容，而此中亦無井田制之痕跡。所謂『井家』『井長』『井人』之井乃國名，卜辭有井方，般金中乙亥父丁

鼎有「[redacted]隹王亚井方，」入周則有井人鐘。周公簋[redacted]有井侯，邁曹鼎有井伯。曾鼎有井叔。散[redacted]有井邑。侯卣有井[redacted]。穆天子傳[redacted]井利，或井公，是可知井乃殷代以來之古國名，入後[redacted]周人所滅。[redacted]公簋銘文，所紀[redacted]郇[redacted]服井侯之[redacted]文曰：

「[redacted]（唯）三月，王令艾眔[redacted]曰，[redacted]（[redacted]字不[redacted]係發語詞，[redacted]井侯服，[redacted]臣三品，州人、[redacted]人、[redacted]人。拜稽首[redacted]（[redacted]也，[redacted]也）天子造厥[redacted]，[redacted]上下帝無終（[redacted]）令（命）于右（有）[redacted]追孝，對不敢[redacted]（墜）[redacted]（昭）朕[redacted]血，[redacted]臣天子。[redacted]王令（命），作周公彝。」

[redacted]「[redacted]人」當即「井人奔于[redacted]」之[redacted]。「州人」於散氏盤[redacted]名「州岡，」又有官名「州[redacted]」是井[redacted]氏國比鄰，當在今大散關[redacted]。

克鼎紀王以井之土田違民錫克，當與周公[redacted]之「[redacted]臣三品」同時。蓋器之時代，雖不[redacted]確知，（王國[redacted]疑散盤克鼎乃厲王[redacted]）器[redacted]在西周。可見西周已有土地之分劃，已無井田劃之痕跡。

（[redacted]）「[redacted]汝馬十匹，牛十，錫于亡一田，錫于[redacted]一田，[redacted]一田，錫于截一田。」

以一田爲計於井[redacted]已不相容。[redacted]一田爲一井，一人亦不[redacted]四井。此[redacted]天子尚以牛馬十匹[redacted]其臣下，可見[redacted]代之原始。

（不[redacted]）「伯氏曰不[redacted]，汝小子[redacted]于戎工，[redacted]弓一矢束，臣五家，田十田。」

[illegible]盨之伯氏乃不[illegible]之父（[illegible]）上伯氏[illegible]二略而進王[illegible]伯[illegible]御戎。伯氏[illegible]西，命不[illegible]追於東。不[illegible]有功，[illegible]伯氏錫之人民田器。是可[illegible]時之王臣亦[illegible]以自由以田邑分[illegible]於其子[illegible]不[illegible]盨之時代不可考定，然觀其字體必在東周以前。「[illegible]五家」與「田十田」之分[illegible]於井田[illegible]不合。如一田爲一井，以八家共井計則十田[illegible]八十家，以「夫三爲屋屋三爲井」計則亦當得三十家。二[illegible]不合。

（散盤）「隹王十有一月，王各（格）[illegible]大[illegible]武公入右[illegible]爲，[illegible]百[illegible]。王[illegible]史（[illegible]）尹氏受[illegible]王[illegible]，×貝五十朋，[illegible]于散五十田，于早五十田。」（[illegible]氏款識卷十四）

此以五十田爲賜，[illegible]九田爲一井，爲數[illegible]不合。卽一田爲一井亦與井[illegible]法不合。井[illegible]法「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illegible]丘，四丘爲甸，四[illegible]爲縣，四縣爲都。」（[illegible]禮小司徒）無五十之[illegible]。又如司馬法乃以「井十爲通，[illegible]十爲成，成百井三[illegible]」（小司徒鄭注所引）此如爲五十井亦只當半成，不合制度。

周命文[illegible]五[illegible]有召[illegible]，文曰「隹十又二月初吉丁卯，召[illegible]走事，[illegible]尹休王自[illegible]史（使）[illegible]（賞）[illegible]士方五十里。召[illegible]（[illegible]）王休異，[illegible]作[illegible]宮旅彝。」[illegible]安附記云「澄秋館（[illegible]氏）藏召[illegible]安（王[illegible]）以敢字上不從又疑[illegible]造。余按花紋，又揣銘字似在器內，仍存之。」案以所附拓景全形及字跡判之，[illegible]殊不誤（敢字[illegible]）其器且甚古，必在周初。然余於「賞畢士方五

十里」句甚難索解。孟子云「子男五十里，」[illegible]君[illegible]封為子男，同時又著周初已確有方若干里[illegible]四方四正的[illegible]分封之制度。然而余苦思之結果，始[illegible]大悟「[illegible]畢」乃召之名，「土方」即卜辭中[illegible]見之國名「土方，」「里」乃邑里之里，非[illegible]里之里，所謂「[illegible]土方五十里」即以土方之邑里五十賞畢。（錫里之事亦見於書夫大盨。）故此召尊亦不足為儒說之證據。更進，周初沿殷習，凡國亦稱方，準召尊之例，余謂古器物或典[illegible]中必多有「[illegible]某方[illegible]干里」之文，後世儒[illegible]不得其解，故[illegible]五[illegible]侯各方若干里之[illegible]。

依上諸例，可知土地可以任意分割，而[illegible]土地者為臣僕俘虜，無所謂井里制，亦[illegible]所謂[illegible]井受田的[illegible]人。此出以下數例更可得其明證。

有鬲攸從鼎王關[illegible]疑是厲[illegible]王時器（[illegible]克鼎周公簋散氏盤[illegible]同時，）其銘曰：

「隹卅又一年三月初吉壬辰，王在周康宮。遲大[illegible]。鬲從以攸衛牧告于王曰：「汝為我田牧，弗能許鬲從。」王令省[illegible]南以卽虢旅。遉史（使）攸衛牧[illegible]曰「我弗具付鬲從其租射分田邑，則殺（？。）」攸衛牧則誓。從作朕皇祖丁公，皇考惠公尊[illegible]。[illegible]從其[illegible]年子子[illegible]孫永寶用。」

此[illegible]與舀鼎散氏盤相似，乃田契[illegible]周[illegible]皆司約，「凡大[illegible]劑書於宗彝，小約劑書於丹圖。」按此器意乃鬲從（鬲乃[illegible]）[illegible]告於攸衛牧（攸亦小國名，於卜辭中已屢見，）[illegible]未[illegible]遵守契

約，故鬲從控之於王，得藉王力索[redacted]。

曶鼎銘文後段已於上章引列匡人寇曶禾秭，曶控匡季於東宮，匡季以七田賠償；又以臣廡五人爲曶服役。田旣無所[redacted]井田制，耕者亦無[redacted]謂『一夫受田[redacted]』[redacted]農人。

散氏盤銘文更詳，大意因矢國侵略散氏國之故，矢國以田地賠償。其銘文前敍眉田與井邑田之田界，中敍規定[redacted]界的矢散兩造的有司，末敍[redacted]時的情形。字雖多不可識。然意義甚可明瞭。今根據王國維的釋文，亦略參以己見，鑒錄如[redacted]（其中有三四字句之斟酌，[redacted]將爲考說以明之。茲不贅。）

大抵散氏盤之[redacted]作與鬲攸從鼎同時，第十三行之『攸從鬲』[redacted]即彼鼎之『鬲攸[redacted]』（王國[redacted]。）是則散盤亦[redacted]王時的古器。散氏的[redacted]王國維以[redacted]當在今大散關附近，此中地名如『𢦏之有司』之[redacted]（同克，）『州道』『州䝤』之州，『井邑』之井，『眾道』『眾厓』之眾（與克鼎之𥜽，周公敦之[illegible]人，當同係一字，）與周公𣪘克鼎均饒有關係。井國滅後，其七地人民實受人瓜分，周公之後人有所得，善夫克有所得，散氏亦有所得，故州䝤爲散之有司。

試觀此[redacted]之田界爲如何！此以山原林木爲界，一封之，二封之，三封之，作樝樝界[redacted]今人[redacted]田界之方法了[redacted]差異。

散氏盤釋文

用夨𢦏散邑迺即散用田履自瀗涉以南至于大
沽一封以陟二封至于邊柳復涉瀗陟雩叡𩁹僕
以西封于敝城□木封于芻逨封于芻衕內陟芻
登于厂湶封割桩陵陵剛桩封于𨸏道封于原道
封于周道以東封于𩔅東疆右還封于眉道以南
封于𦯍逨道以西至于𩁹莫履井邑田自桹木道
左至于井邑封道以東一封還以西一封陟剛三
封降以南封于同道陟州剛登桩降棫二封夨人
有司履田鮮且微武父西宮襄豆人虞丂彔貞師
氏右眚小門人繇原人虞艿淮司工虎孝龠豐父
𨟭人有司荊丂凡十有五夫正履夨舍散田司土
屰寅司馬單𨺅邦人司工黥君宰德父散人小子
履田戎微父效𣞤父襄之有司橐州就焂從𩁹凡散
有司十夫唯王九月辰在乙卯夨俾鮮且□旅誓
曰我既付散□田器有爽實余有散氏心賊則鞭
千罰千傳棄之鮮且□旅則誓迺俾西宮襄武父
誓曰我既付散氏溼田牆田余有爽變鞭千罰千
西宮襄武父則誓
厥受圖夨王于豆新宮東廷
厥左執要史正仲農

又有格伯簋，其銘文[redacted]質與上三[redacted]亦相近，文曰：

「惟正月，初吉癸巳，王在成周，格伯受(洁)良馬乘于倗生，厥賈卅田，則析(誓。)格伯還，殹妊及倰氏從，格伯安及甸，殷氏紉(吳大[redacted]以爲「約」字，余[redacted]「紹」省，說文「一曰紹緊糾也」)靈谷杜木邍谷[redacted]涉東門。[redacted]書史戠武立亶(盟)[redacted]，鑄保([redacted])簋，用典格伯田。其萬年子子孫孫永保用寶。」

此簋中[redacted]意雖亦不甚明瞭，然倗生向格伯購買良馬（四匹）以卅田[redacted]貸金，則無[redacted]可[redacted]處。[redacted]若田[redacted]井田，不能作如是自由之處分。

[redacted]合以上的材料可得一斷案，便是周代自始[redacted]並無所謂井田制的施行。

第四章　周金中無五服五等之制

尙書禹貢有五服之制，曰甸服，侯服，綏服，[illegible]服，荒服，服各五百里。這不[illegible]就是[illegible]家的假託。[illegible]夏禹只是神話上的人物，夏代論理只[illegible]在[illegible]石器[illegible]代，當時連文字的有無都還是疑問。不消說這種四方四正的人爲的規畫在那時不[illegible]有，卽地上自有人類以來，無[illegible]任何民族都不曾有。

周官又分[illegible]九畿。國畿方千里，此外[illegible]畿，甸[illegible]男畿，采畿，衞[illegible]畿，夷畿，鎭[illegible]藩畿，均各方五百里（夏官大司馬之職。）[illegible]也只能[illegible]是一種紙上的規模。周代並沒有那[illegible]廣泛的疆域，而周金中連畿字都[illegible]見。

五服九畿是虛造，同樣五[illegible]六[illegible]也是虛[illegible]。

[illegible]大宗伯之職「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王執鎭圭，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illegible]圭，子執[illegible]，男執蒲璧。」[illegible]除王之外有公侯伯子男五等爵[illegible]

禮記王制「王者之[illegible]爵祿，公侯伯子[illegible]凡五等。」

孟子的五等說又略有差別。萬章篇下「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illegible]也如之何？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

（這是[illegible]實）諸侯[illegible]其害己也而皆去其[illegible]（這是推度。）然而軻也[illegible]聞其略也（這[illegible]聞）；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

王制是漢[illegible]纂集的書，[illegible]是出於劉歆之所表彰，孟子的略說是出於傳聞，這五[illegible]說自身可知已是不可盡信。

春秋以五等爵位稱當[illegible]的諸侯，然而宋君稱公亦復稱子，衛蔡陳杞滕[illegible]國稱侯[illegible]子不定，薛一[illegible]伯一稱侯，杞一稱子一稱伯，是則所謂等位並非固定。

其在金文則[illegible]謂[illegible]懸異。

[illegible]一，諸侯可稱王。如散氏盤「厥受圖夨王于豆[illegible]宮東廷，」夨爲周之諸侯，而稱王，此外尚有「夨王作寶尊，」又周齒的「隹十又一月，夨王賜同金車弓矢，同對揚王休，用作父戊寶尊彝。」均稱王，而別有夨伯彝則[illegible]伯。有彔伯𢦚簋，上云「王若曰彔伯𢦚，繇自乃祖考有勞于周邦，」下言「彔伯𢦚[illegible]手稽首對揚天子丕顯休，用作朕皇考釐王寶尊簋。」彔伯的「皇考[illegible]王」就是「有勞于周邦」的「乃考，」當然不是周釐王。是亦以伯而稱王。又有乖伯簋，上言「王命仲到歸（饋）乖伯貔裘。王若曰乖伯，朕丕[illegible]祖玟珷膺受大命，乃祖克朱（桂）先王，翼自它邦，」下言「敢對揚天子丕顯魯休，用作朕皇考武乖幾王尊簋。」是乖亦以伯而稱王。此外如徐，春秋[illegible]人稱子者，而金[illegible]有郤王[illegible]王耑，受[illegible]孟自稱曰「[illegible]王季[illegible]之[illegible]

受摑。」[redacted]稱為「[redacted]王庚之愆子沈兒。」莒在春秋稱子者，而有呂王[redacted]呂王壺，又[redacted]自[redacted]「余畢公之孫，郘伯之子。」吳本稱王，有攻吳王夫差鑑，有工𫍯王皮[redacted]之子[redacted]一作「工𫍯王皮難之子䣄鑑。」吳古稱句吳，工[redacted]攻吳即句[redacted]之異文。燕亦[redacted]王，有郾王戈，郾王晉戈，而同[redacted]亦稱公侯，有匽公匜，[redacted]鼎，匽侯旨鼎，匽[redacted]簋，[redacted]矛。此外徐有徵王盉，𨛭王鼎，𨛭王[redacted]（𨛭爲召，疑即燕之別名。）諸侯之稱王[redacted]不一而足。王國維有「古諸侯稱王說」（觀堂別集補遺，）其結[redacted]「古時天澤之分未嚴，[redacted]侯在其國自有稱王之俗，即徐楚吳越之[redacted]王者亦沿周初[redacted]習，不[redacted]盡以僭[redacted]目之。[redacted]王說較之[redacted]人其高出者正不止一頭地。

[redacted]二，公侯伯子無定稱。如魯於春秋稱公，[redacted]金彝中稱侯，有魯[redacted]為[redacted]侯盨魯侯角。又有王令明公尊亦有「魯侯有卣（[redacted]）工（功）」之語。[redacted]於春秋[redacted]侯，而晉邦盦自[redacted]曰晉公，[redacted]稱伯，而秦[redacted]和[redacted]及秦公盨均稱公，又有秦子戈稱子。滕[redacted]一[redacted]稱侯，滕有滕侯[redacted]簋，[redacted]侯盨，（金文滕字从火，）薛有胖侯[redacted]胖侯盤胖侯匜，楚於春秋稱子，而楚公鐘各器稱公。又有楚子簠稱子。宋人書中有[redacted]具，自[redacted]楚王，邾婁及小邾婁春秋均[redacted]子，而有[redacted]公華鐘邾公牼鐘邾公釗鐘均稱公。又[redacted]郳伯[redacted]郳伯鬲則稱伯。春秋[redacted]鄦國稱子，而[redacted]彝有曾子簠（二器，）有曾伯簠稱子亦稱伯。春秋有[redacted]國稱侯，而[redacted]公簋[redacted]公。又如鄀乃小國，於春秋不與盟會，而有鄀公鼎鄀公簠鄀公盂，均稱公。諸如此[redacted]正自[redacted]不勝舉。

第三，無男[redacted]之稱謂。第五等的男爵金文中全然無此[redacted]。春秋[redacted]稱男，許於金文作[redacted]，[redacted]子[redacted]鉦鐘，有鄦子[redacted]，均[redacted]子。

由上可知王公[redacted]伯[redacted]乃國[redacted]之通稱。爾雅釋詁云「皇王后[redacted]公侯，君也，」辟伯一音之轉，[redacted]則王公侯伯並無所謂等差。卜辭王亦稱子，如云「[redacted]已亥子卜貞在川人歸」（[redacted]甲[redacted]文字[redacted]二第二十二[redacted]一片，）「癸未子卜人歸」（[redacted]五片，）所謂「子卜貞，」「子卜」實[redacted]王卜。[redacted]中王亦有[redacted]子之例，[redacted]甲寅角「甲寅子錫貝，寓執貝」[redacted]文[redacted]彝中極多，前人[redacted]爲子孫，以此器業之[redacted]乃古[redacted]名，[redacted]敬[redacted]「天[redacted]」（殷文存上卷二十三[redacted]）如丁師卣之「子[redacted]」（積古齋卷一第三十五葉），所謂「子錫」亦卽「王錫，」王而稱子，蓋天子之略稱。是則子之[redacted]爵在古亦並[redacted]第四[redacted]爵位。以子定爲第四[redacted]者當是儒[redacted]的勾當。同時男字亦由子字連想而出，故又杜撰之以[redacted]五等。從可知自周初以來中國卽巳大一統，已分天下爲九[redacted]，分封諸侯爲五等之說，完全是東周以後[redacted]儒者所揑造。事實上有小部分[redacted]如衛晉衛滕等是周人的殖民部落，其他如齊秦[redacted]與[redacted]均係自[redacted]生長的[redacted]家，與周或通婚[redacted]，或[redacted]會[redacted]巳。

我們看盄和[redacted]及秦公簋的[redacted]文。

（盄和鐘）「秦公曰丕顯朕皇[redacted]受天命，[redacted]下[redacted]十有二公不㒸在上，[redacted]天命，保業厥秦，[redacted]夏。」

（秦公簋）「秦公曰丕顯朕皇祖受天命，鼏宅禹蹟。十有二公在帝之坏。嚴龔夤天命，保業厥秦，虩事蠻夏。」這「十有二公」以後之秦公，如以秦仲起算當為共公，如以莊公起算當為桓公。秦之共桓當穆之文宣，倘在春秋中年。你看他一則曰「受天命，」再則曰「受天命，」還不有一些兒受周室分封的氣息？

總歸一句話：周初並不是封建時代，所謂以前的[illegible]儼然有封建時代的規模者，乃出於晚周及其以後的儒家的粉飾。

還有我們[illegible]了解封建的古義。古人所謂封是指界域，字本作丰（古文作丰乃[illegible]木之象形，一說文謂為草盛丰丰者，其實就是原始時代的境界林。周禮地官「封人」掌詔王之社壝，為畿封而樹之。凡封國設其社稷之壝，封其四疆。造都邑之封域者亦如之。」所謂封用樹，猶是上古時代的遺意（此意於今猶存。）這就是建立社稷。墨子明鬼篇云「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聖王，其始建國營都日，必擇國之正壇置以為宗廟，必擇林木之修茂者立以為叢位（本作菆立，從王念孫讀書雜志校改。）」這便是所謂叢社。叢社稷也就是詩經上的「田祖，」其實就是存於今之土地神或「泰山石敢當」之類，其實卽是生殖器的崇拜（說詳拙著甲骨文字研究釋祖妣。）故古人的所謂「封建，」和我們現在所用的「封建，」字義上正大有逕庭。這種字面上的說明僅是初步的[illegible]識，我[illegible]是[illegible]的。

第五章　古金中殷周的時代性

殷金與周金，[redacted]品[redacted]（如殷金之[redacted]之高，）形式（[redacted]是[redacted]立[redacted]形，周多[redacted]形，）花紋（如殷金花繁周金花省）[redacted]均[redacted]有別。（如有人細作化[redacted]分[redacted]的比[redacted]研究，兩時代的金屬的[redacted]分[redacted]亦大有不[redacted]）

從文字[redacted]來說，[redacted]目驗的人[redacted]不多一目即可[redacted]其[redacted]殷金文簡，每[redacted]一二字之[redacted]形文字，周金文已[redacted]形成，文字之多者如周季之毛公鼎[redacted]百九十七字，春秋時代之[redacted]侯鎛[redacted]百九十二字，同[redacted]四百九十八字。在金文中真可[redacted]洋大觀。

這[redacted]還是皮相的見解，[redacted]是[redacted]周的[redacted]代[redacted]者社[redacted]的差異。

殷金存世的約[redacted]周金五分之一，其中雖然[redacted]有[redacted]貝朋器物的紀錄，[redacted]而決無[redacted]土田臣僕的事體。

貝在周[redacted]本來[redacted]一[redacted]原始的[redacted]幣，所用[redacted]是瑪瑙貝，[redacted]名[redacted] Cypraea moneta。這是海產，殷周民族都從[redacted]來，[redacted]雖[redacted]尚遠，可知貝的使用是起源於濱海民族。起初亦不必即是用[redacted]貨，[redacted]必然是用以[redacted]飾品。說文貝部有賏字云「頸飾也，從二貝，」又女部[redacted]字注云「[redacted]也，從女賏，賏其連也，」此即以貝爲

裝飾品之明證。貝的裝飾品輸入殷代在初當然是由於實物交易或者擄掠。交易或擄掠所得的貝朋，在初亦必用以為裝飾品後始作為等價物之貨幣而使用。

朋就是貝的連繫。古人有五貝為朋，或二貝為朋之說，近時王國維主張十貝為朋，我雖不能確知，要係貝之聯係。這在朋字的古文表示得很分明，其形在卜辭及金文中均作拜或珡，以二系之貝相聯一串，是左右對稱之形狀。卜辭中有連結其下作亚者亚形者，這便是頸環的象形（詳見甲骨文字研究釋朋篇）。殷彝中有一種圖形文字作□若□前人釋為「孫荷貝二貫」或「子荷貝一朋」者的，其實即是一人在頸上着貝環之形。可知貝在殷代尚未真正的成為貨幣。殷彝中錫貝之數，至多者不過十朋，此與周金中動輒有二十朋三十朋五十朋的判然有別；與詩菁菁者莪之「既錫我百朋」，穆天子傳之「載貝萬朋」，不消說更是相隔天淵了。

故殷金中的錫朋，在我看來，是在作頸環，不是在賞賜貨幣。

殷金中無土田之賜予，這是表明殷代的土地尚未開始分割，即是說殷代還是在原始共產制度之下。

殷金中無錫臣僕之事，這是說奴隸的使用尚未推廣，奴隸尚未成為個人的私有。有旂鼎及陽亥彝（前人或稱為三家敦）中有錫臣僕之事，羅振玉收入於殷文存中，然其所以認為殷器的理由甚薄弱。

（旂鼎）「唯八月初吉，辰在乙卯，公錫旂僕，旂用作文父日乙寶尊彝。」

案此器用『初吉，』[redacted]周器。殷人月行三分制，十日爲一旬，卜辭中『貞旬亡𡆥』之紀[redacted]多至不可勝數。周人月行四分制，曰初吉，曰既生霸，曰既望，曰既死霸，與近人之屢期相類（王[redacted]説[redacted]生霸死霸考）。然者『文父日乙，』以生日爲名，[redacted]殷習，可知[redacted]殷亦未甚遠。

（[redacted]）『賜貝曰遣叔休于小臣貝三朋臣三家對厥休用作父丁尊彝。』

此[redacted]疑爲殷[redacted]者僅『父丁』二字。然按文[redacted]例及字跡，確[redacted]周器。[redacted]初亦沿殷習以日爲名，旂鼎已可見，他如遹簋蓋文云『隹六月既生[redacted]穆王在蒡（豐？）京，乎（呼）[redacted]大池。王[redacted]酉（饗酒），遹御亡遣。穆王寴（親）[redacted]遹爵（？）。遹拜首稽首敢對揚穆王休，用作文考父乙尊彝，其子子孫[redacted]永寶。』這明明是周穆王時器，而亦稱『文考父乙，』即其明證。

要之[redacted]人尚無土地分割及臣僕私有之事，在今日所有關於古[redacted]上的智識中，確可成[redacted]斷論。將來卽使有大規模的發掘，恐亦不[redacted]此範圍。殷周之際，實是中國古代史上最大[redacted]一個社會革命的時期。

餘論

本文在此算已告了一個段[redacted]了。

我的[redacted]在[redacted]明周代上半[redacted]是奴[redacted]制度，同時也舉出了它的並非封建制度的反證。[redacted]制度的研究，本來是一個很大的問題。而[redacted]個問題從來也不曾有人着手。所以單是在文獻上蒐[redacted]材料，都[redacted]費你一番工夫。我這兒所[redacted]只是一[redacted]凡，然而我[redacted]信我這個[redacted]點是十分正確，我想凡是[redacted]見的人，見到本篇所舉的一[redacted]古器物上的證明，[redacted]會不以我為誇[redacted]

[redacted]已經開闢在這兒，[redacted]偉大的工程師出來[redacted]

十八年十一月十日夜，一個人[redacted]在斗室之中，心[redacted]念[redacted]一[redacted]本篇。

序說

在易經和[redacted]的[redacted]究中[redacted]出中國古代社會的兩個[redacted]的[redacted]期：便[redacted]易經是由原始共產制[redacted]的產物，易傳是由奴[redacted]制變成封[redacted]時的產物。[redacted]在殷周之[redacted]到完成，第二[redacted]革的完成，是在東周以後。

[redacted]個[redacted]革的痕跡在詩經和書[redacted]中表現[redacted]更加鮮明，我們現在依[redacted]兩[redacted]來參考比驗罷。

在據以[redacted]研[redacted]材料之前，材料的可據性的研[redacted]先決問題。

詩經是我國文獻上的一部可靠的古書，這差不[redacted]是沒有可以懷疑的餘地的，可懷[redacted]的是書經。

[redacted]經[redacted]今文和古文的分別，古文尚書除今文所[redacted]的二十八[redacted]之外都是僞作，清時的學者已[redacted]宅剝削得[redacted]無完膚。這真是我們應[redacted]謝的一[redacted]功績。

但就是今文尚書的二十八篇依然包含着一個很大的問題。

二十八篇的細目是：

一　虞書二篇：帝典　[redacted]陶謨

二、夏書二篇：禹貢 甘誓

三、商書五篇：[redacted] [redacted]庚 高宗肜日 西伯[redacted] [redacted]子

四、周書十九：[redacted]誓 洪範 金縢 大[redacted] [redacted]誥 酒誥 梓材 召誥 洛誥 多士 無逸 君奭 多方 立政 [redacted] 呂刑 文侯之命 [redacted]誓 [redacted]

上自唐虞，下至秦穆，這兒所含蓋的時期非常的遼遠。但據最近考古學的成績特別是殷虛書契的研究，不僅[redacted]殷以前的古物已經[redacted]無可考，連[redacted]代末年[redacted]文字[redacted]還在構成的途中，所以我們可以斷定虞書和夏[redacted]四篇完全[redacted]不可靠的。再分別的[redacted]說時，帝典皋[redacted]貢三篇是後世儒家僞托的，論理[redacted]是孔丘；其[redacted]一[redacted]的甘[redacted]許是[redacted]入的。我們[redacted]理由如下：

[redacted]一點是大[redacted]症[redacted]候。

[redacted]書是害了大頭症的。關[redacted]的帝典皋陶謨禹貢[redacted]三[redacted]是堂哉皇[redacted]的文字，而[redacted]後的二十五篇，除洪[redacted]一篇比較有一[redacted]結構之外，差不多都是一些零碎的紀錄。[redacted]從文字進化的[redacted]上說來已經是[redacted]大的不合理。

第二點是禹貢的誇張。

中國古代的[redacted]域只在黃河的中部，就是河南直[redacted]山[redacted]西一部分的地方。直[redacted]山西的北部是[redacted]

北狄，[redacted]西的大部分是[redacted]謂兩戎，黃河的下游是所謂東夷，一直到周宣王的時候，長江流[redacted]中部都還是[redacted]蠻荊，所謂南蠻，淮河[redacted]域是[redacted]謂淮夷[redacted]夷，而在禹貢裏面[redacted]荊州青州揚州徐州等等，居然已[redacted]土分貢了。[redacted]不可能的事情。並且所[redacted]的土如[redacted]甸侯綏[redacted]五服，每服規規[redacted]五百里。[redacted]最近世[redacted]以經緯[redacted]的近似[redacted]之外，任何民族[redacted]史上都不曾有[redacted]的事實。[redacted]分的貢也有[redacted]多不[redacted]理，譬如中國的[redacted]時代一直到[redacted]才萌芽了的。而在梁州的貢賦上便已經有「鐵」[redacted]和山海經的中山經上假託夏禹王的話，說[redacted]「出鐵之山三千六百九十」是一[redacted]的荒唐，同時正是一[redacted]的爲後人所假託。

[redacted]民性上來說，上擧的兩點，剛好也成爲儒[redacted]偽托的明證因[redacted]到春秋時候才[redacted]有那樣的文章，出才[redacted]那[redacted]實。更[redacted]正面來擧出儒家僞托的[redacted]是：

第三點，人格發展的階段。

儒[redacted]所理想的人格是具[redacted]一定的[redacted]階[redacted]，就是大學中庸[redacted]所說的格致誠正修齊治平[redacted]配。這[redacted]階[redacted]剛好把堯的人[redacted]粉飾出來。堯的人格是

「[redacted]明文[redacted]安安，允恭克讓」——這是格致[redacted]正[redacted]

「光被四表，格於上下」——這是[redacted]配[redacted]。

「克明俊德」——[illegible]身。

「以親九族，九族旣睦」——齊家。

「平章百姓，百[illegible]昭明」——治國。

「協和萬邦，[illegible]民於變時雍」——平天下。

[illegible]眞是再巧合也沒有了，而且皋陶進禹的「[illegible]」也就不能不[illegible]

「愼厥身修，思永敦敍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

完完全全是後代的儒家口吻。

第四點，天人一[illegible]的表現。

在上舉的「光被四表，[illegible]於上下」[illegible]「邇可遠」的話[illegible]面，已[illegible]包含有天人一[illegible]的[illegible]念。在[illegible]陶謨裏更明白的說出：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illegible]民[illegible]威，達於上下。」

這不僅是儒者的口吻，而且在宗教思[illegible]史上說來，怎[illegible]也說不過去。殷代的[illegible]還是生殖器，周代的上帝也還是人格神，更在幾百千年以[illegible]的虞夏，公然有[illegible]合理的汎神論出現，這怎麼也不能不說是倒置。

[redacted]五點，折衷主義[redacted]倫理。

折衷主義是儒家所高[redacted]的倫理，輔[redacted]過無不及的合乎其中。這在帝典上[redacted]衍成爲：

「教胄子：直[redacted]而栗，[redacted]無虐，簡[redacted]傲。」

在[redacted]謨[redacted]擴[redacted]成爲九德：

「寬而栗，柔而立，[redacted]；[redacted]而敬，擾而毅，直而溫，[redacted]廉，[redacted]而塞，[redacted]而義。」

第六[redacted]三年之[redacted]的出現。

三年之[redacted]上是[redacted]家所規定的，這在[redacted]非子的[redacted]篇上說得非常明白：

「[redacted]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喪三月。……[redacted]而葬，[redacted]喪三年，大[redacted]扶杖。……夫是墨子之儉，[redacted]非孔子之侈也，是孔子之孝，將非墨子之戾也。……」

[redacted]是說三年的[redacted]孔子所倡促的了。淮南子的齊俗訓上也有同樣[redacted]話：

「三年之[redacted]是強人所不及而以[redacted]也，三月之[redacted]是絕哀而迫切人之性也，夫儒墨不原人情之終[redacted]而務以行相反之制。」

所以在儒家[redacted]面也早已[redacted]覺者不便，論語[redacted]宰予[redacted]之議，說[redacted]「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redacted]樂，樂必崩。」孟子在[redacted]滕文公行三年之喪的[redacted]候，滕國的父老反對，以[redacted]「吾宗國魯先[redacted]之行，吾

[redacted]君亦真之行。」可見這種[redacted]是在孟子前不消說[redacted]有，就在孟子時代，[redacted]有行道。[redacted]典[redacted]卻公然有「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百姓[redacted]考妣，三載四海[redacted]八音」的話了。

（案）[redacted]妣對言亦係東周以後之辭，古人以祖妣為對，以考[redacted]對。詳見[redacted]「甲骨文字研[redacted]篇」

（二九年九月十六日補誌）

第七點大一統的觀念之表現。

[redacted]秦之際的學[redacted]苦於天下的爭奪擾亂，在政治[redacted]想上便發生[redacted]種傾向：一種是老子的小[redacted]寡民的理想，一[redacted]孔子的大一統[redacted]理想。帝典，皋陶謨，禹貢三篇，特別[redacted]禹貢，可以說[redacted]個是這[redacted]大一統的理想的表現。

此外可[redacted]的[redacted]還多不勝數，[redacted]們[redacted]且[redacted]七[redacted]來作一[redacted]結論罷。就是帝典，皋陶謨，禹[redacted]的三篇，完全是[redacted]家的創作，在[redacted]哲理上是必要的資料，但[redacted]作[redacted]古代的信史，那是斷斷乎不可！

剩下的[redacted]有[redacted]一[redacted]篇文字本[redacted]軍，而且也[redacted]有甚麼大道[redacted]在裏面，這大約總不會是[redacted]作。並且墨子[redacted]鬼篇裏也[redacted]了[redacted]篇文字，雖然有些大同小[redacted]方。不[redacted]篇文章的作者和時代[redacted]是一[redacted]題。書序裏面是說「啓與有扈戰於甘之野作甘[redacted]」在墨子裏面卻又引作「禹誓。」這大約是一[redacted]繫主的古文。[redacted]世的墨家以為有伐有扈[redacted]傳說，[redacted]屬之於禹，[redacted]家亦以[redacted]有伐有扈氏的傳說，故屬之於

啓罷了。

禹伐有扈的傳說：

一、「[redacted]攻有扈，[redacted]為[redacted]為刑殺。」（[redacted]子人[redacted]世篇）

二、「[redacted]與[redacted]戰屈[redacted]有[redacted]以行其教。」（呂氏春[redacted]召類篇）

三、「昔[redacted]與有扈氏爭，三[redacted]而不服。禹於[redacted]修教三年而有扈氏請服。」（[redacted]苑政理篇）

啓伐有扈的傳說：

「夏后伯啓與有[redacted]子甘[redacted]而不[redacted]。」（呂氏春秋先己篇）

一樣的[redacted]說[redacted]兩種主人，[redacted]正是傳說本身的一[redacted]性。[redacted]伐有扈氏[redacted]說不僅上面的[redacted]種，此外還有一[redacted]

「有困民國句生而食，有人曰王亥，兩手[redacted]方食其頭。王亥託於有易[redacted]僕牛，有易[redacted]王亥取僕牛。」（山海經大荒東經）

「殷王子亥賓於有易而淫焉，有易之[redacted]殺而放之。是[redacted]殷王甲[redacted]師於河伯以伐有易，克之，遂殺其君緜臣也。」（郭璞注引竹書）

[redacted]在考釋殷虛文字中的「王亥」上引出這兩[redacted]並且還考釋出卽是[redacted]天問篇中的

「該秉季德。厥父是臧，胡終弊夫有扈，牧夫牛羊？」

該即是王亥，季在[illegible]典上也是有的，王氏以[illegible]即是「王亥之父冥，」有易與有扈係傳聞異辭。王氏的考[illegible]見觀堂[illegible]甲骨文字考釋及羅振玉的殷虛[illegible]契[illegible]裏面，可以說[illegible]很[illegible]鑿的。那嗎[illegible]可以知道，伐有扈氏的[illegible]就在殷代的先人也是有的。所[illegible]可以[illegible]甘誓[illegible]許就是上甲微伐有扈氏的誓辭。我[illegible]誓辭裏[illegible]有「[illegible]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的話，[illegible]是殷人說的，據[illegible]世的[illegible]說，相土作[illegible]馬，王亥作服牛，都是殷人的祖先，所以[illegible]時[illegible]馬。

（[illegible]）有扈[illegible]之有[illegible]就在[illegible]批篇。（九月十六日補記）

以上帝典[illegible]皋陶謨禹貢三篇完全是「託古改[illegible]」[illegible]偽作，甘[illegible]該[illegible]入商書。但就是商書和[illegible]書[illegible]湯[illegible]太史及後世的儒者的粉飾，[illegible]以我們可以[illegible]二十五篇的可靠性只能依據時代[illegible]遞減。

尙書的時代在已[illegible]定了之後，我們可以根[illegible]他來[illegible]究殷周時代的古代社[illegible]及其思想；[illegible]二[illegible]相互[illegible]的，我[illegible]中[illegible]把它們合[illegible]來研究。

第一章　由原始共產制向奴隸制的推移

第一節　原始共[redacted]社[redacted]

[redacted]家的理想是賢人政治，[redacted]是物質上的[redacted]級要是精神上的貴族[redacted]一[redacted]王侯天子要就是那一國的賢人聖人。中庸上所說的「有德者必得其名，必得其位，必得其壽，」便是這個思想的結穴了。[redacted]政治在父子相承的[redacted]度之下是不[redacted]合的：[redacted]父是聖人，子不必便[redacted]聖人。[redacted]「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世世代代的聖人在事理上[redacted]不到的，因此在位者便不必有[redacted]而有德者也就不必在位。要主張有德者必在位的賢人政治，[redacted]論[redacted]是非萬唱[redacted]不可。於是堯[redacted]禹便成爲儒[redacted]原的聖人，[redacted]虞夏便成爲儒[redacted]思的時代了。

這正是儒家要託古改制的[redacted]的原因。時代遠隔容易作弊，又加以[redacted]的[redacted]適合於自己的理想。本來無論是怎樣的傳說，多少都是有點[redacted]上[redacted]子的。[redacted]也是這樣。我[redacted]現在來看[redacted]時代的[redacted]究竟是怎樣的實際罷。

我們知[illegible]人[illegible]原始社會[illegible]母系的社會。[illegible]社會的[illegible]典型的[illegible]婚是亞血[illegible]姊妹共夫，兄弟共妻。[illegible]代是怎麼[illegible]呢？[illegible]的二女娥皇女英共夫舜，所[illegible]「[illegible]降二女於嬀汭，[illegible]虞」這在[illegible]們中國[illegible]為了[illegible]也沒有的傳說，確是人所共知的。但[illegible]兄[illegible]哥哥共妻娥皇女英的事，便完全[illegible]後人所[illegible]改了。[illegible]孟子[illegible]裏的一[illegible]

「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揜之。象曰謨蓋都[illegible]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干戈，朕。琴，朕。弤，[illegible]二嫂，使治[illegible]棲。[illegible]往入舜宮，舜在[illegible]琴。象曰鬱[illegible]忸怩。」

這把象[illegible]得來[illegible]一個未[illegible]犯的一樣，其[illegible]人修改過的痕跡。

我們再[illegible]的天[illegible]說：

「[illegible]家？父何以[illegible]鰥？不[illegible]告，二女何親？[illegible]並淫，危害厥兄，何變化以作詐，而[illegible]長？」

這明明[illegible]並淫的[illegible]說出來了。

（[illegible]象）此敘象事次序於啟之先，甚中王國維[illegible]「[illegible]弟並淫」[illegible]非象事，[illegible]帝嚳象即有扈氏天問[illegible]之次第正與[illegible]符。（詳見『甲骨文字[illegible]究』）

我們從這些傳說上看來，可以得到一[illegible]判斷：從[illegible]堯舜[illegible]代明[illegible]一[illegible]亞血族[illegible]婚（Punaluafamilie）[illegible]社會。

這[redacted]的社[redacted]只是母系中心的社會，私有[redacted]沒有成立。平[redacted]各人漁[redacted]的東西，[redacted]炊[redacted]的家具是屬於女人的，漁[redacted]的武器是屬於男子的。女人是一家之主，男子是附[redacted]物，[redacted]情一不相合，[redacted]子便只好[redacted]自己的武[redacted]是自己的[redacted]生下的兒子自然是女人的。兒子一長大了，又要嫁給他族的女兒去[redacted]丈[redacted]所以父子不能相承。假使父親[redacted]長的，兒子也當[redacted]不能繼任為[redacted]長。[redacted]長的產生是由一[redacted]的評[redacted]舉[redacted]來，評[redacted]的代[redacted]便是一族中各[redacted]各氏[redacted]長。所以在原始氏族[redacted]時候，所有的一些政[redacted]芽，完全是一[redacted]民主的[redacted]。

[redacted]時代[redacted]傳[redacted]際了。[redacted]帝位不[redacted]給丹朱，[redacted]的帝位也不[redacted]傳[redacted]商均，[redacted]的位置也不能傳給啓，並不是[redacted]禹是大公無私的聖人，也不是丹朱商[redacted]都是十[redacted]不肖的兒子，事[redacted]上是氏族評[redacted]不[redacted]丹朱商均，而丹朱商均也嫁[redacted]別的氏[redacted]去[redacted]女[redacted]去了。所以[redacted]着[redacted]一明[redacted]隨[redacted]岳[redacted]牧都走來會議，你說這[redacted]好，[redacted]說那個好，結果是[redacted]出了舜來。[redacted]帝[redacted]府的時候也還[redacted]四岳[redacted]牧，又由大家同意[redacted]出一個大[redacted]人來，而後來又把帝位[redacted]衆人所舉的[redacted]禹去了。

[redacted]不就是[redacted]評[redacted]的反映嗎？那一些四岳十二牧九官二十二人不都是當時的各族各氏的[redacted]宗長嗎？像這樣[redacted]事實並不[redacted]奇，在北美的土人中一[redacted]現代都還有保存着的。不過在我們中

圖是[redacted]三千年前已經退下了舞台，所以在我們看[redacted]覺得非[redacted]的神聖，[redacted]在二千年前的儒[redacted]也[redacted]得非常的神聖，更[redacted]的把它[redacted]化了。

這種[redacted]氏[redacted]會的崩潰是因爲產業的發展，由漁獵進而牧[redacted]耕植，促進了男性中心[redacted]會的成立。[redacted]業日見[redacted]達，私[redacted]制度便不能不產生。私[redacted]制度一產生，[redacted]衛[redacted]產的武力便不[redacted]不成立。[redacted]產[redacted]的武力成立，[redacted]不[redacted]不[redacted]制[redacted]於是乎立脚於階[redacted]制[redacted]的[redacted]社[redacted]便從此誕生了。

[redacted]古代氏族[redacted]的崩潰，一[redacted]是以爲在虞夏之際。[redacted]傳賢，禹[redacted]子，所以才有家天下[redacted]的產生。[redacted]換的過程是合於人類進化[redacted]史的。[redacted]們所知道的，[redacted]換[redacted]不在虞[redacted]之際。就[redacted]來[redacted]殷代都還[redacted]兄[redacted]及的制度[redacted]正[redacted]族社會的表現因爲是亞血族[redacted]關係，兄弟[redacted]個[redacted]來，兒子是[redacted]的出嫁，所以只能[redacted]兄弟[redacted]承。所以氏[redacted]的[redacted]度在[redacted]史上可[redacted]說一[redacted]到殷代末年[redacted]沒有[redacted]滅。

不過這個制度在殷代中已經逐漸的在[redacted]了。我們在殷虛書契的研究上，知道殷朝一代正是由氏族社會[redacted]到[redacted]制[redacted]的一[redacted]命的時代。所以一方[redacted]管還有氏[redacted]社[redacted]慣留存，而另一方[redacted]已經[redacted]隸的[redacted]生。[redacted]在商書上也可以找出證據：

「古我先后既勞乃[redacted]乃父，汝共作我畜民，」（[redacted]）

『商其[illegible]喪，我罔為臣僕。』（[illegible]子）

這是已經有奴隸制的證據了，而另一方面武王在數紂的大[illegible]時候：

『今[illegible]王受惟[illegible][illegible]是用，』（第一）

『昏棄[illegible]祀弗答，』（第二）

『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第三）

『乃惟四方之多[illegible][illegible]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為大夫[illegible]士，俾[illegible][illegible]百姓，以[illegible]宄於商邑。』（[illegible]）（牧誓）

[illegible]一條大罪就[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人的話，[illegible]是値[illegible][illegible]注[illegible]的。[illegible]二條大罪[illegible][illegible]據，我們[illegible]鄰西伯[illegible][illegible]面，祖伊得着戡黎的消息，知道周家富有野心，所以趕快去報告紂王，教他早作準備。但是紂王怎樣說呢？他說：

『我生不有命在天？』你看，這[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態[illegible]還[illegible]怎樣[illegible]賊？

第三[illegible]的大罪正道[illegible][illegible]代[illegible][illegible]着亞血[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的制度，因為王父母弟幾個[illegible]出嫁，所以在殷人[illegible]來，就好像是『昏棄不迪[illegible]了。

第四[illegible]的大罪[illegible][illegible]三[illegible]相同，因[illegible]本族的男子要出嫁，異族的男子不能不入贅，所以便不能不以[illegible]大夫[illegible]士。

所以氏族社會向奴隸[illegible]社會的推[illegible]確[illegible][illegible]的是在殷周之際。這從周室的一方面也可以[illegible][illegible]不

少的證明。

[redacted]一，在古公亶父的[redacted]候周室[redacted]系的社會。大雅緜第一章：

「古公[redacted]父陶復陶穴，未[redacted]家室。」

[redacted]文王的[redacted]父一代都還在穴居野處。第三章：

「古公亶父來[redacted]走馬，率西水滸，至於岐下。爰及姜女，[redacted]宇。」

古公已經是一位遊[redacted]者，他逐水[redacted]居；騎着馬兒沿着河流走來。走到岐山之下，便[redacted]到一位姓姜的女酋長，便[redacted]了她的丈夫。這不明明是母系社會的鐵證嗎？

[redacted]二，武王的母親，就是文王的夫人，有一百個兒子。大[redacted]的第一章：

「太姒[redacted]徽音，則百斯男。」

這當[redacted]不免是詩人的誇張，但[redacted]怎樣的[redacted]張，[redacted]有四五十[redacted]兒子然後才可以舉其成[redacted]而言曰「百，」一夫一[redacted]的配偶[redacted]生四五十[redacted]子[redacted]絕對不可能的。這兒只[redacted]有[redacted]種解釋：一種是文王多妻，一[redacted]亞血[redacted]群婚。在文王的祖母一代都還是女酋長制，應該以後一種解釋[redacted]合理。又「文王十三生伯邑考，十五生武王，」伯[redacted]考[redacted]算是文王十二[redacted]的種子，[redacted]除[redacted]亞血[redacted]群婚以外，也大不近情理。

第三，父子相承[redacted]未確立，傳說上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redacted]長立弟，這還保存着[redacted]的意思。

武王死後，周公依兄終弟及的制度，事實上還做了七年的皇帝，洛誥上說「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這是很明白的記載着的，所以周公在各種辭語裏面也就稱王。但是後世的儒者總要替他掩諱，說是舊[illegible]攝政，荀子比較爽快，他說「大儒之效：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屬天下，惡天下之背周也，履天子之籍，聽天下之斷，偃然如固有之。」（儒效）

第二節 奴隸制的形成

原始氏族社會向奴隸制的推移，是以牧畜的發現而開始，以農業的發達而完成。人類由漁獵時代發現了牧畜，這是人類必然的第一步，也是男性克服女性的第一步。在漁獵的時代，家族生活以女性為中心，男子只能有自己的獵具——弓矢。但是男子在漁獵中發現了牧畜的手段出來，照原來的習慣所牧畜的牛羊也就屬於男子了。男子即使一和女子不合的時候，起初也可以牽着牛羊再去找別個女子。但是到後來牧畜愈見發達，男子的生活不能不固定下來。因為牧畜發達的結果，發生了草料的恐慌，由草料的恐慌，發生了芻秣的栽培，由芻秣的栽培更發明了禾黍的種植。由是而農業便出現於人類文化的舞台，男子的產業便愈見固定下來了。男子的產業固定便是女人的家庭生產成為附庸。女人的家庭生產成為附庸，女

性中心的天下便不能不[illegible]地[illegible]成男性中心的社會了。

女子[illegible]這已經[illegible]奴[illegible]開始。更[illegible]產業[illegible]的[illegible]私有財產[illegible]確定下來，在同族中便發生出貧富[illegible]懸殊，在[illegible]族中也生出掠奪交易的頻繁的事件。[illegible]的氏族社會的民主的[illegible]治組織，到這時便不能不成爲有[illegible]的保[illegible]與搾取的機關。族內的貧人，[illegible]外的俘虜，自然而[illegible]地[illegible]新[illegible]奴隸。

殷代末年是[illegible]的時期，也是[illegible]業已經[illegible]現了[illegible]期，這是在[illegible]契的[illegible]究[illegible]我們已[illegible]的一[illegible]結論。[illegible]的研究也[illegible]告訴我們，我[illegible]所[illegible]二經來考[illegible]的[illegible]。

我們先來[illegible]商代。

商書的盤庚，那已經[illegible]現[illegible]一[illegible]革命[illegible]候。[illegible]著它[illegible]「不[illegible]邑，於今五邦，」[illegible]顯然[illegible]是一種遊牧民族。但那時農業也當得是發[illegible]了，所以「盤庚遷於[illegible]民不[illegible]居，率[illegible]咸出矢言，」就是[illegible]明生活已[illegible]成了土著，不願意再[illegible]徙。在盤庚裏面自然也有這一[illegible]的話：

「若[illegible]田力穡，乃亦有秋。」

「惰農自安，不昏作勞，不服[illegible]畝，越其[illegible]有黍稷。」

但這[illegible]或許是後來的史[illegible]所粉飾，[illegible]們不敢十分置信。不[illegible]沒有這樣的話，從那很[illegible]單的史實的

影子上看來，已經是表現着有了[illegible]業的狀況了。

商頌裏[illegible]有「自天降[illegible]，[illegible]年穰穰」（烈祖）及「[illegible]匪[illegible]」（殷武）的話，這是入周以後宋人做的詩，我們不能引為討論殷代的材料。

周書的無逸，從周公的口中說[illegible]要「先知稼[illegible]之艱難」以後，歷[illegible]殷王中宗（大戊）高宗（武丁）祖甲，都稱讚了[illegible]們一番，然後又說「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illegible]之[illegible]，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這好像殷王的大戊武丁[illegible]甲都已[illegible]很知稼穡之艱難的樣子。不過這所[illegible]明稼穡或者[illegible]是[illegible]初的勞役罷，從殷[illegible]代的文[illegible]逆推上去，殷代農業的發達[illegible]該有[illegible]早。不[illegible]看[illegible]武丁的話有「[illegible]於外，爰暨小人，」稱讚祖甲的話也有「舊為小人，」我們可以知道就是當時的帝王也不過是一位牧夫或者農夫了。[illegible]縱有也是在萌芽的程度。

關於商代的結論大約自中期以後[illegible]業是已經發明了，但還沒有十分發達。

我們來看周代。

周家好像是[illegible]明[illegible]業的[illegible]早的民族，我們看牠以后稷[illegible]自己的祖先也[illegible]可以知道了。

我們在下邊把詩經和[illegible]中有關於[illegible]的資料列舉出來，逐漸的討論下去罷。

第一，大雅生民篇：

這完全是一[redacted]說性的史[redacted]后稷的傳說用[redacted]文[redacted]了出來。我們[redacted]它所歌詠的傳說的原始性並未十分眞誠，可以知道這首[redacted]內容一定是周初的事實。

『[redacted]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redacted]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redacted]攸介攸止，載震載夙，[redacted]育，[redacted]后稷。』

這是[redacted]室[redacted]初的女酋長姜嫄因[redacted]沒[redacted]兒子去[redacted]上帝（傳云『禋於郊[redacted]』）要兒子。[redacted]上帝走過的腳步[redacted]歆動了，[redacted]了胎，便生了[redacted]發明家后稷。

這后稷生下地來的時候，女酋長不要他（這是當時賤男貴女的傾向，）把他丟在狹隘的[redacted]上。當時是牧畜[redacted]時候以爲牛羊可以[redacted]死他，但是牛羊都規避了。又把他丟到山林[redacted]面去[redacted]他[redacted]死，不料又[redacted]着打柴的人把他救了回來。又把他丟在野地[redacted]冰塊上[redacted]他凍死，[redacted]了的大鳥大約以爲他[redacted]死屍，展起[redacted]下來啄他，[redacted]啄哭了，把鳥也[redacted]飛了。但這[redacted]後的一幕在原始人看來以爲[redacted]怕他冷，[redacted]起肢膀來覆[redacted]他了；[redacted]神奇的種子，於是又才決心把他[redacted]育[redacted]來。

[redacted]在小的[redacted]發明了[redacted]業，曉[redacted]種大豆，[redacted]得種禾麥，曉[redacted]種瓜果，公然就佔有了[redacted]母家（『[redacted]有部[redacted]室。』）後來又開[redacted]萊，大[redacted]種植，有[redacted]麼黑黍的『秬，』有甚麼一稃二米的黑黍[redacted]『秠，』有甚麼赤[redacted]粟的『糜，』又有[redacted]麼白[redacted]粟的『芑。』於是收[redacted]的收穫，[redacted]的運搬，[redacted]的舂，[redacted]的簸。[redacted]搜的淘，蒸蒸的蒸，還加上[redacted]羊肉來做菜。於是乎貪食的上帝老官兒聞着米飯的香氣也就高興得了不得，說了一聲：『唔

怎這樣的香啦（「上帝居歆，胡[illegible]時」）

於是乎這后稷也[illegible]為了[illegible]的[illegible]祖，成了農神。

這詩的全[illegible]把[illegible]說[illegible]原始性是保存[illegible]很濃[illegible]的，這不消說是不能作為[illegible]史。但在[illegible]兒可以看出周初的農業狀況，而且還可以看出一個原始社[illegible]的進展。這兒所說的各[illegible]稻，以及祭享[illegible]各種熱鬧，都是周初的狀況，與[illegible]風豳雅相仿。

周初[illegible]始社會還不甚遠，所以他[illegible]盡力為自己的祖先粉飾，但都沒有[illegible]出后稷的父[illegible]就是帝嚳。人類的初始當然是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的，這詩的首章已經很明白的告訴了我們。

第二，大雅緜緜瓜瓞篇：

這也是一[illegible]傳說詩，在上[illegible]是已經舉出[illegible]節的。在這兒敍述一位穴居[illegible]僅僅只知[illegible]做土器的野蠻人古公，但他也有[illegible]少的牧畜（在[illegible]的時期完畢，漁獵的時[illegible]開始，牧畜[illegible]農墾是同時發明的，）[illegible]馬兒逐水草而居的走到[illegible]山之下來，來到這兒又做了姜姓女[illegible]丈夫。（[illegible]注意周室原本姬姓，男子是[illegible]外族來的。）

這位古公一到了這兒便幹了[illegible]呢？

「周原膴膴，[illegible]如飴。爰始爰謀，[illegible]契我龜，曰止曰時，築室於茲。」他看[illegible]那岐山下的土地十分肥饒，

[redacted]始[redacted]龜的吉兆[redacted]好，[redacted]他安心[redacted]就住在這兒。

『迺慰[redacted]止，迺左迺右，[redacted]迺理，迺宣迺畝。[redacted]西徂東，周爰執事。』他也就安心地住在這兒，又才[redacted]始[redacted]農夫的[redacted]備來。這是說殷周已經有了[redacted]業，把[redacted]同化了的。他走來一[redacted]同化了之後，便大興土木，建宮室，築寢廟，立社稷，治兵旅，向[redacted]的民族修好的[redacted]好，征伐[redacted]征伐，於[redacted]乎疆土開闢了。[redacted]昆夷[redacted]芮[redacted]服了。到他孫子文王的時候，更來了一大擧[redacted]征[redacted]的民族，這[redacted]說我替[redacted]奔走，那[redacted]說我替你開路，這[redacted]說我[redacted]徹底心服，那[redacted]說我替你管兵。——就這樣[redacted]首詩也就完[redacted]了。

[redacted]首詩所[redacted]的啓示也和生民篇是一樣。它[redacted]訴我們，周初離原始[redacted]會並不甚遠，在太王時都還是女曾長時代；到了太王，[redacted]農[redacted]的發達，才[redacted]有國家刑政的發生，在[redacted]時期之內周室吞幷了[redacted]隣，未幾便『三分天下有其二，』又未幾公然『[redacted]始剪[redacted]』了。

在這兒我[redacted]要提出一[redacted]問[redacted]

周室因農業的發[redacted]完成了由原始社會向國[redacted]組織的變革，這在文獻上表示得非常[redacted]。但是問題是農業在殷代的中[redacted]已[redacted]有[redacted]的痕跡，爲甚[redacted]久都不見有[redacted]度[redacted]大的發展，反成了落後民族，[redacted]爲後起[redacted]周室所吞滅了？周室[redacted]達的根本原因，[redacted]在那兒？

第三，大雅公劉[redacted]：

解決問題的[redacted]在這一篇裏面。

這[redacted]詩的作者和時代，[redacted]序上說：「召康公戒成王也。成王將涖政，戒以民事，美公劉之厚於民而[redacted]是詩也。」作者們可靠不可靠[redacted]一[redacted]問題，但時代是在周初，這[redacted]的[redacted]容上看來可以相信。

公劉在傳[redacted]上是后稷的曾孫。「[redacted]夏之[redacted]為后[redacted]面封於邰。及夏之衰[redacted]不務，[redacted]子不窋失其官守，而自竄於戎狄之[redacted]不窋生[redacted]陶，鞠[redacted]生公劉，復修后稷之業，民以富[redacted]乃相土地之宜[redacted]立國於[redacted]之谷焉。十世而太王[redacted]岐山之陽。十二世而文王[redacted]受天命。十三世[redacted]武王遂為天子。」——這首[redacted]是[redacted]居[redacted]谷的時候了。

[redacted]一[redacted]這位[redacted]實的公劉做田[redacted]割麥收[redacted]一點也不[redacted]懈怠。但[redacted]得地方還不够，又才[redacted]起[redacted]在[redacted]面，準[redacted]弓矢干戈斧鉞，[redacted]去開土闢[redacted]

第二[redacted]是[redacted]開闢了「胥」的地方（「[redacted]胥斯原」依胡適氏解釋，）在這兒也弄[redacted]很[redacted]庶，生活[redacted]漸順手，不必[redacted]前那[redacted]局迫。[redacted]而上山去牧羊，時而又下平原來[redacted]麥，身上帶的是[redacted]麼東西呢？是石[redacted]的裝飾品，[redacted]皮鞘裏[redacted]的鋼刀[redacted]着石刀。

第三[redacted]再[redacted]土[redacted]來，他走到百泉，又來看望溥原。他又[redacted]上了南岡，又才發現了豳谷便把[redacted]「京師，」便在這兒住居，便在[redacted]兒扯[redacted]號，便在[redacted]有[redacted]有笑的坐[redacted]下去。

第四節便說他在這京師，一天一天的又發展[illegible]來，族[illegible]人繁昌起來了，他們大開筵席，殺豬宰羊，吃得酒醉肉飽，他就做了同族人的酋長也就是宗長（『君之宗之。』）

第五節說他已經做了宗長之後，族裏愈見發達，他又分別士宜，組織『三單』（？）的軍警，又定出田賦來供這軍警的用度，豳谷便愈見強大起來了。

（案）『三單』的單字當讀爲戰，『其軍三單』者猶言其軍百戰，蓋古人以三[illegible]衆。

（九月十六日補記）

第六[illegible]也就是最末的一節，說他在[illegible]谷住着，又橫涉渭水，去採取砥石，採取鐵礦來鍛鍊（『取厲取鍛，』）又來大興土木大闢田野（『止基迺理，』）於是乎便愈見繁庶起來，愈見富足起來，皇澗的兩岸已經[illegible]人住滿了，又發展到[illegible]澗的上[illegible]去。過澗[illegible]上游也住滿了，又[illegible]佔[illegible]芮鞫去。

這詩就是這[illegible]的六節，但這把原始時期的國家的形成，序[illegible]怎樣親切呢？這所託的雖然是公劉的傳說人物，但所說的卻是周代初期的詩人的感情，乃[illegible]一般人的感情，最可注意的是那『取厲取鍛[illegible]的『鍛』字？毛傳[illegible]然訓爲石，但已經說了厲，爲甚麼又[illegible]呢？[illegible]箋云『石所以爲鍛質，[illegible]則正是鐵礦。

我們[illegible]周詩所用的田器：

『三之日于耜』（七月）

「以我覃耜」（大田）

「[redacted]乃錢鎛奄觀[redacted]艾」（臣工）

「有略其耜」（載芟）

「[redacted]」——「其[redacted]斯趙，以薅荼蓼。」（良耜）

這兒的四種田器，曰耜，曰[redacted]，曰鎛，曰[redacted]三種是從金，耜字上邊又有犀利的形容辭曰覃，曰略，曰良，大約這時[redacted]的田器已[redacted]是在用金器了。但這是怎樣的金屬呢？

考工記上說「攻金之工：築氏執下齊，冶氏執上齊，鳧氏爲聲，栗氏爲量，段氏爲鎛器，桃氏爲刃，」可惜這爲鎛器的段氏稱於闕了，我們不能明白她[redacted]出的到底以甚麼金屬爲鎛器，不過我們從其他的五氏可以間接的把他旁證出來。

其他的五氏：築氏是爲削，冶氏是爲殺矢戈戟，桃氏是爲劍，鳧氏是爲鐘，栗氏是爲量（升斗）這些都是用青[redacted]的。

「金有六齊：六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redacted]鼎之齊。五分其金[redacted]居一，謂之斧斤之齊。四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戈戟之齊。三分其金而錫居二，謂之大刃之齊。五分其金而[redacted]居二，謂之[redacted]殺矢之齊。金[redacted]半，謂之[redacted]燧之齊。」

這把鼎鎛斧斤戈戟大刃削殺矢鑒燧均用青[redacted]冶鑄的。都說明白了；然而鎛器是除外了的。爲鎛器的

卻是鄭氏;「段」不就是「[illegible]屬[illegible]」的「鍛」字[illegible]

[illegible]本來出現[illegible]很遲,初期的五金[illegible]外都[illegible]金。[illegible]鍊還沒有進步的時候,和金銀[illegible]美金比較,[illegible]爲惡金的。國語[illegible]面[illegible]管仲[illegible]話:「美金[illegible]劍戟,試諸狗馬。惡[illegible]以[illegible]鉏夷斤欘,試諸土壤,」又管子海王篇:「今鐵官之數曰:一女必有一刀,……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銚,……行服[illegible]輦者必有一斤一鋸一錐一鑿。」可以知道[illegible]所謂惡金[illegible]是鐵。

[illegible]秋官的「職金掌凡金玉錫石丹青之戒令,受其入征者,辨其物之美惡,」這兒也[illegible]好像已經有美金[illegible]金的分別了。

[illegible]的發現,[illegible]理應該是在周初,不然那麼[illegible]的原因[illegible]無從[illegible]明,中國歷史上的一[illegible]大[illegible]社會[illegible]的[illegible]期也無從[illegible]明了。

(案)世界各國[illegible]出土[illegible]見 Reallexikon der Vorgeschichte von M. Ebert 第十卷第一二八葉 Pflug 項下。(九・一六補記)

[illegible]爲[illegible]的[illegible]現,在[illegible]上起了一個很大的革命,在社[illegible]上也起了一個很大[illegible]革命。在周代的先王如像太王王[illegible]文王都[illegible]要[illegible]自下田的,周書的無逸篇裏說:

「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卑[illegible]即康功[illegible]功,……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

這是周公自己稱讚他的高曾[redacted]父的話，[redacted]見[redacted]不會有多大[redacted]誇張：因[redacted]一[redacted]王[redacted]自己下田，並不是甚[redacted]好樂[redacted]事情。藉此我們可以知道就在文王的初年都還是不十分[redacted]農業，但是不久之間便完全[redacted]換了一個世界。

周詩裏[redacted]農[redacted]詩很有好多首[redacted]有[redacted]風，[redacted]雅，[redacted]頌。[redacted]官[redacted]『籥章掌土鼓[redacted]籥。中春晝，擊土鼓，吹[redacted]詩以逆暑。中[redacted]夜迎寒亦如之。凡[redacted]年於[redacted]祖，[redacted]詩擊土鼓以樂田畯，[redacted]蜡則吹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簡[redacted]是成了一[redacted]農業的黃金時代了。我[redacted]把那三[redacted]的風，雅，[redacted]各[redacted]的詩名分列在下[redacted]。

豳風……七月

豳雅……楚茨　南山　甫田　大[redacted]

[redacted]……思文　臣工　噫嘻　豐年　載芟　良耜

除[redacted]詩的[redacted]比較簡單之外，風雅各[redacted]在詩經中都[redacted]是一等的長篇大作，這個盛況真是可以[redacted]見了。

[redacted]周書[redacted]罷。那[redacted]差不多[redacted]關於農業的文字。

一　洪範——『土[redacted]……歲月日時無易，百[redacted]用成。』

二　金縢——『秋大熟……歲則大熟。』

三　大誥——『[illegible]父菑，厥子乃弗肯[illegible]矧肯穫。……若稽夫予[illegible]敢不[illegible]朕畝？』

四　酒誥——『[illegible]其藝黍稷。』

五　梓材——『若稽田，[illegible]惟[illegible]厥疆畎。』

六　康誥——『乃[illegible]大[illegible]，大暨弗念弗庸，[illegible]厥君。……汝乃其[illegible]由茲[illegible]率戮。』（[illegible]二字分見上列大誥(1)梓材『乃別播敷』疑是[illegible]的意思，此[illegible]在[illegible]誥之前，[illegible]便宜起見列此。）

七　[illegible]誥——『茲予其明農哉！[illegible]裕我民，無遠用戾。』

（案）王[illegible]維[illegible]廣雅[illegible]農為勉，以明[illegible]勉案此意[illegible]須改讀。下文『彼裕我民』之『[illegible]』即承農而言。文王猶卑服即田功者，周公亦正好以『[illegible]』為[illegible]理想。

八　無逸——『[illegible]先知稼[illegible]之艱難乃逸，……相小人厥父[illegible]勤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既[illegible]。』

九　多方——『今爾尚宅爾宅，畋爾田。……尚永力畋爾田。』

十　立政——『帝[illegible]罰之乃伻（使）[illegible]有夏式[illegible]受命奄甸萬姓。』（『甸者井牧其地什伍其民。』）

[illegible]周代初[illegible]十五篇文字中的十篇，說來說去差不多篇篇都要說到農業上來，我[illegible]使把這周[illegible]周詩來[illegible]經或者殷[illegible]卜辭比較不對然是[illegible]兩個世界嗎？這樣明切的一對這不是石刀可以割下來的，不是[illegible]刀可以割下來的，這[illegible]思機都要仰仗鐵刀！

[illegible]古[illegible]的[illegible]遠了[illegible]來文明[illegible]一天一天的燦爛起去，我們[illegible]表面上看，所謂文武[illegible]公成康，真真[illegible]可以[illegible]美的了；然[illegible]兒掩[illegible]着一個很大的[illegible]劇。農[illegible]奴隸制[illegible]的完成，在初期本

是連國王也要下田的農業，不久便成[redacted]了奴民[redacted]了。

在上面所舉的無逸篇裏面，我們已經可以看出的，是那專門耕田的人後來成[redacted]了「小人」，從此以後便產生了一[redacted]「天下之[redacted]」出來，[redacted]「[redacted]心或[redacted]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了。好聽的一個「勞心」的雅[redacted]！[redacted]是[redacted]食[redacted]的[redacted]計。所[redacted]精神主義，[redacted]文化主義，始[redacted]跳不出這[redacted]個字的[redacted]圍。他[redacted]你是當然的，你是天命註定，你是天生成來[redacted]的人。而他精神上的操[redacted]比[redacted]更辛苦，自然比你更高貴得不可比擬。

[redacted]的所謂農夫。

第一——七月

這是純粹[redacted]一首農夫生活的詩。[redacted]的農夫[redacted]年四季一天到晚都沒有休息的時候。男的[redacted]田[redacted]，女的呢[redacted]織布。栽[redacted]出來的成[redacted]呢[redacted]公家，而自己吃的只是一些[redacted]瓜苦菜。養[redacted]出來的成果呢是替「公子」做衣裳，而自己多是「無衣[redacted]褐」。[redacted]閑的時[redacted]打點獵，得了狐狸便[redacted]送去給公子做衣裳，得了野豬只好像[redacted]地把豬兒除了起來，大[redacted]貢給公[redacted]的。自己養的羔羊也[redacted]殺了來獻上去，不消說也[redacted]酒送酒。公家住的[redacted]他們去整理，晝夜懃勤地用茅草蓋好起來（[redacted]時的宮室都[redacted]

茅屋，）而自己住的破耗子打[redacted]大極小洞的土屋，只好把點濁[redacted]來塞[redacted]火來[redacted]點，不消說[redacted]是[redacted]到牀頭上來咩，風大哥是要[redacted]常來打交道的，[redacted]他媽的也只好[redacted]過且過，在[redacted]見過冬了。但是[redacted]不夠，到了冬天來還[redacted]去[redacted]堅冰，[redacted]好了，到夏天來獻上去以使公家的人涼快。女子[redacted]有別的一[redacted]公事。就是在春日監[redacted]的時候，公子們的[redacted]情發動了，[redacted]不[redacted]這一[redacted]際購了。這並不是[redacted]奇的事情，據近世[redacted]的[redacted]究，許多[redacted]民族的會長對於一切的女子有「初夜[redacted]」（Jus primal noctis），[redacted]是在結婚的一夜，會長先來[redacted]的啦。

[redacted]是七月[redacted]火中所表示的農夫們一天到[redacted]年四季的生活，還是不是奴隸呢？

這在古時的道學先生看來[redacted]然要搖[redacted]擺腦，一唱三嘆，極口的讚道：「嗚呼，周室之人民，其忠愛其君若此之甚，此可見文武[redacted]公之盛德矣，嗚呼！[redacted]（一定還要再來一[redacted]「嗚呼！」）而在一些個人主義的[redacted]心主[redacted]的文人看來，也一定要[redacted]讚道[redacted]啊，這是一首很好的牧歌！牧歌的，[redacted]歌的第三個牧[redacted]的！這是中[redacted]民文學了。」哼，農民[redacted]一些無聊的文人[redacted]是可[redacted]了。

這詩當然不[redacted]農民做的，因為它把農民的痛苦故意的甘[redacted]化了，牧歌化了，[redacted]民不[redacted]也沒有那[redacted]的程度。序上說是[redacted]公做的。或者是這位大[redacted]人[redacted]理作罷。他真不愧是一位大聖人，他真是善於欺騙。但他[redacted]是怎樣善於欺騙，他總[redacted]不過痛苦中國的農民整一[redacted]大聖人大豪傑大詩賦大文氓，也[redacted]騙了幾

千年。但在目下恐怕也沒有[illegible]着了[illegible]

被掠取[illegible]的「農夫」的生[illegible]是這樣，掠取[illegible]的「公子」們又是怎[illegible]呢？

第二——楚茨

這首詩[illegible]主人翁「我」[illegible]有不少的黍稷，所[illegible]倉[illegible]裝滿了，露天[illegible]的「[illegible]」也有十萬大堆。他[illegible]是一位[illegible]的「公子」了。他把農夫的收[illegible]做酒食，供[illegible]向着鬼[illegible]求無厭的幸福。

他不[illegible]掠取了黍稷，[illegible]掠取了牛羊，牽去剝皮的剝皮，[illegible]的煮，[illegible]陳[illegible]奉的供奉，拿去祭[illegible]祖先[illegible]者是生殖器（「[illegible]於祊」）他自己[illegible]主祭的「孝孫，」[illegible]活的人[illegible]受祭祀的「一[illegible]保。」

祭祀的人[illegible]有「[illegible]君婦，」[illegible]有「[illegible]父兄弟，」可以[illegible]是一大族的男男女女[illegible]這兒來聚會的。他們，特別是[illegible]些女賓女客，燒起火來，切起肉來，燒的燒，炙[illegible]炙，[illegible]了[illegible]數的大碗，拿來[illegible]的面前。

於是芬芬郁郁的[illegible]在神面前禱告起來，神也公然高興着吃他們的飲食，當[illegible]是千[illegible]的[illegible]了他們[illegible]的[illegible]。

禱告的人[illegible]完了，神也吃醉了，[illegible]把神送回去，剩着是[illegible]「諸宰君婦」和「諸父兄弟」的男男女女快樂的時候，特別是[illegible]些女的尤其着急，她們等也等不及的一個神氣，趕快把那祭祀的

[illegible]既醉了，便和那些『諸父兄弟』們『備言燕私』起來。

[illegible]們都走[illegible]邊[illegible]室裏去了，音[illegible]同那[illegible]去奏去了。他們當[illegible]也在那兒群，也在那兒飲，還有一件事情不好明白說出來，只說『眞是可愛，眞是合時，[illegible]都[illegible]了哦，』於是乎也就不能不『子子[illegible]孫勿替引之』了。

這就是一些『公子』們的生活，這雖[illegible]是一[illegible]原始的公子們，雖[illegible]只是一時的[illegible]（照周禮看[illegible][illegible]仲春）[illegible]是[illegible]的快樂呢？它像那農夫們的『無衣無褐，何以卒歲？』它像那農女們的『女心[illegible]殆及公子同歸』嗎？

此外還有南山甫田以及豳頌的六篇，都是這[illegible]味的詩。[illegible]是[illegible]時[illegible]『公子』把農夫[illegible]收[illegible]取來供祭祀享[illegible]。甫田[illegible]開首四句把那[illegible]的對立題得異常的明白。

篇三——甫田

『[illegible]甫田，[illegible]取十千；[illegible]取其陳，食我農人。』

你看農人[illegible]他的，他不耕而[illegible]的一年取十千，才把些剩餘陳腐的米穀把給農人吃，這不如像在[illegible]狗一樣嗎？但他騙人的[illegible]度已經很高明了。他把農人的黍稷收畜取了，但他給他們的口惠是沒有忘記[illegible]，他[illegible]：

「我的[redacted]弄好了，眞是你們[redacted]的功德啦。」（「我田既減，農夫之慶！」）

他立了田官去[redacted]督那些農夫，他時常還要親自去監督，不准他們偸懶，他[redacted]他是愼[redacted]他們。[redacted]夫在這[redacted]的監視之下，[redacted]偸不[redacted]來；他說：

「啊，你們眞是[redacted]快啦！」（「曾孫不怒，農夫克[redacted]」）

在這樣[redacted]說[redacted]之下，於是乎農夫的[redacted]血[redacted]到一珠一滴都[redacted]成一米一黍了。所以

「[redacted]孫之稼，如茨如[redacted]（收成要給茅屋一樣高，[redacted]頂一[redacted]）[redacted]孫之庾，如[redacted]如京，（堆積起來就像一個海島，[redacted]一片山嶺。）乃求千斯倉，乃求萬[redacted]箱，[redacted]稻梁，農夫之慶。（又來[redacted]着臉皮[redacted]心恭維你一句。）」

你看這搾取者的手段不很高明嗎？而他高明[redacted]手[redacted]還不[redacted]這一點，他[redacted]有點我們近代人的風味，會向農人喊「[redacted]歲」的口號呢！那[redacted]後的兩句便是：

「報以介福，[redacted]無疆！」

農人[redacted]工人萬歲喲！只要你克[redacted]克儉的[redacted]搾取，你的壽命[redacted]長壽好，萬歲喲！[redacted]喲！[redacted]萬[redacted]喲！——哼哼！

[redacted]——大田

這首詩的性[redacted]稍不同，[redacted]一首小農生[redacted]詩。他自己[redacted]「[redacted]」的農夫，但同時也有他的私田

[illegible]「[illegible]公田，[illegible]及我私」我[illegible]並不是所謂「其中爲公田，八家[illegible]私百畝」的甚[illegible]井田制——井田制自身是[illegible]的理[illegible]上[illegible]男不[illegible]有那樣規整[illegible]劃土分疆的辦法。[illegible]時的土[illegible]一切都是公田。農人只是[illegible]的奴隸；但[illegible]開[illegible]土地當然很多，[illegible]農人們利用自己的餘力去開[illegible]了出來，[illegible]爲自己的[illegible]地了。[illegible]見[illegible]一[illegible]樣，我們是[illegible]該注意的。

[illegible]面還有幾句[illegible]的[illegible]是：

「[illegible]有不[illegible]此有不斂[illegible]有遺秉，此有滯穗，[illegible]利。」

這在一些[illegible]的只求皮相的人[illegible]來，一[illegible]又要說「[illegible]一張畫圖呀，充滿[illegible]味的畫圖呀，就像米[illegible]的[illegible]一[illegible]的畫圖呀，[illegible]平[illegible]風光。[illegible]美的風光，[illegible]不[illegible]風光甚麼，[illegible]風光。」有[illegible]的我介紹一段朱[illegible]老夫子[illegible]於這[illegible]而見[illegible]：

「[illegible]餘而不[illegible]取，又[illegible]共之，既足以爲不費之惠，而亦不棄於地也。不然，[illegible]粒米[illegible]戾，不殆於輕[illegible]手？」

[illegible]這幾句文章下面再加兩[illegible]字「[illegible]」了。

[illegible]的[illegible]解不是這樣。我們在這兒正[illegible]出[illegible]已經有乞丐的現象！一些奴[illegible]的[illegible]婦在男子在的時候，有男子力田，[illegible]還有[illegible]食，[illegible]一[illegible]男子死了，自己或者因爲年老，或者因爲殘廢，不[illegible]再去[illegible]人，[illegible]

可吃[redacted]呢？那不是在收[redacted]的時候去拾[redacted]遺[redacted]嗎？收穫時有[redacted]穗可拾，平時呢？那怕只好吃草根或者討口了。

還是奴[redacted]成立以後必然有的現象，一[redacted]到現代都不曾[redacted]過一次的現象。在國風中采[redacted]卉[redacted]女人[redacted]見不鮮，[redacted]多半就是[redacted]訴告的[redacted]婦嗎？

總之，當時[redacted]奴隸，已是可以斷言的。這些[redacted]不[redacted]做農夫，平[redacted]做工事，供徭役。七月[redacted]面已經有『上入執宮[redacted]』的話，那便是每年在定期的時候去為公家做工。這兒當然沒有[redacted]廢工做，也[redacted]有甚[redacted]約，完全是當課的義務。還是平時，此外還有臨時的，[redacted]時的土木工作等。

『[redacted]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redacted]之。經始勿[redacted]民子來。』（大雅[redacted]）

[redacted]天子命我，[redacted]朔方。』（小雅出車篇）

[redacted]上還[redacted]供役很多；

（一）『惟三月哉生[redacted]公[redacted]作新大邑於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康誥）

（二）『太保[redacted]於[redacted]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於洛汭。……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召誥）

（三）『王曰，告[redacted]多士。今予[redacted]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今朕作大邑於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多士）

(四)『公曰，嗟人無譁，[redacted]命！……魯人三郊三遂，峙乃楨榦！甲戌我惟築，無敢不供，汝則有無餘刑非殺！』（費誓）

我們在這兒可以看出有所[redacted]『庶民，』有所[redacted]『庶殷，』在這兒可以[redacted]出奴[redacted]的成因了。

庶殷明白的就是[redacted]征服的民族，在快被征服的時候殷人很愁，以爲『商今其淪喪，我罔爲臣僕』（商書微子）[redacted]的人人[redacted]戮，要想[redacted]奴隸都[redacted]不到。這正表[redacted]着奴[redacted]產生還不很久，在未有奴隸[redacted]以前一切的俘[redacted]是拿來屠戮。所以周公也在殷人面前很賣恩惠，說我們現在並沒殺你們，還讓你們[redacted]田[redacted]屋，你們[redacted]懷德（多士及多方。）在西周末年奴隸制成立以後的文字便不同了。同是一種怕亡國的話，殷人是怕當不成奴[redacted]周人就[redacted]怕[redacted]奴隸。小雅正月篇說：

『民之無辜，並其臣僕。』

這正表[redacted]時代[redacted]階段了。

殷人被征服了以後[redacted]實上是做了奴隸，他[redacted]是受盡了輕視和虐待的，周室的人稱他們爲『蠢殷，』稱他們爲『戎殷，』稱他們爲[redacted]頑民，』一直到春秋戰國的時候都還把他們的後人當成蠢人看待，譬如說到蠢人的時候便是『宋人[redacted]——『宋人資章甫而適越。』（莊子）——『宋人有助苗長者。』（孟子）——宋人就是蠢人的代表，

奴隸是世襲的，大雅的既醉篇很明白地告訴了我們，那詩的第七和第八[redacted]節上說

「其[illegible]天[illegible]君子萬年，景命有僕。

[illegible]爲何？[illegible]女士。[illegible]女士，從以孫子。」

僕字[illegible]均[illegible]附，於「其僕[illegible]何」實不免費解。[illegible]是世襲，[illegible]以宋人一直到後來都被人[illegible]人，[illegible]是無足[illegible]了。

大概[illegible]隸一經久了，便[illegible]所謂「庶民。」庶民[illegible]百姓，在[illegible]時[illegible]有分別的。百姓是貴族，又叫[illegible]子。[illegible]召誥：「予小臣敢以王之[illegible]百君子越友民，[illegible]受王威命明德。」——[illegible]民是指新[illegible]的庶殷，友民[illegible]的庶民，百君子就[illegible]百姓了。和這君子相[illegible]的庶民又稱爲小人，這在易經上是很多的，書經上也數[illegible]不鮮。

（第）百姓在古金中[illegible]「百生，」[illegible]族之義。

梓材篇開始一句話是：

「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illegible]邦君。」

這把當時的階[illegible]是表現[illegible]明白的，就是王[illegible]第一級，邦君是第二級，臣及大家（就是所謂百姓）是第三級，[illegible]般的庶民是第四級。前三級就是貴族，[illegible]是只有兩級，就是貴族和奴隸了。

庶民又[illegible]「羣黎，」[illegible]「黎民：」

（3）「[redacted]百姓，徧[redacted]爾德。」（小雅天保）

（二）「平章百姓，百姓昭明。[redacted]和萬邦，黎民於[redacted]」（虞書帝典）

爲甚[redacted]民[redacted]稱「[redacted]」呢？

古人以爲人的[redacted]髮是黑的，就[redacted]世稱百[redacted]黔首。

但爲[redacted]麼一[redacted]支[redacted]的民衆[redacted]者奴隸就尊稱「黎，」尊稱「黔」[redacted]我們古代的支配[redacted]族還有頭髮不是黑的，[redacted]者還是[redacted]麼[redacted]的黃的嗎？

古人在這兒全沒有注意，我[redacted]這兒是有點奇怪的。在中國的古代沒有黃毛紅毛的支配[redacted]出現過，[redacted]是[redacted]們所[redacted]的，一般的都是黑頭髮，不會尊稱被支配[redacted]黎爲黔，[redacted]思那一定是以皮膚的色彩[redacted]分[redacted]的。[redacted]黔首[redacted]黑[redacted]孔的人，這大約就是[redacted]古代的先住民族，[redacted]種人或者[redacted]是馬來人和四川的倮羅民[redacted]先，馬來人和倮[redacted]都是[redacted]色的，（倮[redacted]在四川又稱爲黑骨頭）馬來人[redacted]呢也說[redacted]們祖先[redacted]花方來伯遜[redacted]民[redacted]祖先就是古代的蚩尤或者三苗了。蚩尤「銅[redacted]背，」大約也[redacted]是棕[redacted]色的修飾了。

漢民族的祖先本來有[redacted]服了蚩尤和有苗的傳說，[redacted]些民族一部分[redacted]化了便成[redacted]民，一部分[redacted]壓迫向西南遷移，便成爲現代[redacted]馬來人和倮羅等，便退下了中國的舞台。

馬來人和保羅是否同族，這[illegible]研究很容易，如把他們的語言，特別是[illegible]於[illegible]獵收[illegible]所用[illegible]名稱來比較，如係相同，[illegible]可[illegible]定其[illegible]同族。可[illegible]目前沒有這種方便。

以上當然只[illegible]的想像，我[illegible]得所[illegible]「黎民」就是最早[illegible]漢民[illegible]征[illegible]了[illegible]色[illegible]先住[illegible]族。這[illegible]民族被征服了以[illegible]隸使用，大約[illegible]過[illegible]虐待或生[illegible]限制的結果，是一天一天的消滅了的。民族一[illegible]滅了之後，所以[illegible]字的本義也就失掉了。大雅上說：

「[illegible]黎，其[illegible]以鐵。」（桑柔）

「[illegible]民，靡有孑遺。」（雲漢）

這大約是[illegible]正的[illegible]了。雖然孟[illegible]二先生說：「夫[illegible]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illegible]逆志是為得之。如以辭而已矣，[illegible]之[illegible]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illegible]也，是周無遺民也。」但是周時的所謂「[illegible]」與孟子時代的[illegible]「民，」是不同的。在[illegible]末年已經是「[illegible]有孑遺」的黎民，在孟子時代當然不知道他的存在了。因黎民的絕種（被征服民族的絕種並不算[illegible]奇）和漢民族自身的局[illegible]的奴隸化，所以使[illegible]民與庶民成[illegible]同樣的[illegible]義，後來更與「百姓」一語也成為同義語了。這也就是貴族的分化和[illegible]產的結[illegible]使百姓化[illegible]的證據。

[illegible]族自身的奴[illegible]化，[illegible]上舉的「庶散」便是一例，就是周之宗室，一有罪過，都[illegible]化為奴隸的。[illegible]

「降[redacted]人，三年不當，」[redacted]是這項的明證了。

總之所謂農夫所謂庶民，都[redacted]當[redacted]的奴隸。這些[redacted]隸在平[redacted]在有土木工[redacted]的時候要供[redacted]役，在征[redacted]的[redacted]候，便不[redacted]當兵或者是伕役了。

「擊鼓其[redacted]用兵，土國城漕，我[redacted]行。」（[redacted]）

這是[redacted]的人民被徵發出去打陳國和宋國時候的詩。同[redacted]人民，有的在國裏穡田（「土國」）有的在漕邑築城（「城漕」）[redacted]己[redacted]當兵要去打[redacted]打宋。這可以見得工農兵是三位一[redacted]古人說「寓兵於農，」[redacted]實是並沒有好大的[redacted]在[redacted]的。

「肅肅鴇[redacted]，[redacted]於[redacted]栩。王事靡盬，不能蓺[redacted]。父母何怙？悠悠蒼天，曷其有所！[redacted]

這是唐風的鴇羽，同樣的情[redacted]反復成爲三章。所[redacted]「王事」當然就是戰征[redacted]情。奔走王事的[redacted]便不[redacted]稷，這正[redacted]明平時[redacted]農夫[redacted]的軍人。

[redacted]再[redacted]周公東征時的時[redacted]

[redacted]公東征就[redacted]因爲被征服了的殷人不甘受奴隸制的壓迫，造[redacted]了反來，周公[redacted]起兵去討伐[redacted]們。周書的大誥，便[redacted]那出[redacted]時候的訓辭，那時候殷人的叛亂，勢子是很浩大的。所以在周公東[redacted]討伐的時候，[redacted]說：

「予得吉卜，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逋播臣。」

但是一般的庶邦君和庶士御事都反對他，說是很困難，民還不安定，應該要先務內政，不要去圖武功，龜卜可以不必聽從的。但是周公堅持着自己的意見，他終覺得趨兵去討伐了。

結果是怎樣呢？[illegible]一去便打了三年，乃得來奔破斯缺，一般的兵士都[illegible]來了。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

既破我斧，又缺我錡，周公東征，四國是吪。哀我人斯，亦孔之嘉。

既破我斧，又缺我銶，周公東征，四國是遒。哀我人斯，亦孔之休。」

這首詩我覺得明明是一首怨望的詩，宋朝的朱老夫子公然說：「今觀此詩，固足以見周公之心大公至正，天下信其無有一毫自愛之私；抑又以見當是之時，雖被堅執銳之人亦皆能以周公之心爲心，而不自爲一身一家計，蓋亦莫非聖人之徒也。」這[illegible]不曉得是從甚麼地方看出了那麼多的「聖人」來！

周公這位[illegible]子，他是很厲害的一位角色，他是奴隸制的完成者，這是可以承認的。這傢伙能文能武，意志[illegible]，手段也很毒辣。我們看他把殷人的反叛平定了以後，他索性更加一倍地把他們奴隸化，大興土木叫他們來做工，把他們總[illegible]的[illegible]到洛邑，叫他的兄弟康叔去鎮壓着他們，不惜用種種的嚴刑峻罰，三令五申地去[illegible]他們。周書中的所謂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多方，都是對付他們說的話。我們看他

一時很寬恕[redacted]同他們說：

「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爾曷不忱裕之于[redacted]方？爾曷不夾介乂我[redacted]王享天之命？今爾尚宅爾宅，畋[redacted]田，[redacted]不[redacted]于熙天之命？」（多方）

[redacted]的[redacted]回來[redacted]是我[redacted]了你[redacted]的活命，[redacted]子給你們住，把田給你們耕，你們[redacted]這不誠心[redacted]意的感恩[redacted]

他一時又[redacted]兇狠的恫嚇他們：

「[redacted]乃[redacted]不[redacted]……[redacted]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redacted]囚之，至于再，至于三，乃有不用我降[redacted]命，[redacted]乃其大罰殛之！非我有[redacted]秉德不康寧，乃惟爾自[redacted]辜！」（同上）

你們才[redacted]王法，[redacted]反。我所以才[redacted]告誡你們，不[redacted]便要屠殺你們，一次不[redacted]來二次，二次不够，再來三次給[redacted]總[redacted]屠[redacted]你們一[redacted]族滅種！並不是我們周家不講和平，是你[redacted]自作自受！

你看，這真是怎樣的橫暴！佔了別人的[redacted]殺了別人的宗廟，[redacted]用[redacted]樣[redacted]高[redacted]手段來壓迫別人，這不和近代的侵略者是一套的章法嗎？他的產[redacted]還不僅這一點呢，你[redacted]又要和[redacted]悅色[redacted]去[redacted]他們：

「[redacted]乃自時洛邑，尚永力[redacted]爾田，天惟畀矜爾。我有周惟大介賚爾，迪簡在王庭，尚爾事，有服在大僚。」（同上）

你們[redacted]此以後在洛邑好生做[redacted]夫，天老[redacted]可憐你們的。我周家也[redacted]賞[redacted]你們，不久會把你們提拔

起來，會拿大官給你們做。

你看，這是怎[redacted]猜的一[redacted]手段呢？最厲害的是他[redacted]康叔的一[redacted]統制般人的秘密的辦法。在康誥[redacted]面他教他[redacted]用嚴刑峻罰。假使是故意犯罪，雖是很小[redacted]是要殺的。殺人[redacted]的[redacted]殺的。不孝不友[redacted]殺的。婦惡罪衆的是要殺的。這些[redacted]還不要緊。在[redacted]裏面，卻把他[redacted]奸黠處更全盤[redacted]出來了。他曉[redacted]人是好酒[redacted]杯的，他深怕[redacted]帶去的周人也染了[redacted]惡[redacted]慣，所以他不惜諄[redacted]的告誡，[redacted]後是說：

「[redacted]曰「羣飲」汝勿佚！[redacted]拘[redacted]歸于[redacted]予其殺！」

你所帶去的人，[redacted]使有人來告[redacted]說在聚[redacted]的時候，你一點也不要寬縱，一[redacted]二[redacted]送回來，我[redacted]他們的腦袋子！

但是[redacted]付殷人是怎樣呢？他接着[redacted]

「又惟殷之[redacted]臣百工，乃湎於酒，勿[redacted]殺之，姑[redacted]教之。」

這是怎樣呢[redacted]一[redacted]差別待遇呢？這不[redacted]日本人統治了台灣以後，台灣人抽大煙並不加以禁止[redacted]辦法，是完全一[redacted]嗎？周大聖人[redacted]狠毒，究竟是在那裏呢？爲了朱夫子那位大傻瓜公然說：「被堅執銳之人」都是受了他的[redacted]化，都[redacted]「[redacted]人之徒，」那些被[redacted]說[redacted]聖人[redacted]可[redacted]了。

我們再看東山一首詩罷。

這是跟着周公東征的軍人，也[redacted]是[redacted]夫，出征了三年之後，才解甲歸田，走回自己的家裏。在他初得到這樣的解放[redacted]當然是很高興。但[redacted]想到家裏的[redacted]形不免又[redacted]暗的悲傷。悲傷的是甚[redacted]，詩[redacted]雖然沒有[redacted]出。但[redacted]們是可以想像到的。相別了三年，和家[redacted]人[redacted]是斷絕了消息的，他[redacted]是不知道他家裏人的生死存亡，和他家[redacted]是荒[redacted]了怎樣[redacted]地步。他走回家裏來一看，果不其[redacted]是荒廢到可怕的[redacted]地！時候已是黃昏，天上又在下微微的細雨，這正是替人的資料。自己的家屋被[redacted]草[redacted]絡着了。土老鼠在室裏跑，小蜘蛛在門上牽網。菜[redacted]呢成了鹿子的遊[redacted]螢火蟲兒在閃閃[redacted]飛耀。雖然是可怕的荒[redacted]，但也[redacted]有幾分的親愛。

愁着不知死活的家裏人，他自己的老婆幸好還生存着。她在長吁短嘆[redacted]洒掃房[redacted]的時候，他[redacted]好回來了。[redacted]在外[redacted]的土堆子上的苦瓜兒[redacted]在[redacted]的樹梢，這[redacted]相別以來不知不[redacted]也[redacted]三年了！

[redacted]的[redacted]生回[redacted]之後落得滿眼的荒涼，不湊巧的是又遇着婚嫁最多的春天，倉庚鳥在[redacted]飛，有錢人在嫁女兒。新嫁[redacted]是輝煌，新[redacted]娘的妝奩[redacted]高，你們這些新婚[redacted]的人當然高興，我們，我[redacted]這些舊人[redacted]底有甚麼快樂呢？

這詩[redacted]成於上面所譯述的四章，的[redacted]有一[redacted]悱惻的情趣，最後一章把新婚拿來做對照，是[redacted]把

那歸家的兵士形容得更加的淒涼。[redacted]不一定就是[redacted]時從征的軍人做的，或者是那從征的太史太卜一類的有文[redacted]的人無心之間把[redacted]己反對戰爭的心事流[redacted]來了的。[redacted]表現得十分鮮明，不知[redacted]那些心[redacted]古人怎麼[redacted]把作者的名[redacted]扯到[redacted]公身上去！

總之，平時的農人[redacted]是戰時的軍人，在東山一[redacted]現[redacted]常明白。農人工人軍人，結果就是奴隸。像[redacted]的證據在[redacted]裏面是舉不勝舉。所以我們可以斷定：奴隸制的[redacted]在周初才完成。它[redacted]原因是在[redacted]業的發達。[redacted]業的發達是在[redacted]的耕器的發明。

第三節　宗[redacted]的[redacted]立

宗教思[redacted]是原始社[redacted]必然的產品。原始社[redacted]的人，頭[redacted]簡單，對於自然界中各種現象都不明其[redacted]以然，一[redacted]都是驚異，一切都帶着神祕性，於是而一切都化成神明了。[redacted]宗教[redacted]然是庶[redacted]拜，是多[redacted]的。

但到[redacted]制成立以後，[redacted]上[redacted]力統於一尊，[redacted]天上的神祕便也不能不歸於一統。地上在國家成立以後，天上[redacted]有天堂出來。

「文王[redacted]在帝左右。」（大雅文王）

「三后[redacted]天。」（大雅下武）

[redacted]文王，[redacted]這三后——太王王[redacted]文王——是[redacted]在上帝右邊的耶穌，以及甚麼三頁莊嚴三位一[redacted]的別種民[redacted]的宗教[redacted]一樣？

尚書和詩[redacted]頌，可以說完全是宗教的典籍，它們的性[redacted]完全和猶太人的宗教的舊[redacted]一樣，雅頌就是那舊約[redacted]面的雅[redacted]詩[redacted]了。而且那詩[redacted]中的上帝完全是人格神，天是[redacted]夠視，能夠聽，能夠說話，能[redacted]聞香氣，能夠吃東西，能夠動作，[redacted]夠走路，[redacted]夠[redacted]索，能夠喜[redacted]東西。並且[redacted]生兒子。他是完完全全和人一樣的。

「[redacted]生民，[redacted]——[redacted]帝武敏歆，居[redacted]生子。」（大雅生民）

「有王雖小，元子[redacted]……王來紹上帝，自服於土中。」（周書召誥）

目的就在這兒。上帝是[redacted]兒子，兒子是[redacted]繼承上帝的。

「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周書梓材）

「予造天役，遺大投艱于朕身。」（周書大誥）

兒子在地上[redacted]權[redacted]便在天上又得着一[redacted]崇背，於是乎支配者的權力[redacted]可以[redacted]持於永遠了。真的可以維持於永遠嗎？創造上帝[redacted]支配者階級的本身，他自己是明白的。

「[redacted]命不于常。」（周[redacted]康誥）

「天命靡常。」（大雅文王）

天命是不固定的，就是自然現象是不[redacted]進行着的。自己雖然在說是天的兒子，自己新佔來的國家[redacted]然[redacted]上天[redacted]我[redacted]財產，但這話裏是靠得住的話。[redacted]不過是誑惑愚民罷了。[redacted]使人[redacted]一聰明起來，不肯受我的[redacted]了，[redacted]的財產幾時又[redacted]別人[redacted]佔去，又[redacted]人去當[redacted]元子，」這[redacted]誰[redacted]曉得呢？

「天[redacted]忱，不易惟王。」（大雅大明）

「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墜命。」（周書君奭）

天根本是不可靠的不過我自有我的權衡。我們是立來[redacted]人的東西，不要自己去受了他的欺騙。我們只有自己想方法來使地位鞏固，使自己[redacted]澤[redacted]長。用上帝來騙人當然也是[redacted]想[redacted]方法的一[redacted]但我們另外應該還有些微妙的方法。

有甚麼微妙的方法呢？

目的是使變化的東西不變|變化到底起於甚麼呢？變化是起於對立。有輕重的對立故有動搖，有強弱的對立故有競爭，有智愚的對立故有詐亂。要想沒有詐亂，就要[redacted]天下的人[redacted]無愚，更換句話說，便是不許有超過水平線上的智者。要使沒有競爭，便[redacted]使[redacted]強無弱，也就是要使天下的人不許有超過水平[redacted]上[redacted]者。要想沒有動搖，那就只好使兩端的輕重[redacted]得其中，滑頭的中字又現出水面來了。

「曰其時中乂，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洛誥）

「不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酒誥）

以中道治天下，萬國都不會生亂子，支配者自然就大有其成績。這就是所謂德。德者得也，言這樣便可以得到好處。大抵周書上所說的德都是這個意思。

「勿用非謀非彝蔽時忱，丕則敏德，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不汝瑕殄。」（康誥）

「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梓材）

不合中道便是「是非非是」，「是是非非」也就是妄作聰明。聰明是亂之根本，所以要使一般人都不准妄作聰明。所有一切的刑罰典章，一切宗法的教育，都是從這個根本上面生出來的。事事要依照一個主宰的典章刑政去做，事事都依照著主宰所規定的法則去做，在上的人都不准妄作聰明。（不合乎中道的辦法正是頂頂的聰明呀）在下的「迷民」（亂黨）更不准妄作聰明，於是亂黨便不會再作亂子，支配者便說「至於萬年子子孫孫永保民」了。結局是周書和書經上的宗教思想，就是奴隸制下的支配階級的根本觀念，和易經上所表現的是一致。

（一）人格神的存在。

（二）神權政治（Theocracy）的主張。

(三)想以[redacted]衷主、[redacted]來消滅[redacted]儀式的進化

以上我從詩[redacted]中[redacted]的文句把那時的宗[redacted]思想[redacted]出了一[redacted]就出來，我是故意把一[redacted]好的材料扣留着[redacted]沒有[redacted]出。這一筆材[redacted]奇異地在中國古代學說中是自己成了一[redacted]的系統的——不消說這是就它自己本身的說法，——這個[redacted]是洪範。在洪範一[redacted]中以上所歸納出的三[redacted]常鮮明[redacted]陳列着。

洪範這一篇，照它本文說來是箕子做的，眞[redacted]我們現在不想斷定。不[redacted]篇文章卽使不是箕子所作，但也不[redacted]是東周以後的儒者所假造。我們可以得[redacted]證：

(一)左傳中三引洪範文都稱爲商書：

一『沈[redacted]剛克，[redacted]明柔克；』（文五年）

二『三人占從二人；』（成六年）

三『[redacted]無黨，王道蕩蕩。』（[redacted]三年）

(二)莊子天運[redacted]

『巫咸袑曰：來吾語女。天有六極五常，帝王順之則治，逆之則凶。九洛之[redacted]治成德備，監照下土，天下[redacted]之，是謂上皇。[redacted]

洪範九疇相傳是禹治洪水的時候所得的洛書，所[redacted]「九洛之事」會[redacted]就[redacted]的[redacted]九疇。六極[redacted]九疇[redacted]面有的；五[redacted]的[redacted]是五行，有[redacted]說[redacted]五[redacted]——[redacted]曲[redacted]主張後說，以為富即是群，群即是[redacted]。巫咸研究竟是甚麼人，不敢確定，（有人[redacted]是殷中宗相巫咸，）但[redacted]這一段[redacted]可以知道洪範九[redacted]家以外也有人提說。

(三)小雅小旻：

「[redacted]靡止，[redacted]或否。民[redacted]或謀，[redacted]或艾。如彼[redacted]流，無[redacted]以敗。」

[redacted]艾（同乂）五字與洪範五事中的五作完全相合。小旻大概是幽王時[redacted]的詩罷？可見[redacted]文字在周幽王[redacted]已經存在。

大概洪[redacted]不會是偽書，[redacted]那思想上我們也可以得[redacted]一個內證。我[redacted]它裏面[redacted]想罷。

洪範的出發點是先承認了一[redacted]唯一神的「天」與「[redacted]」的。

「惟天陰騭下民。」

「帝乃震怒，不畀洪[redacted]九[redacted]」

洪範九疇——這九條大法到底是甚[redacted]東西呢？還就是天予「天子」的治[redacted]平天下的大法。是一個[redacted]盡的神[redacted]治的系統。

[redacted]一[redacted]五行所[redacted]水火金木土，[redacted]是自[redacted]的五大[redacted]素，大[redacted]宇宙中[redacted]五大原素[redacted]演化出來的。所以由水演出[redacted]下的道理，由火演出[redacted]上的道[redacted]由木生[redacted]曲直[redacted]觀念，由金生出從革，（大[redacted]延而且[redacted]思，）由土生出[redacted]再如五味也是由這五行生出來的，[redacted]『[redacted]下作[redacted]』[redacted]從海水得出[redacted]觀念，『炎上作苦』[redacted]則變苦，『[redacted]直作酸』[redacted]由木[redacted]得來，『[redacted]稿作甘』是由酒[redacted]來，『從革作辛』[redacted]這句[redacted]不出它的胚胎，本來『辛』味照現代的生理學[redacted]來並不是獨立的味覺，它[redacted]感合成的，假使[redacted]感說來，金屬[redacted]給人以辛味，也勉強說[redacted]過去。

[redacted]分化的理論[redacted]然很武斷，很幼稚，[redacted]它的着眼是在[redacted]宇宙中萬[redacted]物由分析與化合的作用演[redacted]成，這是值[redacted]特注意的。五行和印度[redacted]的四大說（水火風土）相似，這可[redacted]說是科學方法的[redacted]原，我們不能因為它本身[redacted]與後人[redacted]附會，[redacted]一概[redacted]殺。

五行在甘誓中也有，所[redacted]『有扈氏[redacted]侮五行。[redacted]甘誓在上面已經[redacted]過，[redacted]書是殷代[redacted]文字，[redacted]者也就是周人[redacted]的。甘誓的『五行』雖不曾說明就是金木水火土，但[redacted]非常[redacted]的[redacted]來大約也就是[redacted]金木水火土的五行罷。這種[redacted]的起源[redacted]於殷代的五方或五示的崇拜。[redacted]一種自[redacted]生的理論，不[redacted]歸之於任何人的發明。就是後來的五行[redacted]生相[redacted]的[redacted]說[redacted]不知道是開始於何人，那大概也是一[redacted]然[redacted]生[redacted]論。我們知道管子書中[redacted]五行篇，但[redacted]是否管子時代的文[redacted]實是疑問。

荀子十二子[illegible]而有「[illegible]往[illegible]造說，謂之五行，[illegible]遂而無類，幽隱而[illegible]說，閉[illegible]而[illegible]解，案飾其辭而祇敬之曰此[illegible]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軻和之。」我們從這「僻違」「幽隱」「閉約」的幾個辭[illegible]看來，子思孟軻所唱和的五行，當然就是相生相尅的五行了。但這兒可惜[illegible]於概括，並沒有說出他們的五行說[illegible]內容出來，在[illegible]在[illegible]傳是思孟的書籍中也找不[illegible]造說的[illegible]跡。

墨子經下和[illegible]說下中明白的表現了五行相勝之說：

經……「五行毋常勝，說在宜。」

[illegible]……「五，合水土火。（合疑是字誤合下[illegible]一木字。）火離然。火鑠金，火多也。金靡炭，金多也。合之府，水。（合當作金）木[illegible]木。」

說中的文字雖然錯落[illegible]多，但相生相尅的痕跡是可以辨[illegible]出來的。特[illegible]明的是經文，「無常勝」便是相[illegible]了，這正是史記孟荀列傳上所引[illegible]衍[illegible]主張：

「五德轉移，治各有宜。」

這兩[illegible]的同樣的主張，我[illegible]知道是墨[illegible]在前，還是騶衍在前，不過騶衍還更進了一步，把五行相[illegible]說演化成了歷史進化的階段，所謂「稱引天地剖判以來，而符應若茲。」這精神是可取的，表現便不免荒[illegible]了。這本[illegible]難時代所不能免的現象，我們不能以此而抹[illegible]騶衍的進步。

洪範五行[redacted]次第是『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這兒並沒有[redacted]着[redacted]生的次序，也沒[redacted]依着相尅的次第，假使是相生，那[redacted]該是：

木↓火↓土↓金↓水；

[redacted]是相尅，那應該是

水V火V金V木V土。

僞古文大禹謨的『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是從左傳文七年的『水火金木土[redacted]謂之六府』抄來，那便是在五行相尅的[redacted]念發生以後的文字了。

自然界中[redacted]人類社[redacted]中有對立的[redacted]相生[redacted]尅而逐漸進[redacted]——這是永遠不能[redacted]的眞理。現代的每一種科學都在證明這[redacted]理：

『化學……原素的化合與分解。

物理學……作用[redacted]反作用陽電氣與[redacted]電氣。

數學……正[redacted]與負數；[redacted]分[redacted]分。

[redacted]科學……[redacted]爭[redacted]』

這在中國的古代思想[redacted]呢便是[redacted]五行。精神雖[redacted]是把[redacted]着了，但[redacted]說[redacted]進於幼稚，這也[redacted]

法的一個例證。

五行本身的[illegible]生相尅，在洪[illegible]裏[illegible]然[illegible]不出這個痕跡出來，但是由五行而化生萬物，那是鮮明地表顯着的。五[illegible]於五行只是一例，其[illegible]五聲五[illegible]五氣等等都可以類推出來。而事實上洪範中還有「五事」「五卜」「五徵」也都是由五行演化出來的。

其次是「[illegible]」——所謂「[illegible]、視、聽、思。」還與下文[illegible]五徵「雨，暘，燠，寒，風，」都有密切的[illegible]係：

貌→[illegible]→[illegible]→（時雨[illegible]）……水
言→從→乂→（[illegible]若）……火
視→明→哲→（時燠若）……木
聽→聰→謀→（時寒若）……[illegible]
思→睿→聖→（[illegible]）……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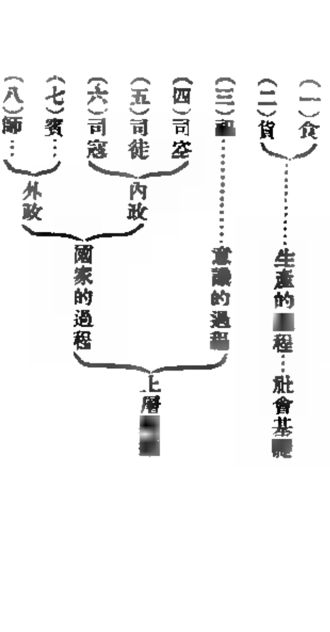
五[illegible]‖五[illegible]‖五行

「在天爲五行，在人爲五事，」人天[illegible]便顯休咎的五徵。大概古人的[illegible]是：一切的自然現象是由五行[illegible]化出來，一切的人事表彰也是由五行演化出來，所以五行是宇宙萬彙的根本。

有了[illegible]才有人事，有了人[illegible]才有農政。第三的「[illegible]用八政」便是[illegible]家[illegible]起原。這樣先自

然後人事再刑[illegible]，是很值得令人注意的次第。這和「天生[illegible]民作之君作之師」[illegible]說本來[illegible]不相容的。這裏可以看出洪範中的一個矛盾。洪範本身是主張神授說的，而學理的構成上卻無心之間取的是進化說，這個矛盾怎樣說明呢？[illegible]是[illegible]化說[illegible]自然的[illegible]露，神授說是有意的捏[illegible]，在捏[illegible]之中無心之間流出了本[illegible]面目。

八政自身的次序也很[illegible]得[illegible]意。



這也是根據自[illegible]發生的[illegible]係，所以才有這樣合理的次序的產生。

有了農政應該特別注[redacted]的便是歲時，這和農政是有密切的關係的，兩者差不多不能分離。故所以[redacted]四便是「協用五紀。」五紀的[redacted]歲月日星辰曆數，」在國家階級上又比成王，卿士，師尹，[redacted]民。

歲＋月＋日＋星辰＝曆數
‖　　‖　　‖　　‖
王＋卿士＋師尹＋庶民＝國家

（案）歲是歲星，說詳甲骨文字研究釋歲篇。

除表示着一種階級關係之外這種比擬不消說完全是牽強附會。

「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redacted]家用不寧。庶民惟星。星有好（讀去聲）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redacted]星，則以風雨。」

這一[redacted]在庶徵之下，或者應該在這五紀[redacted]下邊。這兒多少可以看出[redacted]天文學的[redacted]識。月入於箕則風，月入於畢則雨，（詩漸漸之石篇有「月離於畢，俾滂沱矣，」）[redacted]便是星有好風好[redacted]的證據，但都是臆說。大抵[redacted]的智識本由[redacted]省得來但偏偏要生出一[redacted]比附，這是智[redacted]的權[redacted]在支配階[redacted]手[redacted]的原故。年歲[redacted]畜在原始的時候，只能[redacted]是自然的力量，[redacted]調和便成為豐年，[redacted]而不[redacted]和便成為凶年。這在現[redacted]已經多少是可以用人力轉移，但在原始時是完全不可能的。而古時的支配[redacted]「貪天

之功以爲己力，」以[illegible]時[illegible]像是王帝士[illegible]力量了。[illegible]是比較少見[illegible]特別是在古[illegible]木山林還是都[illegible]的時候。我們看那些支配者怎[illegible]的[illegible]頭呢？在上的人是不應該從民所好的，從民所好，那便風雨不時，真正該死」

有了自然界的五行然後才有人事界的五事，然後才[illegible]政[illegible]數的產生，這些[illegible]操在甚麼人手裏呢？是操在上帝的手裏。但是上帝把來交[illegible]的兒子叫他來替天行道：「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這是上帝親口[illegible]兒子說的話。上帝叫他兒子要作[illegible]作[illegible]的立在中央，教天下的人[illegible]要擁戴自己的便是好人，[illegible]使他得到幸福，不擁戴自己[illegible]便是惡人，這是有罪的。一切的人都不准成羣[illegible]黨，只[illegible]皇帝，恭恭[illegible]的[illegible]皇帝，客[illegible]的[illegible]皇帝。擁[illegible]皇帝，沾皇帝的光，叨皇[illegible]的福，不准作好作歹，只准平平常常。

「無[illegible]無頗，遵王之義。[illegible]有作好，遵王之道。[illegible]有作惡，遵王之路。

「無偏無黨，王道蕩蕩。[illegible]無偏，王道平平。[illegible]無側，王道正直。

「[illegible]其有極，歸其有極。」

這真[illegible]自古以來的[illegible]主[illegible]一篇大文章」王[illegible]是不偏不[illegible]的中道，王[illegible]不高不低的中道，王[illegible]是不左不右的正道。遵從王道的人也就[illegible]該不左不右不高不低不偏不跛，拉屎拉尿也要合乎其中，吃飯

[redacted]竟也要合乎其中箭[redacted]是一[redacted]板板的石頭。[redacted]人就希望一切的人都成爲[redacted]樣死板板的石[redacted]這樣便[redacted]然再不會造出亂子，皇帝[redacted]位[redacted]也就『[redacted]如北辰居其所[redacted]衆星[redacted]之』了。

洪範一篇的中心點就在[redacted]『皇極。』目的[redacted]使自己的支配[redacted]不[redacted]動搖。世界上一切都是動搖着的，要怎[redacted]才可以不[redacted]呢？[redacted]是由於不平[redacted]的[redacted]立物[redacted]相傾軋，要不[redacted]就只好使對立物相平衡或者是消滅。[redacted]立[redacted]的平[redacted]只[redacted]中的地步，[redacted]無[redacted]不及，對於對立的兩[redacted]不[redacted]不倚，所以長的[redacted]把[redacted]減短，短的[redacted]加長，重的[redacted]把他減輕，[redacted]的[redacted]把他加重。這[redacted]衡完全是操在帝王的手裏。我們看他的第六項的三德罷。

『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redacted]正直。强[redacted]友，剛克。[redacted]友柔克。沉潛，剛克。高明，柔克。』

平康正直就[redacted]所謂中道。[redacted]友的人[redacted]他，不准他抬頭，這[redacted]是所謂[redacted]，也就[redacted]克的手段所謂沉潛。（[redacted]猶言壓制。）[redacted]的人要扶植着他，使[redacted]揚[redacted]來，這就是柔克，[redacted]是[redacted]克的手段所謂高明了。（[redacted]是『明揚側陋』的意思，古人多失其解。）[redacted]對於不守本分的人要示之以威，[redacted]於安分守己的人[redacted]賜之以福。這作威作福的大權就操持在至尊的手裏。『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深居高拱，[redacted]處優，作[redacted]作福[redacted]大[redacted]是誰也不准干犯的，有干犯的便[redacted]死的叛徒。

作威作福的方法是怎樣呢？一方面是用宗[redacted]迷[redacted]來欺騙，別一方面是用刑[redacted]來[redacted]懲。

「七，稽疑。[illegible]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illegible]，曰蒙，曰驛，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

卜五的雨霽蒙驛克就是水火木金土的徵兆，是用火炙龜，龜甲顯出的兆文。傳[illegible]還有龜書已經失[illegible]。

占二的貞悔說是易[illegible]的重卦——內卦爲貞，外卦爲悔。

這卜筮的[illegible]是很明顯的，但他還鄭重其事[illegible]出一個像煞有介事的光景。

「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

既有卜又有筮，[illegible]怕不[illegible]騙，卜筮的時候要立三[illegible]人，[illegible]掩耳盜鈴，來[illegible]取多數決的辦法。

「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illegible]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

像這[illegible]的時候當然有從有逆，那兒立得有幾種[illegible]出來：

	自己	卿士	庶人	卜	筮	（吉凶）
一	+	+	+	+	+	大同
二	+	−	−	+	+	吉
三	−（+）	+	−	+	+	吉
四	−（+）	−（+）	+	+	+	吉
五	+	−	−	+	−	內吉外凶

六　（十一）　（十一）　（十一）　--　一　[redacted]吉作凶

（十表示從，一表示逆。）

（括弧中所表示係書中所無。）

從這表[redacted]面看來卜筮是看[redacted]特別[redacted]實的，而尤其[redacted]卜。凡卜要一切皆[redacted]才吉，有一不[redacted]便凶。表面上[redacted]好像很公道，只[redacted]卜筮從的時[redacted]是上帝自己不[redacted]也不算數，其[redacted]我[redacted]曉得卜筮的册書乃至[redacted]於那册書[redacted]都[redacted]帝自己的心理呀。在[redacted]之上[redacted]顯示公道，事實上是[redacted]騙。

上面的表式很奇怪，[redacted]是卜筮並從的時候。其他三種人的或從或逆，[redacted]來[redacted]八[redacted]方式，書上只說了四類。[redacted]三種本來是可以[redacted]含[redacted]上[redacted]的，見上表中三四列中所加的（十，）但如『一一一十十』的時[redacted]吉[redacted]凶，[redacted]全沒[redacted]說及。又如龜從[redacted]的時候，也可以[redacted]出八[redacted]方式，[redacted]上卻只說一[redacted]這一種本來可以包含四[redacted]的場合，但是已則逆[redacted]時候的四[redacted]場合便全沒有說及。又筮[redacted]的時候也[redacted]有說及，這[redacted]有說及的特殊的三種，（一一一十十）（一？？十一）（？？？一十）大概都是凶罷？

七的『[redacted]』是人事無可如何的時[redacted]借卜[redacted]騙人。八的『庶[redacted]』是天[redacted]無可如何的時候[redacted]休咎來[redacted]人。天[redacted]本來是原[redacted]人所無可如何的，所以正好[redacted]這個東西來上下其手。

「八，庶[redacted]曰雨，曰[redacted]，曰[redacted]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redacted]各以其敍，庶草蕃廡，一極備，凶，一極無，凶。」

只是[redacted]一[redacted]的時候，[redacted]本是由自然觀[redacted]歸納出來的結果，[redacted]很合理的。但他說到休咎的[redacted]上來了。五種來得恰合時宜便[redacted]休徵。五[redacted]得不合時宜，或者是恆雨，或者是恆暘，或者是恆燠，或者是恆寒，或者是恆風，便是咎徵。還和人事有[redacted]切[redacted]關係。

休徵				咎徵
時雨	←肅	……（貌）……	狂→	恆雨
時暘	←乂	……（言）……	僭→	恆暘
時燠	←哲	……（視）……	豫→	恆燠
時寒	←謀	……（聽）……	急→	恆寒
時風	←聖	……（思）……	蒙→	恆風

天時的順與不[redacted]扯到人事上的順與不順上來。在[redacted]人誰個不希望[redacted]麼，[redacted]成熟呢？[redacted]希望嗎？那你只好[redacted]順，你不要狂妄。你一狂妄了，那天[redacted]不[redacted]來，你[redacted]遭殃。你一恭順了，那天時[redacted]會順起來，你[redacted]會得福。人的恭順是沒有止境的，天的順不順是沒有把握的。假如人恭[redacted]了而天還是不順，那是你的恭順還不夠，你還要恭順些，還[redacted]恭順些。人只愈恭順，不消說對於支配階級是[redacted]有好處的。實

際上天時不順的時候比順的時[redacted]少，這當然是恭順所致了，特別是人君的盛德上感天庭，這是[redacted]該根揚王休的了。[redacted]支配階級的利益。

落尾的第九疇[redacted]「嚮用五福，[redacted]用六極，」這是天子的生[redacted]予奪之權，所謂「予制乃短長之命」也。你[redacted]從天子的時候便可以有壽，有富，有康寧，有樂道的餘暇，有無病息災的和平的死；你不順從天子的時候，那[redacted]會短命，就[redacted]生病，就會不安，就[redacted]貧窮，就會成爲惡人，就會成爲弱者。或者是有福的便是順從天子的人，[redacted]禍的[redacted]是不[redacted]從天子的人，誰[redacted]敢不順從天子呢？

以上是洪範全篇的[redacted]旨的串衍，它的目的很鮮明的是：

（一）肯定人格神的存在，當然不[redacted]有絲[redacted]的懷疑，更[redacted]不上那個敢於狎侮否認了。

（二）[redacted]主[redacted]權政治[redacted]神聖，政[redacted]教[redacted]合於一尊，整[redacted]的宇宙就是一[redacted]國。

（三）有意識地要利用折衷手段來消滅社會[redacted]進化，使神權的位[redacted]以子子孫孫[redacted]承。

[redacted]思想在正雅和頌詩的全部，在呂刑以前的[redacted]書中的每篇差不多完完全全是終始一貫地表現着的。這是西周的奴隸制[redacted]代的支[redacted]思想。這思想是有地上[redacted]力來做它[redacted]後盾的，不消說地上的權力也靠着這個思[redacted]來做它的護符。苦心[redacted]淡的結果是要[redacted]地上的權力永[redacted]歸於一姓不要失墜。然而人力所不能敵的終竟是自[redacted]本身的進化！水是滔滔不斷地往海裏流的，[redacted]管你怎樣作堤防來阻絕它，怎樣敵

變它的河道，但它氾[illegible]橫流，也[illegible]流到海裏。沒有這[illegible]的大力能夠阻止自然的[illegible]勢。長提崩潰的時候終要到來了。

第二章　由奴隸制向封建制的推移

第一節 [illegible]

在奴隸制的西周[illegible]時代，那[illegible]脊椎動物的一條脊柱—[illegible]唯一神的宗教思想，在西周末年的時候便[illegible]漸[illegible]起來了。我[illegible]那詩經中的變風變雅的人，[illegible]微留意一[illegible]的便[illegible]感[illegible]那真是一個絕大的「變異」。[illegible]風變雅，[illegible]別[illegible]變雅，差不多全部都[illegible]怨天恨人之作，我們現在一一的把它們列在下面[illegible]。

一 [illegible]於天的怨望

(一)「出自北門，憂心殷殷，終[illegible]且[illegible]莫知我艱。已[illegible]哉，天[illegible]之，謂之何哉！」（邶風北門）

(二)「彼黍[illegible]彼稷之苗，行邁[illegible]中心搖搖，知我[illegible]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倉天，此何人哉？」（王風[illegible]）

(三)「肅[illegible]羽，集於苞栩。王事[illegible]，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悠悠倉天，曷其有所？」（唐風鴇羽）

(四)「彼倉天者，[illegible]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秦[illegible]黃鳥）

(五)『天方薦瘥，喪亂弘多。』（小雅節彼南山）

(六)『天之扤[illegible]，如我不克。』（小雅正月繁霜）

(七)『[illegible]天疾威，敷于下土，[illegible]猶回遹，何日斯沮？』（小雅小旻）

(八)『上帝板板，下民卒癉。』（大雅板）

(九)『倬彼昊天，寧不我矜？』（大雅桑柔）

(一〇)『天[illegible]喪亂，滅我立王，降此蟊[illegible]，稼穡卒痒。哀恫中[illegible]，具[illegible]卒荒。[illegible]有旅力，以念穹蒼。』（同上）

(一一)『天降喪亂，饑饉薦臻，靡神不舉，靡[illegible]斯牲，圭璧既卒，寧不我聽？』（大雅雲漢）

(一二)『[illegible]仰昊天，則不我惠。孔[illegible]不寧，降此大厲。』（大雅瞻卬）

(一三)『[illegible]天疾威，天篤降喪，瘨我饑饉，民卒流亡。』（大雅召[illegible]）

二　對於天的責駡

(一)『昊天不傭，降此鞠訩！昊天不惠，降此大戾！』（小雅南山）

(二)『浩浩昊天，不[illegible]其德，[illegible]喪饑饉，斬伐四國。[illegible]天疾威，弗[illegible]弗圖，舍彼有罪，既伏其辜，[illegible]此無罪，[illegible]胥以鋪。』（小雅雨無正）

(三)『何辜于天，我罪伊何？心之憂矣，云如之何？』（小雅小弁）

([illegible])『天之生我，我辰安在？』（同上）

(五)『悠悠昊天，曰父母且！無罪無辜，亂如此憮！昊天已威，予慎無罪。[illegible]天太憮，予慎無辜。』（小雅巧言）

(六)『疾威上帝，其命多[illegible]（邪辟，）天生烝民，其命匪諶。』（大雅蕩）

（七）「民今方殆，視天夢夢；既克有定，靡人弗勝。有皇上帝，伊誰云憎？」（小雅正月）

[illegible]就給連珠砲一樣怨望的怨讟，責[illegible]責，甚至[illegible]駡他糊[illegible]糊塗（「荊棘我國」）的在做夢，上帝老倌叫[illegible]面子眞是被拋在九[illegible]去了。我們回想起上帝老倌叫當年的威勢是怎樣呢？

「卬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時？」（大雅生民）

祇嘴祇舌的吃了別人不少[illegible]香東西，吃人錢財，與人消災，吃了之後怎麼樣呢？

「[illegible]芬孝祀，[illegible]飲食。卜[illegible]百福，如幾如式。」（小雅楚茨）

那時候眞是赫[illegible]明明[illegible]了。那時大家都很信賴他，好[illegible]他眞能[illegible]得滿滿的[illegible]子。

「[illegible]天上帝，照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大雅皇矣）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illegible]爾單厚，何福不除？俾爾多益，以莫不庶。」（小雅天保）

[illegible]幾何時而上帝[illegible]叫[illegible]倒霉到[illegible]步田地了。[illegible]麼會那樣[illegible]霉的呢？

[illegible]倒霉儘管[illegible]上帝老倌叫的位置依然存在。上帝老倌叫會這樣說：「儘管你怨恨我，責備我，但是「[illegible]爲由他美罵，好官我自爲之。」[illegible]要拿祖上[illegible]香來享祀我，你總要拿犧牲圭璧來供奉我，我[illegible]是存在著的。」所以[illegible]書兩人，對於他也不會怨望，也不會責難，他曉得他糊塗糊[illegible]的不會福善禍淫，或者他硬[illegible]完全全的否定了他的存在。

三　徹底的[redacted]

（一）「園有桃，其實之殽（同肴）。心之憂矣，我[redacted]且謠。不知[redacted]者，謂我『士也[redacted]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redacted]知之？蓋亦勿思！」

「[redacted]有棘，其實之食。心之憂矣，聊以行[redacted]。不知我者，[redacted]我『士也[redacted]。』（下同上節）[redacted]（魏風園有桃）

這首詩的詩人自己稱自己爲[redacted]士』，這當然是一位做官的了。這位做官的人大概是窮得連飯都沒有吃的，只是[redacted]子和棘實，所以他[redacted]大大的感傷起來。不消說他又是一位[redacted]的先生，當[redacted]鬱不得志在路上嘔吟躊躇的時候，他以爲別人一定在[redacted]他，他說：『你看那位[redacted]驕罷。那真是驕傲得沒法啦！你說不是嗎？』他以爲別人是不知[redacted]他，只曉得[redacted]他的，他便灰了心，決心着[redacted]也不要想。——我們[redacted]意他甚麼也不[redacted]的決心。這位詩人大約和那賦『天[redacted]爲之，謂之何哉？』的「出自北門」的詩人是相[redacted]的罷，但他在喊一[redacted]『[redacted]蒼天』沒有呢？這[redacted]態度是比怨望[redacted]更進了一[redacted]的。

（二）「有兔爰爰，雉離於羅。我生之初，尚無爲。我生之後，逢此百罹。尚寐無吪。」

「有兔爰[redacted]離於罦。我生之初，尚[redacted]生之[redacted]此百憂。尚寐[redacted]」

[redacted]有兔爰爰，雉離於[redacted]我生之初，尚無庸。我生之後，逢此百凶。尚[redacted]無聰。」（王風兔爰）

這首詩是表現一個階級[redacted]時候，在下位的兔子悠遊[redacted]樂，翱翔於天，在上位的野[redacted]反投了羅網，這投了羅[redacted]的野雞便反反[redacted]覆的浩嘆[redacted]來。只睡[redacted]罷，管他媽的！——你看他的心目中[redacted]有甚[redacted]上帝存

在？

[redacted]　[redacted]息的[redacted]世

(一)「[redacted]萇[redacted]猗[redacted]枝，夭之沃沃，[redacted]子之無知。

「[redacted]有萇楚，猗[redacted]其華，夭之沃沃，[redacted]子之無家。

「隰有萇楚，猗儺其實，夭之沃沃，[redacted]子之無室。」（檜風[redacted]）

這大約也[redacted]「我入自外，室人交徧讁我」的「[redacted]窶且貧」的做官的人。雖[redacted]在做官，但是生活[redacted]度高起來了，自己的[redacted]不能够[redacted]口，所以他[redacted]己[redacted]的厭起世來。自己這[redacted]有知[redacted]罣慮，倒不如無知無識的草木自己[redacted]有妻兒牽連，倒不如無家無[redacted]的草木。[redacted]人的羨[redacted]起草木的自由來，這[redacted]疑厭世的態度真有點樣子了。

(二)「蓼蓼者[redacted]匪我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

「蓼蓼[redacted]匪我伊蔚，哀哀父母，生我勞瘁。

「缾之罄矣，[redacted]罍之恥。[redacted]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小[redacted]）

生下地[redacted]以為是一條龍，結果才是一條豬。[redacted]我[redacted]雖沒出息的人真是丟了父母的臉，自己簡直是想死想了好久了。這不一定是孝子的詩，這是一首憤世嫉俗的詩。煞尾的兩[redacted]明明是：

「南山烈烈，飄[redacted]民[redacted]不穀，我獨[redacted]害？

『南山[redacted]飄風弗弗，民[redacted]獨不卒！』

(三)『…………

『[redacted]之[redacted]青。知[redacted]如此，不如無生！

[redacted]牂羊墳首，三[redacted]人[redacted]以食，鮮可以飽。』（小雅苕之[redacted]）

[redacted]兩好[redacted]前面的兩首合[redacted]了一首。苕子的花[redacted]的紅，苕子的葉那樣的青，而我自己才[redacted]的青黃又倒亮。自己[redacted]的[redacted]又倒亮，不[redacted]進苕子也[redacted]不上了。苕子還有上好的肥料，自己是吃飯[redacted]不需魚不進罶，[redacted]宿子進了罶。瘦母羊大頭腦，這便是自己的寫照。像[redacted]樣的現世實倒不如死了[redacted]好！

五　[redacted]世的享樂

(一)『山有樞，[redacted]有榆。子有衣裳，[redacted]曳，弗[redacted]子有車馬，[redacted]弗驅。宛其死矣，他人是愉。

『…………

『山有[redacted]，[redacted]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redacted]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唐風山有樞）

(二)『…………

『阪有漆，隰有栗。既見君子，並坐鼓瑟。今者不樂，逝者其耋。

『[redacted]有桑，隰有[redacted]既[redacted]君子，並坐[redacted]簧。今者不樂，逝者其亡。』（秦風車鄰）

(三)『有頍者弁，實[redacted]在首。[redacted]既旨，爾[redacted]阜。豈伊異人？兄[redacted]甥舅。如彼雨雪，先[redacted]霰。死喪無日，無幾相見。樂酒今夕，君子維宴。』（小雅頍弁）

這是必然的結果。上帝否認了，懷疑的結果便不能不生出[illegible]自殺的念頭，然而自殺——[illegible]是容易，[illegible]很難的，那[illegible]苟在下去終不是事，必[illegible]一[illegible]便必[illegible]享樂的傾向了。

六　祖宗崇拜的懷疑

上帝既被懷疑否認了，祖宗崇拜的觀念當然也會隨著動搖。

「父母生我，胡俾我瘉？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小雅正月）

「維桑與梓，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不屬於毛？不離於裏？天之生我，我辰安在？」（小雅小弁）

「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寧忍予？」（小雅四月）

「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寧莫我聽？」（大雅雲漢）

「旱既大甚，則不可沮。……羣公先正，則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寧忍予？」（同上）

七　人的發現

在奴隸制最盛的時候，人是失掉了他的獨立的存在的，宇宙內的事情一切都是天帝作主，社會上的事情一切都是人王作主。「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所以一切的人是人王的兒子，是天帝的兒子的兒子。人完全是附屬物，完全是物品。

「乃命魯公，俾侯於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魯頌閟宮）

這「附庸」應該就是附屬於土田的農民。

（案）金文召伯虎敦有『僕庸土田』一語，孫[redacted]云『「僕庸土田」猶詩經之「土田附庸」，左氏[redacted]定四年之「土田陪[redacted]」也。』王國維云[redacted]古僕附陪三字同音，附作僕作陪[redacted]聲之通，庸作敦者字之誤也。』余謂僕本正字，附陪乃假借，庸則借爲傭。（九・一六補記）

『王命申伯，式是[redacted]邦，因[redacted]謝人，以作[redacted]庸。王命召伯，徹申[redacted]土田。王[redacted]傅[redacted]其私人。』（大雅[redacted]）

[redacted]見的『庸』和『私人』也就[redacted]是新[redacted]的附庸，新舊的附屬於土田的農夫。

『人有土田，汝反有之。人有民人，汝覆奪之。』（大雅[redacted]卬）

[redacted]人和土田一樣的是人的所有物，是支[redacted]的所有物，這兒[redacted]說得明明白白。

但是在這宗[redacted]想[redacted]搖的時候，人的存在[redacted]抬起了頭來。

被否定[redacted]人，否定自己的否定。

一『何草不玄？何人不矜？哀我征夫，獨爲匪民？

『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哀我征夫，朝夕不暇。』（小雅何草不黃）

人不是老虎。人不是野牛，[redacted]會這樣在曠野裏被人驅遣呢？其實人倒是再進一步做老虎，做野牛的自由了，人[redacted]在是做的是牛馬。

從消極一[redacted]不[redacted]於天，而歸[redacted]於人。

二『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人。』（小雅十月之交）

三 [redacted]的材料是秦[redacted]一篇，秦穆公死的時候[redacted]子車氏三子奄息，仲行，鍼虎殉葬。秦國的人哀悼這三良，大家[redacted]呼天哭泣，不[redacted]以一百人來掉[redacted]們每一[redacted]人的生命。

[redacted]交交黃[redacted]止於棘。（……棘。……楚。）

[redacted]從穆公子車奄息。（……仲行……鍼虎）

惟此奄息，百夫之特！（……防！……禦！）

[redacted]其穴，惴惴其慄。

[redacted]蒼者天，[redacted]我良人。

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以人殉葬不消說正是奴隸[redacted]的特徵。史[redacted]秦本紀在武公二十年說他[redacted]初以人從死，死者六十六人，」又在[redacted]公三十九年[redacted]「穆公卒……從死者百七十七人。」三良便[redacted]在[redacted]從死者裏面的。這[redacted]然說殉葬[redacted]於秦武公，但事[redacted]上決不是這樣。殉[redacted]的習俗除秦以外，各國都是有的。（就是世界各國的古代也[redacted]是有的。）不過到這[redacted]穆公的時候，殉葬才成爲了問題。殉[redacted]成爲[redacted]題的原因，就[redacted]人的[redacted]立性的[redacted]現。

[redacted] 同一是關於秦穆公的文章。書經最後一[redacted]有秦誓。這篇文章和周書的十八篇差不多完全是另外一種格調。思[redacted]上可以說是全不相同：其他的周書差不多每篇都有上帝，每篇都是[redacted]道說教的教典；[redacted]

[illegible]於秦誓這一[illegible]沒有一點兒氣味[illegible]天上來。全[illegible]的重心是放在人上。差不多沒有一句不是[illegible]的人的問題。而他所[illegible]的人是：

『[illegible]昧我思之，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illegible]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

[illegible]人[illegible]是[illegible]自由放任的精神了。這和[illegible]的[illegible]作風雜鬼神的理想人是很有點[illegible]的。儒家的大學也[illegible]句引用了，可[illegible]文章的精神代[illegible]另[illegible]一[illegible]代。

[illegible]這一[illegible]文章不一定就是[illegible]穆公做的。古人是『左史記言，右史記事，』所有古事古[illegible]出於史官之手，也就給現在的文牘[illegible]都[illegible]的一樣。所以[illegible]管秦誓裏面說人[illegible]提[illegible]最高點：[illegible]到『邦之杌隉，曰由一人。邦之[illegible]懷，亦尚一人之慶，』而穆公自己死的[illegible]殺三良從葬，這不一[illegible]公自己的矛盾，還只是時代的矛盾[illegible]反映。秦穆公的時代[illegible]是新舊正在[illegible]的[illegible]代，這兒正是矛盾的[illegible]突達到最高點的時[illegible]。

[illegible]樣，秦誓在高[illegible]人的[illegible]值，[illegible]爲同時也在[illegible]惜三良，所以人[illegible]現我們可以知道正[illegible]新來時代的主[illegible]脈搏。

第二[redacted]　[redacted]係的動搖

在思想的反映上我們已[redacted]了在東[redacted]周交替的時候有一個[redacted]大的社會的動搖這[redacted]動搖在歷來相傳的史[redacted]上也是可以[redacted]明的。歷來的經學家[redacted]皇帝王霸，以為中國古代歷史的推移是由皇而帝，由帝而王，由王而霸，周室東遷就是由王而[redacted]的[redacted]。其實這[redacted]帝王霸照我們現代的眼光看來，皇就是完全[redacted]話時代。帝是[redacted]始共產社會。王是奴隸制的社[redacted]，霸是封[redacted]社[redacted]

在這兒我們對於社會形態[redacted]史的[redacted]有略加檢索的必要。

社會的[redacted]的建[redacted]是砌成在經濟的基礎上的。生產的方式生了變更，經[redacted]的基礎也[redacted]到了[redacted]新的階段。經濟的[redacted]到了更新的一[redacted]階段，[redacted]的[redacted]會也[redacted]必然地形成一[redacted]新[redacted]關係，更新的組織。

自有[redacted]史以來，這種[redacted]展的階段，馬克斯在他的[redacted]濟學研究[redacted]一般[redacted]論上[redacted]

“Im grossen Umrissen koennen asiatische,feudal und modern buorgerliche Produktion-sweisen als progressive Epochen der oekonomischen Gesellschaftsformation bezeichnet

werden，

（亞細亞的，古典的，封[redacted]的，和近代資產[redacted]生產方法，大體上可以作爲[redacted]的社[redacted]形成之發展[redacted]段。）

他這兒所[redacted]的「亞細亞的，」是指古代的原始共[redacted]社會，「古典的」是指希[redacted]的奴隸制，「封[redacted]」是指歐洲中世紀經[redacted]上的行幫制，政治表現上的封[redacted]諸侯，「近世資產階級的」[redacted]不用說就是[redacted]在的資本制度了。

這樣的[redacted]化[redacted]在中國的歷史上也是很正[redacted]的存在[redacted]的，大[redacted]在[redacted]以前就是所謂「亞細亞[redacted]」原始共產社會，西周是與希[redacted]的奴隸制[redacted]代相當，東[redacted]以後，特別是秦以後，才真正的入了封建[redacted]代。

不幸的是這兒在文[redacted]上[redacted]生[redacted]淆。我們中國[redacted]來的習慣，是把三代[redacted]建時代，秦變封建而爲郡縣，便變成爲郡縣制。周秦之際有一個很大的社會[redacted]運[redacted]來所承認的，但那所[redacted]示的封建制和郡縣制，完全是皮相的觀察。周時並不是沒[redacted]縣（周官有鄉遂縣[redacted]之分，）秦以後也並不是沒[redacted]（如漢有諸侯，[redacted]有[redacted]等，）[redacted]都不[redacted]說。然[redacted]實上西周完全是奴隸制[redacted]家，這在本文的前篇已經是[redacted]論了的，而自秦以後的經[redacted]組織在農業方面是成了[redacted]主與農夫（雖然沒有[redacted]奴[redacted]稱號，然而事

實是[redacted]等）的對立，工[redacted]是取[redacted]行[redacted]制[redacted]是[redacted]徒[redacted]對立。秦以後[redacted]郡縣[redacted]際上就是這[redacted]於[redacted]式的[redacted]生[redacted]行就[redacted]的工[redacted]的眞正的封建[redacted]度。[redacted]以各省的封[redacted]大臣在習慣上稱爲「封疆天子」[redacted]各地的[redacted]縣吏稱爲「父母大人」或「青天大老[redacted]」所不同的只是封建[redacted]侯的世襲與郡縣官[redacted]的不世襲罷了。[redacted]以說是一[redacted]封[redacted]制度的[redacted]每都有傾向到世襲的危險，[redacted]時的[redacted]就可以不用說，就是[redacted]末的三王，清初的年羹堯，[redacted]今的督軍，不[redacted]是這個事實的證明[redacted]

所以秦以後[redacted]制度我[redacted]在仍稱它爲封建制，這是從東周的五伯開始，一直到最近的一二百年來才漸[redacted]崩潰的。

[redacted]之周室東遷[redacted]前後，[redacted]中國的社會是由奴隸[redacted]爲眞正的封[redacted]制度的時期。我[redacted]在這兒用不[redacted]引[redacted]的史籍，在[redacted]風[redacted]雅裏[redacted]便可以找出[redacted]證明。事實上詩經[redacted]材料比其他任何的史籍還要可靠。

[redacted]在[redacted]分出左列的三[redacted]來[redacted]。

一　階級[redacted]識的覺醒

上面的宗教思想的動搖，特別是那兒的人的發現，那便是這[redacted]級意識[redacted]醒的反映。在階級意識還未

覺醒的時候，自己[redacted]在奴隸[redacted]位的人，自己總以爲是天命[redacted]在，自己受着非人的待遇也[redacted]安於非人，但[redacted]終有一[redacted]覺醒了。[redacted]開眼睛一看：頭上只有一[redacted]死板板的天，並且自己也還是人！同一是人，然而在社會上[redacted]有天[redacted]之隔。

(一)『何草不玄，何人不矜？哀我征夫，[redacted]爲匪民？匪兕[redacted]虎，率彼曠野。哀[redacted]征夫，朝夕不暇。』(小雅何草不黃)

自己並不是老虎，自己並不是[redacted]牛，自己也是一個人，這[redacted]是最大的一[redacted]覺悟。[redacted]覺悟了[redacted]人，再睜開眼睛還可以看些甚麼呢？

(二)[redacted]溥天之下，[redacted]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從[redacted]……[redacted]燕燕居息，[redacted]盡[redacted]事[redacted]或息偃在牀，[redacted]不已於行。或不知叫號，或[redacted]劬勞。或[redacted]偃仰，或王事鞅掌。或[redacted]酒，或[redacted]慘畏咎。或出入風議，或[redacted]事不爲。』(小雅北山)

這眞是[redacted]『危[redacted]』也沒有的一首鼓吹[redacted]級[redacted]爭的詩歌，[redacted]然只[redacted]吁短嘆沒有說出一個解決的方[redacted]來，但[redacted]的社[redacted]情景，決不是長吁短嘆便可了事的。

[redacted]些『[redacted]居息，[redacted]入[redacted]』的坐[redacted]階級，[redacted]們所住[redacted]池宮[redacted]我[redacted]『[redacted]劬勞，廢事不爲』[redacted]的，但[redacted]們眞是甘心嗎？

(三)『王命南仲，往城於方。出車彭彭，[redacted]央央。天子命我，城[redacted]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昔我往矣，[redacted]方華。今我來

思，雨[redacted]塗。王[redacted]難，不遑啓居。[redacted]不懷歸？畏此簡書。」（小雅出車）

[redacted]些「[redacted]居息出入[redacted]」的坐食階級，[redacted]們所乘的車輿是我們「慘慘劬勞，靡事不爲」的奴隸做的，他們所乘的騏馬也是[redacted]們「慘慘劬勞，[redacted]事不爲」的奴隸[redacted]肥的；他們安安然[redacted]的坐着我們在地上走路，我們眞是[redacted]嗎？

（四）「[redacted]四牡，[redacted]騤。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四牡[redacted]弭魚服。豈不日戒？[redacted]狁孔棘。昔我往矣，[redacted]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飢[redacted]渴。我心傷悲，不知我哀。」（小雅采薇）

這些「[redacted]居息出入風[redacted]」的坐食階級，[redacted]們身上穿的衣[redacted]是我們「[redacted]慘劬勞，[redacted]事不[redacted]」的奴[redacted]們做的，我們自己[redacted]無衣無褐」而使他們冬暖夏涼，我[redacted]們眞是把[redacted]佩[redacted]得五體投[redacted]嗎？哼！

（五）「[redacted]糾葛屨？可以履[redacted]摻摻女手，可以縫裳。要之襋之，好人服之。好人提提，宛然左辟。（疑是左手的巨辟，意思是說宛[redacted]是天下第一人的神氣。）佩其象揥。[redacted]心（而無如金玉其外敗絮其中）是以爲刺。」（魏風葛屨）

這些「[redacted]居息出入風[redacted]」的坐食階級，他們的庖廚倉廩，不消說也[redacted]我們「慘慘劬勞，[redacted]事不爲」的奴隸所供奉的，但[redacted]們眞是把[redacted]仰得如[redacted]一[redacted]嗎？笑話！

（六）「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淸且漣猗（大概又[redacted]給貴族們建造亭[redacted]樓閣了。）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redacted]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redacted]縣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反話，今實爲[redacted]是不肯白吃人的啦！）」……（以下尙有兩節言「伐輻」「伐輪」意思是大同小異。輪[redacted]該指的是木的年輪，所以「伐輻」「伐輪」和「伐

[redacted]」是同類斯，結果只是伐木，並不是甚麼伐木以爲車輪這話說不[redacted]）」（魏風伐檀）

[redacted]的不平[redacted]已[redacted]了，然而怎[redacted]呢？「燕燕居息，出入風議」的人聽他們永遠「燕燕居息，出入風議」嗎？或者是「慘慘劬勞，靡事不爲」的自己永遠甘於「[redacted]慘劬勞，靡事不爲」嗎？這樣的生活[redacted]在受不下，這[redacted]應[redacted]一[redacted]解決的方法的[redacted]決的方法有了！是甚麼呢？

（七）「[redacted]碩鼠，無食我黍。三歲慣汝，莫我肯顧。逝將去汝，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

「[redacted]，我麥。三[redacted]慣汝，莫我肯德。逝[redacted]去汝，適[redacted]國。樂國[redacted]，爰得我直。

「碩鼠[redacted]，[redacted]食我苗。三[redacted]慣汝，[redacted]我肯勞。逝將去汝，[redacted]彼樂郊。樂[redacted]樂郊，誰之永號？」（魏風碩鼠）

[redacted]三十六[redacted]上計。

起初滿以爲一逃到外國去[redacted]可以免[redacted]壓迫剝削的痛苦了，哼，那裏知道才出乎意料之外耗子是隨[redacted]都有的，樂土[redacted]找[redacted]天下都不會尋找出來。看那出尋樂土的人，結果是怎樣。

（八）「黃鳥黃鳥，無集於穀，無啄我粟。此邦之人，不我肯穀。言旋言歸，復我邦族。

「黃鳥黃鳥，無集於桑，無啄我粱。此邦之人，不可與明。言旋言歸，復我諸兄。

「黃鳥黃[redacted]無集於栩，[redacted]啄[redacted]黍。此邦之人，不可[redacted]。言旋言[redacted]，復我諸父。」（小雅黃鳥）

黃鳥[redacted]是瓦雀，這和耗子是一樣，也就和坐食階[redacted]是一樣，沒有一[redacted]地方是沒有的。痛[redacted]本[redacted]的碩鼠逃走了出來，逃到外國來又遇着有一樣的黃鳥。天地間那裏有樂土呢？倦於追求的人，他又想逃回他本國

去了。

「有饛簋飧，有捄棘匕。[redacted]如[redacted]如矢。[redacted]子所履，小人所視。[redacted]顧之，潸[redacted]出涕。」

這是小雅大東一[redacted]的第一節。這[redacted]是周室未東[redacted]的，這把當時的階級意[redacted]得很明瞭，[redacted]現在把那[redacted]來解[redacted]下[redacted]。

這詩大概是[redacted]人[redacted]的（雖然古人說是[redacted]譚大夫，」）我們單從那[redacted]一[redacted]可以看出。用曲[redacted]牙[redacted]七吃着[redacted]的冷飯，這[redacted]夫在田[redacted]受饑的光景。一抬頭看見田[redacted]上的大道，[redacted]不消說也[redacted]農夫[redacted]所[redacted]大道，直坦坦[redacted]像磨刀石一樣，[redacted]箭一樣的大道。但這樣的大道只[redacted]築來供他們坐食[redacted]「君子」們遊[redacted]的，[redacted]「小人」（[redacted]夫）只好在田裏[redacted]望。想起來眞是背時，也[redacted]心，不禁一[redacted]吃着[redacted]，一[redacted]便流[redacted]眼淚。

「小東大東，杼柚其空。糾糾葛屨，可以履霜。佻[redacted]公子，行彼周行。[redacted]來，[redacted]心咎。」

當時[redacted]取階級的最大[redacted]目[redacted]是周室，[redacted]是[redacted]方的人。各地方[redacted]支配者都是周[redacted]的子孫姻亞。[redacted]然也是些西方來的人。所以一切[redacted]榨取的土[redacted]便都成為東國，人民都成[redacted]東人了——[redacted]和我們現在稱西歐的帝國主義，東方的弱小民族是一[redacted]的關係。

東方的大小的國家都被榨取乾淨了，榨取來供那些支配階[redacted]的公子們使用。

「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西人之子，粲粲衣服。舟人之子，[redacted]是裘。私人之子，百僚是試。」

東方的人只是「職事不[redacted]」[redacted]苦[redacted]。西方的人都穿著一身很漂[redacted]的衣服，甚至於[redacted]方的舟子和壽[redacted]人[redacted]做起官來了。這後者正是西方的[redacted]迫階級得到了解放[redacted]證據，但在東方的人看來，他[redacted]種族性比階級性[redacted]強，可以把同階[redacted]解放者也一并仇視了。

「維南有箕，不可以簸[redacted]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redacted]有箕，載翕其舌。維北有斗，西柄之揭。」

南方的天上有箕星，大約南方也應[redacted]有[redacted]事的，爲甚麼不去榨取[redacted]方呢？北方的天上有斗星，大約北方也[redacted]事的，[redacted]甚麼不去榨取北方呢？但[redacted]些都是[redacted]的，箕是不能簸揚的箕，斗是不能[redacted]斗，所以只好專門榨取[redacted]們東方人。其實[redacted]南北的人也好像在助桀爲虐。箕[redacted]著口[redacted]來吞噬我[redacted]的神情，斗[redacted]獨在西方，要讓西方人來挹取[redacted]一樣。這是把[redacted]方[redacted]人恨[redacted]了。

這西人東人我們[redacted]就是當時[redacted]貴族和下民的兩[redacted]階級。當時的[redacted]族——就[redacted]我[redacted]漢人[redacted]的祖先——都是從西方來的，所以[redacted]西人。不必一定是人在西國的稱西人，人在東國的稱[redacted]人。

階級意識尖[redacted]化到了[redacted]田地，[redacted]當然[redacted]一觸即見[redacted]血的了。這個[redacted]的表[redacted]是周厲王時的民衆革命。民衆在京師起了暴動，把厲王[redacted]逃了，[redacted]的地方；還要殺他的兒子，是召公把自己的兒子來做了替死鬼。

『至於厲王，王心戾虐，萬民弗忍，居王於彘。』（左傳昭公二十六年）

『[illegible]王得[illegible]巫使[illegible]者，監[illegible]後三年乃流王於彘。彘之亂，宣王在召公之宮，國人圍之，（召公）乃以其子代宣王。[illegible]（國語周語）

『王怒，得[illegible]巫[illegible]者。國莫敢出言三年，乃相與畔襲厲王，[illegible]王出奔於彘。厲王太子靜匿召公家，國人聞之乃圍之。召公乃以其子代王太子，太子竟[illegible]脫。』（史記周本紀）

[illegible]猛烈的[illegible]在中國的歷史上可以說是破天荒的[illegible]現，這和法蘭西大革命，俄[illegible]所的十月[illegible]命，[illegible]是不相上下的。

民衆把厲王[illegible]跑了，把太子也逼來尋人替了死，他們自己[illegible]立了一[illegible]新[illegible]政府，[illegible]共伯和來做[illegible]帝。

（[illegible]）王國維今本竹[illegible]紀年疏[illegible]云『莊子讓王篇[illegible]文引紀年「共伯和即於王位。」史記索隱引共[illegible]和干王位。』（九，一六補記）

大約這『共和』的政府[illegible]是革[illegible]的[illegible]府了。史記對於這『共和』的解釋[illegible]此不同，以爲『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這是表明[illegible]時有兩種政府：一種是復辟派，一種是革命派。大雅[illegible]柔篇：

『天降喪亂，滅[illegible]立王。降此蟊賊，[illegible]稼卒痒，哀恫中國，具[illegible]卒荒。』

大約也就是指的這個[illegible]候罷，但這革[illegible][illegible]府竟被復[illegible]的周召二公打[illegible]了。

（案）王國維古本竹書紀年輯校引竹書紀年文注云『太平御覽八百七十九引史記，然史記無此文，當出紀年。』其文曰『共和十四年大旱，火[illegible]其屋，伯和[illegible]立。秋又大旱。其年周厲王死，宣王立。』[illegible]此，則伯和政府之存在[illegible]期甚短。（九・一六補記）

共伯和的存在不見於史記，後世史家亦諱言其事，然於莊子的讓王篇與呂覽的愼人[illegible]，都有所謂『許由娛（呂覽作[illegible]）於潁陽，共伯得乎共首』。[illegible]共伯，便是這位共伯和了。呂覽本在遷史之前，讓王篇雖然不必是莊子自己的手筆，但也是史遷以[illegible]作品。

這個問[illegible]本[illegible]歷史上[illegible]一段插話，也是社[illegible]革命期中的一段插話，儘管史遷和後世的史家要抹殺[illegible]一個革命政府的存在，[illegible]管周召二公的復辟運[illegible]居然成了功，宣王又『中興』了起來，但是社會終竟是變革了。不[illegible]傳而周室東遷以後，周室便全盤失掉了它的支配[illegible]權威。在這一個變革[illegible]時[illegible]中我們[illegible]出一個不流血的而且是很劇烈的革命。便是[illegible]的支配[illegible]逐漸崩潰，[illegible]的支配[illegible]逐漸由被支配的階級抬起頭來。

二　[illegible]貴族的[illegible]

[illegible]面詠到貴族[illegible]的地方，[illegible]目皆是。其中也有因為天災時[illegible]者是因為戰爭的關

保而流離失所的，如像[redacted]侯[redacted]而寓於衞，黎之臣子作式微及[redacted]丘兩篇以陸[redacted]慨。這到底[redacted]確不眞確，[redacted]們在本詩中找不出證據來，[redacted]敢斷定。但[redacted]假定是眞的，[redacted]之臣子依然是保持着貴族的身分，[redacted]是過[redacted]貴[redacted]的生活的。例[redacted]丘的第三章：

『狐[redacted]我，匪車不東。叔兮伯兮，靡[redacted]與同。』

黎大夫[redacted]己是穿着狐裘，坐着車馬的，與衞[redacted]存着叔[redacted]兄弟的交誼，他們好像[redacted]不[redacted]到怎樣[redacted]地步。但有國並未亡，官並未失，現做着大夫，而素來沒有[redacted]吃的人正不知多少。這正是無[redacted]的社會革命比有形的政治革命更無[redacted]抵[redacted]的[redacted]方。

[redacted]們來看[redacted]風的北門罷。

(一)『出自北門，憂心殷殷。終窶且貧，莫知我艱。已焉哉！天實爲之，[redacted]之何哉？

『王事[redacted]我，政[redacted]一埤益我，我入自外，室人[redacted]我。（反歌同上）

[redacted]王事敦我，政事一[redacted]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摧我。（反[redacted]上）』

這明明是一位做官的人，而且是很得王的信任的，而[redacted]才大嘆其『窶且貧，』受不過老婆的壓[redacted]來，只好接二連三的大喊其天。這位尊駕我[redacted]來怕也不必一定是怎的貧窶，只是[redacted]的生活程度一天一天的高漲了起來，人民也一天一天的[redacted]了起來（尤其女子，）他的收入不很夠供[redacted]老婆的揮霍，所以

才那[redacted]的長吁[redacted]嘆，[redacted]言之，他總算是一位破產的貴族。

（二）「有[redacted]爰爰，雉[redacted]羅。[redacted]生之初，尚無爲，我生之後，逢此百罹，尚寐無訛。」

這在上面是已經[redacted]的，我[redacted]得這也是一首破產貴族的詩證[redacted]是（一）這和厭世的心理，根本是[redacted]產者的心理；（二）殘與雉[redacted]明明是[redacted]舍得[redacted]上下的[redacted]級的，意思[redacted]在下位的人狡猾厭揚，而在上位的人反失[redacted]自由；（三）[redacted]樣的社[redacted]候[redacted]變革正是詩人所[redacted]的亂子。

（三）「[redacted]有桃，[redacted]實之殽，心之[redacted]矣，我[redacted]且[redacted]。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redacted]也是在上面[redacted]過的，[redacted]君子[redacted]實是[redacted]得沒飯吃了，[redacted]他[redacted]園子——或者是別人[redacted]園子，他去[redacted]摘[redacted]子來吃罷。——園子卽算是他的，不久也恐怕要[redacted]賣了。

（四）「於我乎，夏[redacted]渠渠，今也每食無[redacted]。於[redacted]不承[redacted]！

[redacted]於我乎每食四簋，今也每食不飽，於嗟乎不承[redacted]！」（[redacted]風[redacted]）

這時[redacted]示[redacted]明明白白[redacted]更顯然[redacted]的破[redacted]了。[redacted]時[redacted]貴族吃[redacted]吃不飽好[redacted]並不是甚麼[redacted]的事體。但[redacted]變化是怎樣的[redacted]呢？一人生活的[redacted]否[redacted]有者天[redacted]。

（五）「衡門之下，可以棲遲。[redacted]之洋洋，可以樂飢。

「[redacted]其食魚，必河之魴？（第三節作鯉。）[redacted]其娶妻，必齊之姜？（[redacted]三節作宋之子。）」（陳風衡門）

這首詩也是一位餓飯的破落貴族作的。他食魚本來有吃河魴河[redacted]的資格——黃河的[redacted]魚在現在也是很珍[redacted]的東西，古時候的[redacted]好像是[redacted]好的上菜，我[redacted]看小雅的六月『吉甫燕喜……炰鱉膾鯉；』又大雅的韓奕裏面顯父餞韓侯的[redacted]是『其殽維何[redacted]魚，（[redacted]即是魴[redacted]之類。）其蔌[redacted]何！維筍及蒲。』——但是貧窮了，吃不起了。[redacted]娶妻本來有娶齊姜宋子的資格，但是[redacted]窮了，娶不起了。娶不[redacted]，吃不起，偏[redacted]兩句漂亮話，這正是破[redacted]貴族的根性，我們在現代也隨[redacted]都可以看見的。

（六）『隰有[redacted]，[redacted]猗儺其枝（[redacted]）。

夭之沃沃，樂子之[redacted]知（家室）』（檜風[redacted]有萇楚）

這首詩在上面[redacted]過的。（一）[redacted]『出自北門』一詩的[redacted]緒相類，（二）這種極端的厭世思想在[redacted]時非貴族不能有所以這詩也是破落貴族的大作。

（七）『[redacted]彼稷之苗，行邁[redacted]中心搖搖。

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redacted]悠蒼天，此何人哉！』（王風[redacted]）

（八）『匪風發兮，[redacted]車偈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誰能亨魚？溉之釜鬵。[redacted]將西歸？懷之好音。』

這是有名的故宮禾黍之悲，事實上怕就是悲自己的破產。同樣的一首詩是檜風[redacted]匪風。

好久沒有坐車子在路上兜風了，[redacted]見大路便不覺得有點傷心。好久沒有魚吃了，那個肯烹魚，我就給他洗鍋灶也好。這位西周的大夫破落得[redacted]有點樣子了。

（九）『彼有旨酒，又有嘉殽，洽比其鄰，婚姻孔云。念[illegible]獨兮，憂心慇慇。[illegible]彼有屋，[illegible]蔌方有穀，民今之無祿，天夭是椓。

哿矣富人，哀此惸獨。』（小雅正月）

這位[illegible]大夫結不[illegible]婚，看見別人大開[illegible]爾新婚，便弄[illegible]一個心中抑鬱。不[illegible]的人都有了房[illegible]田地，而我[illegible]是背了大時。你們該死[illegible]饑人呀，我[illegible]時倒兆的[illegible]人呀！

（一〇）『悠悠我里，亦孔之痗。四方有羨，我獨居憂。民莫不逸，我[illegible]不敢休。』（小雅十月之交）

（一一）『苕之華，其[illegible]青青。知我如此，不如無生。牂羊墳首，三星在[illegible]。人可以食，鮮可以飽。』（小雅苕之華）

（一二）『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illegible]之。』（大[illegible]瞻卬）

這些都用不着再解釋了。

以上我粗[illegible]一共[illegible]了十二首，我們可以看出[illegible]貴族的破產是怎樣的多而且[illegible]了。這些並不是如像黎侯失國一類的關係，也並不是因甚天災[illegible]見的原因，我們是應[illegible]特別注意的。原因是怎[illegible]樣的呢？我們暫且[illegible]在下邊再[illegible]罷。

三　新有產者的物與

有[illegible]的貴[illegible]產，當然有[illegible]的有產者的物與。在[illegible]貴[illegible]的[illegible]證中我們已經可以[illegible]着看出新有產者物[illegible]的痕[illegible]了。[illegible]們再來尋門找些例證罷。

(一)「[redacted]不弔其躬。彼其之子，不稱其服。」（[redacted]候人）

這首[redacted]那暴發戶[redacted]做了貴族[redacted]人，這些由[redacted]伸出[redacted]的人，在[redacted]的[redacted]裏看來，當然是說他不配的。

(二)「式夷式已，無小人殆。瑣瑣姻亞，[redacted]仕。」（小雅[redacted]南山）

[redacted]南山的本文中作者自[redacted]為「家父，」不知道這是人名還是官名，[redacted]秋桓公十五年周有家父來求車於魯，也不知道[redacted]是一[redacted]人，但這「家父」[redacted]的一[redacted]貴族，他[redacted]這首詩是責備[redacted]尹師尹引用素來不是[redacted]族的「小人，」[redacted]叫他免他的官，[redacted]他的職，不[redacted]「小人」登庸，不要以瑣瑣[redacted]姻[redacted]而[redacted]官做。從這詩的反面看來，我[redacted]可以知[redacted]巳經有[redacted]來是非貴族的庶民[redacted]了政權，而庶民的兒女也可以和貴族[redacted]師尹的兒女[redacted]婚了。

(三)「彼有[redacted]酒，又有嘉殽，洽比其[redacted]婚姻孔云。念[redacted]獨兮，憂心慇慇。仳仳彼有屋，蔌蔌方有[redacted]民今之無祿，天夭是椓。[redacted]矣[redacted]人，哀此[redacted]」（小雅正月）

這在上[redacted]巳經是解稱[redacted]的自己是貴族，弄得不[redacted]不[redacted]產，而有錢人倒指起了頭來。

(四)「[redacted]燁震電，不[redacted]不令。百川沸騰，山[redacted]崒崩。[redacted]岸[redacted]谷，[redacted]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小雅十月之交）

這是用天災[redacted]異來[redacted]射[redacted]社會關係的變革。「高岸[redacted]谷」是說[redacted]產，而[redacted]深谷[redacted]」[redacted]

是說的新有產者的登台了。天老爺已經[illegible]具來[illegible]世人，而世人才不知警戒。我們從這章詩[illegible]得到當時的社會變革的一[illegible]暗示。——單看這[illegible]詩的光景中國古時[illegible]也有火山。

（六）『皇父孔聖作都於向，擇三有事亶（[illegible]）侯（維）多藏（儲蓄）不憖（[illegible]）遺一老，俾守我王。擇有車馬，以居徂向。』（小雅十月之交）

『三有事』是三卿，[illegible]來，當[illegible]的卿士明明是只要有[illegible]的人更可[illegible]了。『多藏』和『一老』[illegible]的。『多藏』是有錢有車馬而且年少[illegible]的人，『一老』[illegible]的『[illegible]台背。』十月之交的作者[illegible]在舊家的一方面[illegible]當[illegible]落。

（六）『悠悠我里，亦孔之痗，四方有羨，我[illegible]居憂。民莫不逸，我[illegible]不敢休。天命不徹，[illegible]不敢傚我友自逸。』（同上）

這位[illegible]邑里的大夫[illegible]別人撇了，[illegible]別人佔領了，他自己真是倒霉。但我們要看這『四方有羨』及『民莫不逸』的兩句話。除[illegible]而外的四方八面的平民，生活都有了餘裕，都[illegible]逸起來，而他自己只是倒霉。此外如『民莫不穀，我獨何害？』一類的話在幾雅中[illegible]見不鮮。[illegible]是值[illegible]我們注意的。這一方[illegible]明有貴[illegible]破產，別方面證明有新有產者的勃興。

（七）『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君子信盜，[illegible]是[illegible]暴。[illegible]言孔甘，亂是用[illegible]。匪其止共，[illegible]王之邛。』（小雅巧言）

這兒[illegible]『盜，』不是普[illegible]小盜，這指的是當如[illegible]田成子[illegible]但殺[illegible]君而盜[illegible]』一類

的大姦還不[illegible]是[illegible]時的新興的貴族，[illegible]戶[illegible]貴族將來當[illegible]要被罵成強[illegible]了。

（八）『[illegible]何人斯，居[illegible]之湄？無拳無勇，職[illegible]亂階。[illegible]且[illegible]，[illegible]伊何？為[illegible]將多，[illegible]徒[illegible]何？』（同上）

這所指的[illegible]是前節的新興貴族的『[illegible]』了。暴[illegible]戶[illegible]來是被人看不起的，他素來沒有受過文化的洗禮。他沒有學過射御，當然不會像那世襲貴族一樣有拳有勇。[illegible]膽尾瓊面目可憎，所好[illegible]出一[illegible]發戶的神氣。但是這人卻是鬼計多端，有不少的成[illegible]結黨的黨徒，這些黨徒破壞了[illegible]主關係。

（九）『西人之子，[illegible]衣服。舟人之子，熊[illegible]裘。私人之子，[illegible]僚是試。』（小雅大東）

這詩[illegible]明明白白[illegible]有解[illegible]的必要。

（一〇）『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於已斯亡。』（小雅角弓）

角弓還一篇詩，也[illegible]是[illegible]國王要用舊家世族的兄弟[illegible]婣，不[illegible]去親近下[illegible]——[illegible]時所謂『小人。』這些小人應[illegible]受君子的統制，現在反轉居了上位，這是[illegible]猴子爬樹子，在[illegible]上又塗泥了。這是說以小人治小人，以亂治亂。

（一一）『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此宜無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說之。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懿[illegible]哲婦，為梟為鴟。婦有長舌，維厲之階。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匪教匪誨，時維婦寺。』（大雅瞻卬）

下流的小人[illegible]成[illegible]『[illegible]人，』借姻婭的關係與貴族[illegible]一部分勾結，這好像是[illegible]一[illegible]戶[illegible]

進的道路。我們看

（一二）「天降罪罟，蟊賊內訌，昏椓靡共，潰潰回遹，實靖夷我邦。皋皋訿訿，曾不知其玷。[illegible]兢兢業業，孔塡不寧，我位孔貶。」（大雅召旻）

這些[illegible]號[illegible]極的混賬亡八蛋當[illegible]也[illegible]是上面所指的一些強[illegible]鼻，皋皋[illegible]也[illegible]如正月[illegible]「[illegible]佌彼有屋，蔌蔌方有穀」的蔌蔌佌佌。都是指的詭詭隨隨尾尾瑣瑣的一些小人。舊人的自嘆其位卑職貶，當然正是新派[illegible]意的時候了。

第三節　[illegible]業的[illegible]

思想上起了[illegible]大的[illegible]疑，同時社會上也發生了[illegible]大的變化，它們的原因是在甚麼地方呢?

我在上面[illegible]然[illegible]露了一些，但我[illegible]意的[illegible]的原因扣留着沒有說出來。大概的人在思想[illegible]社會關係上[illegible]發生重要的因果的結論。有的人會[illegible]因為思想動搖了，所以社會[illegible]了變亂。有的或者又會說因為社會起了變亂，所以[illegible]想也就生了動搖。[illegible]是[illegible]式的[illegible]念論者的主張，後者是近世所[illegible]科學派的見解。其實把這兩派的見解合攏來纔剛好說着思想和社會間的相互關係。但兩[illegible]都沒有[illegible]者的

[illegible]的原因說出。

人到十五六歲的[illegible]候，到了思春期身體[illegible]變革，或[illegible]說身體起了變革便會思春，但這兩者的真[illegible]的原因是人[illegible]生活力[illegible]到了更高的一[illegible]階段。

社會的變革期也剛好[illegible]這相當。[illegible]社會[illegible]生產力發[illegible]到了更高的一個階段，社會上的階級關係和思[illegible]表現[illegible]發生出重大的變革。

當時的社會生產有甚[illegible]重大[illegible]革沒有呢？有的！

[illegible]的實實

古來的[illegible]罰是很嚴[illegible]的，當然也應該很[illegible]的：[illegible]刑罰便是奴隸[illegible]有[illegible]用來[illegible]的[illegible]隸的重要的工具。

甘誓：「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則[illegible]汝。」

[illegible]誓：「爾不[illegible]誓言，予則孥戮汝，[illegible]攸赦。」

盤庚：「[illegible]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遇[illegible]宄，我乃劓殄[illegible]之，[illegible]遺育。」

牧誓：「爾所弗勗，其于爾躬[illegible]」

洪範：「[illegible]辟作[illegible]，[illegible]辟作威，[illegible]辟玉食。臣[illegible][illegible]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illegible]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illegible]辟，民用僭忒。」

康誥：「非汝封刑人[illegible]人，[illegible][illegible]刑人殺人。非汝封又曰劓刵人，[illegible]或劓刵人。」

[illegible]誥：「[illegible]飲，汝勿佚，盡[illegible]拘以歸於周，予其殺。」

[illegible][illegible]的[illegible]刑峻法，差不多是舉不勝舉的。但在呂刑[illegible]是怎麼樣呢？[illegible]罰公然可以買錢了！

「墨辟疑[illegible]，其[illegible]百鍰，閱實其罪。

[illegible]辟疑赦，其[illegible][illegible]倍，（二百[illegible]）[illegible]實其罪。

[illegible][illegible]疑赦，其罰倍差，（五百鍰）閱實其罪。

宮辟[illegible]赦，其罰六百[illegible]，閱實其罪。

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罪。」

一鍰大概就是[illegible]時的貨[illegible]單位，注[illegible]說是六兩曰鍰，大約[illegible][illegible]已經在用金屬貨幣了。五種的刑罰有三千[illegible][illegible]比周，[illegible]時[illegible][illegible]不能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多而且[illegible]峻。這些嚴峻的刑罰自然是加在被支[illegible][illegible]的奴隸上的，但是公然可以用百鍰至千鍰的代價來買換了。這兒所表現的是甚[illegible]意思呢？是周穆王講人道主義？是周穆王愛錢？是周穆王昏亂胡幹？古時候的讀書人大[illegible]會這樣猜想，但[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不對。我們可以下一個正確的判斷：就是當時的被支配階級已[illegible]到了有[illegible]可以買贖刑[illegible]的地步，[illegible]使人民沒有錢，儘管周穆王是怎[illegible]

要錢，他從甚[redacted]地方那取來呢？這實際上是奴隸解放的表現。

呂刑之作是在周[redacted]王的末年，這時候的社會生產我們可以知道是已經一天一天地[redacted]了的。

二 爵[redacted]買賣

奴隸[redacted]的官吏是[redacted]血族的，是只能[redacted]血族的。

微子：『乃[redacted]畏畏，咈其耇長，[redacted]有位人。』

召誥：『今沖子嗣，則無遺壽耇。』

立政：[redacted]今嗣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

文侯之命：『[redacted]御事，[redacted]俊在厥服。予[redacted]罔克曰：[redacted]父，其伊恤朕躬。』

[redacted]些所謂耇老，所謂常人，就是一[redacted]世家貴族。古時是世卿制，不是世家貴族是不能在位做官的。但是在穆王末年的時候，已經錢可通[redacted]，實賄刑罰了，那我們稍微有[redacted]思考力的人一定可以連想到，錢也可以買賄爵祿的。事實上當時實在有這個傾向。

『皇父孔聖，作都於向，擇三有事，亶侯多藏。不憖遺一老，俾守我王。擇有車馬，以居徂向。』

（小雅十月之交）

世家不留一個，把有[redacted]的又[redacted]來做三卿，這是甚麼意思呢？有錢的人在這兒是和『老』相對待的，

當然是從被支配[redacted]級新抬起頭來的人，有錢的人都做起官來了，所以周平王[redacted]那[redacted]嘆息，「閔或耆壽，俊在厥服」了。（俊者長也。）

官是用錢買來的，錢是從甚麼[redacted]方來的呢？

三　工商業[redacted]發達

[redacted]可以[redacted]公行，當時的[redacted]一定已經是很發達的，這是誰也可以連想得到的事。

「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邶風雄雉）

這詩是責[redacted]時做官的人[redacted]在做買賣。——我這[redacted]釋，或者有人會說我在牽強附會，望文生義罷。哼，讓我們把[redacted]的[redacted]據拿出來。

「如賈三倍，君子是識。婦無公事，休其蠶織。」（大雅瞻卬）

這不是就和[redacted]們[redacted]在的做官人一樣，一面在做官，一[redacted]在辦交[redacted]所，一面做投[redacted]事業嗎？官都在做生意，反[redacted]來說，便是生意征服了官階。那生意在當時[redacted]怎樣[redacted]呢？

生意[redacted]起[redacted]大[redacted]是在由[redacted]向[redacted]畜[redacted]時候。因為生[redacted]方法的不同，便生出[redacted]品有無的區別；因為物品有有無[redacted]區別，所以[redacted]生出交易的必要。在當初自然是物[redacted]的交易，後來纔[redacted]漸[redacted]明出公用價

[redacted]代[redacted]——貨幣——出來。我們[redacted]貨[redacted]與物品的兩個[redacted]可以[redacted]古代商業的原始狀[redacted]

古代的原始貨[redacted]是用介類的[redacted]幣的歷史是由眞貝而瑰[redacted]骨貝而銅貝（所[redacted]龍，）而[redacted]以後的鉛刀鐵錢等，[redacted]以凡是關於財貨的字彙[redacted]從「貝」[redacted]是古代的孑遺。但貝的多量產生在[redacted]方呢？不消[redacted]在濱海的地方。（因所用之貝乃海貝學名爲 Cypraea moneta。）我[redacted]以想見，貨[redacted]的發明是由於漁[redacted]民族。漁獵民族[redacted]是[redacted]和野物，但所[redacted]少的是[redacted]呢？[redacted]然是牧畜民族的牛，牛奶，牛皮，牛身上[redacted]有的一切有用[redacted]品。於是乎牛便成[redacted]一切物的代表，所以「物」字是從「牛」[redacted]是從文字學上[redacted]來，我們也可以[redacted]定交易是[redacted]於[redacted]向[redacted]畜[redacted]移的時代了。

[redacted]是[redacted]明了，特別是周[redacted]鐵的[redacted]明，農業和工[redacted]日漸發達，便是分[redacted]日[redacted]專門化，於是交易的事件日漸[redacted]繁，便在生[redacted]生產[redacted]出一種不生產的富人階級，[redacted]是[redacted]了。

「佌佌[redacted]有[redacted]方有穀，民今之無祿天夭是[redacted]人，哀此惸獨！」

[redacted]種「富人」[redacted]算[redacted]命階級，我們可以看見只有貴[redacted]於這些「[redacted]人」訴不平，把這些「[redacted]人」當成仇敵，但[redacted]時一[redacted]非[redacted]的[redacted]迫階級[redacted]還沒有[redacted]人[redacted]因爲他們是同在一個[redacted]線上的。

[redacted]當然要手工業和[redacted]的發[redacted]提，[redacted]的發達在下邊要另外具一[redacted]來討論，只有手工業的發達，在當時是應該有的，而在詩經上卻找不出多少痕跡出來。我們只好從消極一方面來證明。譬

如：

「婦無公事，休其蠶織。」

這應[illegible]就是紡織業發[illegible]的證據。[illegible]是婦人應當的公事，我[illegible]下[illegible]的[illegible]首詩看來[illegible]可以明白。

「七月流火，八月萑葦。蠶月條桑，取[illegible]，[illegible]以伐遠揚，猗彼女桑。

七月鳴[illegible]，八月載績。[illegible]載黃，我朱孔揚，為公子裳。」（豳風七月）

「糾糾葛屨，可以履[illegible]。摻摻女手，可[illegible]裳。要之襋之，好人服之。」（[illegible]風葛屨）

「小東大東，杼柚[illegible]空。糾糾葛屨，可以履霜。佻佻公子，行[illegible]行。既往既來，[illegible]心疚。」（小雅大[illegible]）

女人應該做[illegible]公事，但到現在來不及[illegible]了。[illegible]婦人[illegible]罷業（Sabotage）嗎？是公子好人們不穿衣裳了嗎？我們[illegible]何是和「如賈三倍，[illegible]子是識」[illegible]的。那嗎一定[illegible]些機織的工作已經成了專業，用不着每家的女人[illegible]幹[illegible]公事了。而且[illegible]時的女兒不僅自己[illegible]手來做蠶織，還要打扮得如[illegible]茶，到東門去遊[illegible]去跳[illegible]呢。

「出其東門，[illegible]女如雲。[illegible]則如雲，匪[illegible]思存。縞衣綦巾，聊[illegible]。」（鄭風出其東門）

「穀旦于差，[illegible]方之原，不績其[illegible]，市也婆[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女兒大約也[illegible]現代的「[illegible]女兒」（Modern girl）一[illegible]？[illegible]產業不發達，這[illegible]現[illegible]是無從說明的。

民智日開，特別是鐵器發明以後，所謂『奇技淫巧』的手工業當然是[illegible]的。冶鐵的發明是在周初，但當時是只用到[illegible]器，這是在上面已經論證了的。冶鐵的方法[illegible]漸精巧，在管子的時候，耕者的『一耒一耜一銚』之外，女人用的『一鍼一刀，』工人用的『一斤一鋸一錐一鑿』已經在用鐵了。這是使工業發[illegible]的必然的根據，但我們在詩經上關於這一[illegible]的積極的證明可惜找不出來。古人的保守[illegible]比現代[illegible]人本來[illegible]還要強烈的，一代的成器是有一定的文法典型，不准你任意的改變。所以[illegible]王[illegible]裏面公然有『作淫[illegible]奇服，奇技奇器者[illegible]』的禁條，手工業的模樣[illegible]須當時風雅的詩人們歌詠出來，那是無理的[illegible]求了。就譬如一[illegible]字，在一[illegible]詩經中都是找不出的，秦風的『駟驖孔阜，六轡在手，』有的逕作鐵，以爲是馬色如鐵的緣故，這當然是有[illegible]以後才有的文字，然而直接的鐵字卻沒有。

就是鐵的本[illegible]的使用上也很[illegible]視，起初是視爲[illegible]金只拿來做[illegible]器，後來又[illegible]到手工業的勤用家具上，[illegible]而上等的兵器是絕對不用鐵來做的。當時的兵器所謂劍戟戈鉞都是用青銅。以鐵來做兵器是起[illegible]於化外的吳越。吳越大[illegible]是發明冶金術最早的地方，考工記上說：『吳越之金[illegible]此材之美者也，』所以邪兒也最先的鑄造鐵兵。

吳越春秋卷四：『請干將鑄作名劍二枚。干將者，吳人也，與歐冶子同師，俱能爲劍。越前來獻三枚，闔閭得而寶之，以故使劍匠作爲二枚，一曰干將，二曰莫邪。莫邪，干將之妻也。干將作劍，採五山之鐵精，六合之金英，候天伺地，陰陽同

光，百神臨觀，天[illegible]下降，而[illegible][illegible]之精不銷淪流，……於是干將[illegible]乃斷髮剪爪，投於爐中，使童女童男三百人鼓橐裝炭，[illegible]乃濡，遂以成劍。陽曰干將，陰曰莫邪。」

越[illegible]書：「[illegible]冶子干將鑿茨山，洩其溪，取[illegible]英，作為[illegible]劍三枚：一曰龍淵，二曰泰阿，三曰工布。畢成，風胡子奏之楚王。」（[illegible]外傳記寶劍第十三）

這雖[illegible]是帶着神話性的一些傳說，但可見開始使[illegible]鐵兵的是在[illegible]秋末年的南方人，而當時的所謂中原兵[illegible]還在[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銅，這兒可以舉出無數的證明。

（一）左傳僖十八年：「鄭伯[illegible][illegible]於楚，楚子賜之金。既而悔之，與之盟曰：「無以鑄兵，故以鑄三鐘。」」

這兒的金，當然就是銅。

（二）韓非子十過篇，趙襄子被智伯圍困在晉陽的[illegible]候，[illegible]子聽張孟談的話，拔宮垣[illegible]「荻蒿楛楚」以為箭，但苦於沒有箭頭。襄子又問[illegible]孟談：「吾箭已足，奈無金何？」張孟談告訴他說：「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公舍之堂皆以鍊[illegible]為柱質，君發而用之。」襄子便又[illegible]了他的話，竟有了用不盡的銅料。

（三）準[illegible][illegible]的證明是晉太康二年的汲冢的[illegible]發。那汲冢是魏襄王墓，從那兒和七十五簡竹[illegible]同時出土的是有「銅劍一枚，長二尺五寸。」可見[illegible]國時代都還在用銅兵。

〔案〕古金中銅兵之存世者極多，其時代之明瞭者有呂不韋丞相「詔事」戈。（九．二七補記）

（四）秦定天下「始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鑄鐻，以為金人十二，」（過秦論）金人據史記[illegible]始

皇本[illegible]三[illegible]作『[illegible]人，』並言『各重二十[illegible]萬斤，漢世在長[illegible]宮門。[illegible]這可見一[illegible]到秦時，天下所用的主要[illegible]都[illegible]器。

可惜[illegible]十二個金人，被後來的董卓和苻堅[illegible]人[illegible]了。

[illegible]志董卓傳：『[illegible]銅人十，及[illegible]以爲小[illegible]』

關中記：『董卓壞銅人，餘二枚，[illegible]清門裏。[illegible]帝[illegible]將詣洛，載到霸城，[illegible]不可致。後石季龍徙之[illegible]苻堅又徙入長安[illegible]銷之。』（見史記秦始皇本紀正義所引）

由這幾[illegible]二[illegible]也可以知道[illegible]『[illegible]人』就是『銅人，』所謂『兵器』[illegible]是『[illegible]器』了。

[illegible]見[illegible]很應該附帶着注意的一點。因[illegible]當時的兵器都是銅[illegible]而當[illegible]種棘斤卻是[illegible]器所以[illegible]把[illegible]下的兵[illegible]都[illegible]成金人的時候，而天下的農夫[illegible]如[illegible]涉[illegible]等[illegible]以『[illegible]斤因[illegible]便』了！這[illegible]了銅[illegible]的一[illegible]有[illegible]味的史實，一直到秦以[illegible]完[illegible]全全的成了鐵器時代。（[illegible]劍說，見石[illegible]）江淹的[illegible]劍讚的序上[illegible]這[illegible]兵器史說得[illegible]明瞭：

『古者以銅爲兵春秋迄於[illegible]迄於秦時，攻爭紛[illegible]兵革互興，銅既不克給，[illegible]以鐵足之。[illegible]銅既[illegible]鐵甚易，故[illegible]寡少，鐵兵轉多。二漢之世，[illegible]其[illegible]』

（案）[illegible]劍氏著石雅一書，卷末附有中[illegible]銅[illegible]時代考一文，其論[illegible]時代之[illegible]兼根據[illegible]以[illegible]於[illegible]皇之世，雖不足信；然所論銅鐵[illegible]交換時期則大有[illegible]之[illegible]本[illegible]論，即[illegible]取材於彼。

總之鐵兵在春秋末年[redacted]戰[redacted]時代纔[redacted]耐使用於[redacted]人，荀子的議兵篇說：「楚人宛鉅[redacted]如[redacted]蠆，」──至少，是戰國時楚人已用鐵兵的證據。鐵要鍊到可以鑄兵的程度，那是[redacted]有相當的技術的進步的。[redacted]自鐵發現以來已[redacted]好幾百年，別的工[redacted]都用了，而兵[redacted]獨不肯用，這可見古人是怎[redacted]保守了！

[redacted]裏面沒有鐵字，也沒[redacted]尊敍手工業的[redacted]作，這在古人並不足怪。[redacted]如鉀[redacted]鈣[redacted]等金屬已[redacted]發明了很久，[redacted]的新詩裏面可有這類的字嗎？中國的[redacted]大呂[redacted]人，不[redacted]還有人在反[redacted]車飛機[redacted]的文字羼入詩[redacted]王國裏嗎？

所[redacted]詩上沒有，不一定就是世上沒有。

「天之牖民，[redacted]如篪，[redacted]圭，如取如攜，[redacted]益，[redacted]孔易。[redacted]之多[redacted]自立辟。」（大雅[redacted]）

這正[redacted]暗的把握着人民隨着自然的進化，[redacted]明了起來。[redacted]詩人所嗟[redacted]的「民之多辟，」大約也就[redacted]作奇技奇器的[redacted]發的勾[redacted]了。

[redacted]的發[redacted]

[redacted]的學者多以[redacted]戰爭是[redacted]業的，其實這只是一[redacted]見解；在支配者方面戰爭反[redacted]發展[redacted]業的工具，而且[redacted]業[redacted]的必然[redacted]果。自己國內的產業發展到了相當的[redacted]度，便不能不向外發展，去[redacted]

[redacted]君民[redacted]亞[redacted]民地，於是便發生出戰爭。現代的情形是這樣，古代[redacted]形也差不多是這樣。

我們看大雅的崧高，烝民，韓奕，江漢，常武幾篇，那都是宣王時候向四方征伐的[redacted]詩。征服了一[redacted]地方便把自己的產業方法去使它同化。當時所謂開[redacted]土，其[redacted]就是推廣自己[redacted]業。

最令人[redacted]趣味的是韓奕。

韓奕[redacted]篇可以斷言是宣王[redacted]的作品？因爲韓侯的妻在[redacted]明[redacted]『汾王之孫，』汾王就是宣王[redacted]父親[redacted]王了。

[redacted]韓侯初受命入見天子，天子賜了他些旗[redacted]馬飾。韓侯動身的時候，有些大官和他餞行，吃[redacted]很[redacted]的。[redacted]後[redacted]到[redacted]侯娶妻上來，大約他是要[redacted]遠方去殖民了，所以不能不討一[redacted]老婆同去。[redacted]的妻不消說是貴族的女兒，她的父[redacted]名叫[redacted]父。這位父親是很有見識的，他爲他的女兒（[redacted]姞）選了[redacted]侯做女婿。他[redacted]侯是以甚麼爲標[redacted]呢？不是看上了韓侯的人才，也不是看上了韓侯的位階，他是看上了[redacted]土的豐富，（大約是現在的山西[redacted]）就是說[redacted]自己的女兒不愁吃穿。

[redacted]父孔武，靡國不到，爲[redacted]攸，莫如韓樂，孔樂[redacted]土，川澤訏訏，魴[redacted]甫甫，麀鹿噳[redacted]，有熊有羆，有[redacted]有虎。慶既令居，[redacted]。[redacted]

這種選女婿的[redacted]不和現在的[redacted]家財的意思是一樣的嗎？但有[redacted]味的是這[redacted]所[redacted]舉的各[redacted]財，

完全是關於淮邊的物品！我們可以知道當時韓土的情況，完全是未[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的，產業[illegible][illegible]的土地[illegible]是供產業高級者的殖民，這是古今的通例。[illegible]侯一到了韓土，他的殖民方法是怎[illegible]呢？就是以兵力[illegible]逐了先住的土民，[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守，把未經開[illegible][illegible]地方用自己的[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生[illegible]法來開墾起來，同時不[illegible]是得了不少的野獸。

「[illegible]彼韓城，燕師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蠻，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因以其伯。實墉實壑，實畝實籍，獻其[illegible]皮，赤豹黃羆。」

[illegible]見得山西[illegible][illegible]在當時還是未開化的地方，而中原的農業也就[illegible]到這兒來了。

我們再來看江漢這一首詩能，我[illegible]看那第一節開始便說：

「江[illegible]浮浮，武夫[illegible]滔，匪安[illegible]遊，淮夷來求。」

[illegible][illegible]疑[illegible][illegible]征伐淮夷[illegible]詩，而且這淮夷的地域在江漢一帶。詩序[illegible]這[illegible]是「尹吉甫美宣王[illegible]冀[illegible][illegible]命召公平淮夷，[illegible]作者是否尹吉甫無法證明，但[illegible][illegible]有「王命召虎」的話，[illegible]它接錄在韓奕的[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是宣王[illegible]代的作品。

我們所可注意[illegible]是[illegible]淮夷。這在古時[illegible]長江流域的一個比較有勢力的民族，周代和它打的交[illegible]很不少。[illegible][illegible]書經和[illegible]經上也就有好幾處。書經上的費誓[illegible]是魯公征伐淮夷和徐戎的[illegible]師[illegible][illegible]序以為[illegible]

是伯禽。魯頌的泮水和閟宮[redacted]是平淮夷的頌。後者[redacted]說[redacted]徐夷。假使魯當果係伯禽[redacted]也恐怕就是頌他們罷。我[redacted]可注意的是泮水篇[redacted]的四句：

「[redacted]淮夷，來獻其琛：元[redacted]龜，大[redacted]南金。」

「大賂[redacted]或者[redacted]一[redacted]貝名。（[redacted]文選吳[redacted]賦「其琛[redacted]瑪瑙之阜，」劉注云「[redacted]貝也。」）[redacted]裏面有三[redacted]是關於淮夷的[redacted]西。但他[redacted]金術是已[redacted]明了。[redacted]明了「南金」「[redacted]」[redacted]會書明[redacted]廢金屬，但[redacted]古人用字的慣例，[redacted]馬總是銅。這可[redacted]的淮夷[redacted]已[redacted]明了治[redacted]術的，[redacted]在[redacted]中段。

[redacted]夷的區[redacted]寬廣，大[redacted]是沿着長江[redacted]展的。[redacted]江[redacted]域一[redacted]的所謂荆舒，所謂南夷，所謂徐戎，都好[redacted]它的同族。[redacted]秋時代的楚吳[redacted]也一定就是[redacted]的後人了。

但這淮夷在宣王時[redacted]都[redacted]有大規模的耕種，江漢的第三章上說[redacted]明白。

「江漢之滸，王命召虎，式[redacted]四方，徹我疆土。匪疚匪棘，王國來極。于疆于理，至于南海。」

召虎去把它征服了，纔把江漢地方開闢出來，[redacted]出來，一[redacted]到南海。所[redacted]南海怕就是洞[redacted]湖了。江漢附近我們應[redacted]知道，[redacted]有名的產鐵的地方，冶金[redacted]早[redacted]明了的淮夷，鐵兵也是楚人所最先創用，粗糙的冶鐵在[redacted]時[redacted]是有的。所以江漢同化[redacted]異常迅速。周南中的漢廣，小雅中的鼓鐘，[redacted]是被同化以

[redacted]品。

就這樣我們又可以知道，[redacted]王時末[redacted]的江漢，中[redacted]的[redacted]也[redacted]兒來了。

[redacted]來看常武。

這首詩是征伐徐夷的詩，看那詩上有『率彼淮浦，省此徐土，』又有『王旅嘽嘽……如江如漢』一[redacted]的盛大的形容，大[redacted]這徐夷的區域是在[redacted]的徐[redacted]一帶，征伐[redacted]路還是從長江[redacted]上流[redacted]下的光景，這[redacted]是[redacted]征服了淮夷以後的詩，[redacted]應該是宣王[redacted]作品。（[redacted]古[redacted]物中有鄒王[redacted]器，出自江西高安，則[redacted]似[redacted]含今之江西[redacted]。）

[redacted]面[redacted]理[redacted]等[redacted]文字，但有兩句是『不[redacted]不處，三[redacted]緒。』我們要知道這所說的『三事，』[redacted]是司徒司馬司空，或[redacted]是農父圻父宏父。這用現代[redacted]出來，[redacted]政部，陸軍部，[redacted]法部（或[redacted]。）[redacted]是說不[redacted]把徐土[redacted]理了起來，還在那兒[redacted]了政府，[redacted]了[redacted]兵[redacted]警察來[redacted]守。所以下面也[redacted]說：『徐方[redacted]……徐方[redacted]庭，徐方不回』[redacted]話了。

[redacted]首[redacted]看[redacted]我們又可以知道江[redacted]下游一帶，在宣王時末[redacted]的地方，中原的[redacted]秉也就[redacted]展來了。

[redacted]看小雅的采芑。

這也是宜王[redacted]的方叔征伐蠻荊的詩。就單從那詩的起首看來，[redacted]荊的征伐就不僅一次。詩[redacted]首說：

「[redacted]言采芑，於彼新田，於此[redacted]畝，方叔蒞止，其車三千。」

[redacted]雅的[redacted]地：[redacted]田，一歲曰菑，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畬野，」這兒已經有去年開闢的菑畝，[redacted]年[redacted]新田，可見[redacted]三年前來把蠻荊征服了，三年[redacted]今日它又叛[redacted]起來，所以方叔又來伐它，又建「執訊獲醜」，[redacted]「蠻荊來威」了。

那嗎，我[redacted]可以知道，三年前征服了之後，不[redacted]是打了[redacted]便算了事，還[redacted]在那兒[redacted]民來，今年闢出新田，[redacted]年又[redacted]出菑畝。

[redacted]對於南方[redacted]征服，漢民族是佔了勝利的。[redacted]江流[redacted]一[redacted]的蠻荊，淮夷，徐戎，在[redacted]時期之內一一[redacted]服，而且[redacted]同化了。[redacted]北方民[redacted]常受着[redacted]。詩經上便有三[redacted]北方的農民[redacted]接在打交[redacted]的。小雅的采薇，出車，六月，都[redacted]征伐玁狁的詩，[redacted]也在[redacted]次打勝仗，但已經沒有征伐[redacted]人的那種順[redacted]了。

漢民[redacted]的[redacted]從詩經中我們可以[redacted]出的是：對北取守勢，對南取攻勢，這目的是[redacted]明瞭的，因[redacted]北地苦寒，不適於[redacted]業；南土膏沃，[redacted]別是便於農業的發展。

不過北人也並不[redacted]沒有[redacted]漢民族的侵害。韓弈所「奄受」的「北國，」當然是北民族的地方。就是

[redacted]的[redacted]狁也決不是如像[redacted]後人匈奴一樣，[redacted]居在長[redacted]以外的漠北的。大[redacted]古時的[redacted]貊，所謂狄人，所謂犬戎，都是[redacted]狁的一族，那是黃河北岸的先住民族，被[redacted]人把牠壓迫到北方去的。[redacted]以他[redacted]免不得也要時常來[redacted]擾。其[redacted]他們[redacted]擾，與其說[redacted]侵略，寧可說是復仇。

我們[redacted]上面的這些戰爭時看來，可以知道宣王時代的四征八伐正[redacted]要發展自己[redacted]業，更切近的說，便是中原的[redacted]業已經發展到了相當[redacted]度，又[redacted]以人口的一天一天的繁殖，所以纔不能不向外發展。

以上是戰勝了時的景況，我們[redacted]戰敗了[redacted]來看[redacted]

王風的黍[redacted]是周[redacted]遭了犬戎的蹂躪，平王東遷以後的悲慘的情形。相傳是周室東遷以後，所有舊時[redacted]宗[redacted]宮室盡為禾黍，周的舊臣行役過舊都，便不禁中心悲愴，遲遲的呼天不止。

「[redacted]離離，彼稷之苗，（……穗，……實，）
行邁[redacted]中心遙遙，（……如醉，……如噎，）
知我[redacted]謂我憂，
不知我者謂我何求？
悠悠蒼天，此何人[redacted]？」

這樣的三節詩，的確是很有[redacted]綿悱惻的情緒，在詩人看來是不勝零落之悲的現象，但在我們看來是

怎樣呢！[redacted]們不要[redacted]感傷主義的[redacted]弄！我們要曉得，[redacted]舊日的王宮，[redacted]在也不免[redacted]成田地，這是[redacted]麼意思呢？這是周人的不思奮息嗎？這[redacted]周室的威令不行嗎？這[redacted]常一片的榮枯衰落嗎？太[redacted]淺了！我們要曉得，這正是[redacted]的[redacted]已[redacted]展到連不[redacted]是地無寸隙了呀！

[redacted]詩人在艱苦運天，[redacted]老百[redacted]禾黍[redacted]是要成長。

再[redacted]風的定之方中一首詩[redacted]是『[redacted]爲狄所滅（在西[redacted]前六〇六年，）文公徙居楚丘，營立宮室』的時候詩人讚美他的詩。

『定之方中，作于[redacted]宮。揆之以日，作于[redacted]室。樹之榛栗，[redacted]桐梓漆，爰伐琴瑟。

『升彼虛矣，以[redacted]。望楚與堂，景山與京。降[redacted]于桑，卜云其吉，終[redacted]允臧。

『靈雨既零，命彼[redacted]人，[redacted]言夙駕，說于桑田。匪[redacted]人，秉心塞淵，騋牝三千。[redacted]

[redacted]讀人[redacted]了之後的民族，他的經[redacted]力[redacted]是怎麼樣呢？種樹，建築，牧畜，耕作，井井有[redacted]立端便被[redacted]了[redacted]來，農[redacted]的生產力[redacted]度我們可以想見了。

以上是一[redacted]會[redacted]業的發展。所以農民[redacted]得到[redacted]解放的機會，手工[redacted]獨立化，商人[redacted]也急[redacted]的抬頭，更加以各方[redacted]民[redacted]混亂，於是而[redacted]的奴[redacted]，便不能不跟着周室的東遷而完全潰敗

了。

[redacted]已經腐潰，舊[redacted]思也失[redacted]了統制[redacted]威，[redacted]是新的[redacted]織下[redacted]的思想抬[redacted]的時候。

十七年，八月，二十五日，初稿。十月，二十五日，改作。

發 [redacted]

[redacted]是一[redacted]堂。

因爲它自己[redacted]一些[redacted]祕的[redacted]——八卦——[redacted]砌成，同時又加以[redacted]人[redacted]三聖四聖的[redacted]的粉飾，於[redacted]這[redacted]堂一[redacted]二十世[redacted]現代[redacted]發着神[redacted]的幽光。

[redacted]作[redacted]神[redacted]而盲目的[redacted]規避都是所以神秘其神[redacted]

[redacted]怕太陽，[redacted]怕見面。

把金字塔打[redacted]你可以[redacted]那[redacted]只是一[redacted]泰古[redacted]代的木乃伊的屍骸。

第一章　周易時代的社會生活

周易[redacted]傳是三[redacted]錯，[redacted]是[redacted]卦，文王重卦，周公作爻辭。更加上孔子的十翼便成爲四聖，或者把周公[redacted]掉，仍保存三聖的名目。

伏羲畫卦在易傳上本來是有明文的——「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於是始作八卦。」但這明明是神話性的傳說。

八卦的[redacted]底[redacted]鮮明地可以看出是古代生[redacted]的孑遺。畫一以像男根，分而爲二以象女陰，所以由此而演出男女，父母，[redacted]剛柔，天地的[redacted]念。

原始人[redacted]字的觀念以三[redacted]多，三爲[redacted]限（三光三才三[redacted]三寶三元三品三官大帝三身三世三位一[redacted]三種神器等等。）由一陰一[redacted]一劃錯[redacted]而成三，剛好可以得出八[redacted]不同的方式。這和洛書的由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配合而成魔術的方乘一樣，這種[redacted]的發現，而且十二分的湊巧，在原始人看來是怎樣的神奇，怎樣的神秘喲！於是乎河圖洛書的傳說便一樣地生了出來。八卦就這樣得着二重的秘密性：一重是生[redacted]的秘密，二[redacted]的秘密。

數學的程度漸漸進化，曉得三三相重，八八更可以得六十四種不同的方式了。於是乎數學的祕密更加濃厚起來，一百九十二片的長磚（陽爻）和三百八十四片的短磚（陰爻）（註）便一片一片的都發出神秘的聲音，神秘的天啓來了。這便是八卦，六十四卦辭，這便是周易之所以產生。它的父親是偶然的湊巧，它的母親是有意的附會，它的祖父不消說是愚昧的無知。

（註） 六十四卦卦各六爻，共三百八十四爻，陰陽各半，陰爻是分而爲二的，故此處爲一百九十二片長磚，三百八十四片短磚。

但這重卦的，繫辭的，究竟是甚麼人，這在作易傳的人已經是不明白的。

（一）「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繫辭下傳）

（二）「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當文王與紂之事耶？」（同上）

所以關於易的作者與時代，一時再也不敢決定下去，這是很慎重的，而且這些很慎重的懷疑，我們還可以看出是有相當的根據。便是在經文的爻辭中有幾個可以作爲史實的根據：

（一）帝乙歸妹（泰六五，——歸妹六五）

關於帝乙，其人爲歷史上的人物者有兩說。子夏易傳京房易傳荀爽後漢書本傳均以爲成湯，虞翻以爲紂父。左傳哀公九年晉趙鞅筮救鄭遇泰之六五曰「微子帝乙之元子也，」此其證。書多士有「自成

湯至於帝乙」文，成湯與帝乙[redacted]兩人

(二)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既濟九三)

高宗古人多以[redacted]武丁，[redacted]平以[redacted]武乙，引今本竹書「武乙三十五年周王季[redacted]西落鬼戎」[redacted]([redacted])(注)王[redacted]維古本竹書紀年[redacted]校[redacted]文出自[redacted]書西羌傳注所引，鬼戎下尚有「俘二十翟王」五字為今本所無。

(三)王用享於岐山：(升六[redacted])

岐山，[redacted]之岐山，則周室稱王當在文王以後。

(四)箕子之明夷：([redacted]夷六五)

但箕子[redacted]作荄滋。劉向云今易[redacted]子為荄滋。鄒湛云荀爽訓箕為荄，訓子為滋。(俱見釋文)是漢時人還[redacted]史實都有[redacted]疑者。

以上[redacted]實如帝乙是為紂父，高宗[redacted]武乙，則皆[redacted]殷周之際。有這種種根據，所以易傳的作者[redacted]出那「[redacted]當殷之末世周之[redacted]」[redacted]疑問。更因[redacted]箕子[redacted]紂之諸父，洪範是由他[redacted]出來，他在中國[redacted]想史上[redacted]也有一個相當的地位，周易之作[redacted]可以與[redacted]時，所以把[redacted]縮小了一層而疑是[redacted]文王與紂之事。」但是[redacted]於作者[redacted]問[redacted]依舊不[redacted]而後人卻公[redacted]它武斷下去了。

[illegible]人[illegible]使儒教增加[illegible]性，要[illegible]教的典籍[illegible]加神祕性，[illegible]使典籍中已經[illegible]神祕的易經更[illegible]神祕性，所以不能不更據[illegible]偶象來裝飾。易傳已[illegible]為孔子做的了，[illegible]傳的易經當然不能不成於聖人——占卜是要人做的，[illegible]以為龜便成為神物，「不如[illegible]去」是詩人所想像的，所以杜[illegible]成為古代帝王[illegible]魂。[illegible]推上去所釋述的文王[illegible]公也不過和烏龜杜鵑一樣。[illegible]中枯骨本無鬼，[illegible]人造了一[illegible]鬼在枯骨[illegible]面。

我們再看這文王周公是何以[illegible]生出來的。

重卦之說並不限於文王，此外還有主[illegible]伏羲，神農，[illegible]者夏禹[illegible]人。

（一）伏羲說

[illegible]要[illegible]說：『八[illegible]可以[illegible]吉[illegible]矣。[illegible]伏羲[illegible]之六十[illegible]。』

（二）神農說

魏志易博士淳于俊曰：『包羲因[illegible]之圖而[illegible]八卦，[illegible]演之為六十四卦。』

（三）夏禹[illegible]

孔[illegible]達易正義序：『鄭玄之徒以為神[illegible]以為夏禹，史[illegible]等以為文王。』

周禮春官「三易，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經卦皆八，別皆六十有四。」（連山相傳是夏易，但有人以為神農，此[illegible][illegible]許說[illegible][illegible]說[illegible][illegible]為說的根[illegible]。）

（四）周文王說

史記日者傳「司馬季主曰，文王演為六十四爻。」

[illegible]正說[illegible]「說易者[illegible]謂伏羲作八卦，文王演為六十四爻。」

[illegible]揚雄傳「宓犧氏始以八卦，文王附六爻。」

像這樣一個問[illegible]便有四個解答，我們可以知道每個[illegible][illegible]都是不大可靠的了。伏羲[illegible]農夏禹[illegible]是[illegible]說上的人，我們可以不用說。我們專來[illegible]這當然性較多為文王。

主張文王[illegible]卦的都是漢人，在他[illegible]以前並沒有何種根據，唯一的根據怕依然是易傳。因[illegible]易傳上有一[illegible]「其當文王與紂之事」的推測，又有一個「作易[illegible]其有[illegible]患乎」[illegible]質疑，於是他們便更進一步的肯定下去。文王而有憂患，[illegible]然是囚在羑里的時候，於是便是「文王拘而作周易」了。羑里史記作牖里。文王重卦之[illegible][illegible]定以後，易坎六四的「[illegible]納自牖」一句，公然也就成為文王的豎[illegible]了。這事[illegible]的[illegible][illegible]是怎樣的可笑呢？

再來說周公。

正義序上說：「馬融陸績等[illegible]卦辭文王，爻[illegible]周公。」更後的，連卦[illegible]也說是文王做的了。重卦說都不

可靠，這當然更不可靠。周公呢？大約自左傳上得來。

左傳：「晉韓宣子來聘，觀書太史氏，見易象。曰：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

這不必就是周公作易象的證據。本來左傳自身與其認爲史乘，毋寧認爲小說。但遙見的見易象而讚美周公與周室，可以說是讚美他們曉得神道設教，或者是曉得提倡文化——因爲宗教神話也是當時的文化。所以他們照文字解釋，也不能就確實生出周公作易象的事來。但是後人終於把他斷下去了。

周公是多材多藝的。他是孔二先生所時常「夢見」的聖人，而且又稍稍後於箕子，又有韓宣子那句話作根據，於是乎神殿中的三尊神像便完全構造成器了。

但最奇怪的是那樣心愛周公的相傳是易傳的作者之孔二先生，在易傳中卻沒有提及周公一個字。這大約是孔老二的疏忽罷。

第一節　易經的基礎

易經是古代卜筮的底本，就給我們現代的各種神祠佛寺的籤詩符咒一樣，它們作者不必是一個人，作的時期也不必是一個時代。全體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卦有卦辭，爻有爻辭，合乾卦的用九，坤卦的用

六，一共有四百五十項文句。這些文句除[illegible]半[illegible]象，[illegible]單的觀念文字之外，大抵是一些現實[illegible]的生活。我們可以說這些生[illegible]一定是在當時現存着的。所以我們從[illegible]些表示現實生活的文句分門別[illegible]的劃分出它們的主從出來，我們可以得到當時的一個社會生活的狀況和一切精[illegible]生產的模型。[illegible]經自己來[illegible]易經，[illegible]去掉人所加上的一切神秘的衣裳，我們可以[illegible]那是怎[illegible]的一[illegible]在作裸體跳舞。

一　漁獵

(一)[illegible]鹿无虞，惟入[illegible]林中。(屯六三)

(二)田有禽，利[illegible]言。([illegible]六五)

(三)王用三驅，失前禽。(比八[illegible])

(四)履虎尾，不咥人。([illegible]辭)

(五)噬乾胏，得金矢。(噬嗑九四)

(六)噬乾肉，得黃金。(同六五)

[illegible]死虎，故列入此項。

肉中[illegible]矢當然[illegible]從畋獵得來，[illegible]金[illegible]卽金矢，此處所謂金卽[illegible]鬥發現一般在銅後，全經中並無鐵字。

（七）貫魚，以宮人寵。（剝六五）

宮人當即家人，困六三：『困於石，據於蒺藜，入於其宮，不見其妻。』宮不一定是王宮。

（八）良馬逐。（大畜九三）

（九）虎視眈眈，其欲逐逐。（頤六四）

此項□象不是人□虎，便是虎獵人，原始時代的人原是爲猛獸所獵的。

（一〇）田无禽。（恒九四）

（一一）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明夷九三）

（一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解九二）

黃矢□金矢，□銅所製。

（一三）公用射隼於高墉之上，獲之。（解上六）

（一四）包有魚。（姤九二）

包或訓作庖。

（一五）包无魚。（姤九四）

（一六）井谷射鮒。（井九二）

（一七）□□不食。（鼎九三）

（一八）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六二）

（一九）[redacted]漸于木，[redacted]得其桷。（漸六四）

（二〇）[redacted]于陸，其[redacted]可用[redacted]。（漸上九）

（二一）射雉，一矢亡。（旅六五）

（二二）[redacted]獲三品。（巽六四）

（二三）公弋，取彼在穴。（小過六五）

像這樣可以列於漁[redacted]一項的文句[redacted]多，然獵者每當王公出馬，而獵具又用着良馬之類，所[redacted]多係貴族狐[redacted]之類，絕少猛獸，可知漁獵已成遊[redacted]化，[redacted]牧畜已久[redacted]明。惟此有可注意之事項：

（一）獵具係弓矢，矢是黃色的金屬，當[redacted]還是[redacted]器時代。

（二）無[redacted]之[redacted]的文字，這[redacted]後列耕種一[redacted]相印證，[redacted]之[redacted]尚未發達的原故。（大壯九三[redacted]小人用壯，君子用罔」[redacted]字可訓作網，此[redacted]存疑。）

二 [redacted]

（一）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无妄六三）

（二）[redacted]牛之牿。（大畜六四）

（三）豶豕之牙。（大畜六四）

李道平以為豶豕即[illegible]豕（爾雅），牙同杙。

（四）畜牝牛。（離彖辭）

（五）羝羊觸藩？羸其角。（大壯九三）

（六）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大壯九四）

（七）喪羊于易。（大壯六五）

釋文云陸作揚。絹[redacted]也。

（八）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大壯上六）

（九）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晉彖辭）

（一〇）喪馬勿逐，自復。（睽初九）

（一一）見豕負塗。（睽上九）

（一二）牽羊悔亡。（夬九四）

（一三）繫於金柅，……羸豕孚蹢躅。（姤初六）

（一四）女承筐，……士刲羊。（歸妹上六）

（一五）喪牛于易。（旅上九）

（一六）月幾望，馬匹亡。（中孚六四）

此外還有不少的馬牛豕羊等字樣，但奇異的是絕不出犬字。又「舊井无禽」（井初六）「翰音登

于天』（中孚上九）或即是雜經中[redacted]字明文。

三　商旅——交通

(一)[redacted]次，懷其資，得童僕。（旅六三）
(二)旅焚其次，喪其[redacted]（旅九三）
(三)[redacted]喪貝。（[redacted]六二）

[redacted]論語。『[redacted]則[redacted]中。』

這些[redacted]是商賈的起源，從[redacted]些文句中可以得[redacted]幾個注意：(一)[redacted]時的商賈[redacted]行商，(二)[redacted]是商[redacted]之一種，當然是人身[redacted](三)貨貝是[redacted]時的貨幣，貨字亦從貝，金屬的[redacted]還未[redacted]生。

[redacted]既是行商，那交[redacted]是[redacted]要的，交通[redacted]工具是用馬牛車輿。例如『[redacted]如』（屯）『大車以[redacted]有攸往』（大有九二）『見輿曳其牛掣』（睽六三）之類，但奇異的是沒有舟楫的文字。經文中『涉大川』[redacted]字樣[redacted]利或不利凡十二見，這可見涉的重要，但涉的工具沒有一[redacted]及，而[redacted]反而來[redacted]

(一)包荒，[redacted]馮河。（泰九二）
(二)過涉，滅頂，凶。（大過上六）
(三)曳其輪，濡其尾。（[redacted]濟初九）

(四)濡其首，厲。（[illegible]濟上九）

這是[illegible]明涉不用舟楫，好像是全憑游泳，[illegible][illegible]葫[illegible]（包荒）或用牛車。由此我們可以揣想到舟楫在[illegible]尚未發明——至少是尚未發[illegible]——所以涉川的事才看那麼重要。

四 耕種

「不耕穫，不[illegible]畬。」（无妄六二）

關於耕種全經中就只有這一句。此外關於耕種的[illegible]具找不出一個字來，關於五穀的名目也找不出一個字來，[illegible]四五[illegible]田字：

(一)見龍在田。（乾九二）

(二)[illegible]有禽。（師六五）

(三)田无[illegible]（恆九四）

(四)田獲三狐。（六九二）

(五)田獲三品。（巽六四）

但沒有一[illegible]是和耕[illegible]有關係的。

此外

(一)其亡其亡，[redacted]苞桑。（否九五）
(二)碩果不食。（剝上九）
(三)以杞包瓜。（姤九五）

這好像是種植，[redacted]也不能斷定是野生，還是[redacted]產。

五　工藝——器用

這全經中尋不出一個工藝的字樣，但是器用是不少的。

先從宮[redacted]來說，有門庭家屋廟宮戶牖階[redacted]城藩牀枕廬陛井穴等等字樣。在這兒[redacted]附帶一個注意。

便是[redacted]時穴居野處的[redacted]慣還未完全廢掉，證據是

(一)需于血，出自穴。（需六四）
(二)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需上六）
(三)來之坎坎，[redacted]且枕，入於坎窞。（坎六三）
（檢今本作險，據[redacted]康成，以爲木在手爲檢。在首爲枕。坎窞可知是[illegible]穴。）
(四)困于株木，入于幽谷。（困初六）
(五)困于石，據于[redacted]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困六三）

還明明是穴居和構巢等原始的俗習。原始家屋進化一般是由平穴而竪坑而構巢而有器。倒推上去，我們可以知[redacted]那時候的門庭宮廟城墉等等決不能和現在的比擬，頂多是用一些石頭砌成罷了。所以樓榭等字樣絕對尋不出。

再說[redacted]衣履，有黃裳，[redacted]帶，屨，朱紱，赤紱，袂，[redacted]字樣。在這兒我們要注意，當時還是遊牧很盛行的時候，後代的[redacted]織[redacted]還未[redacted]達。當[redacted]的衣服的材料除韋木獸毛草索之外，我們是很難想像。所以黃裳或許就是「黃牛之革」所裁成。如朱紱赤[redacted]不會如像後世注家所想像的甚麼很堂皇的祭服。頂多怕只是染紅了的頭髮或者馬尾之類。紱禮記疏引作韍，已從革。今本乾鑿度更作茀，既濟六二「婦喪其茀，」此茀字別本復作髴，作弗，作蔽，荀爽更作紱。或謂鬒髮，或[redacted]頭飾，干寶更以為馬髴，與我所想象的正不謀而同。

[redacted]到純粹[redacted]器用：

(一)土器　缶……甁……甕……匕(?)……鼎(?)

(二)石器　圭……玉鉉……匕(?)……斧(?)

(三)草器　徽……纆……繘

(四)木器　車……輿……柅……機……枕……桷……校

(五)革器　鞶帶……括囊……鼎耳革……鼓

(六)金器　金矢……金柅……金車……鼎(?)……簋(?)……甑(?)……黃耳金鉉

這些分類有多少是由於想像，或按[redacted]後來的文字[redacted]從得來。但我們第一要知道現在的經文決不是古代的原文，這在中國文字中是絕[redacted]從來翻譯的。後人用自己慣用的文字去翻譯古文，也[redacted]我們用本國的文[redacted]去翻譯外國文一樣，有多少是不能一致。譬如七字原[redacted]人多用石器或者貝殼，後人多用土器，此處便不知是那一[redacted]又[redacted]鼎也可以土，可以金，照「鼎玉[redacted]」（鼎上九）一句來說，[redacted]或許是土器，[redacted]如是金，以玉爲耳環一定是不能支持的。[redacted]於古森[redacted]均爲金器，而後人文字從竹。

像以上所述關於宮室衣服器用有不少的名物。[redacted]而在全[redacted]的經文中找不出一[redacted]於工[redacted]字樣來。我們在[redacted]見所得出的[redacted]是：

（一）人類還[redacted]給時代，工[redacted]是人人所必爲，還未成爲獨立[redacted]生活手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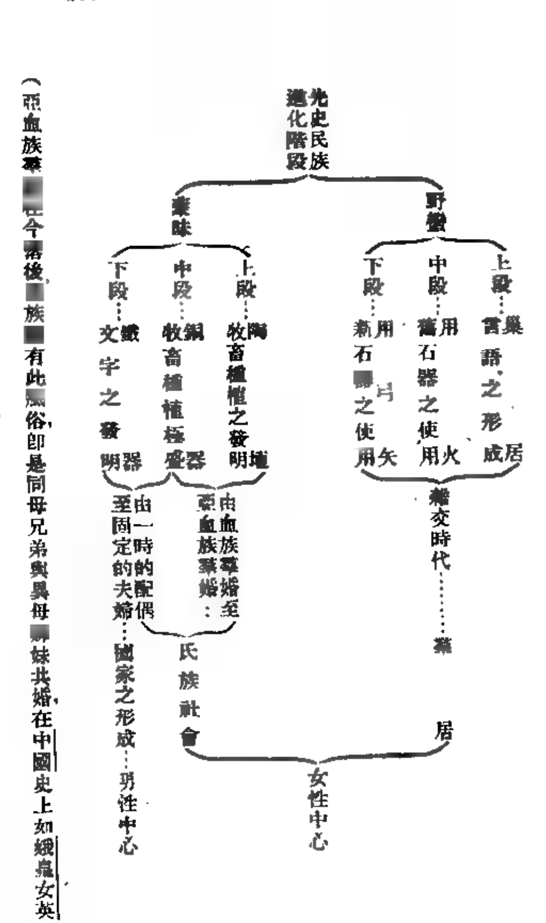
（二）這些工藝是[redacted]奴[redacted]僕專攻，不爲[redacted]子（當時[redacted]貴族）所掛齒。

[redacted]看這[redacted]論是並行不悖的。

第二節　社會的[redacted]

我們從上面所述的生活的[redacted]礎看來，可以知[redacted]周易的[redacted]時代是由[redacted]轉化到[redacted]的時代，牧畜還是生活的基礎，如農業，如工業，如商業，才[redacted]見一些兒萌芽。據[redacted]（Morgan）古代社會的研究，先史民

族之進化[redacted]可表例如次:



(亞血族羣[redacted]在今[redacted]落後[redacted]族[redacted]有此[redacted]俗,即是同母兄弟與異母[redacted]妹共婚,在中國史上如娥皇女英

共舜，[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共[illegible]皇女英，便[illegible][illegible]好的[illegible]例。）

周易[illegible]代核當於蒙昧[illegible]代之中下段，繼[illegible]雖無明證，而文字則確已發明。故當時之社會，[illegible]呈一[illegible]之現象。

一　家族關[illegible]

在易[illegible]中羣婚的[illegible]習無可考見，惟[illegible][illegible]的痕跡則儼然存在。

輿說輻，夫妻反目。（小畜九三）

[illegible]生[illegible]老夫得其女妻。（大過九二）

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大過　九五）

睽孤，遇元夫。（睽九四）

[illegible]漸於陸，夫征不復，[illegible]孕不育。（漸九三）

[illegible]些都好像是一時的一夫一妻。還[illegible][illegible]的[illegible]習我們從母系制[illegible]的殘存還可以得到旁證。

（一）男子出[illegible]

屯如邅如，[illegible]馬班如，匪寇婚媾。（屯六二）

乘馬班如，求[illegible]媾。（屯六四）

賁如[redacted]，白[redacted]翰如，匪寇[redacted]媾。（賁六四）

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睽上九）

這騎在馬上[redacted]着弓矢斜斜昂昂而來的當然是男子，起初還以爲他是爲搶[redacted]來，後來才知道是來求婚媾。[redacted]是女子重於男子，母系制度的殘存此其證一。

(二)女酋長的存在

母[redacted]度的社[redacted]，酋長多是女性。晉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於其王母，』這王母二字並不是祖母，也不是王[redacted]母，更不是所謂西王母——其實這西王母也正是古代的神話化了的女酋長母系[redacted]的殘存此其證二。

(三)除這[redacted]存的母系制之外，當時[redacted]家族制度確已向父[redacted]推移。[redacted]：

一、男子可以[redacted]妻並且[redacted]妾

[redacted]吉。（蒙九二）

勿取女，見金夫不有躬。（蒙六三）

既雨[redacted]處，尚德載婦。（小畜上九）

[redacted]亨[redacted]貞，取女吉。（咸彖辭）

姤女壯，勿用取女。（姤彖辭）

得妾以其子。（鼎初六）

二、女子可以出嫁並且陪嫁

漸女歸吉。（漸卦）

帝乙歸妹，以祉元吉。（泰六五）

歸妹以娣。（歸妹初九）

歸妹以須，反歸以娣。（同六三）

歸妹愆期，遲歸有時。（同九四）

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同六五）

三、子可以承家

子克家。（蒙九二）

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蠱初六）

得妾以其子。（鼎初六）

二　政治組織

生產日益發達，私有財產權已經成立，同時為保護這私有財產權的安定，便不能不有刑政的發生。當

時政治組織有下列的各[redacted]段：

(一)天子

公用享於天子。(大有九三)

(二)王公——大君——國君

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師上六)(其他履九二、臨六五、凡二見。)

王假有家。(家人九五)(假同格至也。)

告公從，[redacted]用爲[redacted](益六四)

[redacted]國之光，利用賓於王。(觀六四)

用行師，[redacted]敗，以其國君凶，至於十年不克征。(復上六)

(三)[redacted]

[redacted]侯。(屯彖辭及初九)

[redacted]行師。([redacted]辭)

不事王侯，高尚其志。(蠱上六)

[redacted]侯[redacted]庶，晝日三接。(晉[redacted]辭)

(四)[redacted]人——師

武人爲於大君。(履九二)

利武人之貞（巽初六）

師出以律。（師初六）

（五）臣官

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蹇六二）

官有渝，出門交有功。（隨初九）（官或作館，[illegible]）

（六）史巫

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巽九二）

以上是當時的政治上的位階，國家的雛形是約略具備了，但是我們要知道那僅是雛形，那和氏族社會相隔並不甚遠。

[illegible]「王假有家，」「王假有廟」（萃象辭，）這是說明王的職掌是管家政和祭祀的。所謂「利建侯行師，」「康侯用錫馬蕃庶，」這是表明侯的職掌是管軍政和戰爭的。所謂「不事王侯高尚其志，」王侯的連文正表明王與侯的對立。侯而且是臨時設置因爲在經文五處侯字之中三處都是「建侯」這樣的[illegible]正剛剛表明王是酋長而侯是軍長。

我們中國古時候的所謂國其實僅僅是一個大宗，或小宗，所以動輒便說萬國萬邦。易經中的所謂國，當然也不外是這樣了。

[illegible]王[illegible]諸侯不外[illegible]些大宗[illegible]小宗的酋長軍長，所[illegible]天子[illegible]當然也不外是一個大族的最[illegible]頭目。假使容許我們更大[illegible]的馳騁我們的想像，那[illegible]同人一卦中的所謂「同人於野……同人於門……同人於宗……同人於郊，」恐怕就是當時的[illegible]議會。序卦[illegible]說「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我們要[illegible]就是[illegible]舉會長這並不算是怎[illegible]謬的。大概宗法社會的人有大[illegible]必相[illegible]會。他們的大事是[illegible]呢？不外是戰爭和享祀。

「同人先號咷而[illegible]笑大師克[illegible]遇。」（同人九五）

這是聚[illegible]着在關心[illegible]的情景，起初大約是聽[illegible]消息不好，所以先號咷；後來戰爭又[illegible]利了，所以又後笑。萃卦初六的「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爲笑，」怕也就是這個同樣[illegible]罷。萃也[illegible]聚會「萃王假有廟用大牲……利用禴……萃如嗟如……[illegible]咨涕洟」——這分明爲享祀而聚會的。「萃[illegible]見大人……萃有位」——或者也是[illegible]長或軍長。

三　行政事[illegible]

政治[illegible]已經有了，我們且看它做些甚麼事情；

第一　享祀

(一)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享於西山。（[illegible]上六）

(二)[illegible]不薦，有孚[illegible]若。（[illegible]辭）

(三)二簋，可用享。（損象辭）

(四)王用享於帝。（益六二）

(五)王[illegible]廟，……[illegible]大牲……（[illegible]）

(六)[illegible]乃利用禴。（萃六二及升九二）

(七)王用享於岐山。（升六四）

(八)劓刖，困於赤紱，乃徐有說，利[illegible]祭祀。（困九五）

(九)震來[illegible]笑[illegible]啞，[illegible]里，不喪匕鬯。（[illegible]辭）

(一〇)王假有[illegible]（[illegible]）

(一一)[illegible]牛，不如西鄰之禴祭。（既濟九五）

以上十二處很明[illegible]是表示着享祀的，這可見享祀的重[illegible]其次十二[illegible]有五[illegible]明明表示着王字，這可見王[illegible]一國中便[illegible]主。還有，[illegible]們看[illegible]上六和困的九五，在當時好像還有人[illegible]供祭的[illegible]係存在。[illegible]些人牲是從甚麼地方來的呢？不消說會是由[illegible]得來的俘擄。隨的六二『[illegible]小子失丈夫，』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這所係的分明是人，不是牛，不是羊，也不是豕。九四『隨有[illegible]……有孚在道，』孚字或許怕就是俘字罷。（案古金文俘字均作孚。）——從萃的六二和升的九二看起來，[illegible]一點也不牽強。所以所

拘係的「之」所從[illegible]的「之」不是上文的小子[illegible]是丈夫。

第二　戰爭

戰爭在原始人的生活上是很重要的，這是誰也可以想像得到。易經中戰爭的文字之多，實在任何的事項之上。

（一）不[illegible]爲寇，利禦寇。（蒙上九）

（二）需于泥，致[illegible]至。（需九三）

（三）師出以律，否臧凶。（[illegible]六）

（四）[illegible]中，吉……王三錫命。（師九二）

（五）師或輿尸。（師六三）

（六）師左次。（師六四）

（七）長子[illegible]師，弟子輿尸。（師六五）

（八）有[illegible]如，富以其鄰。（小畜九五）

（九）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泰六四）

（一〇）[illegible]于隍，勿用師。（泰上六）

（一一）伏戎于莽，升[illegible]陵，三[illegible]不興。（同人九三）

（一二）[illegible]墉，弗克攻。（同人九四）

(一三)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同人九五）

(一四)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謙六五）

(一五)利用行師，征邑國。（謙上六）

(一六)利建侯行師。（豫卦辭）

(一七)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復上六）

(一八)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離上九）

(一九)晉其角，維用伐邑。（晉上九）

(二〇)負且乘，致寇至。（解六三）

(二一)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夬卦辭）

(二二)壯於前趾，往不勝。（夬初九）

(二三)惕號，莫夜有戎。（夬九二）

(二四)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中孚六三）

(二五)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既濟九三）

(二六)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於大國。（未濟九四）

此外還有不少的單獨的征字（十四處）以及戎字寇字，雖然很鮮明而不敢安定的無數的孚字，（經文中的孚字凡三十三處，古人均一律訓信，有些地方實在講不通。）「匪寇婚媾」四字經文中寇字四見，掠奪的機會還顯的多，惟一的原因就是氏族共有財產的破壞。男子多做了武人，自然從事於生產的

時候[redacted]少，便不能不用武人的力[redacted]去[redacted]劫[redacted]族的財[redacted]以[redacted]己[redacted]的私有。於[redacted]爭便成爲物質生[redacted]上一[redacted]的工具。戰爭可以[redacted]別[redacted]的牛馬，可以搶劫別族的羊豕，可以搶[redacted]別[redacted]女人以爲[redacted]奴，可以[redacted]族的小子丈夫以[redacted]牲。由這[redacted]的結[redacted]自[redacted]武人專權，自然是男子[redacted]女子掉[redacted]了主從的[redacted]位，母系[redacted]之所以[redacted]破[redacted]以此。

「眇能視，跛能履，[redacted]尾，咥人凶，武人[redacted]大君。」（履六三）

本來[redacted]的公然[redacted]開[redacted]看起來，本來是[redacted]的公然放開腳步走起來，本來是老虎皮，[redacted]了它的[redacted]巴的，公[redacted]活[redacted]虎轉過頭咬起人來，本來是只[redacted]從女王[redacted]人公然[redacted]位來。由[redacted]長變成酋長，這是必然的路徑，國家之所以成立[redacted]亦以此。

第三[redacted]

[redacted]制在當時已是[redacted]其[redacted]之於敵是：

（一）受茲介福於其王母。（見前）

（二）井渫不食，爲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redacted]（井九三）

（三[redacted]伐鬼方，三年有賞於大[redacted]（見前）

這是賞一方面的證據。

（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鼎九四）

[redacted]關一方面的證據。

[redacted]實際——[redacted]是怎樣行賞賜呢？——經文中沒有說及。關於[redacted]方面倒有好幾處。

（一）[redacted]用刑人，用說（[redacted]）桎梏。（蒙初六）

（二）拘係之，乃從[redacted]之，王用享[redacted]西山。（隨上六）

（三）噬嗑，利用獄。（噬嗑[redacted]）

（四）屨校滅趾。（噬[redacted]初九）（校、木械枷械之類。）

（五）何（荷）[redacted]耳。（[redacted]嗑上九）

（六[redacted]係用徽纆，[redacted]叢棘。（坎上六）

（七）[redacted]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睽六三）（天、[redacted]額也。）

（八）劓刖，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困九五）

（九）鼎折足，覆公餗，其[redacted]渥。（見上）

[redacted]上[redacted]看來，[redacted]知[redacted]刑的工具有[redacted]梏[redacted]纆[redacted]獄（叢棘是自[redacted]）[redacted]刑有劓[redacted]。刑人[redacted]有二，一是做[redacted]人牲，二是[redacted]奴隸。[redacted]爭既十分頻繁，其必然的結果是生產[redacted]與俘虜的增多。[redacted]多了的[redacted]大概只[redacted]作[redacted]牲[redacted]了事的，但是人的生產[redacted]值老早[redacted]現了，結[redacted]是用到礦[redacted]了的生[redacted]上去，於[redacted]奴隸制[redacted]便[redacted]生出來。[redacted]隸便成[redacted]產，成[redacted]可以買[redacted]的商品。

四 [redacted]

[redacted]時已[redacted]國家刑政的成立，階[redacted]在[redacted]上是必[redacted]存在，而在事實上，也公然存在。經文裏面除上舉政治上的位[redacted]——天子王侯等之外，還有一[redacted]的抽象的社[redacted]上的[redacted]那就是大人君子和小人。

(一)單[redacted]

大人……十一處。

君子……十三處。

小人……四處。

(二)對舉

大人與小人[redacted]舉……一處。

「包承，小人吉，大人否。」（否六二）

君子與小人[redacted]……六處。

「[redacted]，小人无咎，君子吝。」（觀初六）

「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廬。」（剝上九）

「好遯，君子吉，小人否。」（遯九四）

「小人用壯，君子用罔。」（大壯九三）

「君子維有[illegible]，吉，有孚于小人。」（解六五）

「君子豹變，小人革面。」（上革六）

全經中合計大人十二處，君子十九處，小人十一處，大人可以和小人對舉，君子也可以和小人對舉，而大人不曾和君子對舉；但革[illegible]九五「大人虎變，」[illegible]上六「君子豹變」[illegible]不同爻辭，而對舉成文。虎強於豹，大約大人比君子還要強一點罷？

又小人單舉的[illegible]面，有三處依然是對舉的。

（一）「大君有[illegible]，[illegible]家，小人勿用。」（師上六）

（二）「公用享於天子，小人[illegible]克。」（大有九三）

（三）「[illegible]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既濟三九）

這兒和小人[illegible]立的是大君，是公，是高宗。我們藉此可以知道那時的大人君子就[illegible]王[illegible]仕宦，小人[illegible]一般的平民了。

當時[illegible]的[illegible]大[illegible]是由下列的形式：

（一）大人——天子……王侯

（二）[illegible]子——武人……史巫（＝[illegible]人（？））

(三)小人——邑人……行人(＝旅人(?))

(四)刑人——臣妾……童僕

大人君子[illegible]支配[illegible]級，小人刑人是被支配階級。

史巫大概[illegible]時的教育的，我們[illegible]蒙卦的彖辭『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illegible]告，再三瀆，瀆則不告。』當時的教育不消說只是教人迷信。

[illegible]『[illegible]人』有兩處：

(一)[illegible]道坦坦，幽人貞吉。(履九二)

(二)眇能視，利[illegible]人之貞。(歸妹九二)

[illegible]好像都是很有[illegible]道德的君子，不一定就是史巫，或者是所謂『不事王侯高尚其志』的當時的[illegible]階級罷？

邑人凡三見，行人一見，旅人一見。

邑人：

(一)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訟九二)

(二)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比九五)

(三)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无妄六三)

[redacted]第一[redacted]看來邑人也是當[redacted]支[redacted]的所有[redacted]（奴隸，）所以在支配[redacted]出去爭鬪，失敗了回來，[redacted]逃走了三百家。邑人和行人相對大約是土著與人。

行人或者[redacted]是旅人——『旅人先笑[redacted]號咷，喪牛於[redacted]』（旅上九，）這和无妄的六三恰好[redacted]對仗，一[redacted]是得牛，一邊是失牛。[redacted]者是商旅，或者也怕[redacted]人。

但是刑人是最可憐的。他根本是失去人[redacted]格，他除本身受種種的肉刑之外，他的運命是被人『利用』[redacted]

(一)犧牲——『劓刖……利用祭祀，』

(二)牛[redacted]——『畜臣妾，[redacted]

(三)商品——『[redacted]夫，[redacted]童僕。』

第三節　精神的生產

[redacted]由[redacted]畜漸漸進化到[redacted]的[redacted]中，生產日繁，原始的[redacted]法社會一族一宗的統[redacted]不[redacted]勝其[redacted]瑣，於是造產者有產的私有[redacted]便因以成立。私有權一成立，在同一[redacted]單位中自然不能不生出造產者與[redacted]產者的分[redacted]出來，於是而[redacted]的[redacted]便因以[redacted]定。國家的基礎是建設在階[redacted]的[redacted]立上。那時的階級國家

顯然是奴隸制的組織，支配者即爲奴隸所有者。與這樣的社會情形相應，自然也有它的意識上的表現。我們且從宗教，藝術，思想三方面來觀察。

一 宗教

因爲自己的愚昧而且同時有意無意地[illegible]出於愚民，原始人的思想必然是表現而爲宗教，或者魔術，或者迷信。

易經全部就是一部宗教上的書，它是以魔術爲脊骨，而以迷信爲其全部的血肉的。

「舍爾靈龜，觀我朵頤，凶。」（頤初九）

「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損六五——益六二）

「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大有上九）

「用享于帝。」（益六二）

至上神的觀念在易中已經有了。八卦是天人之間的通路，它便是在這通路上來往著的傳宣使者。所有人的所[illegible]由他衝告上天，所有天的意兆由它啓示下民，一切的吉凶禍福都可前知，能當然可以[illegible]而誰也不敢違背了。誰敢違背，那便是凶。

但是這「上帝」是[illegible]方產生出來的呢?

「公用享于天子，」（大有九三）

「[illegible]父之蠱，有子，考无咎。」（蠱初六）、

在原始時代[illegible]是「人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的母[illegible]社會，由[illegible]系社[illegible]轉化成父系社[illegible]又才生出父子[illegible]關係出來。所以在社會[illegible]史上，父是由子所產生的，就[illegible]先有子而[illegible]有父。

同樣，天是天子所產生的，要先有天子而後有天。

天子[illegible]要固定自己的權威，要固定自己父子相承的產業，所以才把自己的模[illegible]轉化到天上，成爲永恆不變的萬事萬物的支配者。他不稱他做天兄天母，而要稱他作天父，便是在父系社會成立以後，要使財產繼承權神聖化的[illegible]故。於是乎天子有[illegible]的父親，而世界也就成了[illegible]的世界。

一個人[illegible]有[illegible]個親生的父[illegible]嗎？

事實上一個人不能有[illegible]個親生的父親，所以世界也不[illegible]夠是[illegible]的世界。

上帝是天子產生的。上帝的意旨其實就是天子的意旨。吉凶禍福之[illegible]在天子手裏的，結果就是服從我的便有好處，不服從我的便有災害，這假手於龜卜蓍筮當然是再[illegible]也沒有的了。

譬如[illegible]一個魔術師他[illegible]用一[illegible]假的夢遊患者來預言，[illegible]你在今晚上就要死。他在晚上便來把你暗殺了。（從前[illegible]見[illegible]一種表現派的電影名叫「瓜里瓜里博士」的，有這樣的一場結構。）除你以外的人

當然[redacted]以[redacted]夢遊患[redacted]爲眞實，而含着無上[redacted]信仰和敬畏了。

上帝的[redacted]就是這樣，龜卜的騙局就是這樣。

上帝成立了，他是完全和人一樣的，不消說他也要吃東西，而且他最喜[redacted]吃牛肉。

上帝[redacted]吃牛肉一層，我們知道他一[redacted]是牧畜時代產生出來的——[redacted]上帝是產生在現代，[redacted]他一定會喜歡吃冰淇淋。

這會吃的上帝不僅喜[redacted]吃牛肉而且還喜[redacted]吃人肉——『剔削……利用祭祀』——這可證明當時的[redacted]俗至少是離吃人肉還不遠。台[redacted]的生番到現在都還在吃人。[redacted]中國人的祖先也好像是很喜歡吃人[redacted]一[redacted]一[redacted]代都還有『[redacted]易子而食』和『[redacted]享士卒』[redacted]出事。

[redacted]的上帝，[redacted]看他是怎[redacted]仁[redacted]呢？

此外如『王用享於西山（或卽岐山）』是應[redacted]崇拜的子[redacted]『王假有[redacted]』是祖先崇拜的開始。

[redacted]物崇拜是自然發生的原始人的迷信。它的[redacted]可以說完全是在蒙昧上的。原始人對於一切自然均不明其所以然，只覺得萬[redacted]萬物[redacted]是[redacted]異不可思議。男女的生殖器，自然的[redacted]象風[redacted]雨，山川草木，一切都好像有[redacted]明藏[redacted]裏面。這是原始共[redacted]社會應有的觀念。宇宙還是一種共產的時代，還不是一種私有

的時代。

祖先崇拜的習俗一定在氏族財產發生以後。在原[redacted]的人連父[redacted]觀念都是[redacted]。不消[redacted]不上祖先。「古之葬者厚衣之以[redacted]之中野，不封不樹，喪[redacted]无數」（[redacted]辭下[redacted]）——這分明是沒有絲[redacted]拜的痕跡。[redacted]素[redacted]的風俗在作易[redacted]好像[redacted]有些遺存，我[redacted]看[redacted]卦的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redacted]如，」便是一個證據。

[redacted]不滅的觀念確立以後，世界化成了雙重的世界：[redacted]世界和肉的世界。上帝永存的觀念[redacted]着靈魂不滅的[redacted]生出來。[redacted]界好像只隔着一[redacted]紙，宇宙是鬼[redacted]人共有的。有[redacted]樣的兒世界，所以中國人用不[redacted]天堂，用不着地獄。鬼是人[redacted]延長，[redacted]力可以長有，生[redacted]可以長有。

二 [redacted]

在易[redacted]中界說得出的[redacted]的藝術，有左列的幾項：

（一）[redacted]——[redacted]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漸上九）

（二）[redacted]——賁于丘園，束[redacted]戔戔。（賁六五）

（三）[redacted]——鼎黃耳金鉉。——鼎，玉鉉。（鼎六五——上九）

（四）音樂——日昃之離，不[illegible]而歌，則大耋之嗟（[illegible]九三）

得敵，或[illegible]罷，[illegible]泣或歌。（中孚六三）

這[illegible]很幼稚的。但在這幼稚的藝術的[illegible]芽中我[illegible]可以看[illegible]術論上兩條原則：

（一）[illegible]術是[illegible]的[illegible]的[illegible]相[illegible]：

以鴻羽為儀而跳舞。連鼓都是用的土器。

（二）藝[illegible]是[illegible]代生活有密[illegible]的關係：

當時的生活[illegible]是宗教是戰爭，所以鼓歌不是用之[illegible]祀，便是[illegible]之祝[illegible]。鼎[illegible]是祭祀的用品。「[illegible]人烹以享上帝」者，所以也那樣用[illegible]用玉環來裝飾。「賁于丘園，束帛戔戔」的裝飾，或者也怕是為的祀神和祝捷之類。

藝術是生活的附庸，我們就[illegible]文自身更可以找出一[illegible]證。

經文裏爻辭多半是韻文，而且有多少是[illegible]有詩[illegible]的。我[illegible]幾首在下邊罷。

「屯如，邅如，

[illegible]馬[illegible]如：

[illegible]，

婚媾。」（屯六二）

這是[redacted]一[redacted]男子騎在馬上，迂迴不進，他不是去從征，[redacted]去找愛人的。還班爲韻，寇婚爲韻，更加二個如字的語[redacted]詞，把那迂迴不進的情趣表示得多麼充足呢？

「賁如，[redacted]如，
白馬翰如：
匪寇，
[redacted]媾。」（賁六四）

與上同調，此例[redacted]色感。

「突如其來如，
焚如，
死如，
棄如！」（[redacted]九[redacted]）

這是多[redacted]哀婉的一首抒[redacted]詩呢？這當然是有閑[redacted]級的[redacted]感，他豐衣足食之後，在百[redacted]之中，對於人生發生出這樣的疑問。人生是誠然不可捉[redacted]的，人生是無常的，這便引[redacted]了他的無上的悲哀。憐憫[redacted]的內含是這樣的一[redacted]支配[redacted]的情感，但他[redacted]現的方式實在是單純而且有很大的效果。

「井渫不食，

爲我心惻

可用汲。

王明[redacted]受其福。』（井九三）

讀這短短的四句，好[redacted]屈子的[redacted]。

『[redacted]，

笑言啞啞，

[redacted]

不喪匕鬯。』（[redacted]）

這可以說是[redacted]繪影之作。

『女承筐，

无實。

士刲羊，

无血。』（歸妹上六）

[redacted]這是[redacted]上一對年青的牧羊人[redacted]在[redacted]羊[redacted]的情形，刲字怕[redacted]剪剔之類[redacted]思，所以才[redacted]無血。（古人[redacted]作剌字，實[redacted]不通。）[redacted]下的羊毛，女人[redacted]竹[redacted]承受着，是虛鬆的，所以才說無[redacted]。我想[redacted]所稱是合乎正軌的。那[redacted]我們看，這是多[redacted]一幅優美的[redacted]假使[redacted]出一片碧綠的草[redacted]，[redacted]原上

[redacted]出一幕雪白的羊子，在[redacted]前景的一[redacted]你畫出一羣原始人的年[redacted]夫[redacted]和[redacted]一位剪着羊毛，一位承着[redacted]子。這怕[redacted]比 Millet [redacted]『牧羊少女』[redacted]要有風[redacted]罷？這[redacted]詩[redacted]情[redacted]單，但[redacted]是[redacted]一[redacted]白描的世界。

『[redacted]在陰，
其子和之。
我有[redacted]爵，
吾與[redacted]之。』（中孚九二）

爵就是酒杯，[redacted]波，與和字爲韻，大概就是[redacted]酒之意。這簡直是享樂的世界了。同一是有關[redacted]的心理，由離九四[redacted]看一變而爲這兒的超脫。他們不可解[redacted]悲哀[redacted]時是在酒裏面[redacted]解決了。『吾與爾』假如我們更大[redacted]釋成一男一女，那會怎[redacted]呢？——那也並不勉強，因爲『其子』的子字如『之子於歸』之子，或『舅子[redacted]老』之子，可以解釋成雄鶴或雌鶴，——那會是怎樣一首有[redacted]的[redacted]歌呢？

好了，[redacted]只舉這幾首吧。我的目的是在想證明[redacted]和[redacted]生活是有關係的。

這些例子總可以算詩罷？[redacted]以算[redacted]術罷？但她們是用來做甚麼的？[redacted]們是用來[redacted]信的符籙的啦。[redacted]本來是支配[redacted]的宣傳工具。這[redacted]千古如出一轍。難個是甚麼『爲[redacted]而藝術』[redacted]家？[redacted]

個的[redacted]是『[redacted]術面藝術』的[redacted]

三　思想

『自然是辯[redacted]法的證明。』("Die Natur ist die Probe auf die Dialektik." —Engels)

辯證[redacted]並不是甚麼神秘的事物，只要[redacted]無成見不[redacted]着色眼鏡的自然觀察者，[redacted]自[redacted]得到這個方式。

(一)自然界中一切都是進[redacted]的，一切的[redacted]萬[redacted]有發生成長死滅；[redacted]就是要在這[redacted]中[redacted]事物。

(二)動態的成因是由於內在的相[redacted]物[redacted]推移，有昇有降，有平有陂，有分有合，有成有毀，由這一反一正而生出變化，變化[redacted]是進展；辯證法就是要[redacted]事物的內在矛盾。

(三)萬事萬物是[redacted]相關連的，就如像活動影片一樣，要[redacted]察它的全體。假使分劃[redacted]作為片段的[redacted]察，那便立地呈出死態；[redacted]證法就[redacted]在[redacted]整個性上去觀察事物。

自然的[redacted]是這樣，辯[redacted]法[redacted]是自然的反映。這[redacted]和形式論理的三段論法一樣，並不是到近代才[redacted]現的，他是在古時[redacted]有的東西。在歐西的古代[redacted]學家中，赫拉克里特(Heraklit 544—457 V. U. Z.)[redacted]

[redacted]有名的代表。[redacted]有一句名言[redacted]是：『萬物方然而亦方不然因[redacted]物流徙故[redacted]物在不斷的[redacted]化中，不[redacted]的生成中，不[redacted]消息中。』(Alles ist und auch nicht, denn alles fliesst, ist in steter Veraenderung, in stetem Werden, in stetem Vergehen begriffen.) [redacted]觀[redacted]並不甚[redacted]奇，然而歐洲學者論辯證[redacted]人[redacted]以他爲始祖。

[redacted]在檢討周易中思想，我要說它是一[redacted]證的觀察，我想[redacted]不會有人罵我[redacted]會，是在用[redacted]通中西的[redacted]技[redacted]

但是辯證法的形式雖然是一樣，各個時代各個時代的內容是進展着的。[redacted]然的觀察和自然的[redacted]今人比古人[redacted]不可[redacted]的地步。[redacted]法自身也在不[redacted]的進展，我們不能[redacted]古代的思[redacted]和現代的一[redacted]也就[redacted]們不[redacted]墨子的論理談就是現代的邏輯。[redacted]點我們要[redacted]清楚，邏輯點[redacted]不清，[redacted]就[redacted]了解辯證法，[redacted]是腐儒的[redacted]度了。

好，[redacted]們[redacted]就來看[redacted]傳中所含的[redacted]。

八卦的[redacted]來是在男女兩性的象徵，[redacted]在上[redacted]我已經說過。所以易[redacted]的觀念就[redacted]本是[redacted]兩性的對立。一[redacted]事[redacted]是由這樣的對立而成，所以我們在易卦中可以找出不少的相對立的文字，就是吉凶，禍福，大小，遠近，[redacted]外，出入，進退，往來，上下，[redacted]，存亡，生死，泰否，損益等等。八卦是四對相對立的現象，六

十四卦又是三十二對相對立的事物。就這樣宇宙是充滿了矛盾。

但這些矛盾是[redacted]反相成的，[redacted]果是得出二個公式，就是「小往大來，大往小來，无平不陂，无往不復。」就這樣便生出變化。

宇宙整[redacted]是一[redacted]變化，是一[redacted]運動，所以就名之曰「易」——「易者變[redacted]也。」[redacted]易的作者[redacted]自[redacted]的[redacted]察所得出來的一個辯[redacted]的宇宙觀，雖[redacted]幼稚，但是是很合乎正軌[redacted]宇宙觀。

這個宇宙[redacted]是[redacted]乾卦的[redacted]字[redacted]面[redacted]？龍起初是潛伏的，漸漸現在田裏了，[redacted]在淵裏了，漸漸為[redacted]而[redacted]天上去了，再[redacted]便到了高亢的地位，[redacted]不[redacted]不有悔。宇宙[redacted]發生，成長，毀滅，大概[redacted]是這[redacted]樣子。

到這兒一切都[redacted]合乎[redacted]則的，也可以說[redacted]合[redacted]然的法則的。但是易的作者更進了一步，更進了一步是[redacted]的一步，而且是不[redacted]不[redacted]的一步。

[redacted]的字[redacted]是很平凡的，一切都有生成，一切都有[redacted]滅，天下沒有一成不[redacted]的東西。這真是再平凡也沒有的一[redacted]念。[redacted]是對於那支配[redacted]級是怎[redacted]地一個危[redacted]觀念呢？

「无平不陂，无往不復，」[redacted]支配階級，私有財產，國家[redacted]政，都有它[redacted]滅的時候，而且[redacted]滅在相反

對者的手裏。這樣怎[redacted]夠忍耐[redacted]下去呢?

從自然[redacted]一[redacted]實踐問題上來，在這不能耐[redacted]的一步，一舉手便把自然的過程改了。怎樣改法呢?知道大的去了，小的一定[redacted]來，陂的平了，平的也一[redacted]陂；目的是要一[redacted]不變，不去不來，要不去[redacted]來，那就[redacted]不大不小，不平不陂，要不大不小，不平不陂，那[redacted]只有中道了，就是所謂「中行」。於是乎而一切都靜止了，辯證法也就死滅了。所以說「易者不易也。」[redacted]一「不易」下去，於是乎鬼神及鬼神的代身便永久支配着世界，而宇宙便成於五百七十六片長短的磚塊。

所以周易的實踐倫理，結果是折衷主義，機會主義，改良主義。龍亢而有悔的時候，接着就是「見羣龍无首吉」了，就是叫你不要發展到盡頭。儒家的根本義也就在這兒。我們且看這個思想，在易傳中是怎樣[redacted]開[redacted]。

（後[redacted]）周易是[redacted]國前半，馯臂子弓所作，[redacted]參看拙作「[redacted]易的[redacted]作時代」（收在[redacted]時代裏面）卦[redacted]採自殷[redacted]成語，故事，民[redacted]等均有之，其時代極[redacted]雜，有[redacted]的地方，也有極進步的地方，制作時代得以確定，這複雜的情形始可迎刃而解。故在這兒我們要有一個明白的認識：易經所用的資料有的[redacted]然是在殷商時代，而[redacted]個的思想過程是[redacted]國年間的產物。本篇在思想分析上無甚[redacted]，只是時代的看法須改正。

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日補註。

第二章　易傳中辯證的觀念之展[redacted]

易傳便是十[redacted](一)彖上傳,(二)彖下傳,(三)象上傳,(四)象下[redacted],(五)[redacted]上[redacted],(六)繫辭下傳,(七)文言,(八)說卦傳,(九)序卦傳,(十)雜卦傳。歷來相[redacted]是孔子做的。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

漢書儒林[redacted]『孔子晚而好易,讀之韋編三絕而爲之傳。』

此外[redacted]有易乾鑿度也在這樣說:『仲尼五十究易作十翼。』

但這[redacted]可靠與否[redacted]在這是[redacted]題。不[redacted]孔子研究過易經[redacted]在的,對於易經發過[redacted]論也是實在的。

論語:『假我數年五十以[redacted]可以無大[redacted]矣。』——一切晚年好易的話怕[redacted]是從這『五十』兩個字鑽出來的,但這五十[redacted]個字也有人分解成五與十,就是或五年或十年。當時讀[redacted]不容易,[redacted]沒有[redacted]又沒有墨,[redacted]靠韋編竹簡來自己刻畫,或者用漆來塗寫,[redacted]要[redacted]麼[redacted]久的時間,我們是用不[redacted]驚嘆的。

莊子天道篇:『孔子往見老聃,[redacted]十二經以說老聃中其說曰太謾,願聞其要。孔子曰要在仁義。』——十二經有人說是詩[redacted]易[redacted]秋六[redacted]加上六緯爲十二,有人說是易上下經並十翼爲十二,又有人[redacted]

春秋十二公經，[redacted]多[redacted]——[redacted]然有點[redacted]——易是佔[redacted]裏的，大[redacted]十二經中[redacted]有易在[redacted]面。

又天運篇：「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redacted]之[redacted]見老聃。……老子曰子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度數五年而未得也。老子曰子又[redacted]乎求之[redacted]曰吾求之於[redacted]十有二年而未得。」[redacted]這度[redacted]陰陽大約就是指的易理了。妙在五年十二年[redacted]恰且與五年十年學易的[redacted]定，相[redacted]並不多遠。

又同篇中有「孔子謂老聃曰丘[redacted]書禮樂[redacted]秋六[redacted]……老子曰……夫六[redacted]先王之陳迹也。」

這是明明[redacted]含有[redacted]在裏面。

總之孔子是研[redacted]經的，他對於易理[redacted]然[redacted]在易傳中可以[redacted]出不少的「子曰」云云的話，這[redacted]是[redacted]據。大約易傳的[redacted]生至少是如像[redacted]一[redacted]是出於孔門弟子的筆錄罷。

[redacted]條[redacted]可以規定出易傳的[redacted]代性。

（後案）這是[redacted]孔子並不[redacted]這[redacted]易[redacted]多出於荀子門人之手，其中的「子曰」的子，可能就是荀子。請參[redacted]拙作「周易的[redacted]作時代」。

（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日）

易經的時代[redacted]在上篇我[redacted]已經約[redacted]的規定了，也是由原始共產社會變成奴隸[redacted]時的社會的產物。

易傳是產在春秋戰國的時候，[redacted]個時代是由奴隸制確切的變成封建制度的時代。所以易經的產生是在革命的時代，易傳的產生也是在革命的時代。不過易經的時代是無差別[redacted]社會中產生出[redacted]的時候，易傳[redacted]時代是貴族的臣[redacted]貴族的[redacted]時候。所以[redacted]的作者對於革命的事實用着激越的口[redacted]美着說：

「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應乎天而順乎人，革之[redacted]大[redacted]哉！」

這可以見得當時的時[redacted]神了。事實上春秋戰國時代的[redacted]多是一些革命家——如老子[redacted]管子如楊子如莊子如韓非子他們的思[redacted]多少[redacted]是帶[redacted]革命性的。此外如墨子算是保守派，孔子[redacted]是折衷派。

大凡在一個社會變革時代，[redacted]着社會制[redacted]的改[redacted]要起一番理論上的鬬爭，即是方興的文化與[redacted]有的文化相對抗。中國在[redacted]實上只經[redacted]三次的社[redacted]命。所以我們在文化史上也可以[redacted]出三[redacted]激越的時期：——真真正正是劃[redacted]代的時期：

第一，易詩[redacted]所代表的一個文化的[redacted]圖；

第二，周秦諸子（孔子一門包含在裏[redacted]）的一[redacted]文化的集團；

第三，近百年來科學與中學的混[redacted]

由上篇的討核，我們知[redacted]易的宇宙觀結果是把辯[redacted]法毀滅了，把原來是[redacted]世界弄成爲定的世界，並且使世界[redacted]靈化——鬼神的世界與人[redacted]的世界，使前者是優越於[redacted]者，以[redacted]固人間世之支配[redacted]的優越。

春秋[redacted]時代的革命思[redacted]家，他們想來要革這種舊思想的命，那必然的傾向是：(一)辯[redacted]的復活，(二)排斥鬼神[redacted]信而力求合理的理論——主張理[redacted]的優越，(三)因爲支配階級仍然存在，世界仍[redacted]存着[redacted]化的形式，在[redacted]世界裏士族代替了貴族，在[redacted]世界裏本體便代替了鬼神——由宗教[redacted]而上學的。結果是一[redacted]思觀[redacted]直了。

[redacted]的思想[redacted]還反對他的宇宙觀根本是固定的，靜[redacted]的，[redacted]教的，他[redacted]本是迷[redacted]鬼神。他這一派在當時完全是反革命派。結[redacted]他[redacted]不[redacted]進化的攻勢，使[redacted]他[redacted]的弟子們有[redacted]放蹤赴[redacted]火[redacted]精神，死力[redacted]着自己的存在，[redacted]了。這正是社會的[redacted]是取[redacted]式的證明。

孔子的一個集體[redacted]是在[redacted]之間遊移。他一方面認定了辯證法的存在，然而終覺只求折衷；他一方面認定理[redacted]越，然而他卻迷[redacted]鬼神；他一方面攝取了形而上的宇宙觀，然而[redacted]立[redacted]把它[redacted]化了起來。

我們現在專就這易傳來考核罷。

第一節 [illegible]辯證的[illegible]觀

[illegible]本來是[illegible]易的，易的出發[illegible]是一[illegible]辯證觀，易傳把這一[illegible]詳細。

譬如序卦傳一[illegible]

第一段 進化

「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稚也。物稚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訟必有衆起，故受之以師，師者衆也。衆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

第二段 [illegible]化

「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豫必有隨，故受之以隨。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蠱者事也。有事而後可大，故受之以臨，臨者大也。物大然後可觀，故受之以觀。可觀而後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嗑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賁者飾也。致飾然後亨則盡矣，故受之以剝。」

第三段進化

「剝者剝也。物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復則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有无妄然後可畜，故受之以大畜。物畜然後可養，故受之以頤。頤者養也。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物不可以終過，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陷必有所麗，故受之以離。離者麗也。」

以上是序述易上經三十卦的次第的理由，由易傳的卦名究竟是誰個定的，這兒所推測的次序理由究竟是不是作易的人的原旨，我們很不能判定。但這兒至少是一個理由。

杜鵑的叫聲我們知道是沒有意義的——在鳥同志中或許有意義雖不得而知——但在我們好事者聽來公然成爲不如歸去了。由這不如歸去的聲音便生出望帝春心託杜鵑的傳說。這種牽強附會在不懂中國話的外國人，乃至不懂中國文言的中國人都會不懂得的，不消說完全與鳥無涉。

但是這總是一個意見，一個不失爲詩人的意見。

易經的卦名次第，那簡單的意義也不過如像杜鵑的叫聲一樣。然而在好事者的心中可以生出一種意義來。我們可以說易傳的觀念是傳易的人自己的觀念，他以自己的觀念輸入那卦序裏面，就如像詩人以自己的意見輸入杜鵑的叫聲裏面。

不過這個觀念究竟是一個很有趣味的觀念。這是一個唯物的社會進化觀，雖然很含糊，雖然很幼稚，

但總是一個很有趣味的觀念。

我們看他把萬物的生成歸於天地的對立，把國家的成立歸於人衆因食物的鬭爭，這已經和「天造草昧，」「天生烝民作之君」的見解是完全不同的。[illegible]衆之所比[illegible]大概就是原始共產社會——國家的雛形；物立[illegible]大[illegible]是國家的形成的開始。由[illegible]家[illegible]家的對立，[illegible]然[illegible]小康，結[illegible]終歸[illegible]互相兼併，於是由小國[illegible]成大國，由小宗而[illegible]成大宗。到這時[illegible]才有[illegible]分功易事[illegible]，[illegible]產業上大有可觀，所以才漸漸生出文化的裝飾出來，這是由[illegible]進入文明[illegible]地域，天下太平了。但是太平[illegible]時[illegible]有窮[illegible]的時候。為甚[illegible]有[illegible]時候呢？大約[illegible]會的內部是含[illegible]矛盾因[illegible]有大有便必定有小，有有上人[illegible]必定有下人，大小終必至於相衝，上下[illegible]必至於交爭，所以[illegible]於上者必反[illegible]下，天子倒了王公代之，王公倒了士大夫代之了。一切事[illegible]就是這樣，泰必否，否必泰，[illegible]必剝，剝必復，一切都有[illegible]盡頭，一切都在[illegible]着連環扣，[illegible]這連環是愈盤愈大的。

[illegible]序卦傳的前一節中我們可看出來的意義，我們再看他的後一節罷。

「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

這幾句話是總結上文而開[illegible]下節的關鍵。上文係[illegible]述人類社會的[illegible]化。人[illegible]社會的進化就是由這

樣相反相成的兩對立[redacted]先先[redacted]生出來的，在母系社[redacted]只有夫[redacted]沒有父子的[redacted]係，在父系社會國家未成立以前只有父子沒有君臣的[redacted]係。所以[redacted]產生出來的、[redacted]也是逐漸產生出來的。所謂國[redacted]所謂禮儀也不過是[redacted]在上下的對立上，階[redacted]的對立上。這是[redacted]結上文。下文再申述窮上反下[redacted]意思，指示一切的[redacted]化[redacted]一個二[redacted]的[redacted]

[redacted]一[redacted]環

「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redacted]之以恆。[redacted]者久也。物不可以久居其所，[redacted]受之以遯，[redacted]者退也。」

[redacted]二[redacted]環

「[redacted]不可以終遯，故受之以大壯。物不可以終壯，[redacted]之以晉，晉者進也。進必有所傷，故受之以[redacted]夷，夷者傷也。」

[redacted]三個連環

「傷於外者必反其家，故受之以家人。家道窮必乖，[redacted]之以[redacted]睽者[redacted]也。乖必有[redacted]故受之以蹇，蹇者難也。」

第四[redacted]環

「物不可以終[redacted]故受之以[redacted]者[redacted]也。緩必所失，[redacted]受之以損。」

第五個連[redacted]

「損而不已必益，[redacted]受之以益。益而不已必決，故受之以夬，夬者決也。」

第六[redacted]連[redacted]

「決必有所遇，故受之以姤，姤者遇也。物相遇而後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聚而上者謂之升，故受之以升。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

第七[redacted]連[redacted]

「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redacted]物者[redacted]鼎，[redacted]之以鼎。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redacted]震者動也。物不可以[redacted]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

第八個連環

「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漸，漸者進也。進必有所歸，故受之以歸妹。得其所[redacted]者必大，故受之以豐，豐者大也。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旅而[redacted]所容，故受之以巽，[redacted]者入也。」

第九[redacted]連環

「入[redacted]說（悅）」之，故受之以兌，兌者說也。說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渙者離也。」

第十個[redacted]的連環

「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節而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有其[redacted]者必行之，[redacted]之以小過。有過物者必濟，故受之以既濟。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redacted]終。」

這些連環若有關[redacted]若無[redacted]係地銜接着。連[redacted]中的各個關[redacted]在[redacted]時是認爲必然[redacted]，但在我們現在看來多不免有些滑稽。但這是認識自然的[redacted]有深淺的不同，我們須[redacted]曉得那是兩千年前的思想，似[redacted]

把世界是看成進化，而且變化的痕跡是取的運動形式，這是值得我們注意的。一切都有個盡頭。一切都沒有絕對的盡頭，一切都是相對，一切都不是絕對的相對，相生相尅，相反相成的，這樣看起來，是多麼有意味的一個宇宙觀呢？

像這樣於事物中看出矛盾，於矛盾中看出變化，於變化中看出整個的世界，這種很正確的宇宙觀念遍散見於易經各篇。

「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彖下傳睽卦）

「天地革而四時成。」（同革卦）

「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同豐卦）

「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繫辭上傳）

「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伸）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同下傳）

「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為无益而弗為也，以小惡為无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繫下傳）

「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同下傳）

此外雜卦傳一篇，都都是對立的錯綜。

綜合上面[illegible]辨，可[illegible]成三個定式：

第一個：

「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

第二個：

「[illegible]窮於極必反。」

第三個：

「剛柔相推而生變化。」

第二節　辯證觀[illegible]轉化

易傳的作者把易的[illegible]觀展開了，他是約略[illegible]自然的理法。假使他[illegible]更進一步，他可以導[illegible]出一個必[illegible]的革命的實踐，就是順着自然的[illegible]法，扶[illegible]者，[illegible]支配者，促[illegible]戰鬪，從[illegible]變化。然[illegible]他沒有[illegible]到這一步，他卻把方向轉換了。

「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illegible]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

下化成。觀其所[illegible]而天地[illegible]物之情可見矣。」（彖下傳恆）

他在不已之中看出恆久出來，變化[illegible]管變化，但[illegible]變化能[illegible]變化。變化的[illegible]是相對的，變化這個道理是絕對的。這[illegible]絕對的道理是恆久不變。只走到這一步，還不算錯誤，因爲變化本來是[illegible]對的。但這絕[illegible]對依[illegible]對，[illegible]變化的[illegible]義隨時在[illegible]化。所以變化只能[illegible]成相對的[illegible]然而他卻把它[illegible]對[illegible]了。

[illegible]要求，根本是佔在支配階[illegible]保持支配權的恆久。

更進一步他把這絕對的[illegible]久化成本體，依然把世界[illegible]化了起來。

「乾坤[illegible]之蘊耶？乾坤成列而[illegible]立乎[illegible]中矣。乾坤毀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illegible]坤或幾乎息矣。是故形而上[illegible]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illegible]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illegible]天下之民謂之事業。」（[illegible]上傳）

道，我們知道本來是老子[illegible]本體，[illegible]這兒輸入[illegible]變成絕對恆久的至高理性。於是辯證觀倒立起來了。本來是從天地萬物[illegible]出來的道理，卻一變而爲產生天地萬物至高的存在。這個存在是「[illegible]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无常，剛柔相易」的，空間也不[illegible]圍他，時間也不[illegible]圍他，他是無處不在，無時不存，他「[illegible]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萬事萬物萬理萬化都是他裁成的，他是「知周乎萬[illegible]天下」的全能全智。

[illegible]的一[illegible]存在[illegible]就是神。

「故神无方而易无體。」

「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顯諸仁，[illegible]用，[illegible]萬[illegible]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illegible]矣哉！[illegible]有之謂大[illegible]日新之[illegible]德，生生之謂易，……陰陽不測之謂神。」

道卻是易，易卽是神。

[illegible]這樣[illegible]法一幾而[illegible]形而上學妥協，再[illegible]宗[illegible]妥協。[illegible]對的意見絕[illegible]化了，相[illegible]的只是由[illegible]的仁義的[illegible]表示出來的盛德大業。

只是[illegible]一着——肯定宗[illegible]——還看不出儒家的苦心，還要更進一步。宗教肯定下去了，有了宗教便不能不有教主——其實是有了教主然後才有宗教。[illegible]主是怎麼樣[illegible]人呢？就是「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illegible]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的「大人」了。這樣的大人便是聖人，[illegible]在有天下的。

「[illegible]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

「崇高乎[illegible]大貴，[illegible]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

「聖人之大寶曰位。」

[illegible]龍登大寶的聖人——大人，與[illegible]經上的大人[illegible]不同，易[illegible]上的大人是物質上的貴族，這兒[illegible]

大人[redacted]神化的貴族，這樣的貴族才配做人主與教主，在這兒政教合一[redacted]原始[redacted]才合理化了，這正是士大夫階級的哲學。更明白的說，[redacted]士大夫[redacted]做了統治者，所以不能不找出[redacted]一[redacted]理來做自己的根據。

一切都得着根據了，一切都合理化了。

但這[redacted]祕密是[redacted]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這[redacted]該把[redacted]化[redacted]來，整[redacted]來。古人的迷[redacted]儘管是迷信，[redacted]而有用[redacted]多麼有用的。所以

(一)神[redacted]教

「天生神物，聖人則之。」

(二)[redacted]的[redacted]定

「精[redacted]物，[redacted]爲[redacted]」

(三)[redacted]肯定

「[redacted]神德行，是故可與[redacted]酢，可與祐[redacted]」

(四)卜筮的肯定

「[redacted]深[redacted]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redacted]者，莫大乎蓍龜。」

[redacted]在原始人是自[redacted]發生的宗教[redacted]局，到這兒竟成爲有[redacted]愚民政策。

[redacted]節　[redacted]主[redacted]的[redacted]

相對的[redacted]成爲絕對的絕對，所以[redacted]的[redacted]對也成[redacted]絕對的相對。相對物間的推移轉[redacted]全[redacted]止了。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redacted]有常，[redacted]定矣。」

[redacted]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

「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redacted]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

就這[redacted]階級便固定下去了。但[redacted]你怎樣能夠把它固定下去呢？自然是[redacted]動着的，人事也是[redacted]動[redacted]的，你就要想它固定，單[redacted]一片的祈[redacted]是不[redacted]够成功的。

在這兒易經的中行之道便不能不强調起來了。就是一切的事情都要無過無不及。在上的不妨退就一下，在下的應[redacted]順從。多的不妨施舍一點，少的也[redacted]安分守己。

「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道也。」

自然現象的[redacted]謙是[redacted]惡[redacted]的，自然法則的或虧或益也[redacted]的。人道的[redacted]謙是有意識的，人的好

惡也是有意識的。假使人違其具是順着自然的法則，[redacted]只有[redacted]盈者早虧，[redacted]者（不足者）早盈。然而儒者[redacted]思不是[redacted]樣。[redacted]晚[redacted]者是[redacted]的，[redacted]他叫他[redacted]防，要客氣，要謙虛，[redacted]是盈，要[redacted]回一個不[redacted]的樣子，以免遭人[redacted]而受自然[redacted]汰。

「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redacted]而不忘亂，是以身[redacted]可保也。」

不錯，危[redacted]的[redacted]的時候；亡者的確有存[redacted]時候；亂者的[redacted]有治[redacted]時候。[redacted]是被[redacted]定的一面，[redacted]定其否定的時候。[redacted]就是被肯定的一面，的確也有否定的時候。這[redacted]天[redacted]——自然法則。假使[redacted]着自[redacted]法則，那是只好叫肯定者早被否定，而[redacted]否定[redacted]早[redacted]定其否定。就是使一時的平衡狀態早早打破，使社[redacted]到更高的一[redacted]段，[redacted]一個[redacted]的平衡。[redacted]而儒家的[redacted]想不然，他想一平不陂，永遠到底。他教人在和平的時[redacted]不忘[redacted]你的敵人，就是在治安的時[redacted]不忘能[redacted]平衡的亂黨。這再[redacted]一步當然就是[redacted]主[redacted]了。一[redacted]人為要安身，為[redacted]保全地位，甚麼[redacted]情不可以做呢？

「[redacted]位以節，中正以通。天[redacted]節而四時成。[redacted]以[redacted]度，不[redacted]財，不害民。」

不錯，自然[redacted]是有節度，是按步就班的前進的。但它的[redacted]度並不是走[redacted]半途不走。它不曾叫寒天少走幾天，[redacted]天少起幾度，[redacted]木少吸些肥料，雷火少燒些山林。[redacted]在儒家看[redacted]來，[redacted]的[redacted]度[redacted]成有意[redacted]

的節省。結[redacted]是[redacted]業不能發達，不惟傷了財，而且害了民。

總之儒家的[redacted]理由一[redacted]中字可以包括，所謂「執其[redacted]用其中於民，」所謂「允[redacted]中，」除在易傳以外要找證明實在舉不勝舉。

中庸一[redacted]全部都是這個道理。

「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redacted]知之矣，賢者[redacted]之，不肖者不及也。」

「天下國家可均也，[redacted]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redacted]

「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redacted]

「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redacted]上，正己而不求於人，」

無過無不及，無不足[redacted]有餘，得過且過，凡凡平平，這就是所謂中庸之道了。

大學[redacted]矩之道也就是這[redacted]樣子。

「所惡於上毋以[redacted]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redacted]毋以先後，所[redacted]於[redacted]以[redacted]前。[redacted]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redacted]之道」

[redacted]多麼完善的一[redacted]折衷主[redacted]改良主[redacted]主[redacted]本[redacted]！

[redacted]在易傳上表現[redacted]個公式：

（一）折衷主義

「各正性命，保合太和。」

(二)改良主義

「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三)機會主義

「損益盈虛，與時偕行。」

這三個[illegible]只是一個要[illegible]相應，當然不能不加以人力[illegible]成。但是裁成的[illegible]沒有一定的，當然只[illegible]機會說話。

第[illegible]節 大學中庸與易傳的[illegible]

上[illegible]我把大學中庸的話引用了來證明易傳的[illegible]折衷主義。[illegible]現在[illegible]性把這三[illegible]一貫[illegible]主張再來詳論一下：

大學中庸與易傳是同性質的書，當然不是孔子[illegible]的，但也不[illegible]是曾子子思。不過它們總可以算是儒家的重要的典[illegible]。特別是中庸，那簡直把孔仲尼當成了通天[illegible]主，在[illegible]揚，可見儒家在[illegible]時[illegible]

是成了一[redacted]宗教。

中庸的理[redacted]差不多是一[redacted]完整的宗教的系統，大學只是[redacted]倫理的一部分。中庸是包含了一[redacted]形而上學在裏面的。

(一)本[redacted]誠

「誠者天之道也……[redacted]者物之[redacted]始，不誠無物。」

(二)本[redacted]因

「[redacted]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

(三)本體自變

「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redacted]也。——不見而章，不動而[redacted]，無為而成。」

[redacted]不[redacted]而[redacted]發[redacted]萬物萬[redacted]有終有[redacted]而他自己不動不[redacted]悠久無疆。這就[redacted]「易者不[redacted]」的道理了。

聖人就是[redacted]也[redacted]種誠，[redacted]是[redacted]達到這種不動不[redacted]悠久無疆的目的。[redacted]到這目的，那是只好採取中道。[redacted]以說「[redacted]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

「從容中道」[redacted]就是中庸的本旨。大學的「知止而後有定，定而[redacted]靜，」也[redacted]個[redacted]思。因[redacted]你

要得[illegible]心才能夠靜止，才[illegible]不動不變；才能夠永恆。但[illegible]取中道，你要求得[illegible]心，那是非有智[illegible]不可，非知道自[illegible]的變化的軌跡不可，所以根本要看[illegible]理智，而出發[illegible]在[illegible]究自然（『格物致知。』）自然的[illegible]化知道了，[illegible]得物盛而衰，事[illegible]必反，所以才能夠執中乘[illegible]而自己的意志才有把[illegible]（『意誠，』）而自己的心理才有權衡（『心正。』）就把這樣的把握[illegible]來齊家，治[illegible]平天下，那是[illegible]往而不適用的，（注意『齊』字和『平』字）就這樣便與天[illegible]的化育工夫相參贊，甚至於超過天地而與本體合一了。

用圖式表現出來就是這樣：

神＝天＝至誠＝人……（配）
天　地　人……（參）
人
日月星辰……（覆）
河海—黿鼉魚鼈—貨財
山嶽—草木禽獸—寶[illegible]……（載）
內：知（致）→意（誠）→心（正）→身（修）
外：家（齊）→國（治）→天下（平）
萬物↑（格）
盡其性→盡人性
盡物性↓（贊）
化育

就這[illegible]表看來好像是很[illegible]

蘊無缺的一[illegible]系統，但是我們要曉得它是包藏着[illegible]局的。

第一個是神的[illegible]局：

我們知道，這個系統的出發點[illegible]在格物致知，就是肯定了客[illegible]存在，由這[illegible]的存[illegible]而生出自己的知識。知識本是從客觀來的，但是漸[illegible]漸漸把它昇華起來，化成了神明。回頭再由[illegible]神明來創化天地[illegible]物。這是世界的倒置。世界是立在頭腦上了。

第二個是盡性的[illegible]局：

我們知道，這個系統所致的知，只是在知道執中，知道乘時，就是在知道妥協，知道把捉機會，知道零碎的改良。那[illegible]它所[illegible]的[illegible]性是甚麼呢？盡其性就是[illegible]揮自己妥協的個性。盡人性就是叫人要妥協。[illegible]物性或[illegible]就是愛惜，[illegible]是節用罷？物是所謂[illegible]貨財。

「何以守位？曰人，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illegible]禁民爲非曰義。」（易傳）

「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illegible]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恆足矣。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illegible]發財。」（大學）

「來百工則財用足。……日省月試，既稟稱事，所以[illegible]百工也。」（中庸）

大約[illegible]些款項就是所[illegible]盡物性[illegible]

生衆食寡，爲急用舒，在從前的人視爲天[illegible]地義的大道理，其[illegible]只是榨取階級的心理罷了。牠根本是

注重在財上面不注重[redacted]人上。以財發身就是散財聚民，[redacted]是多用[redacted]錢去招[redacted]百工來，當一個大的榨取家。以身發財，[redacted]聚財[redacted]民，就是只[redacted]自己[redacted]而[redacted]一個小小[redacted]富家。

第三個是階級[redacted]局：

這個系統根本是支配[redacted]的心理。[redacted]興的支配[redacted]使自己的支[redacted]合理化，要使自己[redacted]支配權恆久不變，所以創造出一[redacted]的至上[redacted]出來，使[redacted]治萬物，回頭又使自己和這至尊的[redacted]相等。至上神是一成不變的，所以自己的[redacted]治權也就一成不變。所以神[redacted]是[redacted]自己的化身，就是他自己支配慾望的化身，[redacted]他自己了。[redacted]己「[redacted]成務，見[redacted]而作，知[redacted]知彰，知柔知剛，[redacted]，與時偕行，」[redacted]元亨而且利貞了。

[redacted]的系統，全[redacted]就[redacted]樣的一[redacted]局。它是封[redacted]制度的[redacted]完[redacted]支配理論，[redacted]中[redacted]人受它的支配階于多年，把中國的[redacted]民性差不多完全養成[redacted]一[redacted]改良[redacted]主[redacted]的國民性。一[redacted]到現在[redacted]還有人改頭換面地[redacted]着[redacted]的[redacted]想，想來革[redacted]中國的社會，[redacted]意[redacted]行着它的「絜矩之道，」[redacted]有意識地在「執其[redacted]而用其中於民。」本來在[redacted]立存[redacted]的社會，一切立在支配階級上[redacted]理論，在每[redacted]進展的階段上多少都是可以適用的。在每個階段推移的時候新舊雖然略有衝突，但到支配權的轉移對象一[redacted]定，在舊的[redacted]面[redacted]昔日的桎梏，會[redacted]光而成爲今日的武器。所[redacted]「昔日之寡子

爲敵，今日之[redacted]與爲敵，』「易地則[redacted]一了。昨天敵人[redacted]備下來斫我[redacted]首[redacted]月刀，今天我不可以利用來斫敵人的頭首嗎？所以[redacted]如共產社會的猶太教[redacted]一經耶[redacted]的改革[redacted]的信仰，[redacted]經[redacted]專家[redacted]道便爲封[redacted]代的[redacted]符，三[redacted]了[redacted]個人主義的改革便成爲今日的資本[redacted]的[redacted]器。易經[redacted]道理不也[redacted]是一[redacted]本[redacted]是[redacted]會的中行之道，一[redacted]封建思[redacted]儒[redacted]中庸，再[redacted]而[redacted]現在的[redacted]革命的不左不右的中立主義了。

折衷主義根本是立在支配[redacted]上了。所以名[redacted]折衷，而實[redacted]在一[redacted]階級。我們回顧[redacted]來論易傳說。[redacted]看易[redacted]上說：

「小往大來則[redacted]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redacted]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大往小[redacted]則是天地不交[redacted]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內[redacted]而外陽，內[redacted]而外剛，內小人而外[redacted]子。小人道長君子[redacted]也。」

本來小的往了大的來，與大再[redacted]對立的新的小的也一定[redacted]來。這正是必然的道理。然而易[redacted]的[redacted]者立在大的地位，立在君子[redacted]上，只肯定自己來的一方面[redacted]把去的一方[redacted]打消了。這是必[redacted]的[redacted]的。

折衷主[redacted]根本只是[redacted]半面的衷單是一片理論究竟不[redacted]持永久的平衡，一定要有實際的行動來維繫。禮樂刑政[redacted]是立足於折衷主[redacted]的[redacted]支[redacted]的武器。

『知[redacted]禮卑，崇效天卑法地。』

這是說法律（[redacted]）是從理智產生出來的，便是[redacted]現折衷主義的工具。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

[redacted]是用來擬動的，會通便是折衷，在變化中看出可以不[redacted]化的中道來，便根據這個理論，叫一[redacted]來遷就，而禁止一邊的超越。叫一邊把頭[redacted]下，而禁止一邊不准抬頭。

在上的把頭埋下去保全自己的生命財產，這是自由意志，這[redacted]很容易辦到的。在下的要不准抬起頭來讓別人[redacted]削自己的生命財產，這是違背自然的本性，這是不容易辦到的。

不容易[redacted]到，偏要強人辦到，那是非[redacted]嚴刑峻法不可了。

『噬嗑，先王以明罰勅法。』

『雷電皆至，君子以折獄用刑。』

不消說他也有他的[redacted]主[redacted]，所謂『君子以[redacted]刑而不留獄。』所謂『君子以[redacted]死。』但他的溫情是有[redacted]的，[redacted]是操在他的手裏的啦。

折衷主義對於工賊的收買是訴於[redacted]情，對於亂黨的懲治是利用恐怖，所謂「君子懷德小人懷刑。」就是這個把[redacted]了。

折衷主義[redacted]本是披着一件羊皮的[redacted]主[redacted]

（十六年八月七日）

一　殷虛之發掘

頃蒙燕大教授容君希白以董作賓新[redacted]卜[redacted]寫本見假，始知董君於一九二八年冬曾從事殷虛之發掘，新獲卜辭三百八十一片。辭雖無甚精萃，然物由[redacted]掘而得，足為中國考古[redacted]上之一新紀元，亦足以杜塞懷疑卜辭者之口。（章太炎國故論衡卷上之『理惑論』日本飯島忠夫博士支那曆法起原考第十章『干支起原說』均懷疑卜辭，而理由甚薄弱。）

惟惜董君於近代考古[redacted]上之智[redacted]似無充分之準備：發掘上所最關[redacted]的地層之研究絲毫未曾涉及，因而[redacted]所獲[redacted]的比較百片零碎的卜辭還[redacted]要的古物，卻被他[redacted]『副產物』而忽略了。寫本後記[redacted]二十一葉上有下列一句話：

『同時出土之副產物，有骨貝銅器，玉器，石器，各種獸[redacted]之骨角爪牙，及銅，鐵，瓦，瓷，炭，土之類，其時代及[redacted]甲骨之關係，皆待考訂。』

然此等古物一[redacted]層『其時代及與甲骨之關係』[redacted]無以『考訂。』而尤可驚異者乃一『鐵』之一字！除此字外[redacted]古物大抵與[redacted]振玉古器[redacted]圖錄中所載[redacted]出入，與殷代為金石並用時代之斷案亦甚

相符。惟此「鐵」字實是一疑案[redacted]君所[redacted]之「[redacted]」乃鐵器耶？鐵塊耶？鐵礦耶？抑[redacted]毛鐵耶？煉鐵耶？鋼鐵耶？「鐵」的出土處是在地表？是在浮土層？是[redacted]甲骨間在？甲骨所在地層在地[redacted]上有何等性質？「[redacted]」是否有由外[redacted]入的痕跡？所在的位置怎樣？……這些都是極關緊要的問題；而且非就地[redacted]（此乃最正確的古代簡篇）[redacted]無從考訂的問題，面[redacted]君適以一字了之。留待[redacted]日考訂，[redacted]出人意外。

近又得[redacted]自來信，云「李濟之發[redacted]得商代石象花紋與[redacted]同，可[redacted]創獲。復得尺二大龜四」云云；李[redacted]之發[redacted]亦有[redacted]君[redacted]，[redacted]多[redacted]珍奇之物[redacted]可爲發[redacted]者[redacted]爲考古學的前途賀，[redacted]我[redacted]所急欲知悉[redacted]乃殷虛之[redacted]地層關係與商[redacted]之人種問題（此事由地層中[redacted]掘之人骨可以考訂）[redacted]此次之發[redacted]君前次更[redacted]遺憾。

二　由矢彝考釋論到其他

[illegible]日本支那學雜誌第五卷第三號（一九二九年十月發行）有羅[illegible]玉著矢彝考釋一文，得知新近又有矢彝及矢令簋出土。（出土處羅君未[illegible]及。矢[illegible]器蓋同文，蓋文百八十五字，器多一字。[illegible]未見，蓋文有影片[illegible]入[illegible]中，其文云：

『隹八月[illegible]在甲申，王令周公子明保尹三事四方，[illegible]寮。丁亥令矢告于周公宮，公令[illegible]（出）同[illegible]寮。隹十月月吉癸未，明公[illegible]至于[illegible]周，[illegible]令舍三事令，[illegible]寮，眔諸尹，[illegible]里君，眔[illegible]工，眔諸侯，侯田男，舍四方令。[illegible]咸令。甲申明公用牲于京宮，乙酉用牲于康宮，咸既，用牲于王。[illegible]公[illegible]自王。明公錫太[illegible]鬯金小牛，曰用[illegible]（祓?）。錫令鬯金小牛，曰[illegible]。迺令曰：今我唯令汝二人太眔矢，奭（敏）[illegible]（左）右于乃[illegible]吕（與）乃友事。作[illegible]令敢揚明公尹人[illegible]（厥?）用作父丁[illegible]，敢[illegible]明公賞（[illegible]）于父丁，用光父丁。[illegible]冊。』

羅因銘中有『成周』及『康宮』字，斷為成康以後物。故其解『王命周公子明保』云：『周公者周公旦之後，世為王卿士者（原註：史[illegible]周公世[illegible]謂周公元子就封於魯，次子留相王室，代為[illegible]周公。）子明保，猶洛誥書「明保予沖子，」多方言「大不克明[illegible]享于民，」命周公子明保，[illegible]命周公攝邦治。』又其[illegible]『命矢告于周公宮』云：『命，王命也。矢，史官名，周公宮，周公旦之廟。』

余案[redacted]非是。周之東都卽成王在時已稱成周。史記魯周公世家「周公在豐病，將沒，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離成王。」又[redacted]康叔世家「管叔蔡叔疑周公，乃與武[redacted]父作亂，欲攻成周，」此均其證。蓋[redacted]初並無謚法，所謂文武成康昭穆均生時之王號，如宗周鐘之邵王，遹簋之穆王，均二王在世之器。又「康宮」與「京宮」對文，則可知康宮必非康王之廟，不然則古彝器中何絕不見成宮武宮文宮[redacted]字耶？故因成周與康宮字樣卽定爲成康以後器，[redacted]據實甚[redacted]弱。

復次以「子明保」爲云謂字亦殊不辭。多方之「大不克明保享于民，」乃前人之誤讀，不足爲證。其上下文句，今正讀之如下：

「天惟時求民主，乃大[redacted]休命于成[redacted]刑殄有夏，惟天不（丕）畀純，乃惟以爾多方之義[redacted]不（丕）克永于多享。（以上言成湯膺天眷。）惟夏之恭（供[redacted]守者）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乃[redacted]虐于民至于百爲，大不克開。」

（言有夏之士昏憒，　爲民所保享，乃反爲虐於民。）

「大不克[redacted]」與「大不克開」[redacted]對文，決非「明保享」三字[redacted]洛誥之「王若曰，公明保予[redacted]子，」余以爲亦不足以[redacted]此彝，反是此[redacted]可以證洛誥。統[redacted]此彝銘[redacted]，明公與周公判爲二人。作器之作册矢令乃明公之臣，王命「尹三事四方」者乃明公，「令矢告于周公宮」者乃明公使其臣矢令稱王命於周公宮。「公令出同[redacted]事寮」者乃周公命明公出會王命。是則周公固尚在，「王令周公子明保」[redacted]乃王[redacted]

周公之子明公名保者也，故下方書明公即此明保，記王命時書其名，稱[illegible]長行勤則[illegible]為公。

又案明公亦見於王令明公尊，原銘今摹錄如下：

[illegible]唯王令明公
遣三族族伐東
或國在口口[illegible]侯又有
居猷工功用作[illegible]旅彝

此銘字跡與矢彝極相類似。此器上書明公，下書魯侯，作器[illegible]魯侯。字跡既與矢彝相類，則矢彝亦必作於魯（疑出土曲[illegible]在山東，侯訪。）是則魯侯明公是一非二。周公之子為魯侯者乃魯公伯禽，明公名保，保本古俘字（古保從孚省，月古音輕[illegible][illegible]别，）禽本古擒字，是則伯禽乃明公保之字也。尊銘書「伐東國，」當係尚[illegible][illegible]管伐淮夷[illegible]戎之事？魯周公世家，「伯禽[illegible]位之後有管蔡等反也，淮夷徐[illegible]亦並與反，於是伯禽率師伐之於肸，作肸誓。」肸誓即費誓，此字[illegible]文至多，

（集解）「徐廣曰『一作鮮，一作獮。』駰案尚書作柴，孔安國曰魯東郊之地名也。」

（索隱）「尚書作柴誓，今尚書大傳作[illegible]誓，即肸[illegible]古今字異，亦變也。鮮，獮也，言於[illegible]地誓衆，因行獮田之禮，以取鮮獸而祭，故字[illegible]作鮮，[illegible]作獮。柴地名，[illegible]氏之費邑。」

[illegible]此可知[illegible]五種異文，肸、柴、獮、鮮、[illegible]。而柴字[illegible]文復作棐，云「從米北聲，周書有棐誓。」段注本作棐，云

「俶[illegible]栗聲[illegible]今所[illegible]妄[illegible]本之聲譜也。[illegible]禮記曾子[illegible]皆云某[illegible]……史[illegible]聆聲，徐廣曰「一作鮮，一作獮。」蓋伏生作聆作鮮作[illegible]古文作某，音正相近，不當從北聲可知。」[illegible]字可以[illegible]去。又[illegible]字[illegible]文作[illegible]，一或作[illegible]。

今試[illegible]明公尊中在字下一文。字[illegible]地名，形[illegible]奇[illegible]而[illegible]源，余以爲乃二字合書，下字[illegible]邑，上字左旁從犬右旁似余，（爾字從此得聲說文『余詞之必然也』，後[illegible]多以爾字爲之）[illegible]獮之古字，說文重文之作[illegible]者即此古字之譌也。蓋示余形近，犬豕形近。是則[illegible]乃古今字，其或作某，或作聆，或作鮮，皆借用字也。又古文地名合書之例於卜辭[illegible]多見，金文亦有之，如[illegible]之『[illegible]』合書正其確例。

準上則明公之爲魯侯，魯侯之即伯禽，伯禽之本名爲保，由此二器可以合證。魯侯之稱明公，當爲封魯以前之稱號，猶康叔封於衞以前稱康侯（金文有[illegible]侯丰鼎。）唐叔[illegible]之或[illegible]公（見晉公盦。）明公之名保字伯禽，亦猶唐叔之名虞字子于（見史記晉世家）是則古人一字一名，爲事已甚古。

今更返論矢彝，即就矢彝亦[illegible]明明公之必爲[illegible]侯。明公受王命尹治三[illegible]四方在八月甲申，[illegible]四日丁亥命矢於周公，復受周公之命出同卿士寮。逾至十月癸未明公始朝至于成周出令，用牲罷祖，用牲見王，中間竟[illegible]有兩個月之久，臣子[illegible]父之[illegible]不[illegible]如此怠慢。觀其癸未至成周，乙酉用牲於王，則知王在成周。又觀其言至于成周，言歸自王，則知明公不在成周，即不在王所。周公此時當在王左右，矢令之往返，寔明

公之一至，費二閱月之久，[redacted]知明公所在[redacted]之隔歲周[redacted]有二十日路[redacted]之遙遠。[redacted]之遠近相當。是則明公之爲魯侯必矣。又[redacted]明公之臣[redacted]太[redacted]有太史（卽作[redacted]）尤足以[redacted]明其[redacted]魯侯。左氏定四年傳有云：

『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redacted]以屛藩周，[redacted]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redacted]睦，分[redacted]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redacted]六族：條氏，[redacted]氏，蕭氏，索氏，長勺氏，[redacted]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宗族，將[redacted]類，以法則周。（使者使魯公也，正[redacted]云使六族之長云云，非是。）公用卽命于周，是使之[redacted]事于魯。（公[redacted]周公之指魯公杜注及正義均未[redacted]其解。）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redacted]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皡之虛。』（[redacted]此文用[redacted]子字，[redacted]用於字，恐一首一尾略有後人之增益。）

魯有[redacted]祝宗卜史，』[redacted]此彝[redacted]有太師作册，太師當卽周[redacted]官掌六[redacted]六同之太師[redacted]振玉以爲三公者，非也。

又此『命以伯[redacted]而封於少皡之[redacted]』一[redacted]（[redacted]周公世家云[redacted]封周公旦於少[redacted]之虛[redacted]阜，）以下文分封[redacted]叔[redacted]以康誥而封於殷虛，』分封[redacted]叔『命以[redacted]封於夏虛』例之，則伯禽[redacted]均[redacted]爲[redacted]中之[redacted]名，孔穎達正義引劉炫云『伯禽猶下命以[redacted]誥，是伯禽[redacted]命書。』案此說[redacted]有至理。[redacted]誥今存，伯禽唐誥皆佚。余[redacted]周書逸篇中之『旅獒』或當卽魯誥，說文『旅古文以爲魯衞之魯；』史記周本紀『周公受禾東土，魯天子之命，』書序作『周公既得命禾，[redacted]天子之命。』周公盤亦有『拜稽首魯天子造厥灋

[illegible]」一語。是則初古文本作魯者，[illegible]中[illegible]作旅也。[illegible]字陸[illegible]明釋文云「馬云作豪，酋豪也。」正義引鄭玄云「獒讀曰[illegible]，西士無君名，強大有政者[illegible][illegible]豪。國人遣其[illegible]豪來獻，見於周。」[illegible]則作豪作獒，漢時已無定本。余謂豪[illegible]均借字之音變，古[illegible][illegible]二部音[illegible]相近，詩易[illegible][illegible]已[illegible]有混用。漢人[illegible]傳本由口[illegible]，因「魯[illegible]」久逸，故致有此[illegible]名。又有「旅巢命」，疑亦同為「魯誥」之變。「伯禽」則[illegible]是「魯誥」之別名。古人錫命本非先有題而後有文，凡尚書[illegible]名均後人所命（帝典，皋[illegible]謨。禹貢三[illegible]全為[illegible]世[illegible]所[illegible][illegible]不在此例，）故如「甘誓」在墨子書中則稱為「禹誓」；又如金文中多誥命之文，如毛公[illegible][illegible]可[illegible][illegible]「毛誥」或「毛公之命，」孟鼎銘可稱為「南公之命」（銘中有「命汝盂型乃嗣祖南公」一語，）是則「魯誥」與「伯禽」亦二而一耳。

知周書本有「[illegible]」一篇，則洛誥中「公明保予沖子」一語，可得一正解。洛誥文極其滲雜，如曰「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又曰「乃[illegible]孺子頒朕不暇，聽朕教汝于棐民彝，女乃是不[illegible]，乃時[illegible]不永哉！[illegible]敍乃正父（王[illegible][illegible]云「正父皆官之長」）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汝往敬哉！」前人均以為周公教導成王之語，然口氣絕不類！且一曰「其往！」再曰「汝往，」成王將何往哉？余謂此等文句皆周公告誡伯禽之語。魯周公世家云「〔周公〕卒相成王，[illegible]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周公戒[illegible]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於天下亦不賤矣，然我一沐三握髮，一[illegible]三吐哺，[illegible]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子之魯

愼無以[illegible]人。」「一沐三握髮，一[illegible]三吐哺」正此所[illegible]」「[illegible]夙不暇，」「愼[illegible]以國驕人」正此所謂「汝往敬哉。」口氣辭意均合，則洛誥中可斷言有魯誥佚文[illegible]入。下文[illegible]王若曰公明保予冲子」[illegible]「予冲子夙夜毖祀」一節，余以爲亦[illegible]魯誥中王命伯禽之語。曰「公明保，予冲子，」乃稱呼伯禽之名而告之，[illegible]誥「王若曰武侯，朕其弟，小子封，」文侯之命「王若曰父義和。」金文中此例尤多。余[illegible]大抵自[illegible]公曰王[illegible]稱殷禮，祀于[illegible]邑，[illegible]無文，予齊[illegible]工俾從王于周」以下直至「予冲子其[illegible]」均當爲[illegible]誥」佚文；由「洛誥」中除去此一節，前後文氣語意自與常順適。冲子小子古人或自稱或稱人，自[illegible]示謙，稱人示愛，義不限於父子，人不拘於老少。又「魯誥」之與「洛誥」混淆者所亦有故，蓋洛[illegible]古體魯[illegible]兼[illegible]也。

故由辭法而言以「子明保」釋爲「業邦治」[illegible]甚不辭，而[illegible]君所據多方洛誥二語亦因不足據。孟鼎有何云「古（[illegible]）天[illegible]（翼）臨子法保先王口有四方，」王國維[illegible]爲殷，作大字解，甚是；然云「天[illegible]子法保先王者[illegible]召誥云天迪[illegible]子保，[illegible]亦以「子法保」三字[illegible]詞，與此「子明保」連爲[illegible]詞似甚[illegible]類，[illegible]余謂王於此[illegible]亦未得其正讀。余[illegible]子當讀爲之，語當爲「故天翼臨之，法保先王，口有四方，」此語羅君[illegible]未提及，然[illegible]疑余者將引此爲辯，故附正於此。（王國[illegible]孟鼎銘考釋誤處尙多，如「我聞殷[illegible]命」聞誤爲督；「古[illegible]自已」乃「故喪[illegible]祀，」[illegible]已作如字；又如「邦司四白」「王臣十又三白」[illegible]乃伯

之本字，均誤爲百。）

明公既爲魯公伯禽，則周公自係周公旦，矢彝自係周初之制作。且此彝爲周初之制作，於本銘更有旁證。

第一，文字多[illegible]卜[illegible][illegible]同：如于字作扜，卜[illegible]習見，殷彝亦往往有之，前人多誤[illegible]爲刊。周彝如大豐殷及周公彝，確係周初之制作[illegible]均用此字，稍晚則罕見。又[illegible]出字作[illegible]，新[illegible]卜[illegible][illegible]本第二三八片有此字，第三八一片復[illegible]衞，[illegible][illegible]爲出。以卜[illegible]武或[illegible]衞，步或作衞，[illegible][illegible]作衞（[illegible]字異文，見明五七〇片）例之，[illegible]可易作[illegible]，乃從行省。此與卜辭正可爲互證。[illegible]字亦常見於卜辭，字於卜辭[illegible]形[illegible]多，然知『癸丑卜貞王賓仲丁[illegible]妣癸[illegible]日亡尤』（[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八葉二片）則與[illegible][illegible]形全同。此字羅於卜[illegible][illegible]『赫』，以爲從大從[illegible]火，又以爲[illegible]召公名君[illegible]之[illegible]。然卜辭及金文（殷金戊辰[illegible]）亦有此[illegible]作[illegible]）並不[illegible]二火，亦不從[illegible]，考卜辭大抵均[illegible]妣相配，戊辰彝『遘于妣戊武乙[illegible]』亦然；余以爲乃母之異文，原文大字乃人形，左右所夾者當係乳房，與母字之二[illegible]同意。又如大乙之配爲妣丙，而新獲卜[illegible]有一例『乙巳卜[illegible]之大乙[illegible]妣丙一牝』（三三六片），[illegible]丁之配[illegible]妣己，[illegible]虛[illegible]契後[illegible][illegible]一[illegible]『口辰貞其求之于[illegible]丁母妣己』（上卷廿六葉六片）是[illegible][illegible]同爲一字之明證。此[illegible]『[illegible]左右于乃寮官（[illegible]）乃友事』蓋[illegible]爲『[illegible]』字。[illegible]乃友』[illegible]『乃[illegible]』對文，寮即卿事寮，友[illegible]酒誥之『太史友內史友。』羅釋友爲助，亦未得其正解。

[redacted]二[redacted]俗與[redacted]代[redacted]同：如矢令之父[redacted]『父丁，』以日為名，此適殷代之遺習，此習於[redacted]王[redacted]猶有[redacted]存（如第四篇中所引之遹簋。）[redacted]亦在周初，[redacted]殷代並不甚遠。又銘末綴以『鳥册』二字，（器文作『册鳥册』）鳥乃圖形文字，此乃殷彝中常見之例，[redacted]周金中所罕見。

第三，[redacted]制[redacted]殷制相合。殷人官制其見於典籍者周書中頗多：

（[redacted]）『周公初基作新大[redacted]于東國洛，[redacted]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redacted]（[redacted]當即[redacted]民）和見士（[redacted]）于周。』（案此大誥文，說[redacted]入[redacted]）

（酒[redacted]）『自成湯[redacted]至于帝乙，成王畏（[redacted]）相惟御事，厥棐（非）有恭（供），不敢自暇自[redacted]，矧曰其敢崇飲。越在外[redacted]侯甸男邦伯，[redacted]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redacted]百姓[redacted]居（[redacted]居即里君，居乃字之譌，史頌簋亦有[redacted]里君百生』字。）罔敢湎于酒。』

（同上）『汝劼毖殷獻（民獻）臣侯甸男衛。』

（召誥）『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redacted]侯甸男邦伯。』

（君奭）『天惟佑純命，則商實百姓王人（王人當即王官，周金有王人[redacted]）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併）侯甸矧咸奔走。』

以上[redacted]周書所見殷代官制，[redacted]庶尹宗工[redacted]此彝[redacted]寮[redacted]尹[redacted]君百工一致，侯甸男[redacted]伯[redacted]諸侯[redacted]田男一致；[redacted]是甸，固無可疑，孟鼎亦云『隹殷[redacted]侯田[redacted]殷正百辟。』

[illegible]無[illegible]可[illegible]考者。偽孔傳於[illegible]誥之[illegible]男邦采[illegible]為五服，並[illegible]其里數，謂「與禹貢異制。」羅釋矢彝亦覺謂侯田男[illegible]侯[illegible]甸服男服，[illegible]若殷代已有五[illegible]之制。[illegible]此實大有可疑，以矢彝言侯田男統[illegible]於諸侯之下與舉士諸尹里君百工對言，孟鼎亦以侯田對言百辟，則侯田男當為職位之名，而非畿服之名。酒誥召誥之[illegible]甸男邦伯[illegible]侯甸男等之邦伯，邦伯卽諸侯。康誥之「侯甸男[illegible]采衞，」酒誥之「侯甸男衞」以侯甸男邦伯，例之，則采或衞[illegible]伯同義，采當卽是寀。或言邦伯，或言邦采衞，或衞，與矢彝之諸侯同是一事。禹貢為儒家所[illegible]託，全無可疑；特其甸侯綏要荒之五服，得此可知亦[illegible]有所本。蓋甸服侯服男邦之名取於侯甸男，非侯甸男卽侯服甸服男服。

[illegible]此論述亦若殷代已有封[illegible]制度者然，然此可[illegible]為封[illegible]制度之[illegible]芽，不必卽是[illegible]世[illegible]家所稱之封建制度，更不必如現代之觀點以封建的經濟組織為基礎之封建制度。蓋所稱侯田男非卽出於天子之分封，以[illegible]時社會基礎推之，當為[illegible]時大宗小族之酋長或軍侯。各族之名稱不一，或稱侯或[illegible]伯或稱男，而統稱之則曰諸侯曰邦伯曰邦采衞。故古之諸侯亦有異於春秋戰國時代之諸侯，更有異於秦漢以後之諸侯王，名稱雖相近似，[illegible]其性質則大異。如今之大總統與古之冢宰，由字義而言二者並無懸殊，[illegible]大[illegible]與冢宰之[illegible]不待辯[illegible]自明。又儒家五等爵位公侯伯子男之男，雖余以為全出於杜撰，得此[illegible]亦知其[illegible]有[illegible]本。

又如周初之所[illegible]封[illegible]實無殊於今之所謂殖民。如定四年傳言封魯公則[illegible]商奄之民而封於少皞之

[illegible]叔則取於有關之士，取於相土之[illegible]都而封於殷虛；唐叔[illegible]封於[illegible]虛，均略[illegible]人之土地而另[illegible]一新國。然其經[illegible]如「殷民六族，」「殷民七族，」「[illegible]姓九宗」（懷同媿，乃狄姓，）固純然爲奴隸制度；而其[illegible]方略亦各不同，如魯衛則「[illegible]啓以商政，[illegible]以周索。」晉唐則「啓以夏政，[illegible]以戎索，」索者法也。所謂周法戎法，所[illegible]政夏政，要不[illegible]業與牧畜之分而已。唐封夏虛而[illegible]夏[illegible]戎索，可知夏民族實即戎狄，此當爲中[illegible]之先住民族，史記匈奴列[illegible]謂匈奴本[illegible]禹之後，於此亦可以[illegible]一[illegible]據。

以上[illegible]述矢彝銘，因此器之出於中國古代史上大有啓發，故[illegible]之如此。又同出之矢令簋[illegible]有一百零八字，想與此彝[illegible]能有相互[illegible]明之處，惜余於[illegible]釋附說中僅[illegible]識其一句（已[illegible]入第四篇中，）其全文之考核請俟[illegible]日。

三　附庸土[redacted]之另一[redacted]

日本遊學[redacted]士小川琢治於所[redacted]支那[redacted]史地理研究[redacted]三篇所[redacted]與井田中，以羅馬人之都邑及田野劃分法與周代之古法作比較的研究，其結論認爲[redacted]多有共通之處，[redacted]同[redacted]亦否認孟子『九一而[redacted]之井田制，以爲非中國之古法。其說雖尚無古[redacted]上之證明（[redacted]來如地底發掘盛行時，或有證明之希望，）[redacted]新穎，且可作[redacted]研究古代文[redacted]及[redacted]來地底發[redacted]時之一參考。

據所述羅[redacted]人於建[redacted]邑時，須由占師（Augur）先占[redacted]鳥之行[redacted]以[redacted]其禍祥。卜[redacted]既吉，乃以[redacted]規（Groma 或 Groma）測[redacted]之中點。其器形制，於鐵[redacted]以[redacted]交之十字規（Stella：由[redacted]之，此物對於[redacted]向左右兩方可作四十五度之活[redacted]不用時則能重疊。小川君[redacted]述未詳，）規之二上枝各[redacted]小錘，（案此[redacted]立時[redacted]成正交之十字形者，）測中[redacted]時即將此[redacted]規以定之。（[redacted]小川書中亦未詳，且[redacted]曖昧，余以意揣之當係[redacted]日光以十字規之[redacted]投射於地[redacted]得。）中點既定，即於此處開一方以建[redacted]祠廟，又由中心引出正交之[redacted]二路，以[redacted]爲[redacted]闢一中央四分之方[redacted]或矩形（案其形如田字，方形二字乃余所加，以下文及[redacted]形案之當如是）之地面，於其四隅建立界標，或以木或以石。其次以白牛

牡積各一曳青銅之[redacted]於其周[redacted]土，[redacted]門之處則起犂而不耕。牡積[redacted]於內側，土卻反於其側。所積之土[redacted]爲壖，(Murus) 所成之土溝爲潦 (Fossa)。又其次與縱[redacted]橫二[redacted]平行各作小徑，[redacted]內卽成[redacted]數之區劃。每區以[redacted]馬尺二四〇方尺之正方形爲定規，時亦分[redacted]矩形。

土田劃分法與此相同，[redacted]無壖潦之設而各區亦盡有定制，並從略。

小川[redacted]士所述[redacted]云[redacted]據安培爾 (G. Humbert)，魯諾曼 (L. Lenormant)，加尼亞 (Cagnat) 諸氏之研究，及斯丟瓦特約翰司 (Stewart Jones) [redacted]史之友[redacted]目前無此[redacted]書籍，羅馬制度未[redacted]其詳耳。然由上簡略之描述，亦可[redacted]一[redacted]重要[redacted]暗示，大[redacted]古代田制或有與羅馬制度相彷彿之處，故先秦[redacted]者始據以[redacted]立井[redacted]說。且此亦有[redacted]於人種問題，殷[redacted]句西來，[redacted]人[redacted]月行四分[redacted]方之週[redacted]相類，則古代東西民[redacted]早有文化上之交通，殊[redacted]中華。羅馬[redacted]亦不必[redacted]於羅馬，其濫觴或嘗求之於巴比侖。惟此等資料，目前無可[redacted]據，只[redacted]諸[redacted]日。

由羅馬[redacted]之暗示，余於『土田[redacted]庸』一語別[redacted]一[redacted]解足以更正[redacted]之舊說，亦足爲小川[redacted]士[redacted]之一佐證。

(魯頌閟宮)『[redacted]王曰叔父，建[redacted]元子，俾侯于魯，大啓爾宇，爲周室[redacted]。乃命魯公，俾侯于東，[redacted]山川，土[redacted]附[redacted]』

(左氏定四年傳)『分之土[redacted]數……命以伯禽而[redacted]于少[redacted]之虛。』

（召伯虎簋）『余考止公僕[redacted]土田』

此士田附庸，七田陪敦，僕墉七田，經孫詒讓王國維二家考[redacted]已知本篇一事，教乃[redacted]之誤，僕[redacted]乃附之假。惟[redacted]之義二家均沿舊說，余疑[redacted]『僕庸，』猶指臣僕，今由羅馬制度以推之，則『[redacted]土田』[redacted]是附墉垣於土田周[redacted]或周[redacted]墉垣之土田，故[redacted]成[redacted]熟語。此可窺見周代之殖[redacted]度，後世之城[redacted]卽[redacted]源於此。又此制度，於詩經中猶有可考見者。

（小雅崧高）『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謝人，以作[redacted]（庸[redacted]墉。）王命召伯，[redacted]伯土田，王命傅[redacted]遷其[redacted]人。』

（周頌韓奕）『[redacted]彼韓城，燕師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蠻。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因以其伯。[redacted]壑，[redacted]畝實[redacted]。』

（[redacted]江漢）『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于文人，錫山土田。』（此『山土田』當卽『僕墉土田，』山卽墉譌。）

凡此均可以見其殖民方法之實際。意[redacted]稍別而儀式相同者爲鄘風定之方中一詩：

『[redacted]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樹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

『升彼虛矣（當卽起土之[redacted]）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redacted]觀于桑，卜云其吉，終[redacted]允臧。

『[redacted]雨既零，命彼倌人。星言夙駕，說于[redacted]田（說當訓舍。）匪直也人，秉心塞淵，[redacted]牝三千。』

此詩於城邑之制作與羅馬制度亦甚相彷彿。此詩之本事詩序言之甚詳。

『衞爲狄[redacted]東[redacted]渡河，野處漕邑，齊桓公攘戎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營宮室。』

左氏閔二年及僖元年傳亦紀其事，左氏云「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為五千人，立戴公以廬于曹」據此可知當時一國人數正自有限。又云「齊侯歸公乘馬祭服五稱，牛羊豕雞狗皆三百，[redacted]門材，」以六畜為饋，可知牧畜猶是[redacted]要產業，與詩之「騋牝三千」相合。於此[redacted]清基礎之下，而詩序言封衛建，左氏亦云「封衛于楚丘，」「[redacted]侯城楚丘而封[redacted]，」可知春秋初年之所謂封建，猶不[redacted]築[redacted]垣建宮室之移民[redacted]而已。春秋之初年猶[redacted]是，則周代之初年更可知。故余始[redacted]相信，西周時代之社[redacted]斷[redacted]封[redacted]制度。

（一九三〇年二月一日補記。）

四 矢令簋考釋

與令彝同出之令簋，近蒙容君希白以拓墨見示，與令彝[redacted]一人之器，[redacted]有相互發明之處。今將其全文[redacted]如[redacted]並[redacted]以考釋。

隹王于伐[redacted]伯，在炎。隹九
月既死霸丁丑，作册矢令
尊宜于王[redacted]，[redacted]（賞）令貝十[redacted]，
臣十家，[redacted]百人，公尹白丁
父兄于戍，戍冀[redacted]（司）三。令
敢揚皇王宣（休），丁公文報，用
[redacted]人[redacted]，[redacted]丁[redacted]。令用
奉展于皇王，令[redacted]皇王
宣，用作丁公寶[redacted]用[redacted]（[redacted]）于
皇宗，用[redacted]（[redacted]）王逆造，用
僚寮人。[redacted]人[redacted]人永[redacted]。
（鳥形）册

[redacted]多奇字，且[redacted]奇句，頗費解。然其主要一[redacted]爲『[redacted]王于伐[redacted]伯，在炎。……作册矢令尊宜于王姜，姜

賞令貝十朋臣十家，鬲百人，公尹白丁父兄于戍，戍冀[illegible]三。」

「伐」上一字以其殘痕及文義推之，[illegible]係「于」字。

「[illegible]宜」[illegible]文[illegible]中屢見，[illegible]者登也，[illegible]也。宜[illegible]國風「[illegible]子宜之」之宜，肴也。故「[illegible]宜」[illegible]是食之意。

「王[illegible]」自係人名，惟不知係公名（如王姬齊姜宋子之類）抑係尊名（如太妊太姒之類）。[illegible]卣亦有王姜，彼銘云「[illegible]十又九年王在序。王[illegible]命作册[illegible]安[illegible]伯。[illegible]伯賓[illegible]貝布。揚王姜休，用作文考癸寶[illegible]器。」（周金文存V.39）作册令父名丁，作册[illegible]父名癸，均沿用殷[illegible]以日爲名，可[illegible]二[illegible]必同係周初之制作。

「鬲百人」之鬲字[illegible]盂鼎之「人鬲，」亦即大誥之「民獻。」[illegible]漢人多作儀，如大誥之「[illegible]有十夫，」[illegible]大傳作「民儀有十夫。」泰山都尉孔宙碑「[illegible]儀以康，」斥彰長田君碑「安[illegible]黎儀，」堂邑令費[illegible]碑「黎儀瘁傷，」所謂「[illegible]儀」亦即皋陶謨「[illegible]」之「黎獻。」前人以爲殆今文尚書作儀，古文尚書作獻。余案儀[illegible]古音本同元[illegible]轉，今文出於口授，[illegible]音[illegible]古文[illegible]據琢書，故傳[illegible]爲獻。理或有之。然余文有人鬲無民[illegible]字，鬲字自古讀[illegible]，音在支部。許書[illegible]文作[illegible]云「漢令[illegible]瓦[illegible]」[illegible]風[illegible][illegible]巢二章從[illegible]聲之[illegible]字正[illegible]變[illegible]。[illegible]字古音雖在歌部，然歌部字在周末[illegible]多[illegible]入支，余意今文[illegible]

蓋以支[illegible]儀字[illegible][illegible]之昝，古文家則[illegible]萬爲之象形文當獻。爲獻本同類之[illegible]僅爲低而獻高，其象形文實不易[illegible]也。

銘[illegible]至[illegible][illegible]明，卽某王於伐楚之役作冊令[illegible]宥僎於王姜，王姜以貝朋臣民賞賜之。臣與爲有別，與[illegible][illegible]同（見上一〇四頁。）盂鼎「人鬲」中包含「自馭至于[illegible]人」，則此之「鬲百人」中所包含者亦[illegible]如是。[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白人」以下「公尹白丁父兄于戍戍冀[illegible]三」十二字甚[illegible]解。[illegible]文[illegible]「公尹白丁父兄」似卽包[illegible]於「鬲百人」之中，與盂鼎之「自馭至于庶人」同例，公尹高於白丁，白丁[illegible]卽管子乘馬篇「一乘四馬，白徒三十人[illegible]車」之白徒。又荀子王制篇「司馬[illegible]師[illegible]甲兵乘白之數」楊倞注云，「白[illegible]甸徒，猶今之白丁也。」然有此[illegible]出，則白丁之名蓋自殷周以來所舊有。「父兄」[illegible]卽公尹白丁之父兄。「戍」可解作戍地，又可[illegible]作地名。[illegible]古[illegible]（卷八第十七[illegible]）有「周己酉方彝，」余意亦此作冊令所作之器。其[illegible]云：

「[illegible][illegible]戍命[illegible]宜于召束彝，舞九律舞，[illegible]貝十朋，[illegible][illegible]用當丁宗彝。在九月，隹王十祀，[illegible]日，五[illegible]××」（兩舞字原刻誤，[illegible]但亦略存其形似。）

此「戍命」當卽作冊令。古文命令字通，其[illegible]一。作冊令之父[illegible]丁，此亦[illegible]「丁宗彝」（丁字宋人[illegible]釋爲閒，）其[illegible]二。「尊宜」字與「宜」字他[illegible]罕見，而二器共通，其證三。是則由戍命之戍可以[illegible]此[illegible]之

戌字爲地名。其『賞貝十朋』下二字，原釋作万乍，上字釋方，下字未釋（[illegible]爲方夜。）以彝銘文例按之，當[illegible]作器者之名，余謂[illegible]矢命二字之[illegible]而[illegible]者有未[illegible]也。

『戌冀嗣三，』[illegible]嗣司，古亦作事。毛公鼎有『參有嗣，』詩小雅作『三有事』（十月之交）又『三事大夫』（雨無正。）[illegible]當[illegible]爲[illegible]冀之[illegible]，所言賞戌以有[illegible]之[illegible]三人，與上『貝十朋臣十家鬲百人』爲對句。

別有[illegible]（周文存卷三，一〇八頁，）其銘云：

『王伐䟴（楚）侯。周公某（謀）禽祝，禽又（有）䟴（啟）祝。王錫金百寽。禽用作寶彝。』

䟴字從林去聲，[illegible]之從林疋聲同，[illegible]楚字之別構。前人有釋[illegible]無，讀爲許者，[illegible]是。

某迺謀省。謀[illegible]古字通，此[illegible]爲誨。

[illegible]即[illegible]否之[illegible]，古文臧或從戈作，周僉有[illegible]父[illegible]（[illegible]文存卷 II，六二，）從戈[illegible]從攴之[illegible]甚近。古文旁從戈攴每互易（王國維說見觀堂別集毀伯戈跋，）可爲此字之旁證。

此器以周公與禽並舉，則周公爲周公旦，禽爲伯禽，毫無可疑。伯禽當時又曾爲大祝之官，別有『大祝禽鼎』可互證。此言『王伐楚侯』，令簋言『王伐楚伯，』當係一時之器。

綜上所述，可知令簋、睘卣、己酉方彝、[illegible]彝、大[illegible]鼎、[illegible]器均爲周初之制作。其中如令簋矢彝之制作時代且必在成王之世。史記周本紀云：

「成王既遷殷遺民，周公以王命告作『多士』，『無佚』。召公爲保，周公爲師，東伐淮夷，[illegible]奄，（案尚書大傳作「踐奄」）遷其君薄姑。成王自奄歸，在宗周，作『多方』。既絀殷命，襲淮夷，歸在豐，作『周官』。……成王既伐東夷，息愼來[illegible]。……」

觀此則周初周公及伯禽等征伐淮[illegible]徐戎時，成王亦曾[illegible]出馬，淮夷卽[illegible]人，卽禮荆，徐戎卽舒人，卽鄀方。淮徐荆舒每[illegible]言，必[illegible]同族，且爲殷之同盟，[illegible]言『王伐遡侯』，令簋言『王伐遡伯在炎』，當卽成王『東伐淮夷殘奄』之事。『炎』[illegible]卽是奄，炎音在談[illegible]（am）奄音在侵（部 im）侵談二部古音[illegible]近，且同屬收唇之音。詩陳風澤陂叶[illegible]萏[illegible]枕爲韻，他如銜含通用，[illegible]用，均二部音混用之證。

由諸[illegible]之[illegible]合研究既知令簋之作之當在周初，[illegible]令簋文所記當時事實與舊史料復如是相合，則其必作於成王之世可成爲鐵案。

知令簋之必作於成王之世，則知同出之令彝亦必同[illegible]，而令彝之『明保』決爲魯公伯禽[illegible]疑。此尙有他證，[illegible]於下節論之。

知「王伐遡伯」之王卽[illegible]王，[illegible]所[illegible]「王姜」當卽成王之后。睘卣云「隹王十有九年王在厈，」此

十有九年當有二解，一爲成王十九年，一則爲[redacted]王六年，蓋周[redacted]自文王受命稱元[redacted]八祀武王即位未改元，十一祀克商，十三祀武王卒，十四祀成王即位亦未改元，直至成王七年始改爲元祀，（詳見[redacted]觀堂[redacted]中[redacted]開國年表）故十九年亦得爲成王六年。[redacted]以六年統爲正，因『王在厈』之厈（同岸，[redacted]）當即『王在炎』之炎，亦即『殘奄』之奄。厈[redacted]在元部。然[redacted]談部每相通轉。如冉在談部，[redacted]在元部（一讀元[redacted]之陰[redacted]歌部。）[redacted]那從冉聲。又如敢在談部，而勇敢[redacted]謂之[redacted]果；坎在侵部，而[redacted]或讀之登科；果科皆[redacted]部字，元部之[redacted]也（即羅馬字母之[redacted]音。）故厈炎[redacted]同是一地之異譯，蓋奄人[redacted]稱爲奄者，而周人或稱之爲炎，或稱之[redacted]厈也。且十九年王在厈與史[redacted]亦相符。今[redacted]伐[redacted]數年事[redacted]錄如下：

十六祀（既克[redacted]五年，成王三年）

（尚書大傳）[redacted]公攝政一年救[redacted]

十七祀（既克商六年，成王四年）

（尚書金縢）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

（尚書大傳）二年克殷。

十八[redacted]（既克[redacted]七年，成王五年）

（詩豳風，我徂[redacted]）自我不見，[redacted]今三年。

（孟子）伐奄三年討其君。

（尚書大傳）三年踐奄。

十九祀（既克商八年，成王六年）

（尚書大傳）四年建侯衞。

【據彔曰「周[redacted]年表」】

此十九年在厈[redacted]「三年踐奄」事約略相當，[redacted]史料中均約舉[redacted]而言，並無詳細之月日。[redacted]卣亦係紀年，與此[redacted]似相差一年，然並不[redacted]作爲堅決之反證，[redacted]卣「王姜命作册[redacted]安夷伯。」當卽「[redacted]君[redacted]姑」事。[redacted]卽楚伯以[redacted]饋夷，亦卽[redacted]夷，故稱[redacted]伯也。

別有遣[redacted]（周文存卷五・頁四）及遣卣（同九頁十，）亦有[redacted]「王在厈」之文，其銘云：

「[redacted]十又三月，辛卯王在厈，[redacted]遣采曰[redacted]貝五朋，遣對王休，用作姞寶彝。」

此與[redacted]卣亦晉[redacted]之器，年[redacted]置[redacted]「十三月，」[redacted]卜辭同。「[redacted]五朋」[redacted]甚少，足見其時代之近古。此等[redacted]非究極之證明，[redacted]亦足[redacted]助「王在厈」一語之[redacted]證。（[redacted]等器物[redacted]余僅見銘文，如[redacted]器物以研究，則由花紋形式上必能得更[redacted]之[redacted]也。又出土[redacted]均大有關係，[redacted]可稽考。）

己酉方彝之稱「王十祀，」則當屬[illegible]王三年之器。其[illegible]殷尚未滅，故銘文全彷[illegible]人（劉氏[illegible]列爲商器，[illegible]文稱兄癸卣。）此亦一有意[illegible]之創格也，蓋周未得天下以前之器物迄未有見，今得此可云創獲矣。

又楚[illegible][illegible]王稱公稱子，余[illegible]已言之（見前一一七頁，）今觀彝[illegible]稱爲楚侯，令簋[illegible]稱爲楚伯，是則王公侯伯子乃古[illegible]有之通稱，此[illegible]最完整之一[illegible]矣。

以上[illegible]令[illegible]之時代及其史料上之[illegible]性已畢，其中尚有少數奇字奇句，[illegible]余所[illegible]測[illegible]釋之於下。

銘中兩見[illegible]字。字書所無。余以爲[illegible]揚字之別構。此由本[illegible][illegible]身可證。上言「令[illegible]皇王宦，」下言「令敢[illegible]皇王宦，」[illegible]句法全同，則[illegible]自[illegible]字。縣妃簋「[illegible]伯遇父休」作[illegible]，象人拜揚之形，新[illegible]「[illegible]新仲休」[illegible]作[illegible]。[illegible]亦作者與此從厂同意，[illegible]本在陽部，亦象[illegible]髮之人拜[illegible]之形，[illegible]則從[illegible]遣形[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意也。一器之中同字異[illegible]往往有之。如令彝「[illegible]事寮」之事與「三事令」之事，其[illegible]構均微有不同，即其佳證。

「令用弄[illegible]于皇王」弄字與許書[illegible]之古文[illegible]字[illegible]從同。疑此乃敬之別構，從[illegible]省[illegible]聲。

「用[illegible]王[illegible][illegible]」——逆造卽迎送。邢[illegible]尊（西清[illegible][illegible]卷VIII，三三頁）有「用兩[illegible]逆[illegible]」（[illegible]

銖逆字略有譌誤）與此同例，又有邢侯方彝（同上[redacted] XIII，一〇頁）曰「[redacted]用鬲井侯出入[redacted]出入卽逆造。（[redacted]此邢侯二[redacted]與周金文存[redacted]五之麥盉乃一人之器，[redacted]改釋爲麥尊，麥彝，麥尊文[redacted]古[redacted]摹刻似有脫誤。原器存佚未明。）

（追　記）

案趞尊[redacted]確係成王東伐[redacted]時器，今於[redacted]鼎（續古 VI 二三頁）[redacted]一證。[redacted]云：「王令趞[redacted]（捷）東反[redacted]征孜[redacted]（？）無貢（敵）[redacted]（于）人身孚（俘）戈，用作[redacted]子子[redacted]孫其逗（永）[redacted]。」

[redacted]字從[redacted]沽[redacted]釋截，云「截國名，春秋公羊傳作載，左傳作戴，說文解字作𢦏，此[redacted]解字之體而上略異。」案字在此乃勳詞，非國名。且字形[redacted]戴字亦自[redacted]別。余謂此乃捷字，新出三字石經「鄭伯捷」之古文作截，從木與此從草同意，[redacted]字前人釋戰，案乃翁字，此假爲[redacted]，[redacted]甲骨文字研究釋和言篇商獻羽于學俘逐永均古今字。

趞字阮元釋趞，謂卽徵字。案此字在此上下凡二見（阮於第二字釋違，）[redacted]係人名，字形[redacted]（以第二字爲尤甚，）然以[redacted]趞卣之[redacted]校之，如出一範，故此斷[redacted]趞字無疑。「[redacted]反夷」卽捷伐淮

夷、趙[illegible]言『王在𢆶（𠂤）』此[illegible]言『擢東反夷』合之則正爲『東伐[illegible]夷[illegible]𠂤』之史實矣。[illegible]爲當[illegible]從王征伐之將，而覺則又其部[illegible]也。于字[illegible]形，亦足以[illegible]此[illegible]之古。

（一九三〇年四月二三日補誌。）

五　明保之又一證

令彝之「周公子明保，」余以為乃周公之子名「明保。」近稍出一器，復得一證。其銘云：

「隹明保殷成周年，公易[illegible]冊䰧鬯貝。䰧[illegible]公休，用作父乙寶尊彝。口」

此器余未見，不知何器。拓片余亦未見，銘辭乃蒙容希白君錄示者。䰧乃人名。

末尾所空一字當係圖形文字，彝末每以圖形文字，而作冊䰧之父復名乙，此均殷人遺習，器必作於周初。

最可注重者為首句「隹明保殷成周年。」此乃彝銘中以事紀年之一例。

凡彝銘中以事紀年者，就余所見有下列諸器：

（臣辰鼎）隹王來各（格）于成周年。

（南宮中鼎）隹王令南宮伐反虎方之年，

（邢侯尊）隹天子休于麥辟侯之年。

（善夫克鼎）王命善夫克舍命于成周，遹征八自之年。

（𧽊尊）𧽊從師雍父戍于古自之年。

（國差[illegible]）[illegible]立事歲。

（[illegible]敦釜）陳猷立事歲。

（子和子釜）××立事[illegible]。

前三例均於「惟」[illegible]「年」或[illegible]「之年」中孕以子句」中二例子句[illegible][illegible]而省去惟字（案其[illegible]尚有隹某月某日之文，故隹字實同未省。）後三例則省惟而用歲。然所問者均孕[illegible]完整之子句。準此則「隹明保殷成周年」之「明保殷成周」必亦一完全之子句無疑。[illegible][illegible]之，則「明保殷成周」與「王來格于成周」同例。明保[illegible]王相等，爲子句中之主格。[illegible][illegible]來格相等，爲子句之動詞。是[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人名，斷然可見。

其次，有傳卣者，文云「隹五月既望，甲子，王在□京。令師田父殷[illegible][illegible]云：（周金文存卷五[illegible]八〇。）「師田父殷成周」與此「明保殷成周」完全同例，師田父乃人名，故明保亦非人名不可。

然則[illegible]謂「殷成周」者，其[illegible]云何耶？

余謂「[illegible]成周」當卽殷見於成周。此言「明保殷成周」與令彝之「出同卿[illegible]」[illegible]同時之事。周禮春官大宗伯「殷見曰同」鄭注「[illegible]衆也，十二[illegible]王不巡守，則六服盡朝」云云，今以此二器按之，則所謂[illegible]見之禮，迺聚集內外百官[illegible]大[illegible]之。可知鄭注[illegible]臆說。

明保能殷見於成周，則明保[illegible]諸侯無疑。令[illegible]上書明保，下書明公，知明保卽是明公。明公尊上[illegible]明公，

下言魯侯，知明公卽是魯侯。周公之子而爲魯侯者，則非伯禽而何耶？（[redacted]字[redacted]字之關係，余舊讀[redacted]爲俘，乃據說文，在古器[redacted]中俘保二字判[redacted]有別，[redacted]當更正。余[redacted]保本有[redacted]之意者[redacted]若禽，故字伯[redacted]耶？然此乃[redacted]之證據，[redacted]泥也。）

有此[redacted]之綜合研究，可[redacted]之[redacted]補直[redacted]修正周初之佚史。

（一）成王[redacted]有伐[redacted]之[redacted]奄卽淮夷，[redacted]之同盟國，商頌殷[redacted]可[redacted]

（二）魯公伯禽名保，亦號明公。在[redacted]曾爲大祝。

（三）魯公殖民於魯，亦兼任王朝卿士。猶康叔爲周司寇，冉季爲周司空。

（四）[redacted]書洛誥[redacted]有誥命伯禽之文竄入[redacted]中。其『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胤[redacted]大相東土』句，[redacted]明保之後大相於東土。蓋周公先遣[redacted]禽東出，而已[redacted]後[redacted]征。

（五）知令彝令[redacted]然爲周初之器，同時於[redacted]時之獻[redacted]亦得[redacted]所[redacted]明。

（令[redacted]）『[redacted]太師鬼金小牛——錫令鬼金小牛。』

（[redacted]）『王金錫百守。』

此二[redacted]明[redacted]已有金[redacted]貨幣之使用。

（令簋）『賞貝十朋』（此恐仍是裝飾，惟不知一[redacted]之單位究係若干。）

（[illegible]）「公[redacted]作冊[redacted]貝。」

（[illegible]卣）「睘伯賓[illegible]貝布。」（[redacted]）

於金[redacted]之外，貝布亦尙通行。

（令[redacted]）「臣十家，鬲百人。」

周初確已入於奴隸制[redacted]度。

（[illegible][redacted]）作冊[redacted]之器乃卣，其銘文拓影見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第四葉。

[redacted]卣「[redacted]父殷成周」下，[redacted]銘尙餘「年」之[redacted]，此銘實亦一以事紀年之[redacted]

（一九四七年[redacted]十七日補記。）

六　古金中有稱男之二例

余[redacted]云「古金中[redacted]男[redacted]之稱謂，」今案此[redacted]不確。今蘇有「侯田男，」前已論及；今復得稱男二例，譯錄如下。

第一例　遣小子簋（積古六卷，八葉）

「遣小子[redacted]（簋）以其友（有）作[redacted]男王姬[redacted]彝。」

[redacted]字字書所無（或以為即許書之𢀛字，）然於卜辭[redacted]見，適地名，在此則[redacted]是國[redacted]。

第二例　蠆侯簋（周金文存VIII，一三三——五）

「蠆侯作叔姬寺男媵（[redacted]）簋，子子孫孫永保用享。」

侯上一字不識。「寺男」在此頗可疑，依金文媵[redacted]適例當為叔姬之名。但[redacted]「寺男」[redacted]叔姬所嫁之夫，則寺當為國名。周金有寺季故公簋（周金文存III．八四。）寺又作邿，有邿遣簋（[redacted] III，五九，）有邿造鼎（同，II，五九。）又有鄀伯鼎二器：

（一）「鄀伯祀作善（䵼）[redacted]其萬年用祈無疆，子子孫孫永寶用。」（周金II.42）

（二）『郜伯𪫐作孟姬尊鼎，其萬年眉壽，子子孫孫永寶用。』（寶蘊樓二五叢）

最則郜可稱伯。如『寺男』爲寺君之稱，則郜之稱伯者亦可稱男，男要亦不過古代國王之一種稱謂，無所謂等差。

（[redacted]某）『寺男』不得爲寺君之稱，依金文通[redacted]富[redacted]叔姬之名。郜[redacted]小子簋一例，亦疑乃𡉚姬之名。

（一九[redacted]七年四月十七日晨記。）

七　古代用牲之最高紀錄

卜辭用[redacted]一時有用至三百四百者，余[redacted]乃疑天荒之濫用（見本書五十一頁，）今[redacted]逸周書『世俘[redacted]』中用牲之多[redacted]有[redacted]過[redacted]尚者：

（一）『用牛於天于稷五百有四。』

（二）『用小牲羊豕于百神水土社二千七百有一。』

[redacted]三項[redacted]隨[redacted]見于水土百神所[redacted]之[redacted]計。然得此二項足以佐證余於卜辭研究中所得之[redacted]，[redacted]末周[redacted]之時代。

逸周[redacted]中可信[redacted]周初文字者僅有三三[redacted]『世俘解』即其一，[redacted]可信。『克[redacted]解』及『[redacted]』次之，其它[redacted]均係僞託，惟非[redacted]託于一人[redacted]一時。

『世俘解』之可信，[redacted]文[redacted]於周初以外，其中所紀社[redacted]與[redacted]尚多與卜辭及古命中所載者[redacted]合。今[redacted]舉[redacted]如下：

一　[redacted]族之多與卜辭合：

「武王遂征四方，凡憝國九十有九國，……凡服國六百五十有二。」

二 [illegible]方與卜辭合：

「大公室命禦方來。」

「呂他命伐越戲方。」

「百韋命伐宣方……百韋至告，以禽宣方。」

三 獵獸之多與卜辭合：

「武王狩，禽虎二十有二，貓二，糜（？）五千二百三十五，犀十有二，[illegible]七百二十一，熊百五十有一，羆百一十有八，豕三百五十有二，貉十有八，麈十有六，麝五十，麋三十，鹿三千五百有八。」

此文中糜麋二字必有一爲譌字之譌，麋亦鹿類，以獲鹿[illegible]最多。麈卽牡鹿，非塵土之塵，卜辭有此字。文法先[illegible]後數，[illegible]卜[illegible]同；卜辭書獲之例亦先獸後數。如云

「丁卯（缺）獸正（缺）阜，獲[illegible]二百六十二，×百十三，豕十，兔一。」後下，一葉四片，此例[illegible]振玉誤[illegible]爲「×二百十六，二百十三豕」余已正之，見前[illegible]亦有誤，此據容希白說。今附正於此。

四 用牲之多與卜[illegible]合：

例已見上。

五 用人[illegible]牲與卜辭合：

「癸酉薦殷俘王士百人。」

「武王乃夾（？）于南門，[redacted]俘，皆施佩衣，先馘入。」

準上可知「世俘[redacted]」必非後人所僞託。同[redacted]除上[redacted]以外之材料，大率亦可徵信。如云：

「[redacted]（即金文[redacted]之晉[redacted]宋[redacted]魔）[redacted]有十萬七千七百七十[redacted]九。俘人三億萬有二百三十。」

此數之多[redacted]表[redacted]出征，[redacted]爲因之意。與[redacted]之「般商之旅，其[redacted]如林，」史記之「[redacted]紂發七十萬人距武王」相差[redacted]大率可信。惟[redacted]之[redacted]位，不知其[redacted]數。如以十萬爲億，則於「億有十萬」爲不辭，下文又云「凡武王俘商舊玉億有百萬。」如以萬萬爲億，則人口未免過多。千萬爲億則古無是說。此等[redacted]同當必有僞衍之字。余[redacted]「億有十萬」當爲「億有七萬，」古文七字正如[redacted]人之十。「[redacted]百萬」當是「[redacted]有四萬。」晚周人書四有作亖者（邸鐘）與百形近。（令簋中有百字，請參照。）以十萬爲億，方能合於古人數字觀念之[redacted]程。[redacted]就卜辭及金文之[redacted]究，凡十之倍數大[redacted]合書，百千之倍數亦然，因亦十之倍數。（說群[redacted]文字研究釋五十篇）此等合書字，今存廿與卅而已。余疑古人諸合[redacted]目，或如廿卅之[redacted]爲一字，[redacted]一單音。[redacted]以十萬[redacted]近情理。

「俘商舊玉[redacted]有四萬。」

[redacted]之多所表示者有三事：（一）商末[redacted]已用石貝，（二）貝已[redacted]爲貨幣，（三）貝玉尚爲氏族所公有，故

集中於王室。

（附）『世俘解』首句，『維四月乙未日，』則[illegible]本删日字，孫詒[illegible]云『乙未日古經史無此文法，史略作「有乙未」』（高續古史略，）[illegible]高誘舊作六日乙未。』余案貝乃旦字之譌，下文『時甲子夕，』[illegible]云，『時甲子昧爽，』又師毛父簋『惟六月既生霸戊戌旦』（博古圖十七卷十八頁）[illegible]其例。史略[illegible]有『字，當涉上月字而[illegible]衍。

八　殷虛中無鐵的發現

項得讀安[illegible]發[illegible][illegible]告第一期，（十八年十二月出版）其中重要文獻有下列五[illegible]

（一）中華民國十七年十月[illegible][illegible]安陽小屯報告書（董作賓）

（二）小屯地面下[illegible]形分析初步（李濟）

（三）殷商陶[illegible]初[illegible]（李濟）

（四）商代龜卜之推測（董作賓）

（五）[illegible]卜[illegible][illegible]本及[illegible]記（董作賓）

第五項前已得見其單行本。因於地層之研究未能及，故余曾[illegible][illegible]不滿。今[illegible][illegible]本期報告，特在[illegible][illegible]第一第二兩項之後，[illegible]知董李二君實[illegible]費苦心。

董李[illegible]二次之[illegible][illegible]（第一次在十七年十月，第二次在十八年四月，李君所參加者爲[illegible]二次，）大抵尚在試[illegible][illegible]度。李君的地層分[illegible]亦以『初步』自名。在目[illegible]自[illegible]得若何[illegible][illegible]之判斷。（第三次發掘報告，

尚未見。）惟有一事已明瞭者，[redacted]真實的殷虛中目[redacted]尚無鐵的[redacted]

李君約分小屯之[redacted]爲三：（一）[redacted]代的堆積，（二）隋唐的[redacted]墓，（三）殷商文化[redacted]所[redacted]器係出於隋唐虛墓。

[redacted]亦云：「殷商[redacted]銅器時代，其時是否有鐵之發明，實[redacted]一重大問題。今[redacted]見[redacted]甲[redacted]出之[redacted]物，銅[redacted]之，[redacted]無所見。」（見商代龜卜之推測，[redacted]第八一葉。）

（後案）安陽[redacted]掘直至戰前，大有進展。[redacted]報告書出四期，[redacted]有出[redacted]古似出至二期。唯正式報告，迄今尚未公[redacted]戰中經[redacted]甲骨器物流傳於世[redacted]亦不鮮。

（一九四七年[redacted]月十七日記。）

九　夏禹的問題

顧頡剛所編著古史辨第一册，最近始由朋友寄來，我因[illegible]事忙，尙沒有過[illegible][illegible]翻閱；但[illegible][illegible]東鱗西爪[illegible][illegible]點。我[illegible]現了好些自以爲[illegible]穎的見解，卻早已在此書中由別人[illegible]破了。[illegible]如：

錢玄同說：「[illegible]以爲原始的易卦是生殖器[illegible]拜時代[illegible][illegible]西，乾坤二卦是兩[illegible]生殖器[illegible]記號。……許多卦[illegible]爻辭，還正和[illegible]在底籤詩一般。」（原書第七七葉）

丁文江[illegible]「禹貢係晚出的書，[illegible]有[illegible]問的，據我的朋友章演羣考證（石雅末篇）[illegible][illegible]周末（最早是周的中葉）才發見的，而禹貢已[illegible][illegible]州貢[illegible][illegible]的[illegible]還遲、而禹貢梁州貢[illegible][illegible]許氏謂[illegible]爲鐵。若許氏[illegible]的不錯，則禹貢[illegible]戰國之書無疑。」（[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二〇葉）

[illegible]些見[illegible]竟見不期而同，但都是先我而發的。（鐵的出[illegible][illegible]期尙是周[illegible][illegible]後[illegible]決只能抑留於[illegible][illegible]德。）

[illegible]胡適對於古史也有一番比較新穎的見解。他以商民族爲石[illegible]時代，當向甲骨文字裏去尋史料；以周秦楚爲銅器時代，[illegible]求之於金文與詩。這[illegible]可算[illegible]卓識。不過他在術[illegible]的使用上卻還不免有[illegible]錯誤。

發見仰韶新店等時期的安得生 (J. G. Anderson) [redacted]商代是石器時代的晚期，是說的新石器時代的晚期；在[redacted]時候是已經有銅器的使用的。(安得生在甘肅的收穫中也曾發現了一個小銅扣。) 考古學上一般是稱爲金石幷[redacted]時代 (Eneolithic Age)，胡君[redacted]的引爲石[redacted]時代，並於『石器[redacted]代的晚期』之下注以『新石器時代』。這[redacted]末[redacted]銅器，並新石器時代[redacted]期至長（單言石[redacted]時代更無庸說）早的如像埃及開幕於西紀前一萬二千年代。中間的綿延有六千年。其它歐美各國，大抵均[redacted]遍，而綿延卻約[redacted]相等。[redacted]的地質學上[redacted]代在目前[redacted]擴方在萌芽之時，自然誰也說不出它的定限，[redacted]而殷代是新石器時代的末期，卽金石幷用時代，卻是可以斷言的。以周秦爲『[redacted]器時代』亦是[redacted]誤。在考古[redacted]上[redacted]代和青[redacted]代判然有別。銅[redacted]代是新石器代的末期，便是金石幷用[redacted]代的另一[redacted]法。[redacted]時代[redacted]是夏[redacted]的文化，周秦確已是青銅器時，照現在所有的古器[redacted]學上的智識說來，連殷代末年怕都[redacted]包括在裏面。胡君泛泛的以石器[redacted]代概括商代，以銅器時代概括周秦，在表面上[redacted]來雖僅是一二字之差，然而正是前人所謂『差之毫釐而謬以千里』。

胡君又說：『以山西爲中心的夏民族，我們此時所有的史料實在不夠用，只好置之於神話與[redacted]說之間，以俟將來史[redacted]的發現。』（以上見[redacted]九八頁。）

這[redacted]是[redacted]矜慎的，誰[redacted]夏民族是否以山西[redacted]中心，[redacted]是同[redacted]

胡君的見解較一般的舊人大體上是有些科學觀念，我前說他在中國哲學史大綱中『對於中國古代的[illegible]情形，幾曾摩著了一些兒邊際，』但就古史辨看來，他於古代的邊際[illegible]算是摩着了一些，這可以說是他的進步。

顧頡剛[illegible]『[illegible]累地造成的古史，』的[illegible]是[illegible]識。[illegible]前[illegible]唱好的不同，並多少夾以[illegible]情的作用，凡在努力[illegible]上所發表的文章，差不多都不曾讀過，他所提出[illegible]夏[illegible]的問題，在[illegible]曾哄[illegible]一時，我[illegible]時耳食之餘，不免還加以譏笑，到現在自己研究一[illegible]來，覺得他的識見委[illegible]是有先見之明。在現在[illegible]的史料並未充足之前，他的[illegible]自[illegible]並未[illegible]成為定論，不過在舊史料中凡作偽之點大體是[illegible]破了的。我現在想來對這夏禹問題，提出我的見解。

照我的考[illegible]是：(一)殷周之前中國當得有先住民族存在，(二)此先住民族當得是夏民族，(三)禹當得是夏民族傳說中的神人，(四)此夏民族[illegible]即是通古斯人種，即現今蒙古人滿州人的祖先。

在目前[illegible]的材料，第一[illegible]齊侯鎛及鐘。[illegible]銘[illegible]稱『桓武靈公』一曰『有共于[illegible]武靈公之所，』再曰『桓武靈公[illegible]吉金，』此以陳侯因資敦稱其父桓公午為『孝武桓公』例之，知齊侯鎛鐘必係作於[illegible]靈公末年。齊靈公二十八年卒，當魯[illegible]公十九年，西紀[illegible]六五二年，為時在春秋中葉以後。其中[illegible]於夏商之史料云：

「赫赫成唐，有嚴在帝所。溥受天命。剗伐頣司，敗厥靈師。伊少臣惟輔，咸有九州，處禹之堵。」

成唐卽成湯，伊少臣卽伊尹，禹卽夏禹，孫詒讓及王國維均已言之，然留有問題者爲「剗伐頣司」一句。

「剗」字宋剗事作剗左旁甚詭譎，余[illegible]當爲剪字之僞（前[illegible]古剪字。）前古作剘，與此形近。魯頌閟宮，「實始翦商，」又召南甘棠「勿翦勿伐。」

「頣」字自宋以來釋履，以[illegible]之古文作顯，孫[illegible]以[illegible]卽夏桀名履癸。然[illegible]字之主[illegible]分爲舟字，舟卽履之意，[illegible]人以足踐[illegible]也。（頁於古文象人形。）[illegible]省舟[illegible]成亦足，何[illegible]爲履字耶？字如[illegible]足省頁尚可說，而省舟[illegible]無可說。余謂此乃[illegible]。許書[illegible]字篆文作𥤚，古文作𡕾，新出三體石經夏之古文作𢓊。足匕所從均[illegible]之譌變，從頁者白，與此作頣者正同。

「司」字於舊[illegible]作「同，」[illegible]當以司爲是。銘文以所司轄堵爲韻，司在之部，古與[illegible]部字亦相借韻，此正其一例。司通祀，卜辭常見「王廿司」（前 II,4 及 VI,28,）卽「王廿祀」也。故「剗伐[illegible]司」[illegible]爲「[illegible]伐夏祀，」[illegible]書多方云「刑殄有夏。」（剗不改字亦可通，惟字形可疑。）

「剗伐夏祀」[illegible]「處禹之堵」[illegible]則[illegible]來以禹爲夏[illegible]祖先之說，於金文上已得一證。

其次[illegible]秦公[illegible]

「秦公曰丕[illegible]受天命，[illegible]宅禹賨。十又二公在帝之坏，嚴[illegible]天命，保業厥秦。[illegible]使蠻夏。」

「禹貢」卽大[redacted]之『維禹之[redacted]』[redacted]之「設都于禹之績。」王國維已言之。

「蠻夏」卽蠻夷，是則春秋中年中國[redacted]亦[redacted]夏。上[redacted]「禹績，」下言「夏，」則夏與禹確有關係。

由上可知在春秋時代一[redacted]人之信念中，確[redacted]認商之前有夏，而禹[redacted]夏之先祖。[redacted]夏民[redacted]當爲中原之先住民族。然自[redacted]般人[redacted]以後，這個民族往[redacted]兒去了？

有一部分（或其全部）[redacted]方遷徙了，是理所應有。在這兒舊史料上有一些證據。

(一)山海經

「[redacted]帝生駱明，[redacted]明生[redacted]，白[redacted]是爲鯀。」（山海經）

「[redacted]帝生[redacted]龍，苗龍生融吾，[redacted]吾生白犬，白犬有牝牡，是爲犬戎。」（大[redacted]北經）

此言犬戎與夏民族同祖。黃帝卽是皇帝，上帝。後人以爲軒轅，[redacted]轅又爲星名卽西方之獅子座，其[redacted]大一星亦稱「王星，」[redacted]黃帝號[redacted]熊，鯀化黃熊，禹化黃熊[redacted]說，均[redacted]係。此別[redacted]說。（見甲骨文字研究釋支干篇。）

(二)左氏定四年傳

「分唐叔以大路[redacted]鼓之鼓，闕鞏姑洗懷姓九宗。職[redacted]五正，命以唐[redacted]而封於夏虛，啓以夏政，[redacted]以戎[redacted]。」

此以夏政[redacted]戎索對文，並於夏虛施行戎法，可知戎夏確有關係。

（三）[illegible]奴[illegible]

「匈奴其祖夏后氏之苗裔也。」

[illegible]犬戎鬼方（[illegible]姓戎）[illegible]獫狁休溷匈奴均一[illegible]之轉，[illegible]人已言之由上三[illegible]夏[illegible]般人驅逐後多逃往北方，殆是[illegible]實。（有一部分[illegible]逃往南方，史記[illegible]王勾踐世家：「越王勾踐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於會[illegible]以奉守禹之祀，文身斷髮，披草萊而邑焉。」）

此外尚有一例，余以爲大[illegible]可考索之[illegible]值者，[illegible]「洪水芒芒，[illegible]敷下土方」二韻。「禹敷下土方」句[illegible]奇特，「禹敷下土」可以[illegible]句，亦可以爲韻，因土[illegible]芒乃魚陽[illegible]轉。「禹敷下方」可以爲句，自亦可以爲韻。然二[illegible]均不取，[illegible]獨用五字爲句曰「禹敷下土方，」此當非[illegible]之故。余意「土方」[illegible]即卜辭中所常見之敵國名「土方，」

「土方」之地[illegible]由書契菁[illegible]下列數事可以考見。

（一）「五日丁酉允有[illegible]自西，沚[illegible]告曰：土方征于我東鄙，[illegible]二邑，𢀛方亦牧我西鄙田。」

沚適國名，卜[illegible]習見，沚[illegible]當即沚國之長名[illegible]者，此人於卜辭亦屢[illegible]不鮮。由此例可知沚國在殷之西，而土方在其東，𢀛方在其西。

（二）「九日辛卯允有來[illegible]自北，[illegible]告曰：土方牧我田十人。」

㲋亦國名。被寇者卽㲋國人。此國在[illegible]之北，則土方亦[illegible]之北，合上例而言，則土方當在殷之西北或正北。

（三）「四日庚申亦有[illegible]自北，子𠭯告曰：昔甲辰方征于[illegible]，俘人十又[illegible]人。五日戊申方亦征，俘人十又六人。六月在×。」

子𠭯當亦㲋國之人，[illegible]所告方，由上例證之卽土方。方征㲋凡二次，甲辰一次，戊申一次。觀其告書「四日[illegible]申亦有來艱，」可知[illegible]日[illegible]之丁巳必曾有[illegible]艱。丁巳[illegible]艱所告者[illegible]甲辰之寇；庚申來艱所告者爲戊申之寇。甲辰至丁巳十四日，戊申至庚申十三日，前後[illegible]次所費之時日恰相若，可知㲋國[illegible]殷都（卽今之[illegible]）有十三四日之路程。每日途行平均以八十里計，亦已千里而遙。則土方之疆域當在今山西北部，或包頭附[illegible]也。是則土方當卽玁狁之一大族。

玁狁於[illegible]稱「朔方，」命文不嬰盨又稱「馭方，」朔馭土古音均在魚部，則所謂土方當卽[illegible]方馭方。知此則[illegible]謂土方卽是[illegible]民族，夏字古音亦在魚部，夏土朔馭一也。

是則「禹敷下土方」當爲禹受上帝之命下降於土方之國（卽後之[illegible]夏，禹跡，禹甸，禹[illegible]）以敷治洪水。[illegible]頌雖是西周中葉宋人所著（王國維說）[illegible]宋人猶保存卜[illegible]中所常見之國名，此毫不足怪。

又逸周書世俘[illegible]「大公望命禦方來，丁卯望至，告以馘俘。」[illegible]方亦當卽不嬰盨之「馭方」（孔

注未得其解，）蓋夏后氏之後玁狁與殷[illegible]世仇，故周人伐殷時即請其援助。[illegible]亦一於舊紙[illegible]中久被淹[illegible]之新史料也。

[illegible]之為異夏[illegible]文獻中所見者確[illegible]係，此必爲夏民族之[illegible]人物，可無疑。又夏民[illegible]通古斯人種有近親之關係，通古斯人[illegible]爲中原之先住民族，此事於將來大[illegible]模的地底[illegible]掘上可[illegible]到實物上的證據。

一九三〇年二月七日補誌。

（後案）商頌乃春秋宋襄公時人正考父所作，可[illegible]獨作齊明器時代中[illegible]說[illegible]一篇。王國維說不[illegible]

（一九七年[illegible]月十七日[illegible]記。）

十 「舊玉億有百萬」

逸周書世俘篇『凡武王俘商舊玉億有百萬，』余嘗以意改爲『億有四萬。』今案王念孫讀書雜誌有此一條（卷一之二，第六頁，）據云『此文本作「凡武王俘商得舊寶玉萬四千，佩玉億有八萬。」……鈔本北堂書鈔衣冠部二引此正作「武王俘商得舊寶玉萬四千，佩玉億有八萬」（原注：陳禹謨本刪去。）藝文類聚寶部上，太平御覽珍寶部三，並同。（原註：今本類聚『佩』下脫『玉億』二字）初學記器物部佩下亦引「武王俘商得佩玉億有八萬。」』王校視余更遠有根據，當改從。『億有八萬』亦正十萬爲億之證。

（五月十七日補記。）

後記

中國古代社會研究出版於一九三〇年，到現在已經整整十七年了。這在我是一部劃時期的作品，在中國的史學界似乎發生了很大的影響。我用的方法是正確的，但在材料的鑒別上每每沿用舊說，沒有把時代性劃分清楚，因而便挾雜了許多錯誤而且混淆。隔了十幾年，我自己的研究更深沉了一些，見解也更純熟了，好些錯誤已由我自己糾正。那些糾正散見於卜辭通纂，兩周金文辭大系，青銅時代，十批判書，屈原研究等書裏面，尤其是十批判書中的「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那一篇。

大體上西周是奴隸社會的見解，我始終是維持着的。這個見解在我自己是認爲極重要的發現。只是在今天我把這界限更擴大了，上則殷代也被包含，下則迄於秦漢之際。本來，社會發展的階段並不是斬釘截鐵地可以劃分的，各個階段之間有相當長期間的遊移，依資料的多寡可以勉強地上溯或下移。例如殷代則原始社會的孑遺比較多，春秋戰國時代則奴隸制已在崩潰，兩者要認爲前後兩階段的推移期似乎都是可以的。然而西周是典型的奴隸社會則毫無問題。但一直到現在還有人認西周爲封建社會的，我認爲那是完全錯了。

這本書只是我研究過程中的初期的階段，在我自己看來，是應該從新寫過的。我也起過這樣的雄心想寫一部完整的中國古代史，把社會研究，思想批判等通統包括在裏面。但這項工作我沒有着手，我相信，恐怕永遠也不會着手。我自己的興趣是在追求，只想把沒有知道的東西弄得自己知道。知道了的我一旦寫出過，我便不想再寫了。這怕是我的一個毛病，或許也就是浪漫的性格吧。像編教科書那樣的古典風味，我自己是很缺乏的。因此，朋友們假使要想知道我的全部，只好讀我的全部著述，執先執後，按着時代追踪，便可以知道我走了一些什麼樣的路。我假如有了一些收穫，還是讓性格古典的朋友去加以綜合吧。

本書在思想分析的部分也有它獨到的地方，就是十七年後的自己也寫不出來了。現在讀起來，都還感覺着相當犀利。大約主要就由於這一部分還牽繫着朋友們的懷念吧，有不少的朋友希望這書的重版問世。我現在也就勉副着朋友們的這種希望使它復活了。整個把板樣改了，以前是橫排的，如今改成豎排。篇目的次第也改了，以前是易經，詩書，卜辭，金文的次第，現在改成卜辭，金文，詩書，易經了。但內容除少數字句略有修正或刪削之外沒有什麼大的更動。事實上要更動起來也感困難，譬如一座十七年前修建的房子，你要使它完全適合到十七年後的意欲，那是非整個推翻從新建築不可了。

經過了這樣的一些小修改，似乎比初版更要適意一些。全部經過我自己校對了一遍，大約錯字總會比較地要少得一點。有些地方我也加了一些後案，以作錯誤的修正或缺陷的補充。但這自然是不夠的。要

想知道我的全部的朋友，還是須得費些工夫來讀我上舉的幾部著述。如其沒有工夫或方便，或不想對於古代作專門的研究，那就請讀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一篇吧。那兒的見解在我認爲是最正確的。

一九四七年四月十日。